

燃燒的山谷(代序)

一边是煉鋼廠，一边是城市的垃圾堆，工人們就住在中間那個蓋滿了鐵渣和紅烟砂的山谷里。山的外邊，就是那個有着寬闊的街道、商店、銀行、住宅區以及花園的城市。山谷上飄泛着一種混合有硫磺氣和腐爛的垃圾的惡臭，以及那焚燒這個美國工業中心的垃圾的焚化爐所發出的烟氣。在這個幽暗的地方，立着白種工人的可憐的小屋，這些工人大部分是來自東歐的移民；還有黑人住的板棚，這些黑人，在市面繁榮的時候，就給雇進廠去，等到不景氣一來，便被扔到街頭。

這就是菲利浦·波諾斯基的小說燃燒的山谷的故事發生的背景。在市面繁榮的年代，工人們從銀行貸了款，自己修建了這些房屋，可是現在煉鋼廠要用鐵渣填平山谷，建築新的工廠了。銀行也是屬於煉鋼廠老板的，銀行取消了抵押品的贖取權，要把工人們從自己的家裡趕出去。工人起來反抗了，於是就和廠警發生了衝突。廠警開了槍，工人們離開工廠，跑進了森林，但是“法律的長臂”還是把他們抓住了。這一連串的事件都從一個立陶宛移民的工人的兒子本尼提克特·布爾曼尼斯的眼中反映給了讀者。

菲利浦·波諾斯基在美國進步作家的名單中是一個新的名字。他生長於煤鋼中心的匹茲堡附近。他的父親，一個立陶宛籍的移民，是一個鋼鐵工人。菲利浦·波諾斯基原初也是一個工人，雖然他大部分時間失了業。他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在燃燒的山谷中，如同他在群眾與主流上早期所發表的文字和小說一樣，波諾斯基

寫的都是他从兒童时代就熟悉的人物和他親眼看見的事件，無疑的，这就加强了这部小說所傳達的真實的效果。

开始的时候，我們把主人公本尼提克特·布尔曼尼斯看做是一个有点不平凡的兒童。他的感受性很强，也很敏感，具有强烈的責任感和自尊心。作为一个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夢想着要成为一个神甫；而且他以当地教堂的輔祭的身份，帮助着达尔神甫，达尔神甫是这个鋼鐵城的教区里的一个白髮蒼蒼的老神甫。

可是，这个孩子却長久不能擺脫掉“世俗的浮華”。那些把这个鋼鐵城鬧得四分五裂的緊張的社会矛盾，影响到了包括教堂在內的各方面的生活。而連續的和现实接触，損伤了本尼提克特的幻思。

教会当局不喜欢达尔神甫的“民主傾向”，因此，以老神甫年紀太大、需要助手为借口，派來一个名叫布倫包的年輕神甫。起初，本尼提克特对于这个声音悅耳、風度不凡、举止优雅、且有藍眼睛、淡紅色面頰的布倫包神甫很有好感。但是，有一天，这个新神甫突然坦白地暴露了他对于教区的教友的真正态度，“我倒想知道知道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他說，“他們都是外國人——而且是黑人！嘿，他們大多沒有受过教育，你知道，他們連英語都不会講！他們不过是些普通工人。他們有什么了不起？他們的職責就是工作！哼，我父親每天雇進和攆出的，就是这样的人！”

随着故事的發展，兩個神甫本人也陷到工人和老板的冲突里去了。工厂計劃把这个教区的旧教堂和工人住宅同时拆除，在城里另建一座新教堂。已經有獲得工厂預付款希望的布倫包神甫支持工厂的計劃。他和达尔神甫的冲突以及他对工人的态度都表示出了布倫包的真實面貌——是老板們和警察局的一个特务、告密者和同謀者。年輕的本尼提克特对布倫包神甫失去了幻想，这对他說來，是一个殘酷的教訓。

通过这个孩子自己的經歷，通过他个人的戲劇性事件，作者成功地描繪出了一个現代鋼鐵城的一幅驚人的現實生活的圖画；他表現出了工人爭取权利的开端和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國的年青的工人階級和他們的階級意識的逐漸覺悟的發展。

一件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把本尼提克特送進監獄的、可笑的誣告盜竊罪——使他有了一种改变他的生活道路的遭遇。他在監獄里，遇見了一个共產黨員的工人領袖道布里克。道布里克可說是這本小說的最为动人的人物，他不顧工厂的凶惡的反对，担起了組織鋼鐵工人的責任；当本尼提克特初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經被三个警察野蛮而殘酷地毒打过一頓了。虽然他自己遭受毒打，身受重伤，可是道布里克对于本尼提克特的命运还很关心，而且还帮助他設法出獄。这个人的坚定的精神和蓬勃的生气，他的热誠的仁愛精神和他对于他的正义的事業的深刻的信心，給本尼提克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使他对于他一直信仰的一切真理都發生了疑問。慘痛的經驗打开了这个孩子的眼睛，他的眼睛是这样長久地被善惡的虛伪和騙人的观念蒙蔽了的。但是，这种对事物的重新估价是一种痛苦的过程。“我过去总認為每一个人——一切善良的人——必須憎恨罪惡……我有时候想，我再也分辨不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他怀着一种內心的痛苦說。“我的父親恨教会，他算坏嗎？城里的天主教徒把教堂賣給銀行——他們算好嗎？……我遇到一个人，他們在監獄里揍他，神甫，他們叫他共產党。但是，他要拯救我們的家庭，他要組織工会——他算坏嗎，神甫？而那些那样揍他的、要夺取我們房子的人算好嗎，神甫？什么是好，神甫，什么是坏？……”

本尼提克特的父親是一个工人，他了解他的階級利益的所在，而且随时要为这种利益斗争。他不尊重他兒子的宗教热情，因为那是一种近乎着魔的热情，本尼提克特所赢得的只是工人們对他

的疑惑，而不是信任。这在白恩斯老大娘的事件上表现得特別明顯。白恩斯老大娘是个黑人老太太，本尼提克特想劝她改信天主教。因为白恩斯老大娘具有一种由于長期的痛苦生活而來的善良的容忍天性，她好像善意地接受了这个孩子教授她教义問答的企圖。但是等到她被工厂赶了出來，参加了工人反抗厂方的斗争的时候，本尼提克特就看出了她的道德的高尚和精神的力量。她知道她必須站在这种斗争的那一边。在回答她昔日的良师的絕望的叫喊时，她冷酷地說：“我应当帮助你呀！孩子，帮助你自己吧。”

菲利浦·波諾斯基的小說的价值，不僅僅在于小說本身具有真实性，它的文学价值也同样令人感动。波諾斯基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藝術家。他的作品生动有力，而且深刻动人。夜間山中的集会、工人被驅逐、水灾、本尼提克特在垃圾堆上的一夜，以及其他許多情節，都富于細致的描寫，始終抓住了讀者的兴趣。

巧妙地交織在故事的結構中的是乔·瑪格列克的半幽默的、半幻想的傳奇故事。这个故事是工人們自己創作出來，表达他們日益增長的階級意識的。这个故事存在着許多不同的說法。据說，乔·瑪格列克是从斯洛伐克，也有人說是从波希米亞，或者塞爾維亞，來到美國尋找工作的。他身高八呎，有时十呎，有时甚至十二呎。他在某工厂找到了工作，馬上就开始表現他的气力的奇迹。他們特別为他制造一輛十呎長、五呎寬的手車。車上裝滿灰土、鉄礦物或石灰石——不論裝什么东西，他推起來“就像它是一架兒童玩具車一樣”。一整列一整列的裝滿熔鋼的火車，他独只手就可以推到軋鋼厂去。他用手指一撥，就扭开了鼓風爐的龍頭。但是，有一天，乔·瑪格列克累了，不能上工了。他們就把他从床上拉下來，用鎖練把他綁起來，帶到工厂去。乔發怒了。他打断了鎖練，坐在鼓風爐頂上，又睡覺了。他那隆隆的鼾声震动了周圍几哩內的房屋。他一只脚放在河里，把河水都閘住了。在家里的工人們，每天

早晨从窗子向外望望，看看乔·瑪格列克是否仍在睡覺。他睡了整整一个月。“在工厂里，这个月沒有伤亡，因而也沒有制造寡妇。”到了月底那一天，乔打了个呵欠，伸伸兩臂，掀起了一陣風，扫过山谷，風到之处，把樹連根都拔起來了。接着他兩手向云中一推，雨馬上就下起來了，这才把他打醒了。

工厂又开工了，但是工厂職員在睡覺时老是作着惡夢。他們睡在鴨絨被窩里，輾轉反側，深怕乔·瑪格列克会有一天再困倦起來，睡他的“大覺”。

在波諾斯基的小說中，被迫進行地下活动的工会組織者利用了这个史詩的人物。乔·瑪格列克簽名的、向罢工者的呼吁書，鼓励了工人們的勇气，使他們对于勝利怀有信心。

故事是以水灾的恐怖的描寫和罢工的失敗收場的。工人領袖們被捕入獄了。工厂繼續把一堆堆的熔鐵渣倒向山谷里。本尼提克特那样热爱的旧教堂也沒有了。

他对于宗教的信仰也沒有了，但他獲得了一种新的信仰。他对于乔·瑪格列克，对于工人階級的力量，对于他們的事業的正义性，都有了信心，他离开了他以前一直認為是他的良师的人，走向監獄去探望他的真正的朋友道布里克。

由于作者的丰富的藝術技巧和机智的描寫，本尼提克特的思想轉變是深具說服力的。我們把这种轉變看做是燃燒的山谷中的艰苦斗争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約瑟夫·歐瓦狄斯

(譯自 1954 年 6 月号英文版苏联文学)

第一部

“我要作一个聖徒，”本尼提克特說。“我要一輩子过卑微的生活。我願意窮。”

他的口袋里帶着一串念珠。一塊聖牌，上面刻着陈旧而褪色的聖本尼提克特①像，經常挂在頸下，像一片樹叶似的輕敲着他的心胸。

本尼提克特發这种誓言，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仿佛覺得他过去就一直相信这种誓言；而且不知怎地，他仿佛一坐下來，就有这种誓言了，因为他從來不需要費力气去求它。每當他想說它的时候，誓言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兩年來，他似乎認為作一个聖徒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他快滿十五歲了，現在是比較困难些了，但是，他的信心却更为堅定。“我一定要作一个聖徒！”

本尼提克特站在蜜蜂山頂（这座山原名蜜蜂山，城里人叫它野人山②，山谷里的人叫他飢餓山）俯望着野人山的窪地。他不管是从学校或者急促不安地从城里回家的时候，常常要在这地方俯視着这山谷；因为它像一个小鎮般展开在他的面前，小巧、整齐而緊密，足以尽收眼底，而且足以包罗在他的聖威之下。这就是他内心所夢想的教区。这个窪地跟那个城市不同，城市是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前后曲曲折折地轉入偏僻的一小块一小块的礦工住宅区和鋼鐵工人的草棚区的。窪地却四面被包圍着，这边是蜜蜂山，那边相隔三哩左右的山谷对面，是鉄渣灘和北方鉄路；朝西就是高大的磚砌烟囱的焚化爐，和蒸气騰騰的垃圾堆；东边是鉄路桥和工厂。

这里有四道大街：高原路，華盛頓路，樊特比尔街和卡克卡克巷，弯弯曲曲繞着山脚，好像几根奇妙的綫路。跟这四条大街約形成直角，往下通到溝渠的是卡尔尼吉路，和梅隆路。此外还有兩条小巷，一条叫足趾巷，一条叫薔薇弄。

从这高高的山頂上，他能看到那些房屋，初級中学——就是公立学校，聖約瑟教堂，教堂旁边的教区学校，神甫住宅以及女修道院：这一切全都通向高原路的蜜蜂山脚下。

它像是一个小世界：有一条充滿了自礦砂厂后边的山中流來的礦水的溝渠；还有那鉄渣山，和在山上行駛的北方鉄路，它把尖錐形的鉄渣車从工厂里开出來，把热鉄渣倒在那里。礦砂厂就在这里，厂后为礦砂池；池后边是本尼提克特也不知道綿延多远的森林，燒光采尽的礦井，現在尽是可怕的水珠和無底的礦坑。

本尼提克特嚴肅的微笑了一下，开始沿着山上的長木階下山了。这木階有多少踏級，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已数过了不知多少遍，一共有三百四十八級。他現在又慢慢地数起來了。一边向下走，一边嘴里卡搭卡搭数着：有时把他数的級数跟手中撥弄的念珠搞混了。当他以前决定要把这木階作为一个祈禱階的时候，他总是每十秒鐘念一遍“聖母經”，等他跑到山頂，恰好是一个鐘头。下山时，他又念“天主經”：“奉聖父聖子之名……”

他曾經使佐依爬着木階，口中念着“聖母經”，來懲罰他的說謊。

人都不应当窮困，但是，想發財也是一种罪惡。他虽然窮，但他不在乎：他寧願窮。一个神甫是不需要有錢的。

他似乎覺得陽光已經滲透到了他的內部，把他整個的肉体都

① 聖本尼提克特(480—543)为天主教本篤会的創始人。

② 这里原文是 Hunky，原意指南欧移居到美國的沒有文化的人，为美國人侮辱外來沒有文化的人的俚語。今為我國讀者易懂起見，把它譯为“野人”。

照亮了。

在梯階半中間的平台上，他發覺唐卡斯先生仰天躺着，醞釀大醉，張着紅嘴，額頭上還有一個凹凹凸凸的大傷口。本尼提克特俯在他身上喃喃的作起禱告來。當他在自己身上划十字的時候，唐卡斯先生突然睜開了眼睛，伸出手來，抓住了本尼提克特的手腕。

“你打算搶劫嗎？”唐卡斯先生高聲大叫。

他扭着本尼提克特的手，直扭得他喘不過氣，眼淚都要挂下來。當本尼提克特痛得好像忍無可忍而要大叫時，唐卡斯先生突然松手了。

“我要為你祈禱，”本尼提克特喃喃地說。說罷踉踉蹌蹌地向山下走去。唐卡斯先生趕着他、嚎叫了一陣後，就滾下平台，到蒲公英花叢中睡起覺來。

太陽已經消失了。

他嗚咽起來，一面自己竭力抑制這種侮辱和痛苦的感覺。

“啊，主呀！”他咬緊牙關祈禱着，“考驗我吧！主，讓我更苦一點吧；考驗我吧！主呀！再多考驗我些吧！”

因為甚至現在，他還覺得他遠能受得起他所遭遇的屈辱。到他走完木階的時候，他又覺得沒有什麼了。

一條大陰溝水管從山里伸了出來，越過木階；一股稠濃的灰色髒水彎彎地橫過小徑，流入那流向山下的溝渠。本尼提克特不由地屏着氣，然後迅速地循着那條後弄走向聖約瑟教堂去。這天是瞻禮七^①，他正要去懺悔。可是，他又有點不願意去，所以，當他穿過有圍牆的院後的骯髒小巷時，他閑蕩了一會。披着肩巾的婦女們都在挖掘黑土，空中充滿了騰騰的糞肥氣。他走過牛棚，懷着小牛的母牛在里面夢似地哞哞叫。一陣撲鼻的熱烘烘的新鮮牛糞氣

① 天主教稱禮拜日為主日，禮拜一為瞻禮二，瞻禮七就是禮拜六。

味，像乔木气味般蕩漾在他的去路上。

聖約瑟教堂的尖塔，对于他就像是個指南針。他估計起尖塔到焚化爐的烟囪那邊的距離，因為，差不多從周圍几哩內的任何地方，遠至礦砂廠后面的森林；從蜜蜂山頂上，從鐵渣堆上，甚至人們在那些焦黑的木板上爬到那只生鏽的機輪上，遠至那在老羅賓斯礦的燒光的卸煤場上，都可望見這尖塔和焚化爐的烟囪。

實際上，他從這個尖塔上估計了他的一生。

他走進了那長着綠苔的神甫住宅院子的大門，穿過院子；盧姆耶太太像沿路上的婦女一樣，正在达尔神甫的花園里掘地。

“你好，盧姆耶太太，”本尼提克特彬彬有禮地說。

他一開口，盧姆耶太太就駭得苦惱地一跳。

“他明天來嗎？”本尼提克特問。

盧姆耶太太又工作起來了，她把干草鏟截在地里，沒有回答他。

本尼提克特走過紅石道，又穿過那有圍牆的花園；穿過花園的木板牆和它上面的一個葡萄藤架。那條紅石走道是經過神甫住宅後門口，直通到教堂的聖器室去的。他一走進了門，就背着門立在那裡，彷彿在靜聽什麼似的。不管他在到教堂來的時候，一路上想了些什麼，不管他是快樂還是痛苦，或者是只在夢想着些什麼，總之，他一走進了那扇門，他彷彿就像是跨進了一個與外邊的空氣完全隔離了的氣氛里。這裡又是另一種境界。他常常沉默地站了一會，定定神，把思想轉回到虔誠上。香和蠟燭的氣味，灰塵的陳腐氣味，以及那些粘在椅背上，又為一代代的人摩來擦去，木頭都已經發亮的油膩氣味——這種氣味，又混合了祭壇上的枯百合花的香氣——老是使他的心跳得更快，皮膚發抖。他一陣寒顫，壓制住他的快活。一種好像是可以觸摸的沉寂把他包圍起來了；彷彿這就是從天主教的各個時代傳到他身上、存在于世界上每個教堂的

那种蒙在蚕繭內似的沉寂，也就是那种在时空上分了又合的几乎已化肉身的宗教。他觉得仿佛通过这种沉寂，他就可以一动不动地登入羅馬的聖彼得教堂。

明天他还要到这里來，領導那些料理祭壇的孩子們准备大小弥撒——他得在早晨五點鐘，再在七點鐘，然后过中午，到这里來侍候弥撒。

他穿过聖器室，走進教堂。他在階梯的最高層上，看一看教堂陰暗的內部，他像主持教堂的神甫般，嚴格地檢查着教堂，考查着周圍的气氛，靜寂、气息和景像。天花板上脫落了的褪色油漆皮，長長的一一条条挂下來，伤損着一幅基督聖餐奇迹圖^①，一看到了这番景象，就像有一种邪念刺伤着他似的。

但是牆壁却很漂亮——一切都井井有条，十字架台和窗門都很整齐。太陽从窗戶照射進來，投出一根玫瑰色的光柱，就像从天堂上照下來一般。后排的座位上坐着几个女人和小孩；其他的人跪着。还有一些人正准备進懺悔室去。

他自覺卑下，垂着头，謙遜地坐在排尾。“神聖的聖母瑪利亞，天主之母，現在以及我們死的時候，請為我們這些犯罪者祈禱吧。阿們。”

“神甫，我上次懺悔到現在，已經有一个禮拜了，”他說。

一道把他跟达尔神甫隔开的門卡嗒一声开开了。一种坏牙齒的惡臭气，混雜着微微刺鼻的威士忌酒的味道，充滿了这个小室；他低下了头。痛苦抓住了他的心。

“我沒有罪可以懺悔，神甫，”他說。

达尔神甫半面側轉，活像錢幣上的半面像，粗声粗气地問道：“你是誰？”

① 事見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本尼提克特，”他漲紅了臉說。

“啊，是的。”达尔神甫在陰暗中窺視着他，說道，“孩子，那是怎么一回事？”

“我沒有罪可以懺悔，”本尼提克特倔強而驕傲地重說一遍。

一陣沉寂。他等待着，突然覺得好像那老人的沉思刺痛了他，叫他体味到那老人是在懷疑他那樣。他的頭更低下去了。

“那末，你又為什麼要來呢？”最後，這老人問他說。

本尼提克特又臉紅了。他覺得這個神甫的聲調里有點厭煩的味道。

“我每周都來的，”他喃喃地說。“我——生下來就有罪的……”

又是一陣沉默。

好像作夢似的，神甫重復着說：“什麼罪也沒有？難道整整一周都沒有罪嗎？甚至一點邪念也沒有？——在整整一周里，你的思想和行為都是純潔的嗎？”

“是的，神甫，”本尼提克特回答說。

“或許，”老神甫向他探過身去，說道，“你犯了驕傲的罪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本尼提克特說。

神甫措了一下眼睛，好像突然有道神秘的光刺傷了他的眼睛似的。“我們沒有一個人，”他聲調沉濁的說，“會沒有罪的。——你我都是一樣——”他等了片刻，片刻變成一陣深長的沉寂，直到本尼提克特聽得見沉寂在騰升和戰栗。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怖，開始禱告起來。只在他念出了禱告文的時分，他這才聽到神甫的聲音。“……他要作我的助手，這是你知道的。助理傳教師：我的副神甫。我聽說他年紀很輕。明天就要跟你在一起，當然，主持小彌撒，我希望你一定要……”

“新傳教師，神甫？”

达尔神甫猛抬起頭。

“助理傳教師！”他嚷道。本尼提克特低下了头。“是的，”那老人最后又温和的添着說，“我希望你一定要——”

“是！神甫！”

“一定要——。”

本尼提克特等待着，時間过了很久，他不曾抬起头來。教堂好像一只大耳朵，从这里他能够听到今天的聲音，听到他所信仰的來世的無窮無盡的聲音；仿佛他已在这个小室里，把他的耳朵貼在一个蚌殼上，正在傾听着遙远的宗教的海浪聲。

“神甫！”他急促的低聲說。他把他的手指，戳过那把他們隔開來的帘子，碰着神甫的肩膀。“神甫！”

神甫發出低微的鼾聲。他更用力戳他一下。那老人被驚醒了，嚷道：“什么？”

“神甫，我还在这里。”本尼提克特低沉而苦痛地說过后，又加上一句：“你睡着了。”

神甫咳嗽一声。

“还有多少人在等着？”

“只剩下我啦。”本尼提克特說。

“孩子，現在去吧，”老人說。“不要有邪念，自己不要作惡事。把‘天主經’念十遍，‘聖母經’念二十遍。”

“但是，神甫——”本尼提克特臉孔緋紅地叫着。

老人疲累而無頭無腦地朝他划了一个十字，啪嗒一声关上了門。本尼提克特像是从头到脚有一支火炬在燃燒一样，覺得黑暗在他周圍呼嘯。

他蹣跚地走出了懺悔室，他兩只眼睛几乎是揪扭在一起，跪下去了。他这时所做的祈禱秘密得差不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禱告些什么。他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動。他默禱着：主会听他的，甚至像他这种人，主也是会听他的話，來帮助教会，設法使达尔神甫复活

過來，或者憐憫地把他收回去；因為达尔神甫年紀這樣大，他再也不能了解他所作的事，再也知道他的丟臉的事情已使本尼提克特多痛苦，多么深切的痛苦……

他不願达尔神甫的指示，站了起來。一時間，他覺得必須回到懺悔室去，把正在睡覺的达尔神甫叫醒，扶他……但是达尔神甫不會再認識他了；他會一直睡到深夜，或者第二天早晨。……

可是他却又從後門走出了教堂，穿過小院向神甫住宅的後門走去。他敲了一下門，女管家盧姆耶太太來開門。

“达尔神甫——”本尼提克特剛開口，又突然停住了。在盧姆耶太太的那邊，站着一個年青的神甫，他背向着門，彎着腰俯對着一只衣箱。他連大衣都還沒有脫掉。他一聽到本尼提克特的聲音，馬上轉過身來；當他的眼光落在本尼提克特身上時，本尼提克特說不出話了。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喉嚨也發干了。

“怎麼？”盧姆耶太太衝着他說。她那灰白的頭髮絲好像一只鬚毛狗的毛一樣，垂到臉上。她轉身對那位新神甫說：“這就是他。”

新神甫的面孔現出笑容，向前跨了一步。

“啊，你就是本尼提克特呀！”他嚷道。

他伸出手來，把本尼提克特的手握在自己兩只雪白的手里。那雙手軟得教本尼提克特幾乎覺不到它們的撫摸，弄得他現在必須抬起兩只緊張的眼睛來望那兩只眼睛了。這是兩只深藍色的眼睛，幾乎是靛青色的，眉毛和睫毛都呈灰白色。他的面孔白得幾乎像大理石，還隱約顯出小孩似的青筋；在他那淡得幾乎看不出來的稀疏的金黃色頭髮下，露出了他那淡紅色的面頰。他的聲音悅耳動聽，有着一股本本尼提克特從來不曾聽到的音調，一種異樣的、美妙的聲音。

“我已經從盧姆耶太太和达尔神甫那里，知道你啦，”他淡淡

地微笑着說。“我是布倫包神甫。”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

“达尔神甫在哪里？”

“我剛离开——”本尼提克特开口了，声音嘎嘎的。他默默地向后指着教堂。

“在主持懺悔，神甫，”盧姆耶太太解釋說。她双手拉着头髮，又把它分开，忽然露出了一張紅癩色的面孔。

“还得多久——？”

本尼提克特不由地眼泪汪汪。他的头眩晕起來，耳朵里轟轟地响。他身子搖晃不定。

年輕的神甫睜起兩眼，伸出一只手來，但是本尼提克特蘇醒過來了，吃吃地笑了笑。像是一種手指節似的東西在敲着他的前額。

“你不舒服嗎？”布倫包神甫吃驚地問道。

本尼提克特固執地搖搖頭。

“我已經齋戒了一整天，”他喃喃地說。

布倫包神甫目不轉睛地看他。

“為什麼？”

本尼提克特望着別處。一種微微的傲氣悄悄地出現在他的面孔上。“聖餐禮前，”他輕輕地說，“我從瞻禮六的午夜起就齋戒了。”

盧姆耶太太用鼻子哼了一聲。

“不要相信他的話，”她說，“很可能是家中沒有吃的。工作缺乏，神甫。工作缺乏。老實說，大家都在齋戒呢。”

年輕的神甫轉動驚奇的眼光，看看這個，又望望那個。

他永不傷害他，他內心這樣想。好像甚至天也已經聽到了他這種心坎里的默想，這是他的回答，他的完善的回答。他想到了达尔神甫縮成一團、鼾聲隆隆，睡在懺悔室里，他決不，決不讓這位神

甫知道这种情况，这位神甫站在那里，这样纯洁，这样神圣，有着一双柔滑得教人简直感觉不到它的抚摸的手。他认为，保护——也可以说是爱护——这位青年神甫使他不会受到这种现实的传染的责任已经落在他的肩上了——好像只有他才了解这位新神甫来临的全部意义。

盧姆耶太太拿出一片塗有牛油的面包，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拿着吧，拿着吧！”她坚持地说。她用手指抹了一点牛油，突然塗到他的嘴唇上。“喏！”她说。

他瞟她一眼。盧姆耶太太把面包塞进他手里。他就讓面包挟在那里。

“达尔神甫还要忙几个鐘头。”他说。

“还有很多……？”

他默默地点点头。

“那末，我该怎么办呢？”年轻的神甫一无办法地问道。

“我可以把你的东西收放起来，”盧姆耶太太说，接着便拿起衣箱。“为什么不讓本尼提克特領你去看看我們的教区呢，”她又说，“領他去看看！”她向本尼提克特揚头示意，她的头髮垂在眼睛上。

本尼提克特轉向布倫包神甫。神甫迟疑了一下，聳聳肩。

“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鐘头。”本尼提克特说。

“那末，我跟你去看看吧。”

他轉向盧姆耶太太，他的手向她伸出去，像是給她把头髮分开一样。“一定要——”他沒有說完，盧姆耶太太已經跑出了厨房。他臉紅了起來。

“她——”他开始說。

“达尔神甫喜欢她，”本尼提克特說。

年輕的神甫望着他。

“不过她工作很辛苦，”本尼提克特答道。“她知道怎样照料他。”

他們穿过院子，走廊下突然發出一陣尖銳的叫聲，三只小猫从走廊底下的格子縫中跳了出來。

“噢，”本尼提克特噢了一聲，“我竟把它們忘掉了！”

“什麼？”新神甫驚奇地問。

“达尔神甫吩咐我把猫淹死。”本尼提克特回答說。

他們出了大門，（門上挂有三个吊在鏈條上的旧馬蹄鐵）向后街走去。

这条后街沒有鋪石，一道水溝从中間穿过；一个小孩子正在溝內玩耍。本尼提克特沒有注意，但布倫包神甫却看見了，他說：“叫他上來。”

“律第！”本尼提克特命令他說。这个小孩子，仰起他那圓臉望着他們，他的衣服下露出兩只赤裸裸的小腿，和骯髒的有窩膝蓋。本尼提克特把那片塗了牛油的面包遞給他。“跑回家去！”他說。

小孩放下了手中的棍子，嘴里塞着面包，啪嗒啪嗒地迈步向小巷走去。

“我領你到蜜蜂山上去看看，”本尼提克特說。

他們穿过这条小巷，向木階那条小路走去。

“那是真的嗎？”布倫包神甫問。

“什麼，神甫？”

“那女管家說的。”

本尼提克特臉紅了。“我不記得她說的話了，神甫。”

“关于你的齋戒呀！”

“不，我們家有足够的东西吃。”本尼提克特悻悻地說。“我

常常从瞻礼六一直齋戒到瞻礼日的聖餐礼。我瞻礼期总是不吃饭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聖徒。”本尼提克特本要这样回答他，可是，他轉了話头回答道：“我希望我的懺悔是一个忠誠而老实的懺悔。”

新神甫以一种迟疑不信的眼色瞪着他。“这倒是不平常的，”他最后說。

他們走到木階，开始走上去了。本尼提克特不知不覺地又数起來了，数得舌头发疼。爬了一半，他停下來。他隔着欄杆，在找唐卡斯先生，但是他已經走了。他輕輕地碰碰布倫包神甫的臂肘，要他轉过身來。“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切。”他說。

年輕的神甫手按着心口，輕輕地喘气，臉上露出一陣疲累的微笑。然后，他举目远眺着山谷。

“很小。”他喃喃地說。

“啊，城里的人也到这里來呢，”本尼提克特驕傲地說。

“为什么是——”神甫开始說。“为什么是一个德國人的——”

“我們最初是受德國人雇傭而定居在这里的，”本尼提克特解釋說。“这是这个城的最古老的一部分。啊，”他突然滿意地又說，“一七五五年布拉多克將軍①向丟康堡②進軍就是从这里經過的。”

“啊，”神甫說。

“那边，”本尼提克特的胳膊像來福槍似的指着。“就是礦砂厂。”

① 布拉多克將軍 (General Braddock 1695 — 1755) 一七五五年到美國弗基尼阿河任北美的英王軍總司令，向法軍要寨丟康堡進軍（一七五五年七月九日）受重傷，四日後即死。

② 丟康堡 (Fort Duguesne) 即現在的匹茲堡。

“那是什么？”

“过去是煉鐵礦的地方，”本尼提克特回答道，“現在已停工了。大战开始后，就停了。你沒有看見那些散積到山谷，一直到那水池的紅砂嗎？那就是鐵礦砂；一直到水池，全是一片紅色。那邊是森林。”他胳膊轉向西方。“那是焚垃圾的爐子。你看那烟囪多大。”

神甫抬起頭，臉上呈現出一種痛苦的表情。

“什麼氣味這麼臭？”他問。

“氣味？”本尼提克特用鼻子大聲地吸着，重復地說。

“難聞的氣息！”

本尼提克特大聲地吸着氣。“我聞不到——”他天真地說。

“有一股氣味，”神甫叫着。“像——雞蛋，壞雞蛋，而且——啊，形容不出的——是死耗子氣味吧？”

“我什麼也聞不到，”本尼提克特焦急地說。

“他們在那裡燒些什麼？”神甫問道。

“死馬，”本尼提克特立刻回答說。“當然也燒貓和耗子。你聞到的也許是火爐的氣味。”他說，臉上馬上高興起來。“啊，是那個氣味呀！”他熱切地說。“夏天的時候，風一從那邊吹過來——噓！”他誇張地大笑起來；但當他一看到年輕的神甫的時候，他的笑聲突然停止了。神甫的手放在心口，紫青色的眼眶裡閃着淚珠。

本尼提克特又轉過頭，望着山谷。

“在那邊，”他又說，聲音低微而戰栗，“是他們倒熱鐵渣的車子。裝熱鐵渣的車從廠裡開出來，把熱鐵渣從山上堆在——”他生怕說出這個字，“堆在——溝渠的那邊。”他終於說出來了。

年輕的神甫的嘴唇蠕動着。痛苦的臉上浮現了一種苦惱的神氣。

“主啊，他們把我派到一个什么地方呀？他們把我派到一个什么地方呀？”他那痙攣的嘴唇祈禱着。

他們默默地开始走下木階。

二

本尼提克特經過了教堂，經過了內有一大堆腐爛的垃圾，多年來一直在慢慢燃燒着的焚化爐，又沿着那條鋪着鐵渣的、灰蒙蒙的路走了很遠。這條鐵渣路甚至在現在的六月天，走起來也是塵土飛揚的。焚化爐的氣味緊跟着他。這股氣味，他現在才不安地聞到了，從空氣中把它辨別出來了，而且他還帶有一種負疚的感覺，認為這股氣味，他並不覺得難聞。這是一種——熟悉的氣味，如此而已；這種氣味流貫在他的血液里，使他的細胞都變了色。

可是，再向前走去，這種氣味就漸漸淡薄了，現在却是鐵渣的荒地的氣息了。路右邊，有一片長長的空地：這是一塊深灰色的地區，仿佛火山曾經在山上的什么地方爆發過，把這里都蓋滿着熔岩和鐵渣。這里寸草不生，極目所及，都是一大塊灰石平地，只在遠遠地另一端，有交叉的鐵路，路軌上立着裝鐵渣的火車，車斗內裝滿着黃色的熱鐵渣，車身上還帶着鐘形柄杓。平地突然斷了，現出一個峭壁，鐵渣就从這里倒下去。再下邊就是那條溝渠，溝渠的另一邊便是一排一排的房屋，或者可以說是板棚，原來都是用箱板蓋起，再在上邊鋪着一層柏油紙。世界大戰後，工廠用密封的貨車載來了許多南方的黑人，作為破壞鋼鐵工潮的工賊，工廠就建築這些板棚給這批黑人住。這批黑人後來就留在這里了。因為工廠規定他們住在溝渠的南邊，因此，人們就管這條溝叫黑人溝。

他橫過溝渠，沿着實際上就是熔岩自然鋪起來的羊腸小道，開始爬上鐵渣山。他的嘴和鼻孔都充滿了一種硫磺氣味和永遠跟鐵

分不开的鹼性塵土。这里什么也不生長。要在这里聚積一些塵土，細密得可以變成一些土壤，或變成沙土，是得花很多年的工夫的。再往上邊一點，偶然發現一些延命菊，在酷熱的夏天，在火燙的石縫中苟延生命。这里也生長着一些強韌的野草，有時招引一只像一片白花瓣一樣難看的蝴蝶，從山中或森林中飛到它的朝不保夕的綠葉上來。这里可沒有什麼樹木，除了灰色的大石塊外，什麼都沒有，完全像是一個荒涼大高原。在這個高原和那座像失了光澤的翡翠一樣的蜜蜂山中間，伸展着一塊三里寬的山谷。蜜蜂山不過跟高原一樣高，所以人們簡直可以在山谷上架起一座橋梁，把那個山給連接起來。

離開山谷，再向西一點，熔化石突然絕迹，出現了一片紅沙地。好像變魔術一樣，鐵渣完全變跑了，一種紅礦砂，一種鋼鐵砂和焦炭混合起來的砂土，像一大片血地一樣，呈現出來了。这里是丘谷旋滾，山隙起伏，像沙漠中的沙丘一樣。这里除了在聚積在礦物上的一片黑土層上，長有一些強韌的延命菊，或者特別脆弱的木賊花外，也是什麼都不生長的。大風一起，塵沙滿天，村莊周圍一哩內全成了一片紅色；行人的臉上也都變成了紅色。紅沙所到的地方，屋頂也染得鮮紅。沙丘中有一道小溪，水從鏽色的石頭上流過，顯得特別清澈，但氣味却酸得像腌菜一樣。小溪通溝渠的兩旁都長有綠草。

礦砂廠就在這大片紅沙漠中間。礦砂廠是一個大鐵庫，上邊蓋滿了紅沙。從前，这里本來還有一個鼓風爐的一些零件，現在全都給搬走了；只剩下鐵庫和一些張滿蜘蛛網和結起鐵鏽的被人遺棄的機器。有兩個老头子，他們大概是从兒童時代就看守着這個鐵庫；多少給這鐵庫的死樣子吓壞了的。看來很像是从什麼說不明白的災難中幸存下來的。

礦砂廠的那邊，又是一片紅沙地。一個人走了過去，鞋子會深

深地陷了進去。揚起的細沙，会把他的臉、衣服和手都抹上一層銅色，像个印第安人一樣。再向前一點，有兩個高聳得像燧石一樣的大尖堆，好像是時間鑄造下了它自己的坏鉄一般。在這兩個大尖堆中間，便是礦沙池，池水來自那邊山林中的礦水溪，水像血一樣的紅。

當本尼提克特來到的時候，有三個赤裸裸的孩子正在池里蕩着游着。他是來找他弟弟佐依的。同時也是想多走一段路，以便思索一下。剛才他通過布倫包神甫憂傷的眼睛而看到山谷的那種屈辱感現在已經消失了。在他們回神甫住宅去的路上，本尼提克特明白地告訴了布倫包神甫，說他也是命中注定為教會服務的；後來他又特別驕傲地說，他已經執行了輔祭的職務，雖然主教還沒有認可他。布倫包神甫心中受了感動，他說：“本尼提克特，我們要作好朋友。”本尼提克特愉快地紅了臉，在布倫包那只輕妙的手放在他肩上的壓力下，本尼提克特打顫了。

在他向礦沙池走的路上，他想把他的喜樂抑制一下，就暗自想着：為了報答布倫包神甫的駕臨，他，本尼提克特，今后一定要更熱誠、更虛心，甚至還要更具自我犧牲的精神來履行他的義務；這樣，他認為這不僅包括了要負擔起教會所要求于他的種種正式的職責，而且還包括着他自己的額外的神聖義務。

當他們回到教會時，幸運得很，达尔神甫已經回家了。那是盧姆耶太太到教會里，把他叫醒了。 本尼提克特並沒有留在那裡聽他們的談話。

看到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使他心裡有點不安，但是為了什麼，他却不很清楚。他雖然承認，赤身裸體的本身並沒有什麼罪；不過終究是——赤身裸體。這三個孩子似乎太不知耻了。他最覺得不安的是，因為佐依也像其他兩個孩子一樣一絲不挂。他憎恨這件事，好像這件事總也使他自已蒙上耻辱一般。

他站在池边，望着这三个孩子，池子正像装在礦沙丘中的一只杏仁眼睛。池中間有一只木筏，三个孩子正在作遊戲。佐依站在木筏上，全身染成紅色，頭髮塗得像一個鋼盔，眉毛紅紅的，鼻梁也是紅的，嘴里吐出來的口水把面頰也冲成了淡紅色。他在滑溜溜的木筏上向周圍大笑大喊；当其他兩個孩子要把他打倒、夺去木筏的时候，他使用棍子击他們的头和手。他在大声叫嚷的时候，防波板似的肋骨就像手風琴般一伸一張。他們都沒有看見本尼提克特。

本尼提克特也笑了，因为佐依是这样的揚揚得意，又是跳得这样滑稽，那么兴高采烈地敲打其他兩個孩子的手指節，教本尼提克特也不由地分享着他弟弟的这种快活的情緒了。他望着他們，直望到其他兩個孩子鑽到木筏下边，推翻了木筏，把佐依翻在骯髒的水中。佐依在髒水中驚惶失措，伸張着兩手。

“佐依！”

他們三个都轉过头來。他們三張紅条紋的面孔都目不轉睛地望着他。

佐依等了一会后，才回答道：“怎——么？”

“回家去！”

“不，我不回家。”佐依回答說。

“回家去，”本尼提克特凶凶地又說了一遍。其他兩個孩子笑着。“回家去，你就知道——”

“不。”

一陣沉默。“把衣服穿上，”本尼提克特命令他說。但佐依动都不动。“你聽見了沒有？”佐依仍站在深及肚子在水里。他的臉濺得紅一道白一道，他的肚臍眼像一只紅鈕扣。“你沒有去，”本尼提克特譴責他說。

“我去過了！”佐依暴躁地回答說。

“不要撒謊！”

“我去過了，”他搖搖晃晃地在心口上划了一個大十字。本尼提克特高叫起來：

“你不要划十字呀！難道你現在要馬上入地獄嗎？你撒了謊！你沒有去懺悔——你撒了謊！”

佐依的面孔在紅泥里變白了。另外兩個孩子聽了這話也顯得很驚惶。他倆開始走上岸來。他們用內衣把身子擦干後，就將這些衣服塞在口袋里。他們的濕透了的聖牌，貼在他們那瘦骨嶙峋的胸口上，因為天氣還很冷，他們打起抖來。

佐依還是抗拒地站在水里，低頭望着水，頭髮慢慢地結成了塊。

其他兩個孩子知道本尼提克特的神聖名望，一句話也不講，穿起衣服就走開了。佐依仍然留在水里。

當這兩個孩子消失在沙丘堆那邊的時候，本尼提克特說：“我不是告訴你永遠不要偷盜嗎？我沒有告訴過你嗎？”

佐依的赤裸裸的兩肩像被什麼人打了一樣，縮成一團。

“我什麼也沒有偷，”他哭訴着說，恐懼地望着本尼提克特。他的臉仿佛也縮小了，兩只臂膀微微地戰栗起來。現在他的聲音有點挑戰的意味了。

“我今天已經看見那只車子了！”本尼提克特仔細地說出了這句話。佐依那兩只紅眼圈的眼睛閃了一閃。“告訴我，那是誰的車！”

“我沒有偷呀！”

“告訴我！”

一陣沉寂。

“爸爸為什麼不給我買一只？”佐依突然大哭起來，眼眶里充滿了自憐的淚水。

本尼提克特不理他弟弟这套裝腔。“这就是你不去懺悔的道理，是不是？你害怕去！去懺悔了而又扯謊，又是一种不可饒恕的罪！你不願意把車子還給人家，所以你不去懺悔，因为你得告訴达尔神甫實話。你要到摩尔根薩①去嗎？”

佐依全身發抖了。他的嘴唇也顫動起來，他的下脛嗦嗦抖；泪水立刻在他的紅面孔上，划下一条一条的白紋。

“別讓他們抓我呀，本尼②！”他大哭起來，面孔皺起着。“我会把車子送回去的——只要你同我去。同我一道去，本尼！”

本尼提克特直望着他那仰起的泪臉。他自己的眼眶里也突然涌出泪水來。他急忙地說：“上來。”

佐依激烈地战栗着，蹣跚地从池子里走出來，抖顫顫地站在本尼提克特面前。本尼提克特嚴厉地望着他，緊閉起嘴巴。

“跪下，跪下！”他命令地。

“讓我穿上衣服，”佐依恳求說。

“跪下！”

他跪在地上，渾身抖顫。本尼提克特跪在他旁边。

“禱告，”他声調含糊地說。“跟着我禱告。”

佐依的牙齒咯咯發响。他必須跟着念五遍“聖母經”，念十遍“天主經”，再念一段懺悔辭。然后本尼提克特閉上他那双濕潤的眼睛，單獨為佐依禱告了一会。祈禱后，他这才讓佐依穿衣服。佐依穿着衣服，双手抖得連扣子都扣不上。

“媽媽会知道你在礦沙池游水，”本尼提克特說，“她要揍你一頓了。如果爸爸不知道，算你运气！”

“你不要告訴，好嗎？”佐依恐懼地叫着。

“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告过你，”本尼提克特高傲地說。

① 摩尔根薩(Morganza)是美國匹茲堡附近的一个兒童教養院。

② 本尼，即本尼提克特的爱称。

他們開始越過紅沙堆，回家去了，好久都不講話。後來，佐依抬起了那個從紅泥中透出來的白臉問道：“本尼，要是他們知道了，是不是要逮住我？”

“我自己把車子送回去，”本尼提克特回答說。“說是我偷的，他們就不会逮你了。”

“那末，他們會逮——”

“我？”本尼提克特微笑說。“不會，”他又帶着一種從容的驕傲態度說，“他們會看出我不是做賊的。”

他們又繼續慢慢地走去。佐依甚至連謝謝本尼提克特都沒想到；也不可能想到。

他們住在華盛頓路一座四個房間的屋子里，其中下邊那兩間，實際上就是地窖。或者不如說，因為窪地是往溝渠斜下去的，這座房子是建築在斜坡上的。門廊與蔭影路相平，直通他們父親的臥室。廚房和“前”房是用紅磚砌的。因為廚房是在地下，陽光只能從門廊和邊窗里射進來，所以經常黑暗無光。通過廚房才能走進“前房”。根本沒有窗戶。廚房的門開向後院。院內疏疏落落地種有一種日本蒿苳，聞得到一股馬糞氣，是一種濃烈的潮濕的氣味。旁邊是廁所：一個相當小的棚子，門上刻有一個月牙，月牙中間還有一顆星。廁所的那邊便是一條通向大溝渠的灰色的水溝。鄰人們上山谷放牛吃草，都得路過這裡。

本尼提克特帶着佐依繞到屋後。他把花園巡視了一番，看看是否有人拔了花草。這個花園大部分是他自己培植的。看後，他滿意地往廁所後邊走去。佐依突然不見了。本尼提克特從廁所後邊把那輛紅、黃兩色的車子“閃電號”拉出來，放在門外。

“媽媽，”他一走進廚房就說，“教佐依明天到教堂去！”

她從火爐邊轉過身來。廚房里點着煤油燈。她正用杓子在火爐上的大鍋里舀着，用匙子嘗一點。她身材短胖，油膩膩的面孔，

一双灰色而有时是黄色的眼睛；她的黑直的头髮，常常梳成一个圓球搭在腦后。因为她的皮膚黝黑，他叫她“吉卜賽”！她的鼻子兩側，長着兩個瘰，又黑又迷人。

她有点懼怕本尼提克特，但又以他為榮。現在她轉過身來，臉色具有安于災患的表情，問道：“他作了些什麼？”

“沒有什麼！”本尼提克特陰沉地說。

他的母親瞪了他一會，然後有力地叫着：“我要抽他一頓！”

本尼提克特不耐煩地聳聳肩膀。

“他才不怕呢！”他嚷道。

她吃吃地啜嘗着湯，本尼提克特倒在一把椅子上，兩手捧著頭，她攪拌著湯，暗暗地注視著他。最後，他以懷疑的口氣問道：“爸爸哪里去了？”

她沒有回答。一個身穿上衣的小孩搖搖晃晃地走進了廚房。本尼提克特把他夾在兩腿中間。

“你為什麼要到水溝里去玩？”他親切地問道，揪著小孩的真子。他轉過頭來向他母親說：“律第在水溝里玩，我和布倫包神甫都看見了。他很髒呀，媽媽！他使我覺得很丟人。你為什麼讓他這樣？”

律第擺脫了本尼提克特，跑到他母親跟前，藏在她的裙子後邊，用一只深藍色的眼睛偷偷望著本尼提克特。

她啪嗒地拍了他一下。“我告訴你要在院里玩，”她輕輕地說，又很快地瞟了本尼提克特一眼，然後又凶狠狠地說：“下次再去，你就知道厲害！”

本尼提克特的肚子激起一陣干痛。湯鍋里送來一陣誘人的味道。他高聲叫着：“他可……？”

他的母親一驚，杓子落在鍋里。律第也完全藏在裙子後邊了。

“不要那麼講，”她說。一面吸著手指，一面走向前來，“他是

到切片厂和輾压厂去的——”

“啊，媽媽！”本尼提克特叫了一声，站起來，走到他母親跟前。她有罪似地一笑，轉过头去，但是他把她的头扭轉過來，向着灯光。她的一只眼睛下面有塊紫色楔形。他尖刻地瞪着她。“現在怎么說？”他叫着；在她还没有來得及回答他之前，他就非难起來了：“你讓他去啦，你讓他去的！”他跑到碗櫥前，豁地把它打开，拿出一只裝有半瓶酒的瓶子，跑向污水槽去。

他还没有把酒瓶倒轉來，他母親已經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你瘋了嗎？”她大叫着，直瞪着他那怒冲冲的双眼。“你不知道呀！”她憤怒地扭着瓶子，从他手里攪過來。“难道你要他回到家，連一点叫他忘却什么的東西都没有嗎？啐，啐！”她又叫道，“一个人整天在煉鋼爐边工作——回到家來，累得骨头都發痠！腦子里，还得为这个操心！去你的吧，”她推开他，仔細地盖上瓶塞，又把它放回碗櫥里去。她又轉过身來，望望他，然后垂下眼睛。“我自己都不說什么，”她温和地說，“为什么要你說？”

“他不是恨教會嗎？”他追問。

她歪起头說：“这不是你查問的事。”

“他嘲弄上帝！”本尼提克特大叫着。她馬上把手举到胸前，急急地連划两个十字。她的眼睛变得很可怕，他轉过身子，垂下了头。

佐依走進了厨房，他側着身子从本尼提克特身边走过去，低声地問：“媽媽，晚飯呢？”

“馬上就好了，”她回答。

他的金黃色的头髮还有些些的紅土，一条紅紋弯弯曲曲的順着臉孔，繞过耳朵，伸到了頸項里去。

她把碗放在桌上。

“紋斯哪里去了？”她低声問。佐依聳聳肩，肩头直聳到耳边。

本尼提克特的臉孔伏在兩手中。她瞟他一眼。她擺了三個座位，把湯盛在碗里。三個人都坐在桌旁等着。本尼提克特連頭也沒有抬起，就在他原座位上禱告起來。禱告後，他們才開始吃飯。

喝完湯，她給他們端出几小塊煮肉，他們就把它拿來夾着黃面包吃。吃完後，佐依說：“媽媽，我還餓。”

她生氣地望着他。路多爾夫的羹匙嘖嘖地敲着桌子。“再給我一點，”他笑着說。

本尼提克特抬起頭來。“再給他們一些吧，媽媽，”他說。

“沒有了。”她回答說。

“還有一些，”他安靜地說。

“那是爸爸的，”她回答說，“我必須留些給——”

本尼提克特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拿起佐依的碗，向爐邊走去。他盛滿了後，把碗放在佐依面前。佐依靜靜地坐着，手指尖輕輕地摸着桌子。

“吃呀！”本尼提克特命令地說。

他搖搖他的黃頭。

“吃呀！”本尼提克特咬着牙說。抖顫顫的手指，移向碗邊，但突然又收了回來，好像被火灼了一樣。路多爾夫得到了一碗，就大吃起來。本尼提克特給他母親也端上一碗。

“吃呀！媽媽，”他說。

“我吃不下了，”她笑着說，“你瞧，我吃的多飽！”她像個小孩一樣鼓起了肚子，輕輕地拍着，“看到了嗎？”

佐依微笑地抬起頭來望着她。路多爾夫開始高興地用羹匙敲着桌子。

本尼提克特難過地低聲說：“吃呀，媽媽。”

“好啦，好啦，”她說。

他轉向佐依，佐依慢慢地拿起羹匙，開始吃了。本尼提克特怒

視着他。他的腦子在嘖嘖地跳動着，兩眼發燒。然而他胸中和肚里的痛苦却反而使他獲得了安慰：這並不是一種新的痛苦。他腦子里那種干枯而高貴的感情，好像他仿佛已經哭了幾天，直哭得眼淚全都干了，腦袋成了一個干癟空虛的小室。

沒人叫他吃。

他們吃完后，他跑到樓上他們的臥室去。他在靠近窗子的一個角落里，跪在小祭台前。祭台上除了一個鍍金的耶穌受難像和兩支插在淺紅杯中的、已經熄滅了的小蠟燭外，什麼也沒有。他以悲痛的眼睛，作起禱告來。“主啊，不要遺棄我，”他懇求着，“主啊，幫助我改造我們的生活，像你所期望的那樣。主啊，把道路指示給我吧！”

當他下樓的時候，他的母親正高舉着一個長長的白信封湊到燈前。“來了一封信，”她放低了聲音，輕輕地說。

“我回頭再來看，”本尼提克特眼瞟着信說，“是工廠來的。”他望着上邊印着的發信地址又說。

“可能是關於你爸爸的工作問題吧？”她走近來哄着說。

他打開信，迅速地讀了一遍。

“不，”他說，“他們要我們賣掉這座房子。”

她茫然地望着他。突然她駭得大叫起來：“賣掉這座房子？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我們要賣房子？”

“我不知道，媽媽，”他急躁地回答說，把信還給她。“我該走了。爸爸回來的時候，給他看吧。”

他走到廁所邊，把車子拉出來。佐依在等着他。“我們走吧，”本尼提克特拉着車子說。

他們走上蔭影路，穿過這條路，向那通往山頂的木階走去。然後由佐依抬着車尾，他們把那輛車子抬上了一磴磴的長木階，每跨十級就休息一會。天漸漸黑起來了。無聲的暮靄突然歇落在窪地

上。它仿佛來得太快了，連街灯也都來不及点——仿佛是在他們不知不覺間，它就上來了。暗淡的房屋都被籠罩起來了，柔和的黑暗把崎嶇不平的綫条弄平了，把整個窪地混合在柔和的暮色里。遠在兩邊，箭似地一股黃烟從焚化爐的又高又黑的烟囪中射了出來，沖向天空后就消失了。

他們走到了木階的半中間的時候，停了下來，越過窪地，向鐵渣堆望去。有十來節車廂的一列熱鐵渣的火車，顫抖着開進目的地，車上那許多鐘形的柄杓，遠看好像是許多直立的頂針箍一樣。路軌一直伸展到深淵的邊緣，熔化的鐵渣就要在那上面推下去。本尼提克特回想起那天早上布倫包神甫和他站在那裡注視着窪地的情況來。

“佐依，”他說，“你可聞見什麼氣味嗎？”

佐依大聲吸溜着鼻子。

“聞不到什麼。”他回答說。

天空突然亮了起來。窪地好像作了什麼丑事，給突然捉住而無情地被揭露出來了。房屋現出驚奇的样子，赤裸裸地很難看。其中有一輛車已經推下了所載的鐵渣。鐵渣像一塊赤熱的大圓石似的滾了出來。它在朦朧的地平綫上跳擺了一會後，就火熱地順山邊滾下去了，許多崩開來的碎片，像從一只不住滾動的輪盤射出來的火星一樣。那塊圓石在半山腰間爆裂了；它那黃色的熱球心熾熱地現出了一下，像小刀般刺着他們的眼睛；然後像一顆大炸彈一樣在空中崩開來，變成無數的小球，沿着山坡滾下去，一路上跳跳蹦蹦，四散粉碎，一直滾到離溝渠一百碼的山底，亮閃閃地停下來。接着又是第二塊圓石：它很快分解了，像一條火舌似的躺在整條山坡上。第三個又來了，像一條火焰與煤氣所構成的小河。天空都照紅了。突然一片火焰復蓋在山谷上，家家戶戶的窗戶都閃爍起來，反映出了它的強烈的光輝。溝渠那邊的黑人的板棚都紅得像

火一般的刺目。前牆上所糊的油紙遭受了这火热的酷刑，开始卷曲而軟化了。

他倆靜靜地望着这个司空見慣的景色。他們想，甚至在这相距三哩左右的地方，也感到了这种可怕的热度。他們的面孔閃耀着紅光，像兩張遭難的臉孔。

“剛才有一個人掉下去了！”佐依声气空泛地說。

“不要撒謊！”本尼提克特命令他說。又向上走去。

他們一到城里，不知怎地，兩个人都立刻感到有点兩样了。他們像是兩個陌生人，兩個外來客。本尼提克特也感到有点异样，虽然他知道在这座城里也有不少天主教徒；同时由于他对宗教的虔誠，他們对他都很敬重。在这城里，他甚至還曾到过聖瑪利教堂——去望过一次弥撒，但是，那是一个愛爾蘭的教会，他并不怎样喜欢它。

“在哪里？”每到一个街角他就問，“这里嗎？”

“不是，”佐依說。他的臉色已变白了；当他害怕的时候，似乎連面孔也縮小了。

新教派在这个城里到处都是。这里有很多新教堂，一所公立圖書館，許多公立学校。他們繞过商業区，來到小住宅区。街道兩边都种着無花果樹，在每座磚屋的前面都有一片草坪。

“这里嗎？”本尼提克特問。

佐依不作声地点点头。

“哪一家？”

佐依指了指。本尼提克特向那房屋望望，迟疑了一下。“就是那一家嗎？”他問。佐依又点了点头。“你記得准嗎？”

“不錯，”佐依嘎嘎地輕声說。“本尼，把車留下，我們跑吧！”

本尼提克特轉过身來。

“要作賊嗎？不。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并不是賊。我們應該

告訴他們！”

佐依失望地瞟他一眼。

“那末，等着我，”本尼提克特終於說。

他把車子穿过草坪拉上小路。屋里点着灯，客廳里有一股橙黄色而模糊的灯光。他面色苍白，回头望望佐依，佐依藏在一大叢紫丁香花后边，那些小叶子像耳朵一样突出着。他走到門口，他又停了下來。他好像作惡夢一样，毫無迟疑地已經跑了这么远：可是现在当他举手敲門时，手却發抖了。

假定这是一份新教人家，怎么办？在这城里，他老是感覺着有一股对他的信仰的威脅，这不僅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也好像是因为他……窮；因为他住在野人山的窪地里，而且他們一眼就似乎認得出來。在这城里，人們不会像窪地里的人那样了解他；他也不能告訴他們：窮困并不是耻辱，而是……謙遜。城市人的臉就是一种藐視人的臉，他不由自主地畏縮起來了。他想，假設……他好像又看到了布倫包神甫含着晶瑩泪水的眼睛在注視着山谷了。

他听到屋內的声音，回头要跑。可是，他閉起眼睛，用發抖的手按了按門鈴。鈴声在室內發出和協的音調。鈴声几乎还没有停，門就开了。

“你要干什么？”

向他俯視着的那張臉就是那种面孔。那是道地的新教派的特征：声音是，噢，当然是城里人的，他父親的工厂里的仇人——中等階級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这也就是本尼提克特的想像中所想不到的那种会撈錢的人的声音。

“我——”他訥訥地說。他忙乱的思索着，想着他所崇拜的本尼提克特聖徒怎样地走上十字架台，口里尝着像生命一样的天主的聖餅。这个人很高，含着烟斗走到門口：他的头髮很灰白，鼻子

又長又尖，几乎連嘴巴都看不出來。

“我把你的車子送回來了！”他大聲說。

那人緊張了一下，眼睛從本尼提克特頭上望過去。“阿達！”他喊道，“羅杰的車子來了！”然後，本尼提克特冷不防地被抓起肩膀，拖進屋裡去了。

他說不出話來。他曳着腿，那個人把他騰空一提，拋到過廳里去。他聽見那人在他頭頂，呼呼喘喘地說：“羅杰，這是偷你車子的賊！”

他們都擠在他的周圍。他背靠着牆，縮作一團。他抬起頭來望望他們，不錯，那三張面孔，就是藐視的面孔：那種容忍的輕視的眼光盯着他身上的骯髒，望着他穿的破爛的衣服和那張“陌生”的面孔；聽着他說的亂七八糟的話——半英文，半外文。自從他三歲時——兩歲時——一歲時就看見過這種藐視的面孔，這個女人，這個兒子，和這個男人的面孔。

“放我走，”他說。他覺得眼花撩亂了。

“那末，車子是你偷的了，是不是？”那男人說。

本尼提克特覺得很難回答。“不是，”他最後說。“我沒有偷。我只是把它送回來……”

不知怎地，他覺着自己的話有點不對頭，聽來似乎有點奇怪、不順耳。他們不懂他的意思，一直追問他。

“那末你的確偷了，”那人叫着說。

“沒有，沒有，”本尼提克特回答他。“我說我是把車子送回來的。”

“這麼說來，是你把它偷走了又送回來的？”

“不是！”

“那末，是誰偷的呢？”他最後問。

但是本尼提克特沒有回答。

“你是哪里人？”

本尼提克特被弄僵了。

“你是窪地佬，是不是？是不是？你不用告訴我——我就嗅得出。”

本尼提克特垂下眼睛，選擇了一個禱告辭，他的嘴輕輕地動着。

“我們要看看你有什么可說的，”那男人說。

本尼提克特閉上眼睛；在他暗淡的心幕上，立刻看見了教堂的高雅晶瑩的尖塔，在黑暗中筆直地矗起。尖塔頂上的十字架，閃耀着白光。突然，他到了里边：他立在一个滿布百合花的象牙大祭台前；当他伏倒在台階上的時候，耶穌的受苦的面孔俯視着他。地氈上的塵土飛進了他的嘴里。具有眩目的神力的聖斛舉起在他的頭上。“神聖的，神聖的，率領天軍的天主呀！天堂和地上都充滿了你的光輝！”他聽到达尔神甫那種沉濁的聲音，這種聲音一會兒變成另一種清朗悅耳的聲音，在空中飄揚：“乞主矜憐！乞基督矜憐！乞主矜憐！”

那個孩子和那個女人都望着他。他的眼睛微閃了一下，看見他們那種奇異的、半含恐懼的表情；看到他們向后退了半步的樣子。“他們怕我，”他想。那個男人在大廳里打電話了。“他們都以為我是一個怪物。”若是他向門口跑出去，這兩個人是拉不住他的。他若大叫大跳，向他們張牙露齒，這個女人就會暈倒，孩子也會逃跑……

那男人回來了。“我已經叫了警備車，”他說。“現在你只有十分鐘的決定時間。”他伸出胳膊，掀起袖子，看看手表。

他心想，這真奇怪，為什麼他們的面孔都是一樣的。他們只有一種表情。

“羅杰，是他偷的嗎？”

这个十二歲的孩子瞪着眼望他，对他端詳，打量；本尼提克特感到这小孩在評价、鑒別他的身体了。这小孩倒是很安穩的，因为有工厂支持他。一陣屈辱感傳遍了本尼提克特全身。

“爸爸，我説不准，”他用他們懂得的正确和合法的英語説。“他很像是那个偷車子的窪地佬！沒有錯。”

要是在大街上，本尼提克特一定会教他把这些話咽回去。他会把他打倒在地上，揪住他的鼻子。他会强迫他說：“我混蛋！”然后再把他赶回家去，沿路大声嚎叫着：“小子不丈夫，小子不丈夫！”

“三分鐘了，”一种鎮定而爽快的声音。

本尼提克特不敢正視他；他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覺得他的眼睛只是跳。腦海里听到另一个人的咒罵声，他心里很难过，低下了头。

“他要哭了！”女人驚惶地説。

本尼提克特的腦子豁地一閃。

“五分鐘过去了，”那个男人看着表説。

他覺得走投無路了。

有时候，那些工厂職員的孩子会站在蜜蜂山上的木階頂，向下边大叫着：

窪地佬，黑人，犹太人，渥浦人①，

我們吃餅，你們吃糞！

于是，山下的孩子們就会跑上木階，追赶他們，把他們赶得躲到伏牛花和金鈴花叢里……。

他閉上眼睛。“信奉唯一的天主，”他說。“全能的天父，創造天地的主，一切看到的和一切看不到的……”

“他說什么？”那女人叫道。

① 渥浦人 (Wop)，美國俚語，指意大利人、黧黑色的外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媽媽，他們說話就是那樣——窪地佬的話，”孩子用權威的口吻說。

“只有三分鐘了，”男人的聲音宣布了。

“到主前。”本尼提克特朗誦出來了。祭台出現在他的面前。达尔神甫的聲音在他的腦海里蕩漾着：“奉聖父聖子聖神之名。阿們。”

已是第二天——主日了。彌撒的白光籠罩着他。祭台又呈現在他面前。台上只鋪着一塊綉有金綫的白台布和點起的蠟燭，長長的燭台在它自己的反光中閃爍着。挂有帘子的聖龕後邊安放著天主的聖體和聖血……肚子里一陣疼痛，接着頭里好像有一隻腳在踢着那般。他想他是跪着的，倘若向前一傾，就要仆倒在地上。不知怎地，他母親作的湯味，竟弥漫在這房間里，這樣一吓，就叫他又睜開眼來。

“讓他走吧，”那女人說。“而且他們也不來了。反正我們的車子已經拿到了！你不讓他走嗎，白普斯？”

“不，”孩子堅決地說。

“這不僅僅是車子的問題，”那男人回答說。

“或許不是他偷的！”她說。

“總有人偷，是不是？”他激怒地回答她。“我管他這次是不是他偷？總是他們窪地佬偷的！如果他並沒有偷這隻車子，我敢打賭，他一定偷過別的東西，不過沒有被捉住罷了！他們這種人手脚總是有点不乾淨！問題是如何保護我們的財產，免得被窪地佬搶去，”他說，“不讓窪地佬搶去，你懂嗎，並不是這個那個大人、或者孩子的問題！”

這裡並沒有什麼湯味，這只是他的想像。

他要向布倫包神甫證明他對於教會是多麼忠實，多麼虔誠：他可以在各方面顯示他對於傳教師責任的大公無私和獻身精神，他

的深刻的牺牲精神一定会使他們都驚奇不絕的……

“主和你在一起，”

“同你的心在一起，”

“共同祈禱，無窮之世。”

“阿們。”

“不过，”女人說，“倘若他並沒有偷，那就似乎……”

“那末，他为什么不說是誰偷的呢？”丈夫喝道。

本尼提克特不知道佐依是否还在外面；他是否看到現在的情況，或者他已經料想到了，而且已經跑回窪地去了。現在是該說話的時候了。

他睜開眼睛，鎮靜地說：“你們必須讓我走。我並沒有偷那車子，但是，我不能告訴你是誰偷的。”

他說得好像在念小學課本一樣。

他站了起來。“不要叫我們窪地佬，”他很莊嚴地說，“雖然我們住在窪地。我可還望彌撒呢。”

門鈴響了，仿佛到了這時，事情才從幻想中跳了出來似的——一個穿制服的側影出現在窗外——他急叫起來了。他從那個拿着表的人的手中掙了出來，好像結束一場賽跑似的伸着手，東摔西倒地穿過大廳奔向廚房。外邊一只狗吠叫起來了。他急抓起門鈕，拉呀……拉呀……叫呀，用腳踢呀，扭呀，拉呀……

三

他們把他從警備車里拉了出來，送他到拘留所去。囚車里有兩個醉漢躺在血迹斑斑亂七八糟的車板上。他被綁坐在車廂的角落里，閉起眼睛祈禱。一個長腿的警察坐在後邊，用雙腿攔着出口。

他臉上非常蒼白，一個警察問他是否不舒服，他沒有回答，他根本沒有聽見。他彷彿是坐在一隻潛水艇里，在一個大海洋下邊，水力緊壓着他的肺，壓着他的眼睛，壓着他的腦子。他就在那血也似的又濃又粘的急流中慢慢地漂浮着。雖然他的眼睛都閉起來了，可是刺進他的眼睛的，却不是黑暗，而是一股輝煌的陽光，他緊縮着身子，挨進了一個小角落里。

他站住了。有一隻食指輕輕地敲他的肩頭。他睜開眼來。在他的面前，好像從雲端里探出頭來的天神，一個有點醉意的警官坐在高櫃台後邊的高座位上。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這已是第二次了。

“本尼提克特·布盧曼尼斯，”他從枯干的嘴里回答道。好像有一塊乾燥的石头塞在他的嘴里，舌頭粘在那塊干石上一樣。

“布——盧——曼——尼——斯，”他自動向警官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自己的名字。

“住址？”

本尼提克特猶豫了一會。“大人，”他說。

“你的住址？”

警官從指尖、頸項一直到頭髮里都是淡紅色的。

“大人，”他又說了一遍。“請把聖約瑟教堂的达尔神甫叫來。他住在高原路，請你叫他來。”

“你的住址？”

他顫栗了。“我不願意把我的地址告訴你，”他說。

警官眼瞪着他。本尼提克特似乎現在才第一次看見了警官的眼睛是清晰的藍色。

“把你的住址告訴我們，”他說。

本尼提克特緊閉着雙唇。

“要是你不把你的住址告訴我，”警長說，“我們要把你直關到

禮拜一。”

“華盛頓路，八二二號，”本尼提克特說。

“犯什麼罪？”

“小偷，”有一個聲音說。這是那個用腿攔着門的警察的聲音。

“誰是原告？”

於是布里爾先生從後邊实实在在的出現了。他聲調响亮，理直氣壯地報了他的姓名、住址，以及被偷的東西，被偷的時間，是誰偷的……本尼提克特不敢看他。他突然顫栗起來：他是站在謊言的面前。他很為布里爾先生痛心。他厭惡極了，他的肩膀劇烈地顫動一陣，額上直冒着汗。他覺得布里爾先生從此已經把他自己害了；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作什麼，他都得永遠受人詛咒。布里爾先生告訴警官說，他是工廠里的化學工程師。本尼提克特對於布里爾先生正犯着那種深重的罪孽，實在傷心極了；同時，他也不禁驚恐萬分。當這個可詛咒的人的聲音從他頭上傳過來時，本尼提克特閉上了眼睛，念了一回禱告。

“好吧，拉下去！”

一只手把本尼提克特抓住了。“請達爾神甫來呀！”他高聲喊叫。用腳抵着地板，高聲叫嚷：“請達爾神甫來呀！”他從心坎里呼喊著：“請我的教會來為我辯護呀！”

布里爾先生走了，警官也起身走了，屋子裡顯得空空洞洞。除了遠遠傳來鐵鍊的鏗鏘聲，和有人在高聲哭叫的嗚咽聲外，什麼聲音都沒有。那嗚咽聲很可怕，像是受傷的野獸的嚎叫聲，像是一只大象在荒林中的哭泣聲。這是本尼提克特的嗚咽，但卻像另外一個人的哭泣聲。兩個人把他高高架起，他雙腿在空中搖擺著，兩臂硬直地向外伸出，像兩支曳著的槳。他一面叫，一面被他們架下了走廊，打開了一扇門，就把他攢在一張帆布床上。

他滾下床，倒在石板地上，嘴巴抵着冰冷的石地，兩臂往上揮

舞着。他的額碰在沙石地上，出了血，但是他并不知道在流血。有一只手摸着他的肩膀，他把他晃掉了，用脚踢了出去。他聽見了一个声音，但是他还是緊貼在石地上叫喊着。

接着，有一会工夫，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有一陣海洋的狂潮在把他曳着進去。碧綠的海水在他頭頂打旋，呆滯的水柱滴下水來，落在他的額上，直滲進他的眼睛。它是咸而温热的，流進了牙縫，又慢慢地落到他的舌下。一只冰涼的食指在他的前額上划了一个帶有咸味的十字，一种湿漉漉的饒恕的撫摸。接着就是沉寂。一片温暖的嘴唇緊貼在他的耳边，他全身獲得了生命。

他醒來的时候，有一个人坐在屋角的一張床上，可是，却像聳起肩头湊着那盞光亮亮的电灯，好像光綫不够一样。他用一段鉛筆头，匆匆忙忙地在一張褐色粗紙上塗着什么；这个人穿着一件卡其襯衣，打着黑領帶，穿着一條灰褲子，褲縫已經有点裂开。他那褐色的愁容緊盯着他寫的东西。他有兩道棕色濃眉和一头淡棕髮，棕髮里已略呈灰白色。他面寬、鼻大而多肉；寬大的面頰骨一照上了亮光，他那一双灰色迷人而鎮靜的眼睛便發亮了。在他那雙眼睛的四周还微泛起笑紋。

他看見本尼提克特在望他，便举起他一只沉重的手，不过另一只手还繼續在寫着。他用舌头舐湿一下鉛筆头，舌头上留了一个黑点，又繼續寫下去。他的舌头間或向外一伸，思索了一会。

“半个鐘头內他們就要关灯了。”他解釋着。突然抬起一只耳朵向着灯光，可是眼睛仍然沒有离开紙头。他的鉛筆沙沙作响。

本尼提克特向周圍望了一眼。这个獄室內，除掉对面的床外，只有一个沒有盖的馬桶，一个小污水槽。

“达尔神甫來过了嗎？”他問。

那人抬起头來，表示已經聽見他的話，但現在不能回答他，又繼續寫下去。

獄室里只有他們兩個人。他躺在一張床上——這時他才發現他已經不是躺在地上，而是躺在一張床上了。他躺在一只光袒袒的墊子上，他覺得到下邊的鉄彈簧。他靜靜地躺在那里，腦子里有一種單調的嗡嗡聲；他的眼睛不舒服，但是不痛，仿佛痛苦已從眼睛里沖掉了。他翻過身來，瞪着地上。他的手掛在床邊，下顎緊壓着墊子。他希望死。

監獄是不會跟生活相隔絕的。警備車幾乎每天都開到窪地去，拉一些人到監獄里來——有一天，皮特拉提斯先生因為打了他的老婆進來了；又一天，高達里斯太太因私販威士忌酒，被一個密探帶進來了；還有一個住在溝渠的黑人也被拉來了，為什麼，誰也不知道。他們也同樣的照顧了隔壁的安東尼——這次並不是坐警備車，而是去了兩個警察和一個便衣警；但他不在家，他們後來在一個雞棚下把他捉住了，帶到他父親的門前，向他父親說：“你說應該對你的孩子怎麼辦？”“送他到莫爾根薩去。”他的父親穿着內衣，站在門口回答說，眼望着東尼^①的手被銬在警察的肘上，“我不能把他關在家里。”這件事人人都看到了，人人都知道。

本尼提克特看得見他父親走了進來，拉住他的胳膊，高聲大叫：“你，你也？”他尖刻地干笑了一陣，說：“你，聖徒先生，現在也像个騙子，像个賊一樣坐到監獄里來了！”

他全身激起一陣憤恨佐依的怒火。他現在到哪里去了？在家里快活，因為他逃脫了！明天是——主日。

他的頭低掛在床邊，他覺得血直沖向他的前額。布倫包神甫呀！那張蒼白的面孔搖搖晃晃地出現在他面前，又慢慢地消失在煙霧中。他閉上眼睛，頭低掛得好像脖子已經斷了似的。

熄燈了。

① 安東尼的愛稱。

“混蛋，混蛋！”那人咒罵着，但馬上又笑了。鉛筆從他手里落了下來，掉在地上，他趴在地上摸索它。他摸到本尼提克特床邊來了。突然亮光一閃，本尼提克特睜開了眼，不禁畏縮起來。

“它大概滾到這邊來了，”那人說。他一邊喘着氣，一邊把一只長臂伸到床底下去。“這一支鉛筆真是我的寶貝。”他手指弄濕了，換一只手來捏着一支快要燃盡的火柴頭。“啊！”他極高興的叫了一聲。他摸着了鉛筆，“在啦！”他兩只膝頭離開了地，蹲在本尼提克特面前。獄室里只有走廊射進來的一閃一閃的亮光。監獄的深處傳來了奇異而鏗鏘的聲音。鉄磨鉄的鏗鏗鏘鏘聲，又像一只鉄鍋的聲音，以及警察吃了威士忌酒而發出的迷糊的嘎嘎聲。

“喂，你剛才說些什麼？我是說，熄燈前你說些什麼？”

本尼提克特把頭別向牆壁。

“啊！”那人驚奇地啊了一聲。“我知道，我知道，像你這樣的孩子在這種地方。”他們又沉默了一陣，似乎是在想些什麼。“我知道你沒有偷，孩子。沒有，沒有偷。他們全搞錯了！他們很快就會弄清楚的。不要發愁，他們會來向你道歉的。你瞧，我說得不对才怪呢！”

本尼提克特面對着牆說：“达尔神甫來過了嗎？”

“孩子，你說的是什麼达尔神甫！”

一種沉重又久久不息的震蕩把監獄的牆壁都弄得搖動起來，接着就是一陣模糊的吼叫聲。本尼提克特並沒有注意這種來自工廠熟悉的聲音。但那人說：“這是柏塞麥^①煉鋼的聲音！我說對了嗎？”

本尼提克特轉過身來。

“你可以叫他們請达尔神甫來嗎？”

① 柏塞麥 (1812—98)，英國發明家。

他站起來，用手指上的戒指敲着柵門。一個獄卒跑了過來。

“把手拿開，不然，我就要——”

本尼提克特的獄友輕輕打斷了他的話，用一種开玩笑似的命令口吻說：“巴斯特，不要發脾氣。我們在這裡所需要的，就是對我這個小獄伴要有一點憲法的正義。他要你去請一個达尔神甫——馬上。孩子，他住在哪裡？”

“高原路，”本尼提克特坐起來哽咽着說。

“高原路，聽見了嗎？馬上去報告你的警官，倘若他不執行這種重要的命令，我就要繼續敲監門，直敲得全城的人的耳朵都發痛！”

他說罷就轉過身來，好像很有把握，獄卒一定會服從他似的。他問本尼提克特說：“為了請你的达尔神甫來，就是出動全隊警察，也在所不惜。”他开玩笑似地笑得本尼提克特莫名其妙。

他手伸進襯衫里，掏出一個包得很緊的小黃袋。他遞給本尼提克特一塊夾肉麵包。“看樣子你好像是忘記了吃飯。”他說。本尼提克特接過那塊厚厚的黃色夾肉麵包，一咬便咬到了里面的生咸肉，他把它吐了出來。

“怎麼一回事？”那人驚駭的叫着。他聞了聞自己的夾肉麵包。

本尼提克特把麵包遞過去。“我明天要迎接聖體，”他憂傷地解釋說。

那人接過那塊夾肉麵包，把它翻轉過來，又向本尼提克特看了看。本尼提克特又說了一句“我明天要迎接聖體”。接着，他突然痛哭起來。那個大個子跑來坐在他旁邊，不安地咂着舌頭，咯咯作響，用一只汗臭的胳膊摟着本尼提克特的肩膀。“唉，唉，”他哄着他說，“唉，唉，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事呢？”

“我沒有偷過車呀！”本尼提克特嗚咽着。“我只是把車子送

回去。我决不会偷东西！我还想作神甫呢，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我父亲要瞧不起我了，每个人都要瞧不起我喽！布倫包神甫也要瞧不起我了！”

“不，他們不会瞧不起你！”他听见大个子說。“为什么没有人会瞧不起你！就因为他們都会知道你是清白的！他們把你弄到这里來，真是可耻。这是階級的裁判。”他眨了眨眼說，“事情就是这样！我告訴你，當他們一發現真正偷車的人的时候，他們会馬上來向你道歉！”

“他們永远也發現不了的呀！”本尼提克特悲慘地說。

“为什么？”

本尼提克特搖搖頭。

“你为什么不告訴我？”那人問。“也許我們可以帮你一点忙！”他俯視着本尼提克特的下垂的头。“不說嗎？好吧！我們懂了。”

他把他的胳膊拿开，用手托起本尼提克特的臉。“不要發愁了，要作个勇敢的孩子，只要你是对的，就用不着愁。你應該反抗呀！懂嗎？一条笨驢也会反抗呢。你懂嗎？”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心中却不相信。

“不过，”他說。“只要他們不知道究竟是誰偷的，我又不肯說——他們就会把我——”

“那是你的一个好朋友！是不是？”那人狡猾地猜着說。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

“你不願意告發他？”

“可是我們已經把車子送回去了！”本尼提克特答道。

“那末，他們就——？”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那人却笑了。本尼提克特憤怒地望望他。“結果就是这样！”那人拍着大腿說。“是你送回去的，对不对？”

“我們不是賊！”本尼提克特說。

“但是你為什麼把車送回去？為什麼不讓他自己送去？”

本尼提克特垂下眼睛。那人敏銳的望着他。

“啊！你是個殉道者。”他說。本尼提克特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那人聲氣里的打趣語調。他垂下了頭。

“但是現在你却須說出來了，你說不說？”他問道。

本尼提克特含糊地說：“我永不能說！”

“可是那個人自己却不會來承認他的罪；他可讓你——”

“我永不能說！”本尼提克特聲氣絕望地又說了一遍。

“他們甚至會把你送進感化院——”他把胳膊放在本尼提克特的肩上，輕輕而又親熱地說：“我們也許還能想出一種不牽連到別人的辦法來。”

本尼提克特抬起頭時，眼睛給淚水弄得模模糊糊。

“只有達爾神甫能幫助我，”他難過地說。

那人直瞪着這雙熱情而悲痛的眼睛，沉思地用大拇指揉着自己的鼻子。一會他又拿起他的夾肉麵包，咬了一口。“噢，”他突然說，一邊嚼着，一邊指着他的嘴說，“我不迎接聖體。”本尼提克特會意地點點頭。他大口地咀嚼起來，眼望着本尼提克特，問道：“你帶有飲料嗎？”

本尼提克特莊重地搖搖頭。

“渴了，”他解釋着。“我原想你身上帶有飲料呢。”

本尼提克特微微一笑。他的“伙伴”身子向前一探，窺視着他。

“現在好多了，”他說。他傾听着走廊中的聲音，接着又問道：“你的爸爸在廠里作工嗎？”

本尼提克特點點頭。

“他現在還在工作嗎？”

本尼提克特遲疑了一下。他不願意說，他的父親失業了。

“嚴格地說，他不在工廠里工作。”

那只大腦袋点了一点。“工厂可很忙呀，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开动，他們为什么要辞掉你爸爸呢？”

本尼提克特侷促不安地聳聳肩。“我不知道。”他說。

“你爸爸自己有房子嗎？”

本尼提克特猶豫地說了一声“有”，一面端相着对方的面孔。

“你們家是怎樣維持的呢？”他現在需要知道這個問題了。

本尼提克特顯得有点不安。“你干什么要知道这个？”他不高兴地說。

对方朝他很快地一笑，教他放心似的，摸摸他的膝盖說：“这就是我被帶到这里審問的道理。”他說，眨一眨眼。“但是这里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我來都來了，他們还能把我怎样？”他等着本尼提克特微笑，但是微笑沒有出現。“你懂嗎？”

本尼提克特漠然地动了一下。

“好吧！不問了。”

他斜視着鉄柵窗子，一道灰色的灯光从窗口照進來。“你可以帮我一个大忙嗎？”他掏出一小盒火柴問本尼提克特說。“你拿着这盒火柴好嗎？”他擦了一根火柴，遞給本尼提克特。本尼提克特捏着火柴，那人急忙掏出褐色的紙，屈起膝头，斜对着火柴光，用鉛筆头匆匆忙忙寫起來。“拿近些，拿近些！”他要求說。火柴滅了。“再擦一根！”本尼提克特又擦了一根。他越寫越多，本尼提克特迷惑地望着他。他忘記了自己的痛苦。火柴燒着他的手指，他叫了一声，把火柴丟在地上。本尼提克特摸另一根的时候，那人在黑暗中焦急地等待着。火柴一点燃，他又寫起來了。

走廊里傳來了脚步声，那人突然把火柴熄掉。脚步声在獄室門前停下來。他們聽見鑰匙探進鎖孔的声音。

本尼提克特的獄友站起來，面向着門。他皺起面孔，用舌头舐

了好几次嘴唇，把出汗的手掌在裤腿上擦了擦。門开时，他那方方的臉上又挂上笑容了。

門口站着三个人，都穿便衣，这样一來，倒更像警察了。其中有一个特別高大——六呎多高，瘦得青筋畢露，头小額凹。其他兩個是那种原該算是胖子的人，不过，那种胖却是結实的肌肉。这两个人微笑着，好像是來作一种社交性的拜訪。那个瘦長子弯下头來，走進了獄室。

“哈，哈，这不是我們的老朋友道布里克才怪呢！”胖子之一說，“我还以为，白麥檢查長早在五年前就把你們这些布尔什維克都驅逐出境啦！”他轉向那个長个子的同伴，又說：“你知道，他准是爱上我們这个城市了——他老要回來！”

那个高个子笑了，他那駝鳥似的小头扎不穩似地搖擺着。道布里克的微笑好像是他臉上的保护色。

“好吧，孩子們。”他說。

“你知道，道布里克，”第一个人搖着头說，“我实在对你失望！你为什么老是要到这些不需要你的地方來呢？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老家俄國去呢？你不是一个布尔什維克嗎？”

他們老是跑到这个獄室來。声气和举动都很誠懇，本尼提克特微笑地望着他們。同时，他們語气中的双关意味，却使本尼提克特有点莫名其妙。

道布里克也微笑着，向后退了一步；突然他臉上的微笑消失了，他大声叫着：“不要在这孩子面前这样呀！”

那个人以同样的附和声調回答說：“我們不考慮这个！”

本尼提克特还没有弄懂他們的話，那人突然从背后揮起拳头，打得道布里克踉踉跄跄地退向白灰牆倒去。灰泥牆皮嘩啦一声脫落在水泥地上。

打道布里克的那个人嫌惡地咂了一下舌头。“你們这些布尔

什維克就是永远学不乖！你們知道鎮上这些窪地佬、笨蛋和黑人都是安居乐業的！为什么你們要不断來搗乱？在‘鋼鐵罢工’中我們沒有給你們和福斯特①一个教訓嗎？难道现在你們还認為那是一种权利嗎？”

那个矮胖个子又突然揮起拳头，把道布里克打得滿嘴通紅。血像紅球一样从道布里克的口中涌了出來。

“你听着！”警察厭惡地說。“你們弄得自己一敗塗地——为的什么？要幫助这群該死的黑鬼！你們看見过这样的白种人嗎？”他轉过身來深表怀疑地問其他的人說。“道布里克，我总以为你是一个很懂事的家伙，却不料你也还需要吃点苦头后，才会学乖。”

他向后退了一步，那个高个子却向前跨了一步。道布里克抬起頭來，向那只搖擺着的小头望了一会，高个子也向他俯視一陣后，合抱着兩手高高而慢慢地向道布里克的头压下去。道布里克的膝盖头一弯，搖晃不定。血从他那帶着笑容的受伤的臉上流出來，瀉到襯衣上。等他再站起來的时候，他的双眼都呆定了。

三个人站在那里搖搖頭。

“唔，这不好看么？”第一个人厭惡地說。“道布里克，要是我像你这样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我立刻就完蛋了。”

現在輪到第三个人了。他从容地走到道布里克跟前。道布里克已經举起手把臉蒙住了。

“难道你不知道工厂不允許这里有工会嗎？”他說，就像在訓誡一个腦筋迟鈍的人似的。“我們以为我們在战后总已經把你們教乖了！”

他抓着道布里克的头髮，拉起他的头，來回打他的臉，打得他的牙齒咯咯作响。

① 按即指美國共產党全國委员会主席福斯特。

本尼提克特吓得瞪着兩眼。这时，那第一个人看到了他的臉，沉着地使了一下眼色。

当那人把道布里克的軟綿綿的身体丢在地上时，第一个人搖着头悽然望着他。

他向本尼提克特的床前走來，本尼提克特吓得急向牆边退縮。那个人看到这种情形，悲伤地說：“孩子，你怕我嗎？”

本尼提克特吓得兩眼發呆。

那只揮过來拍拍他头的大手是染着血的！他緊縮做一团，閉起眼睛。那只手終於放在他的头上，他的头頂仿佛就要爆炸了。

“你不要管这种閑事，”他听見那人用像父親的口吻說。“孩子，你信教嗎？”他又拍拍本尼提克特。本尼提克特急忙点点头。“那末，孩子，你要繼續信教，長大后作个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孩子，你永远不要作他們那样的共產黨員呀！唉，你瞧他！”那人憤憤地說。“瞧，他不是一种耻辱嗎？”

本尼提克特突然战栗起來：他覺得他的脚踝先战栗，然后，战栗好像冷水的螺旋綫条般爬上他的兩腿，又爬上他那汗湿的膝盖。他的大腿也抖动起來了，接着他的肚子和下腹里好像有一把冰冷的小刀在拖扭着。他絕望地張着嘴，他好像是通过一堆厚布吸進空气似的喘着。

他覺得那人的影子从他面前閃过去了；一会儿，他听見那三个人在獄室中央冷靜地談話；又听見离开脚步声，突然像口金鐘一样，門上的鉄器克朗朗地关上了。

他把眼睛睜开來。

道布里克还是躺在原來被打倒的地方，臉平貼着水泥地，一道鮮血像条尾巴般从他的嘴里蜿蜒而出。

本尼提克特俯望着他；他心里压上了一塊恐怖的大石塊。他

無法把它搬掉。他的臉冰冷而蒼白，臉上的汗珠已經變得冰似的了；汗水一碰上他的手腕，使他不寒而栗。

他慢慢地好像命令他的身子爬下床來，爬過那有抓痕的地板，繞過血泊，爬到道布里克頭邊。他窺視着那雙半睜半閉的眼睛，心里忐忑地跳，他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把他的嘴巴低湊下去，把他的熱氣吹在那雙睜开的眼睛上，彷彿在吹快要熄滅的煤塊。他看到他的睫毛在抖動。

突然那身子急扭了一下，道布里克發出一陣極沉痛的呻吟。他拉長了臉，張開了嘴，滿嘴都是血。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眼睛睜得大大的。他仰望着本尼提克特的面孔，教本尼提克特一吓的是：本來一直顯露在他臉上的那種從容的微笑又勉強而痛苦地現出來了。更教本尼提克特恐懼的是，他說：“我的臉怎樣？”而且嘻嘻地笑起來。

本尼提克特挺着身子，跪在地上，手扶着白灰牆，然後慢慢地站了起來，昏沉沉地搖擺不定。一邊掙扎着要站起來，一邊俯望着道布里克的背。

道布里克站了起來，抬起頭，突然身子一晃，向本尼提克特倒去，把本尼提克特擠到牆邊。在他沉重的身體下，本尼提克特聞到烟和汗水的氣味，雖然悶得透不過氣來，却感到出奇的舒適。道布里克覺得這似乎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粗笨行為，要向他道歉；他強自把自己從孩子的身上掙開，緊握着本尼提克特的胳膊，領他回到床上去。

他倆同時一齊倒在床上。他又有被壓倒的危險了。他坐在道布里克身旁。道布里克垂着頭，手支着額。他們都不說話。最後本尼提克特掏出一條手帕，輕輕地說：“你要這個嗎？”

道布里克仰起頭，眼盯着手帕很久，好像是在証實它是不是一條手帕。接着，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一樣，他彬彬有禮地說道：

“不，不——我用我自己的。”他在他所有的口袋里順次地摸索着，但什么也沒有找到。本尼提克特把自己的手帕塞到他手里，道布里克就用它揩着他的臉和襪衣上的血迹。他把一个手指塞進嘴里，敲敲牙齒，憤憤地說：“要是沒有感覺，我的牙齒要掉光了。”

他想站起來找点水，但是一点水也沒有。他拿起一个錫杯子，搖搖晃晃地走到便桶前，跪在地上。他拉了便桶的水，把杯子伸了進去，又用水冲洗他的頭。他像狗一樣晃了一陣。当他轉過臉來望本尼提克特時，滿臉挂起一道一道的紅紋，他露齒笑着。“你注意過那個瘦長個子的傢伙嗎？”他歪着嘴，笑着說。“他的头像不像一只駝鳥？”他走回來時，脚步比以前穩定一些。他嘆了一口氣坐下來，“要是我能等到天黑，”他說，“他們永遠也捉不到我。我真是一個蹩腳的組織家！”他又嘆了一口氣，轉向本尼提克特說：“你知道什麼？”對他苦笑了一下。“我一直在望着高個子那個傢伙。我最后想告訴他的是：‘出門時，当心腦袋，否則就會碰到高高的柵門！’”他笑了，搖搖頭，好像一点也不覺得自己的怪樣子。他沉默下來了。

本尼提克特把兩膝緊靠在一起，兩手扣着雙膝。一切恐懼開始消逝，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心中的一切都輕鬆下來，巧妙地漂散了。一種白光似的旋轉着的热光慢慢凝聚在他的胸部，好像火輪一樣放射着熱力。獄室里很溫暖。他的心好像在門口等了一會，現在，像狗吠一樣，開始扑咚扑咚地跳動起來。他覺得臉上熱刺刺，泪水慢慢地溢出眼眶，流連不舍地从臉上流下來。他嘗到他的眼泪的咸味，悲痛地把舌头縮進了温热的嘴里。他懶懶地在胸前划了十字。

道布里克靜靜地坐在那里，沉思着；他的小眼几乎全閉了起來，他那突起的顴骨上帶有一塊一塊干血。“我知道你。”本尼提克特終於說，但並沒有望着道布里克。“你是搞工會的。”

道布里克似乎沒有聽見。

“你不是嗎？”他又問。“他們这样說的。”

“什麼？”道布里克睜開他那閉着的眼睛問道。

“他們說你。”

“誰？”道布里克問。“你說的是那些傢伙嗎？”

本尼提克特点點頭。“我爸爸，”他說。他抬起他那痛苦的眼睛望着道布里克，又說：“但是你为什么棄教會？”

道布里克瞪着他。

“教會嗎？”他說。

“你为什么不求主的幫助？”他望着道布里克認真地說：“是真的嗎？”

道布里克把身子探過去說：“什麼？”

“他們說的，”他迅速地聳聳肩，又說：“你为什么讓他們揍你？”

道布里克微笑了，等到本尼提克特看他時，他才說：“他們要知道的事情，我都不告訴他們。”

“——一些名字，”

“對了，”他說。“一些人的名字。”

本尼提克特点點頭。“你的意思是工會里的人的……？我知道了。”他很快地說。他又用一種痛惜的聲調說。“唉！要是你不愛天主，你會……”

但是他說不下去了。沉默深深地罩着他們。道布里克只是望着他，並不想回答他。他們坐了一個鐘頭，什麼話都沒有說。突然，本尼提克特抬起頭，驚惶地說：“共產黨！他們說你是共產黨呀！”但是道布里克已睡着了，並沒有聽見。

四

本尼提克特不能入睡。他站起來，在獄室里徘徊着；他走到正在睡覺的道布里克身邊，好像怕人看見一樣，突然，偷偷地舉起手，禱告了一次。他發現那塊沒有吃掉的夾肉麵包，而想起了道布里克吃麵包，心中就燃起一種模糊的悔恨。他跪在冰冷的地上，把閉起的雙眼撲在手掌中，這樣他就進入了極虔誠的信仰里禱告起來，當他想起剛才進來的那三個人的時候，突然戰栗起來。他忍痛地把頭扭轉過去，仿佛要把這種創傷的回憶淹沒掉似的。

煩惱和恐懼無情地把他幽禁在冷酷的痛苦里，把他釘在冰冷的地上；他靜听着監牢里巨大的沙沙聲，還聽到那在火和鐵的苦刑中的工廠的軋軋聲。

他跪在那里凍僵了，兩只膝蓋骨酸痛，眼望着窗外；柏塞的白光所照到的黃色彩雲，在空中飄浮着。他打盹了，就跪在地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當他後邊的門嘯的一聲打開的時候，他突然僵直地驚醒過來。

他猛地跳了起來，驚恐地望着門口。道布里克也醒過來，滾下床立在那里，似乎仍陷入在自己的痛苦中。但這次出現在門口的只有一個人，手中拿着一串鑰匙。

“道布里克，出來。”他說。“我們已準備了一個代表團，護送你出城。”

道布里克勉強地向本尼提克特露牙笑了笑。“那末，”他伸出手來，冷淡地說，“我恐怕我必須走了。那末，不要擔憂。”他轉臉來對獄卒說，“我說的請达尔神甫來，你照辦了嗎？”

“是，是，”對方說。“快点，代表團在等着呢。”

“是誰的命令？”道布里克問道。

“市長本人很重視你的案件，”獄卒加重他的語氣回答說。

“你知道這種事是違反美國的憲法嗎？”道布里克諷刺地說。

“憲法？”對方面孔毫無表情地說，“從來沒有聽說過。快点！”他向道布里克跟前走近一步，但道布里克舉起一只手來。

“馬上就來，”他說。他轉向本尼提克特說：“不要太發愁，不要喪失勇氣，這是主要的事情。”他輕輕地戳戳本尼提克特的胸膛。“記着，你是一個工人的兒子。”本尼提克特啞巴似地點點頭。道布里克繼續深思地望着他。他托着本尼提克特的下巴，把他的頭抬起來；本尼提克特直瞪着他的眼睛。“我得跟你離開啦，可是你不要害怕孤單。倘若你是對的，你是不會孤單的。”他笑起來，戳戳本尼提克特的肩頭。“你會害怕嗎？”

本尼提克特搖搖頭。

可是道布里克似乎覺得不滿意。他急躁地看看他，又望望獄卒，吸着嘴唇，然後，几乎是猛然轉過身來，以致把獄卒吓得急速倒退了几步。他嚷着說：“告訴市長說，我要回來的！告訴他，這個城早晚是要有一個工會的！”

“你自己去告訴他吧！”獄卒回答說。

道布里克大笑起來，聳聳肩。“我要寫封信給他。”

他又轉回來一次，最後拍一下本尼提克特的胳膊。“我們要回來的——記着我的話。”他眨了一眼。

“洗乾淨後再出去，”他聽見獄卒說。“免得人家認為虧待了你。”

他聽見道布里克嘲弄的笑聲。

接着就是沉寂：道布里克告訴他的那種不會來的孤單，却像寒冰似的來到了。他懊惱得發呆似地躺在床上，祈禱的恩典像一條凍僵的金魚躺在他那水晶似的、癱瘓的心中。那天早晨他醒來的時候，臉上好像冷碗一樣涼，他所呼出的氣息，像魔鬼似的出

現在他面前。他把面孔緊緊地平放在鏡前，鏡子中央懸掛着他的那條凍僵的金魚，帶着一對從來不閉的、鈍而無神的眼睛。……

夜神已經通過鐵窗在探視獄室。

這座城裡有一種“勢力”，它像那個工廠裡轉動的、震動的一架機器一樣，受着它本身的巨大法則的推動。然而，只要工人跟它保持着距離，它就不會發生傷害。但是當工人從它旁邊走過的時候，要是粗心地松下一根綫——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或者從鞋上吊挂下來一根鞋帶，或者一隻手無意地揮動一下，那末，它就會立刻把整個人的身體卷進它的輪齒里，把他輾死。

大家都知道那個工廠的機器和這個城的這種“勢力”，而且都學會了怎樣和它們相處。

本尼提克特曾這樣吓暈過，但是他當時並不驚奇。一根綫松了下來，他很快地就被捉住了，而且按照着這種“勢力”的法則被帶走了。這種“勢力”什麼也不考慮，它不管他的思想是否純良，也不管這些思想是否罪惡。它是不問對象地行使這種“勢力”的，正好像他從未夢想到殉難，從未吻過聖餐麵包一樣。他曾經仔細地看過布里爾先生的眼睛，看到了這種不問對象的殘酷。

教會從來不問是誰：只要他是窮苦的！機器會向窮人和弱者的唯一的避難所的教會低頭的……

在他的生活中，他要時時刻刻過着更正直的生活，作人要更聖潔，在各方面服從天主的法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獲得超度，消滅恐懼，才能教導人類互愛。有一種虔誠而正直的生活之道，是不會激怒這種機器和這種“勢力”的，而且最後還會掃除每個人眼中的恐懼隱痕。為了這種生活，他每天趕十哩路，到德爾若愛的一個天主教中學去念書。那裡的修女和神甫自然都是極尊重他，當然也知道他命中注定是要作傳教師的（至於是否能作聖徒，他們不得而知。）斯甘倫神甫曾問他，他初次感覺到天主的召喚是在什麼

时候，他用一种驚动全教室的响亮的坚信的声調回答說：“神甫，在我生下來的時候！”甚至主教也知道他！十四歲時他就作了輔祭，主教曾寫過一封信給他的父親；他的父親看完了信，聳聳肩……

本尼提克特把回憶像一張書頁一樣扯了下來：他父親的面孔、面孔上的粗硬的黃毛、疲憊而深陷的眼睛的表情、黃眉毛、灰眼睛以及那嘲笑……天主的聲音……

他把手放在額頭上，哼了一聲。他摸到了額上的干血以及又涌出來的鮮血。

“不要讓父親發現，”他祈求天主說。

他猛地倒在床墊子上。他的頭感到發燒，他打了一下盹兒，又猛地跳了起來，叫着說：“啊，不要作那種事呀！”——而且，他揮起兩手指向空中。他兩眼圓瞪，凝視着心中所想的可怕的幻景。接着他突然搖起他的手指，高聲叫着：“燒死我了！”他笑起來。“你在寫什麼？”他向昏暗里問道。他微笑了。“被世人承認的主呀，聖瑪利亞，卒世的童貞！聖彌額爾大天神呀……”他試着想他的罪，他氣餒了，他閉上眼睛，失望地默想着開始幽閉在心中的罪。

“不，兒子，”他說，“三位一體：主是三神的合體，聖父、聖子、聖靈。”

他拍拍這孩子亂蓬蓬的頭髮，莊嚴地走下那條紅磚路，穿過聖器室走進教堂。風琴嗡嗡的響了。“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阿們。領我進到天主的聖壇前。”也是他自己的聲音在回答着：“到天主面前，能使青年人快樂興奮……”

無數的面孔唧唧喃喃地回過頭來；他賜福給他們，一道白光從高高的窗子里射下來。天使像塵灰一樣在光綫里飄泛著。現在樂聲響起來了，樂聲通過窗子飄揚出去，像縷烟一樣升向天空。

他在床上蜷曲着身子，兩膝纏結在一起。獄室里似乎很冷；為了取暖，他緊縮進床墊子里，兩掌并攏，夾在大腿中間。現在他緊

緊地縮成了一只無縫的球。睡意濃濃地降臨了，他听到了寂靜的嗡嗡聲，好像有一只毛蜂在不停地打旋。他的頭開始暈眩起來，突然，一種動蕩的黑影在他的腦海中凝聚成模糊的輪廓。一根長帶管解開了：一種無限的芳香散布在一條伸長的、解纏下來的黃帶中，他沿着這條黃帶飛翔着。突然，他開始扭動，呻吟，身子在床上翻騰了，額上冒出一陣熱汗。他在睡夢中叫嚷起來，兩眼大睜。他把兩手從大腿中間拉了出來，轉過身來，嘴唇緊貼着硬布墊子，嗚咽起來。

五

“你的达尔神甫來了！”

這種聲音比手推的力量還要大，把他叫醒了。他沒有聽到開門的聲音。當他站起來的時候，搖擺不定，獄卒不得不扶穩了他。他兩眼發紅、兩唇浮腫，面孔發黃。睫毛已經粘在一起，得用手指把它們拉开。

他隨着獄卒，蹣跚地走向走廊。他走進傳達室，眼睛發花了。达尔神甫在那里，他那骯髒的白髮像一堆干草似地出現在櫃台上邊，他穿着出門的服裝，領子翻着，他的下垂的嘴和花斑的膚色，還有他那近視的灰色而濕潤的雙眼，依然那樣。他伸開兩臂，本尼提克特沖進他的懷中，他的頭抵着他的胸脯，兩肩聳動着。

“啊，神甫，我還以為你永遠不來了！”他哭叫着。

“好啦，好啦，”老人回答說，拍着他的肩膀，給他揩着眼淚。“我儘量趕早來了。”

本尼提克特仍然能夠聞到老人衣服上的威士忌酒味，但是那味道似乎突然變得很好聞了。

达尔神甫伸直臂膀，托着本尼提克特，細細地端詳他。一種恐

懼的表情突然出現在他臉上。“孩子，他們怎樣對待你？”他轉過來向着那個正在公事桌上拿起文件的警官說：“倘若你動過了這孩子的一根聖髮，”他响亮地宣布着他的詛咒，“我要請求主教本人，命你的靈魂喂地獄的豬！”他又声色俱厲的說：“你是天主教徒嗎？”

“我們沒有動過他一根頭髮，”警官把他那淡紅色的頭抬起來，伸過櫃台，望望老人，又望望孩子，鎮靜地說，“而且我是一個天主教徒。”

“我自己跌傷的，”本尼提克特咕嚕地說。

“現在，”达尔神甫這裡拉拉那兒塞塞，把他的衣服整理了一下，“讓我們離開這裡吧。”他向周圍看了看，傷心地戰栗了一下。“把孩子放在這個可怕的地方！”

“我們只有一個男監獄，成年男人和孩子在一起。”警官回答說，“我們可以送他到摩爾根薩去。但是沒有那麼快。我們需要審問一下。”他拿起一張文件，研究了一下。“你從前到這裡來過嗎？”他懷疑地問本尼提克特。“你的名字是紋生特嗎？”

“不是，”本尼提克特紅着臉說。

达尔神甫不耐煩的作了一個手勢。“我要把這孩子送回他的家去。”他直截了當地說。“這對這孩子，已是一種可怕的裁判了。你為什麼坐在那裡問一些無聊的問題？讓我們走吧。”

“我怎能讓你們走呢？”他問，“他為偷車子被關禁在這裡。”

“我沒有偷車呀！”本尼提克特咬緊牙齒說。

“那是誰偷的？”警官從容地說。

“我不能說！”

“你瞧！”警官聳聳肩。

达尔神甫看看他，又望望本尼提克特，一面扯着他那大堆頭髮，哼着鼻息說：“什麼？什麼？什麼車子？誰偷什麼？”

“兒童玩的車子，”警官說。

“他說我偷車子，”本尼提克特低聲說。

“不，”警官反駁他說。“我沒有這樣說，是一個名叫布里爾先生的說的。是住在阿柏路四二八七號的一個布里爾先生說的。但是，你到那里去作什麼呢？你為什麼要從窪地跑進城來呢？”

“把車子送還給車主，”本尼提克特漲紅着臉說。他轉對着達爾神甫。“神甫，我當時是把車子送回去的。我沒有偷過車子，但我不能說出車子是誰偷的。就是把我關在監獄里，我也不說。”他又看見了道布里克那雙親切的小眼在斜視着他。“我不是把車子送回去了嗎？”他叫着說。“他們還要怎麼樣？”

達爾神甫轉對着櫃台咆哮着：“是呀，你們還要怎麼樣？”

警官嘆了口氣說。“保釋金？”

“保釋金？”達爾神甫眨眨眼睛說。“保釋金？”

“這孩子的保釋金。”

達爾神甫兩手一攤，然後伸進口袋，摸出了六角三分零錢。“我的錢全都都在這裡了。”

警官搖搖頭。

“不夠。”

達爾神甫垂下手後，又低掛了頭。他默想了一會，最後慢吞吞地從口袋掏出一串念珠來，放在那些錢的旁邊。“夠了吧？”他問。

警官瞪了他一眼。他脖子開始發紅，一直紅到臉上。

“好吧，神甫，讓你保釋他出去。”他把面前的一張文件打了一個戳。“好好地待在你所屬的窪地！”他眼望着本尼提克特說。

門嘯的一聲在他們後邊關上的時候，他顫抖一下。他們走出來，走上那仍然黑黝黝的街道。他們靜靜地順着兩旁種着楓樹的道路走去。監獄的黑影似乎是巨大的，仿佛復蓋了這個城市。本尼提克特的心中擺脫不了這種黑影的重擔。他走得很快，幾乎跑起來。

“慢一点，”老人喘气了。

那一天的早晨仿佛永远过去了——一个不同的境界过去了。他不能相信，就在昨天早晨他还那样踟躇不前地去懺悔，并且怀着那么一种兴奋的精神，初次遇見了布倫包神甫，現在，他却匆匆忙忙地向前跑着，仿佛生怕他們改变了主意，会从后边追上來。

老人咳嗽起來，喘气了。

“慢一点，慢一点，”他要求他說。当本尼提克特放慢了脚步的时候，他用一种自慰而憤恨的口气說：“那个坏透的伪君子，我知道他并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不管怎样，他也像魔鬼一样怕十字架。你看到他的臉漲得多紅嗎？”他把胳膊放在本尼提克特的肩头上。“慢一点”他呼呼地發喘了，一会又問道：“你派來叫我的那个人是誰？”

“哪个人？”本尼提克特馬上停住了脚步。

达尔神甫也滿意地停了下來，揩揩臉。“是呀，去敲我的門的那个人，把我从黑地里叫了出來，吓得我現在还在打顫——他鬼鬼祟祟躲在院子的暗角里。以后我再也不敢在夜間到院子里去了。”他說。

本尼提克特眼瞪着他。

“他告訴我，你——在監獄里。說是你派他來請我。‘滾开，魔鬼！’我当时大声叫着。‘本尼提克特在監獄！’”

本尼提克特畏縮了，移开了他的眼睛。

“接着他就像鬼一样消失了。我想那是一个惡夢。后來，我才自言自語地說，‘魔鬼报凶耗。’”

“是他——？”本尼提克特驚奇地說。他的心已經开始乱跳；他的肌肉似乎給翅膀提了起來，他又开始向前走了。

“我的手在口袋中緊握着我的六角三分錢，”达尔神甫演劇似地繼續說，“当我突然看見他出現在百合花叢中，向我走來时，我的

嘴唇喃喃地念着禱告詞。”

“我在監獄里遇到的那個人，”本尼提克特簡單地說。

“在監獄里？”达尔神甫停住腳，抓着本尼提克特的肩頭，把他拉回來。“一個賊？”

“不是呀！”本尼提克特堅定地說，“也不是魔鬼！”一時間，他心中確信着，世道已經有點不對頭了，好人入監獄，壞人逍遙法外。“不是！”他嚴厲地又說，好像認為达尔神甫也懷疑了這一點似的。

可是，达尔神甫已經從他身邊溜開，向前走去。“要小心呀！”他用破啞聲調輕輕地勸告了一聲，就走進了一條小巷。本尼提克特想到他早晨關於老人的那種想法，心中充滿了羞恥和有罪的感覺，他現在站在電話杆子旁邊，心中很氣憤。他感覺到很丟臉。仍然停在電綫杆旁邊，躊躇不安，兩眼溜來溜去，打量着逐漸發白的街道。

“啊，”這時，达尔神甫回轉來，用一種心情爽快的聲調說：“你剛才說他的名字叫什么？”

“我沒有說過他的名字！”本尼提克特干脆地說，說罷就掉轉他的不愉快的面孔了。向前走了。他滿身發痛，好像被馬踐踏過，又好像身內有極重的牙痛病似的。他覺得必須離開這個城市，把這城市的影子從他的背上和心中刷去，可是他又怕回家。他聽到了达尔神甫在後邊喘氣，不得不又放慢了腳步。

“我聽說，你已經和我們的新——我們的新神甫布倫包見過面了，是不是？”达尔神甫趕上他後，隨便問道。

“是的，”本尼提克特說，一種暗影掠過他的面孔。“今天早晨，我是說，昨天早晨。”他這時又看見那位青年神甫的細長個子，蒼白面孔，站在那已經磨蝕的木階上，帶着一種茫然和痛苦的表情，望着山谷。他的心全被這種影像吸住了。他這時似乎了解了那種痛苦，仿佛他自己從這座高峰上，不僅從窪地上，而且同樣地從這

一天的困難中，曾經俯眺過似的。“是的，我和他見面了。”他說。

“我領他看了窪地。”

“他說過什麼話？”老人急切地問。

本尼提克特在街沿上曳着腿走着。

“他說，他歡喜這個地方，”他回答說，馬上轉過身子避開达尔神甫懷疑的眼光。

老人加快腳步，和他一起走。

“是的，是的，”他很現實地說，一面點着他那斑白的頭。“他對我將有很大的幫助。我老了，本尼提克特。”他傷感地、譴責地笑着說，好像本尼提克特過去硬說他是年輕似的。“我需要一個年青人，這是很清楚的。所以主教派給我這個大衛①——作一個支柱，是的，一個可靠的支柱。使我生活舒適一點。而且這個人真是個理想人物，年輕，而且，像年輕人那樣，你知道——”他斜視了一下本尼提克特，“他沒有說它是太小嗎？”

“什麼太小？”本尼提克特不同意地說。

“啊，”达尔神甫表示不贊成地說。“這個窪地，這個城，這個教堂。你要知道，他是波斯頓人呀。”

“不，他沒說。”

“是的，他將是我一個大幫手，”老人又說，一面點著頭肯定他的話。“是時候了，我的任務本來就——”他斜視著本尼提克特……“太重了，”他說。

本尼提克特的面色仍然不變。老人把胳膊放在本尼提克特的肩頭上。

“你為什麼認為他真個來了呢？”他低聲地大胆地問。

本尼提克特眼瞪著他。

① 布倫包神甫的名字。

“什么，神甫？”他叫着。

老人举起手，手指哆嗦着。“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急忙地说。他的眼光扫射着周围的景色。“你说他不是贼吗？”

“谁？”本尼提克特不客气地说。

“你派来叫我的那个人呀！”达尔神甫以谴责的口气说。“那个把我从梦中叫醒、代你送信给我的人。”

本尼提克特的脸涨红了。他静静地向前走了。

“今天早晨我要帮助你作弥撒。”他抬起头来，真诚地望望老神甫，认真地说。他们相互看了看，老人的眼睛闪了几下；他向前走，把本尼提克特丢在后边。

“布倫包神甫要求我让他今天主持弥撒。”他说。

本尼提克特瞪着达尔神甫的后背。最后，他低声问：“布倫包神甫知道——？”

“关于你的事情吗？”老人摇摇头。“不知道。”他转过头向本尼提克特勉强地微笑着说。“今天早晨你要同他一起作弥撒。”他说。

当他们来到通往蜜蜂山下的木阶顶上的时候，他们俩都停了下来，注视着下边的窪地。热铁车仍在倾倒铁渣；当他们正向前望着的时候，闪烁的白光把天空都照亮了，一颗巨大的黄球从翻转过来的车厢中溜出来，开始向山下滚去，黄球在山腰的一个地方，高跳了一下，崩裂成无数的小块，然后像火红的雨点一样，向山底滚去。铁渣高地笼罩在黑影里；再远一点，就是那块红矿砂地，那里只有黑暗发出微光；黑暗闪烁着软毛似的微光，像睡在火旁沉思的猫的细毛所发出的光一样。终夜不息的工厂在远处战栗，铁块像巨树一样，倒下来，在空中发出震荡声。工人们黑压压地从城中拥出来，正向家中走去；他们穿着沉重的工作鞋，走下木阶时，咯咯作响。

他们走到了木阶的底层，本尼提克特和达尔神甫分手了。

“好好地睡一覺吧，”老人說。他轉身向那條弄子走下去，半路上又轉過身來，向本尼提克特所在的黑暗處揮揮手。

當他到家的時候，屋裡還點着燈。公立學校的自鳴鐘空泛泛地響着。他聞得到那新翻的泥土氣息、那種重施糞肥的氣味、帶有石灰味道的廁所的臭氣和院外溝中的平淡的氣味，蟲子和嘩嘩叫的乳牛的氣味，乳牛關在那排列在溝渠邊的牛棚裡。

他握着門把手，很久不動，一面傾听着外邊的世界——院子在月亮和那正在燃燒着的鐵渣堆的閃光下微睡着；那座城市像山那一边的一口長設的陷窰。他把他發熱的耳朵貼在門上听了听，然後才慢慢地轉動門把手。

他們坐在黃色的煤油燈下。母親抬起她銳敏的黑眼睛望着他。父親聳起寬闊的肩膀，爬在桌子上，一只大手握着那個盛着家釀酒的酒瓶頸。他穿羊皮背心，黃色皮毛向里，里边穿的是一件藍色工人襯衫。本尼提克特站在門口，他的父親的頭慢慢地從聳起的肩下抬起來，呆笨地轉向門口。當他們的視線接觸的時候，本尼提克特漲紅了臉，對他父親那深灰色的眼睛望了一会，然後垂下頭來。

“神聖的浪子可回來了，”他父親用一種低沉的聲音嘲弄他。他父親的眼睛似乎凹陷得更深了，在他的紅色的前額上，一動也不動地挂着一些大汗珠。他舉起一只沉重的手，接着落在桌上有水的地方，水四面濺射。“嗚！”他嚷叫起來，眼瞪着本尼提克特說着他那只留作罵人用的英語，“為什麼神甫說你在監獄里？”他翹起嘴巴。“把這件事告訴我。你有什么說？”

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那天早晨的信封和折疊着的信紙。信紙上已經濺上了些什么。他父親郁郁不樂地望着他，點着頭；然後眼光從他身上慢慢移回到桌上，望着他面前的那張信紙上，過了一会，又轉過來看着本尼提克特。在那種過程中，本尼提克特感覺到一種莫名其妙的譴責，仿佛他和那張信紙有什么牽連似的。

室內仿佛已經沉默了很長一个时期后，他父親才开口，他急急地蹙动了一下他那濃密得像毛虫一样的毛茸茸的眉头。

“到这里來，”他以模糊不清的声音下了命令。

本尼提克特躊躇不前。

“到这里來！”他举起手，重重地向下一揮，“你听见我說‘到这里來’沒有？”他气凶凶地叫着。

他母親催他向前。他跨了一步。

桌边的牆上，有一个精巧的磁質基督像釘在十字架上，一个釘子穿透了他兩只脚，他的胸口被戳穿了，兩只血淋淋的手向外伸張，头上戴着荆冠；用受难的眼睛向下望着。磁像下边是一个藍色日曆，日曆上印着第一國民銀行的廣告以及印着紅字的工厂發薪日期。一座灰黃色的鐘有力地滴答滴答着。

他父親瞪他一眼，麻雀似的眼睛深深地陷入在他沉思的什么地方。

“你一整天到哪里去了？”他追問着。

本尼提克特緊綳着嘴，沒有回答。

“你也像紋斯一样呀！”他父親嚷叫着。本尼提克特又漲紅了臉，因为他知道他父親把他哥哥紋斯当作一个什么样的游蕩孩子看待。

“你一整天到哪里去了？”他那石一般的拳头捶着桌子，怒吼着說。一个玻璃杯跳了起來，倒在桌上，順着桌子慢慢地滾过去。他的母親胆怯地注視着它，待它滾到面前的时候，急忙把它抓着，藏在膝窩間。

他低下头，嘴唇开始蠕动起來。

他父親的面孔發紫，接着苦笑了几声。“警察來过了！”他說，头又猛地抬了起來，他的灰眼睛水汪汪的。“敲我的門，我开了門說，‘你來这里干什么？我是工人，不是賭徒，也不是賊；你找錯了門

嘍!’但是，不，不，他們說，‘沒有找錯，先生，沒有找錯門，我們就是找你們家的!’‘我的紋斯么?’我說，‘紋斯又作錯了什么事?’但是，不，不，他們搖搖頭，這次不是紋斯——這次是你了!’他的頭向本尼提克特遠遠地伸了過來。現在他額上的汗珠開始往下淌了。他揚起眉頭，兩眼閃光。“你呀!”他雷吼似地重復着。他慢慢地把他緊握着的拳頭舉到空中。“你告訴我，你作的是什么事;要不然，我就要扭掉你的頭!”他的拳頭在空中重重地一揮。他的母親跑到污水槽跟前，打開水龍頭，自己倒了一杯水。她喝着水，從杯緣上瞟着他們，杯緣把她的黃色眼睛放大了。水在她嘴唇上閃爍着。

“我什麼也沒有作。”本尼提克特說。他眼盯着他父親那雙笨重的工作鞋。他用正確英語說。他的英語完全正確，有如他父親的英語完全零亂一樣。“是一種誤會，弄清楚後，他們就讓我出來了。”

“誤會?”父親一面點着頭，一面沉思地重復了一句。“監獄還會有什麼誤會?”

他的聲音含混不清，本尼提克特更密切地望望他。他現在正瞪着桌子;他那只笨重的手着着實實地壓在那張打字機打的信紙的中央，手指攤在紙上。他的手是這樣大——信紙又是這樣小!他能把它壓碎。但是那封信是巨大的;它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它是外邊來的使者，從城里來的使者。你可以撕掉它，把它搗進髒土里——但是第二天會再來一封;再過一天就會來了警察……

他倒抽了一口氣，鬆弛着身體。

他父親口中咕嚕了幾句話，轉過頭來又仔細打量他。但是現在已是沒有責罵的表情了。他滿面愁容。

“你念得來嗎?”他沉悶地問道。

本尼提克特點點頭。

“喏，念吧!”他說。那只壓在信上的笨重的手指合攏起來，抓

起信紙，胳膊硬直，把信紙遞給本尼提克特。可是他那沉重的頭並沒有跟着手的動作轉動。

本尼提克特接過那張被抓縲了的信紙，把它攤平。這就是那天早晨他母親給他看的那封信。

“親愛的先生：”信上說，“按照你為購買華盛頓路八二二號的房屋於一九一三年九月與第一國民銀行所訂合同的規定，本尼提克特望望日曆——“茲特通知，該房產的抵押權所有者決定收回一切契據，而且……。”

“說的什麼？”父親問道。

他默默讀下去。牆上的窗戶變成了淡黃色，他知道又是一列車開始將鐵渣倒下山去。一只公雞喔喔地啼叫起來。歡迎這虛假的黎明的火光。乳牛也叫了。一只狗也發出狂吠聲，互相呼應着。這天在他心中激起了無數的幻影，他念着信，心中涌出無限的苦惱。信上的言辭乏味而曖昧，字母也模糊起來了，他不能了解它們的意思。他感覺到，他父親的呆滯而下垂着的眼睛轉移到他身上來了，他還完全了解他母親那副焦急的面孔，好像一塊生肉似的，暴露在他面前。他頭腦混亂起來，空氣中充滿了刺人的酒味。

他握着信貼在腰際說道，但眼睛並不看他的父親，“銀行要買回這座房子，”他終於說出來了。“我想這就是信上所說的。”

他把信遞回給他父親。

“我明天回信告訴他們，我們不能賣房子，”他向母親作了保證說。

父親把信接了過去。

“信上還說什麼？”

“還說，下次付款期是七月十五。下次付利息期是八月一日。”

父親點點頭。“謝謝你，”他有禮貌地說。

他們一動也不動地在沉寂中立了好一會，沉寂把他們一起鎖

在屋子里了。本尼提克特顫抖起來。

“我要睡覺了，”他說，“媽媽，四點鐘叫醒我。我要去望彌撒。”

她點點頭，但並沒看他。她一只手放在桌上，仿佛要去拉他父親的手，可是又被什麼東西阻住了。她望望那隻手，仿佛企圖了解它是怎麼一回事。

他離開了廚房，爬上黑暗的樓梯，到他們的臥室里去。他疲倦不堪，倒在地板上了。他在房間里兩隻床的中間向前摸索着，跪倒在那座自制的小祭台前，祈禱起來。睡魔來回纏繞着他。他在胸前划了個十字，就爬到佐依正蜷伏在溫暖的被窩里的床上。佐依被驚醒了，迷迷糊糊地叫了一聲：“本尼嗎？”

“睡覺吧，”他回答說，一面鑽進被窩里，沉迷在被子里沖出來的气味里，這是浸透了他們多年來的睡夢的气味。

“我當時在那里等你的，”佐依很快地說。

“睡你的覺，”本尼提克特說。

一陣具有呼吸聲的沉寂，接着佐依又說話了：“本尼，起來時叫醒我。我要到教堂去！”

本尼提克特原想要回答他，但他正聞到睡眠的甜蜜氣息，他的聲音給被子掩盖着了。

“本尼，”佐依的迷糊的聲音又頑強的傳過來了。“謝謝你把車子送回去，”他說。他的聲音低微而清晰。他補充了一句，聲音好像從遼遠的地方拋射過來。“我知道他們不會逮捕你的。本尼！”

但是沒有回答。

六

本尼提克特蹣跚地走出家門的時候，天還未破曉。他是自己醒來的。穿過廚房的時候，他看見他父親伏在桌上，信紙貼在左頰上，右頰平靠着桌面。當時，他停住腳步，在朦朧的黑暗中，向他望了望。煤油燈扭得很低。他父親的呼吸聲很微弱，仿佛精疲力盡似的，臉皮松弛，嘴微微張着。他苦惱地望了他很久，心中不由地想起挪亞^①和他的兒子們。過了一會，他若有所思地走出了家門。

北方的天空正在燃燒着。他們整夜在倒鐵渣。他匆匆忙忙沿着蔭影路向溝渠走去，臂上搭着他母親給他洗淨而又熨平的小白衣。他的肚子咕咕地響。在這即將到來的一天的光景的面前，他遲疑了一會：這個彌撒，即將來到的彌撒，以及他應盡的義務。

走過幾道街後，他擺脫了剛才在廚房里的那種情緒。不管他心中另有怎樣的感覺，當他迅速地穿過寂靜而寒冷的黎明的街道，去執行虔誠的任務的時候——別人尚在睡覺的時候，他起床來服務天主——他常常感覺着一種戰勝的驕傲。執行任務是一種極其愉快的事情。他順着那條通向高原路的蔭影路走去。可是他却不轉向高原路，繼續向溝渠邊的那一排房子走去。這裡也是沒有一點動靜，可是他不由地更小心起來。他走在路的中間，眼睛盯着弄子裏的黑影。除掉他和白恩斯老大娘外，沒有人會了解這種黎明前的任務，不管刮風下雨，一年到頭，每個瞻禮日，他都受着良心的驅使，來執行着這種任務。

一位黑人老大娘頭上戴着花邊小帽，肩披黑巾，坐在窗邊，但她所能地望着外邊的世界，等待着他的來到。他每次來到的時候，

^① 挪亞是希伯來人的族長。按聖經創世紀中記載，在世界洪水時，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他全家躲入了方舟，避過洪水的災難。

她总是起身了；当她看见他的时候，她就用戒指轻轻地敲敲窗子，他也有礼貌地向她招招手。门总是不上锁的。他只消扭转把手，把门里边那只名叫汤姆的猫向后推去，他就走进了她那两间房中的一间房里。

达尔神甫已经把他派给她。因为她要作一个天主教徒，本尼提克特接受了这个任务，特别热心地为她进教作好一切准备。他从来不知道，有过一个黑人天主教徒；他觉得她的要求入教证实了，即使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内，天主教义也有着无边的神力。她的儿子从前在教会里作过杂役，受了达尔神甫的宣傳改信宗教。对于这次的成功，达尔神甫深受感动；这是他有生以来劝说改信宗教的第一个人，他认为这几乎是一种奇迹。本尼提克特过去曾给白恩斯老大娘的儿子讲解过教义问答、教会史、圣经，以及其他一些准备正式入教等的宗教上的问题，并且在达尔神甫兴奋地给她儿子施洗的时候，还参加了受洗的仪式。后来，有一天山姆·白恩斯去底特律城，从此就没有回来过。

白恩斯老大娘就靠着他寄回来的钱过活。她曾参加过本尼提克特向山姆灌输的教义问答课。当山姆离开家的时候，她要求本尼提克特继续给她授课。本尼提克特不知道她是否识字，但他从来也不敢问她，也不敢贸然试探她。

他带着一种很能干的、一本正经的、微微发愁的神气走进屋来。“啊，老大娘，我想这一周你把我告诉你的东西都研究过了吧。”本尼提克特立即说道，一面把他的小白衣放在桌上。桌上铺着一张精致的线结花边的大桌布，但年代久了，有点发黄。

“我研究过了，我研究过了，本尼提克特小先生。”她从窗前的椅子上站起来，倚着拐杖回答说。她的头发几乎全雪白了。她在口袋里摸索眼镜，很吃力地向桌前走去。“今天早晨我记得烂熟了。”她解释说。“这是一个愉快的早晨。”她从那半开的门缝中，继续

向外望着早晨的風光，可是並沒有表示不滿的神氣。

“我還要到教堂去望彌撒。”本尼提克特嚴肅地說，氣憤憤地打開教義問答。他聽到“小先生”這個字，有點不高興；這個字在他聽來是太關緊要了，“但是你还不是一个先生呀，”她向他解釋。

她在桌邊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來的時候，嘆了一口氣。“我一邊看着河溝那邊滾下來的火球，一邊等你，快一個鐘頭了。”她說。“我真怕有一天火球會跳過來把房子燒掉。”

“不會的，白恩斯老大娘。”本尼提克特權威似地向她保證，而且，他相信她很聽他的話。“那不會發生的。”

她從那個小房間的餐具櫃里拿出一盤小餅乾。這個小房間內的家具是：一只暗紅色的臥椅，兩把柳條椅子，一只搖椅，還有他坐在旁邊的圓桌子。她走進廚房去，他在後邊叫她：“白恩斯老大娘，我不要茶！你知道我是不能吃茶的。我早就告訴過你呀！”

沒有反應，過了一會，她轉回來的時候，手中端着兩杯茶，蒸氣的影子像升天的靈魂似的向上飄着。他原打算使她了解，在聖餐禮前，他是不能吃，也不能喝的，但是現在他放棄了這個念頭。她把茶和糖汁餅乾放在他的面前。本尼提克特閉上眼睛，在胸前划個十字，把茶杯舉到唇邊。在禱告的時候，他已經把現時的情況解釋給天主听了。溫暖的茶沖進了他的空空的肚皮里，很快地流貫全身，從頭到腳全都溫暖了起來。

於是，他打開那本灰色書皮的教義問答，書面上刻印着一個舉起雙手的耶穌像。他期待地望望白恩斯老大娘。

但是她還不準備開始。他必需先回答她幾句客套的話。

“你那老媽媽好嗎？”

“她的病狀很有起色，”本尼提克特回答說，仿佛他的母親，或任何人的母親只有一種情況：在生病。

“你的爸爸呢？”

“很好，大娘，很好。”

她优雅地点着头，好像对于这些回答很为满意。她的眼中有一种發紅的褐色暗影。在她还未开口問其他的問題时，本尼提克特自动地先回答了她所要問的一連串的問題。

“佐依也还好，虽然有点伤風。”

“有点伤風？”她关心地說。

“路多尔夫也好，就是大拇脚趾受了伤。”

“大拇脚趾受伤？”她点着头說。

“紋斯也好，”他說。

“那是个坏孩子。”她証实地說，又点着头。

于是他打开了書，沉思地望着她：“十八課，”他提示着她。他对她很容忍，有时她的眼閃动一下。但是她点点头，用那双光亮的眼睛崇拜地望着他，仿佛他就是天主派來的使徒。曙光像一只謹慎的猫正坐在門口。漫長的黑夜已經过去，魔鬼已經消失。“十八課，”他又說。“上个瞻礼日我把所有的聖徒、聖物和聖像都給你講过了。”他以稍为誇大的口气开始了。她有力地点点头，向他表示这課是講过了。“現在我們要研究天主的第三誡。”他停下來，看她是否准备好了。“天主的第二誡是什么？”他問。

“你觉得舒服嗎？”她想知道。

“天主的第二誡是：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他嚴肅地說。

“我們上个瞻礼日已經学过了。”她提醒他說。

“我知道。”他气憤地說。“天主的第三誡是什么？”他問她，可是他自己却回答說：“第三誡是：守瞻礼之日。”他望望她。“那是什么意思？”

她了解这个。“在瞻礼日休息。”她說。

“对了，”他回答。

“天主的第三誡禁止什么？”

“劳力的事工。”她回答說。

“对，”他說。桌上的茶杯晃动起來。工厂的气笛突然粗野地怒吼起來，他們心不在焉地傾听着。“天主的第三誡禁止主日和瞻禮日做劳力的事工。”他說。“什么叫劳力的事工？”他問他自己。“劳力的事工就是用肉身的力量而做的事工，不是用腦力而做的事工。”

現在板棚外有脚步声走过。有时有人叫着說：“早安，白恩斯老大娘！”她不需要抬头看看是誰，就回答說：“早安，德疏先生。”

“劳力的事工，”本尼提克特解釋着說，“就是用手作的那种事工。”

她点点头。“这种事工似乎我一生都在作着。”她点着头發表她的意見。

本尼提克特望望她。

“那末——”他开始躊躇了。

“在瞻禮日，”她仍点着头說，“人都要休息。”

“对了。”他說。

“沙萊先生家里並沒有瞻禮日。”她望着地板說。

“哪里？”本尼提克特問道，身子向她探过去。

但是她不回答。

什么人口袋中的鉄东西冲着了桶子，傳來了一种玎璫声。

“白人和黑人都休息？”她用力地問。

“对了，”他回答說，然后又望望她。她緊緊地噘起嘴唇，用她的拐杖在地板上輕輕地敲了兩下。

“下边是什么？”她問道，她等待地叉起兩手。

他皺眉睨視着那本教义問答。茫然地又望望其他的書。“讓我們看看聖經吧，”他說。他把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的那本大書打開。書的皮封面已褪了色，扣着一只銅鎖，里边印着一八四五年的

日期。書前的環襯頁上寫着潦草的紫色字，記着白恩斯老大娘生活中的隱秘事迹：但只記載着一些人的生和死，仿佛另外沒有發生過什么事情，或者另外沒有什麼值得記載的事情似的，不過書前上面還記載着一個生于一八四五年、死于一八六四年的親屬，有人加上一句題語：“他從來沒有看見過自由。”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么？”^①他念到這裡停住了，咳嗽起來。“我要把門关上。”他站起來說。門外的霧很濃，弥漫着強烈的硫磺煙和鋼鐵的氣味。

“好，关上吧，”白恩斯老大娘說，不放心地望着她的花邊門帘。

當他轉回來的時候，她伏在桌上，用手指揩着書頁問：“這是那條蛇嗎？”本尼提克特看了看說：“不是，在這裡。”她奇异地注視着這個字。“我要永遠記着這個字的樣子。”她最後說。

燃燒着的鐵渣的苦辣氣味仿佛突然沖進了室內。本尼提克特又要開始讀了，但是被一陣咳嗽阻止了。曙光中傳來一陣警笛聲：笛聲越來越高，他們傾听着；彼此一句話也沒講，就都跑到門口，望着警車搖搖晃晃地開進小巷；馳過他們的窗口；停在小巷下邊的一座房子門前。警察從車中跳了下來，接着他們就聽見噹噹的打門聲音。他們把窗簾微微分開，退回去站在黑影中。

“或許我走了好，”本尼提克特低聲地說。

她似乎不聽見他的話。她眯縫着眼睛，穿霧望去。

“但是，下個瞻禮日我要來的。”他說。

他拿起小白衣，向門口走去。突然有一陣輕輕地敲窗聲，他停住了腳步，回過頭望望白恩斯老大娘所在的地方。她正把窗簾拉

① 這段是舊約創世記第三章第一節的全文。

攏，走过他的身边，向門口跑去。她很慌忙，眼中閃着光。她輕輕地打开門，霧随着涌了進來。和霧一齐溜進來的还有一个高个子黑人。他踏过房間，走到窗前，微微分开窗帘，向窗外探視着。黎明的微光从象牙色的窗帘上反射到他的面孔上。他那匀称而文雅的身体現出一种緊張而机警的神态，眼中閃爍出一种暗暗得意的神气，这种神气浮現在肌肉緊張的臉上。

他最后放下窗帘，輕輕地笑了。

“他們要在外边跳到發狂——”他开始說，可是一看見本尼提克特的时候，連忙住了口銳声地問道：“他是誰？”

本尼提克特的嘴唇發干，他舐了舐嘴唇。

白恩斯老大娘兴奋地举起她的手腕。“啊，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她开始說。

那人蹣了過來，突然握着本尼提克特的肩头。他那强有力的手指抓着他的肩骨，抓得很緊。本尼提克特的面孔發白了。

“你認識我嗎？”他把本尼提克特的臉扭轉過來向着他的臉，追問他說。

本尼提克特搖搖頭。

“克利夫！”白恩斯老大娘高声叫着。

“從來沒有看見过我嗎？”

本尼提克特向上望着那双紅褐色眼睛，那双眼睛里的那种得意的神气完全消失了。本尼提克特拚命搖着头。抓進他的肩头的手指使他痛得脖子全麻木了。

“沒有呀！”他哽咽着說。

“你從來沒到这里來过！”

“克利福德^①，”白恩斯老大娘叫着，眼睛閃着一股怒光。“馬

① 克利夫的全名。

上放那个孩子走！”

他轉過身去向着她，馬上笑了，接着他的手指也松了下來。

“你要这孩子在这里作什么？”他問她。

她憤怒地瞟他一眼，只是嚴厲地說着：“不要你多管閑事！”

警笛又响了，那人溜回到窗前，身子平靠着牆，向窗外窺視着，沒有挨着窗簾。白恩斯老大娘又嚴厲地瞟他一眼，然後轉身向着本尼提克特。

“我必需趕快走，”本尼提克特說。臉色慘白。

“下瞻禮日，我等你，像往常一樣。”她很鎮靜地回答說，眼睛瞟了瞟她的客人。客人緊張的臉上又浮現出一種綳緊的微笑。本尼提克特轉身要走了，白恩斯老大娘這時舉起手扶着臉說：“有一件事情，我完全忘記問你了！”

他望着她。她從裙子的折疊中摸出一個長白信封，信封角上印着熟悉的地址；他一看到它，心就跳了起來。

“老大娘，我不能停留了！”他激昂地說。

“我了解那個人！”她很快地說，又把信塞進口袋里去。她轉過頭去，向窗外回顧了一下，然後放低聲音說：“不要在意那個人，”她勸他。“警察在搜查他，但他並沒有犯過罪，不過因為他是工會里的人，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本尼提克特的嘴唇張了張，他回頭望望那個倚在牆邊的人，那人的肌肉鬆弛，細長而布滿青筋的手輕輕地摸着鬆繃的窗簾。

他彷彿一直在閉着氣，這時才叫了出來。他說：“我要走了！”

本尼提克特眼望着那透過晨霧發出青色的晨光。警車又開始狂吼了，他身子平倚着牆，望着車子開過去，車上的紅燈好像一隻怒目般閃爍着。一個燃燒着的大圓石似的鐵渣球從上面滾下山來，在空中很高地跳了一下，就爆裂了。爆碎的小塊向四面好幾碼遠的地方飛濺，有幾塊落在溝渠里，發出噼噼的聲音。鐵渣落在溝渠

里，这还是第一次：就是这一次。他最后一次向那脆薄的油紙小板棚瞟了一眼，接着，当他听到一种在他心中發生無声的共鳴的鐘声的时候，他就轉向高原路教堂走去，他的面前仿佛出現了無數雪白的凶兆的長信封。

七

当他來到的时候，聖器室还没有一个人。这是他最喜爱的时刻：他独自一个人在聖堂的这个前房里，周圍只有簡陋的器具——兩排砌在牆內的抽屜，里边裝着祭服；还有几架鋼櫥，放着作弥撒的用具，如：香爐、香船、聖水罐、香、蠟燭、經常举在他那垂下的头上的金光閃耀的聖斛、經本，以及其他的器皿。他穿上了小白衣和会衣（会衣經常挂在儲藏室里，这是他的專用的祭服），这时，他感覺到一种恬靜的意味，一种解脫的意味（他擺脫了实际存在的一切：那座城市、家庭、那种冷酷的恐怖时刻、溝渠，以及飢餓），这一種感覺仿佛是，小白衣和黑会衣穿上后，祭服就把他和世俗遮隔开了，正把他引向渺茫的往昔，仿佛引向一种太古的神力。

他敏捷而沉着地工作起來：拿起祭壇用的酒壺和水壺走進教堂。那里已經有几个低着头的人：佩着黑肩巾的妇女們，头伏在手上，手指節因操勞过度而瘦削發青，瘦薄的嘴唇喃喃地作着祈禱。走進來的男人們都穿着工作服，以便弥撒一完就去上工；他們旁边，放着鋅鉄飯桶，桶底的热咖啡，温暖着他們的大腿，使他們还回憶着剛剛离开的暖床和妻子。

教堂的圓屋頂像一只傾听着的巨耳似的复盖着他們；他們的新禱声像他們在这清冷的早晨的气息一样，輕輕地升上去，本尼提克特对神像屈了一下膝，把酒壺和水壺送到祭壇的新經那一边的祭器台上，然后又轉回到聖器室，去拿洗指盤和手巾。他点着了兩

支蠟燭，放在聖櫃的兩邊。

当他回來的时候，有人正在打聖器室的門。

“啊，”布倫包神甫驚奇地說。他那瘦長的身子立在門口，身後是淡淡的玫瑰色的晨光。他向本尼提克特看了一会，莊嚴地笑了笑。“來幫助我，”他輕輕地說。

本尼提克特感到激動，輕輕地咬着嘴唇，然后把聖斛帶給他，望着他布置。神甫的眼睛閉了一会，他那長而薄的嘴唇蠕動起來。然後，他開始穿起祭服：本尼提克特把聖索遞給他，把縫子放准在左邊；拉拉他的大白衣，使它四周整齊；布倫包神甫又佩上了手帶和領帶，他眼睛下垂，睫毛的細小的影子投射在面頰的上部。当他穿上祭披的時候，他向本尼提克特望望。“一切都整齊了，神甫。”本尼提克特低聲地說。布倫包神甫點點頭，眼睛又向里边望去。

他跪下來，閉上眼睛，開始了彌撒前的禱告。本尼提克特以一種苦痛的自傲的神氣注視着他，仿佛他對他負有些責任似的；好像通過了他，教會就可得到天賦的恩典。他幾乎憤慨地想把早晨的記憶擺脫掉：這個肅靜的房中的、帶着稀薄的焚香和香皂的氣味的一切：平安、美麗和虔誠都是他的，而且應當是他的；他的眼光注視着那優美的彎彎的脖子。但是，甚至当他望着這位年輕神甫的敏感的头下垂着、有青筋的清秀眼皮緊閉着、恭順地跪在祈禱台上的時候，他還不能擺脫掉他的記憶。在這裡他曾有幾百次看見過达尔神甫跪在同一的這個祈禱台上，有時由於一周沒有跪過，跪下來時搖擺不定，他的手不在意地搔着冬內衣下邊的痒處，烟和啤酒的氣味飄旋在他那毛茸茸的头邊。

他的眼睛含着泪水；他想去推推這位年輕神甫的臂肘，輕輕地說：“神甫，謝謝你來到我們這裡。”他期待着只有他們兩個人站在祭壇前的時刻的來到，他微微戰栗了——他，布倫包神甫的忠誠的助手；他的心充滿了謙遜，他正在自負的時候，他的眼睛像翅膀一

样地合起了。布倫包神甫的淺色的頭髮微微地起伏着，形成了他頭上優雅美麗的波紋，當他看到他這種面貌的時候，他就想到聖奧古斯丁^①，或者他最尊崇的聖本尼提克特的面容。他不再需要达尔神甫向世界謝罪了。他已經來到了——純潔的光從他那雙漂亮的眼睛中放射出來，他的柔和的聲音表示他曾致力於長期的沉思和默想。但他突然想起自己，恰是一個顯明的對照：褐色平板面孔，平塌鼻子，看來像他母親的那種黃灰色的眼睛，骯髒的草色的頭髮，以及發炎的鼻孔……

他覺得更歡喜布倫包神甫了。

教堂像一隻傾听着的大蚌殼老是在等待着，仿佛神聖的大海沖洗着它的海岸，把地平綫擴展到宗教的過去。一種嗡嗡的聲音從緊閉的門中傳過來，過去的祈禱好像仍在塵灰和黑影中蕩着，和新的祈禱揉合在一起，沉積在無底的大海裡。這裡有一種深奧，也有一種安祥，這種深奧和安祥完全不管牆外溝渠邊的柏油紙板棚、礦砂、鐵渣堆、焚化爐，以及那位布里爾先生：好像這些都是人生附帶的裝飾品，很快就會消失，只有教會留存下來，立在一層一層的石基上，一直留存到未來的無數年代。

他來到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謙恭而有力，今生，也是永生；這就是他的領域。他的心深切地渴望着和諧與篤信，永恒和來世，以及天主所制定的，而且在天堂永久批准的神聖法則的永久不滅的裁判，他這種渴望在這裡得到了滿足。這個教堂的反響，像一隻鳥一樣，從牆壁飛到牆壁，他所了解的唯一的藝術、唯一的音樂、單純的愛就在這個教堂裡：他整個靈魂都受到了感應。

他望着布倫包神甫在胸前劃了十字後，就準備離開。這時聖器室門突然打開了，达尔神甫出現在門道中間；門外的天空現在呈現

① 聖奧古斯丁 (354—430)，基督教初期的聖僧。

出乳白色，本尼提克特的心中感到挨了一拳。布倫包神甫还在低着头，遮蔽着的眼睛仍然下垂着。

达尔神甫背起一只手扶着門框，慢慢地搖擺着像一个不穩的弧形。他看見了本尼提克特，用一种發啞的負責口吻，低声叫着：“你來迟了！”他一只胳膊不自然地指着本尼提克特又說：“孩子，我已經等你很久了呀！”

布倫包神甫轉过头，兩手仍然合着。

达尔神甫的胳膊仍然指着本尼提克特，繼續嚴肅地說：“好吧；这次我原諒你！那末，穿祭衣吧。”他向室內前進了一步，还是搖擺不定。

本尼提克特跑到他跟前，扶着他的胳膊。

“回去吧！”他低声說，滿含羞愧的眼睛垂着。“神甫，回去吧！”

达尔神甫猛地跑向櫥櫃，把櫥櫃打开。

“孩子，”他以權威的口吻叫着說，“这里來！”

布倫包神甫的面色已經變得蒼白了；同时，一种緊張的苦笑微微地改變了他的唇形。他靜靜地望着本尼提克特強拉着达尔老神甫；他的下巴微微地昂起，他的眼睛呈深藍色。

“坐下，神甫！”本尼提克特嘎嘎地說，一面引着老人到一条凳前，推他坐下。

“我們要作彌撒了！”达尔神甫生氣地叫着。

“不，神甫，”本尼提克特說，“布倫包神甫正主持着彌撒呢。沒有什麼問題。”

老人轉過沮喪的圓眼望着本尼提克特；他那鷄冠花形的頭髮豎立着，宛如一个拱形的椅背。

“布倫包神甫，”他喃喃地說。“布倫包神甫。”

他陷入一种沮喪的沉思中；他自己又從沉思中醒過來，發呆地

向本尼提克特說：“他們把我趕掉了，孩子，他們把我趕掉了。今后你不再會在我的舊床上找到我了。”

“會找到你的，神甫，”本尼提克特說，“布倫包神甫今天主持彌撒。”

老人望望本尼提克特。“你不想幫助我嗎？”他問。

“幫的，神甫，我會幫助你的，”本尼提克特嚴肅地回答說。“但是你病了。布倫包神甫正主持彌撒……”

他轉過身來向布倫包神父懇求似地瞟了一眼。那位年輕的神甫站在那裡，臉上微帶苦笑，望着他。

“他很快就會好的，”本尼提克特說。“只要我們能把他送回房裡去。”

老人沉重的手落在本尼提克特的肩頭上。“遲了，”他嚴厲地說。“一定要準備好。來，我的——我的——”

“請神甫，”本尼提克特說，“讓我送你回去。布倫包神甫可以主持——”

老人的手緊握着本尼提克特的肩頭，因此，本尼提克特退縮了一下，腿也抖動起來。老人正抓着了白恩斯老大娘的客人所捏的地方。他的眼一陣昏眩。

“神甫，你的手抓得我好痛。”他笑着說。

达尔神甫俯視着他那圓睜的眼睛，在肩上的那隻手慢慢放鬆了。他的頭向前垂下，仿佛被沉重的頭髮壓倒似的。他胸中發出一種可怕的、隱約的呻吟聲。本尼提克特扶着他的胳膊，引他向門口走去。盧姆耶太太來了，強有力地扶着老人的胳膊，拉他走下了石階。

“我扶他，”她說。“你去作彌撒吧。老头兒，”她責罵他說，“看你這可怕的样子！”

門关上后，他們沉默很久。本尼提克特的眼睛盯着地板。他覺

着好像他要慢慢地被活活燒死一样。辛辣的霧气緊緊地包圍着他的头。头內發出沉默的声音。他慢慢地抬起头，兩手打顫，他向嚴肅地站在屋中間的那人举起双手，他的蒼白面孔上出現了兩道紅紋，好像每边面頰上都帶着一條腫伤一样。

他低着头，从門中走过去。小鐘叮当地响了，当他跨过門槛时，拉丁語的禱辞慢慢地出現在他的心头：“到主前，他能使青年快乐兴奋。”

一陣沙沙的輕微嘆息声和不安的脚蹬地板声从下边傳來，但本尼提克特並沒有望着会众，他只是机械地执行着他的职务，在祭壇的兩边跑來跑去，用一种低微的緊張声音应和着。他的臉刺刺地發痛，仿佛被人打了似的。

布倫包神甫的声音清晰委婉。本尼提克特跪在地上的时候，意識到这位年輕神父的动作。随着弥撒的开始進行，达尔神甫的事情，白恩斯老大娘的那种难忘的事情都烟消云散了；他觉得教堂的光彩，隱約可聞的喃喃声，他的身体的平靜动作，和神甫的風采，又把他吸引住了。內在的安靜，深切的滿足又降臨了。在他的前額里边，在兩頰的肌肉中，在他的美妙的緊張的隆起的喉嚨里，他都感覺着兴奋起來。在他的后边很多人生活着，呼吸着；他对于他們，他感覺到有一种成年人的温和，仿佛他比他們都年長一些。他也爱他們，因為他們今天早晨來到这里，跪在硬板凳上，低着头，随声禱告；当这些禱辞傳到他的耳朵里的时候，已不再是什么禱告辞，而是唯一的感情了。

“盼望全能的天主矜憐我們。”布倫包神甫朗誦着。

燭光閃爍着，金光反射着。

“阿們，”他說。

他緊隨布倫包神甫的动作，在身前划了个十字。他傾听着傳教師清晰而洪亮的声音，又应了一声“阿們。”

达尔神甫醉熏熏地跟跟跄跄的影子又浮上他的心头，一陣痛苦穿遍了全身。工厂的气笛沉默了，好像它也了解它已經進入神聖的教堂，放低了它的呼喚。不去打擾那些唇上挂着天主名字、却已在教堂里昏昏地睡着的曠職工人，警笛的哀鳴也傳了進來，細弱而低微。他突然抬起頭，可是他一舉起頭，警笛聲就消失了。他听到了鼾聲。他偷偷地向布倫包神甫瞟了一眼，眼中充滿了為他難過的痛苦，他不知道布倫包神甫是否也听到了。他抬起頭要多望他一会，這時，他發現布倫包神甫的聲音在打顫；隨後，當他正望他的時候，聲音突然停止了。本尼提克特注視着他那驚駭的眼睛。這時一只耗子的小笨頭出現在聖櫃的花邊垂簾中間，探头探腦地向教堂張望了一会後，忽然又縮了回去。

本尼提克特瞪眼看着那硬挺的後背，那面孔的輪廓，以及白色的面頰。神甫的額頭上冒出了可怕的大汗珠，順着面頰滾下來。仿佛由於內心的嗚咽，他的肩頭突然顫抖起來，臉上的肌肉，像拉緊的鋼絲綫，開始跳動。他的喉嚨里發出一種緊張而微弱的聲音。

他們後邊的人祈禱起來；聲音自動地繼續着。本尼提克特等待着。他等待了很久很久，他覺着一種大災難就要發生了：可能是柱子倒塌、屋基倒塌、屋頂和城市的倒塌。……

“望主俯听我祈禱！”聲音很高，但不平勻。

“我的祈求上徹于主。”本尼提克特接應着。

“主和你們同在。”

燭光突然閃耀起來，好像有人在剪燭花。

“同你的心在一起。”

八

他的父親雖然從來不去教會(除了參加殯禮),可也從不拒絕幫忙教會。教會常請他修理屋頂,粉刷天花板,甚至有時還請他油漆祭壇。今天一大早他又去替教會在黑胡桃樹林中修造野宴桌了;胡桃林上雖然蒙着一層紅塵和煤烟,可仍顯得青青翠翠。這是準備歡迎布倫包神甫來到這個教區的。義賣和野餐同時舉行。事先他母親就跑到森林裏和山上,用了好幾天的工夫,採集了幾大籃蒲公英和黃樟根,而且還誘捉了兩只野兔。

他和他父親在一起工作。他父親鋸木頭或釘釘子的时候,他扶着木板。他父親用一種不禮貌的平等和假尊重的態度命令他跑來跑去——給我拿塊板,遞給我一把錘子,給我拿些釘子——這態度使他漲紅着臉。別的人很自然地跑到他父親面前,大家都承認他是個具有組織能力的人,雖然沒有人這麼說過。他們問他棚子應當搭在什麼地方,彩燈怎樣挂,跳舞場應該修在哪裏,父親都一一地回答他們。

他們甚至還在山邊修了一座爐灶。他們在樹中間系了一些繩子,把紙燈挂在繩子上。這個小森林的面目真是煥然一新,五光十色了。布倫包神甫不知要怎樣驚奇呢!這絕不像教會的姊妹會!布倫包神甫到場時,他的眼睛要照花了——黃綠兩色的彩燈在繩子上搖擺着,成桶的根汁啤酒溢出黃褐色泡沫,白餅滿布在桌上,桌上堆滿了食品:一切都是為的他呀!本尼提克特興奮地預想着這個時刻,眼望着這些東西,微笑挂在嘴上。

婦女們開始來了,帶着她們自制的食品——餅、烘焙的面條布丁、俄國餅、餡餅、基爾巴塞餅、藏在地窖裏的罐中的泡菜、葛縷子的酸菜、考巴斯台白菜,以及皮卡里里蜜汁水果;她們升起爐火,開

始烤羊肉。他望見他母親携着兩個大罐子，便急忙跑過去幫助她。

“媽媽？”他詢問她。

她得意地望他一眼。

“我捉了兩只兔子，”她低声說。

他向她笑了笑，把一個罐子接了過來。

“瞧，”他打開罐子，向他父親說。

他父親點點頭，嘴里含着一支氣味很烈的自己卷的紙烟。他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他正向人群外邊的遠處望着。本尼提克特望望他。他的兩頰上浮着暗淡的赭紅。

“走開，”他父親嚴厲地說，本尼提克特難為情地把罐送到桌上。

樹林變成了一個香氣扑鼻的花束。山邊火光熒熒，松鼠尾似的炊烟縷縷浮起。兒童們正開始跑來跑去；他們要跑盡整個的下午和傍晚，直跑到精疲力盡，倒下睡去，面頰上露出淡玫瑰色為止。他們竄來竄去，尖聲笑着。本尼提克特看到了他的弟弟佐依蹲在一張桌子下邊。

“佐依，你在那里作什麼？”他問。

佐依瞟他一眼。“坐坐，”他說。

本尼提克特走開了，沒有理他。

突然傳來了音樂聲，兩只手風琴開始發出冗長、喧囂而逗笑的音調。格拉茹利斯先生舞蹈起來了！他蹲在地上，兩腳生硬地踢着；男的和女的開始拍着手，用腳趾在堅硬的地上敲着。本尼提克特向着這位老人傻笑着，老人的白髮好像被羹匙攪得亂七八糟，在頭上飄拂着；老人的臉雖累得紅的可怕，但是他的腳从不跳錯一步。這時，手風琴突然改拉一種幽雅而哀怨的調子。這個調子也許是俄羅斯的，也許是斯洛伐克的調子。本尼提克特周圍的婦女都用圍裙蒙着眼睛。可是手風琴手突然放棄了哀調，調子咔嚓一轉，

变成了狂暴的普尔卡舞曲。本尼提克特望着这些老人出人意料地活躍起來，仿佛他們被咬了一口似的，这使本尼提克特驚奇了好一会；当他的姑母和姑丈在那硬地上大跳特跳，跳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他狂笑着他們的怪样子。

大家都在吃东西，但他沒有錢買。食品賣來的錢是要送給教会，獻給布倫包神甫的。

他覺着有人在他的肩头上推了一下。他仰起臉，直望着他父親的微紅而灰青的面孔。“喏，”他父親說，一面遞給他几个錢。“給佐依買点东西吃。”

“也給媽媽買点嗎？”

他父親瞪他一眼，但沒有說什麼。本尼提克特低下頭，接過錢。他去尋找佐依，但佐依不知去向了，他走到媽媽跟前。

“媽媽，”他說，向她伸出他的張開的手。

她逼視着他的眼睛，然後給他盛了一盤蒸兔肉，又從他手中把錢接過來，放進一只雪茄烟盒里。她一直扭動着嘴唇。他走開了，把面包浸在兔肉湯里，便吃起來。他突然覺着這味道就像他母親的——他嘴里吃着這東西，兩眼含着淚。他找到了他父親，說道：“爸爸，吃一点吧。”

他父親氣憤憤地推开了他。“你吃——吃吧——”他叫着。

本尼提克特走開了，去找他弟弟。他远远地看見佐依在玩弄一只縛在野蘋果樹上的小羊，但他沒有走過去。這是一只快要被宰的小羊。他覺得他的眼淚快要涌出來了。他還能望見佐依和羊談話時的皺縮的面孔。

但是音樂仍在演奏——布里尔先生一定要叫它窪地佬的音樂。過了一会，他怕布倫包神甫就要來到了，他不能再在這里待下去。他離開了樹林，這時天已經黑起來了；他穿過接骨木叢，一直向水泉走去。婦女們和他的小朋友們提着水桶從水泉回來，水向

外濺濺着。

水泉發出奶牛的氣味，牛已經把那只埋在地下，僅露出邊緣的木桶的周圍的軟土踏成泥水坑了。他聞到蟲子和蘚苔的氣味，另外還有後邊樹林中傳來的燃燒着的礦井的酸味。

他看見了東尼，這就是瞻禮日和他一起望彌撒的那個意大利孩子；因為不願和他講話，他向樹林中走去。他看見他父親在暗影中，半身隱在一棵樹後。

“爸爸？”他叫着說。

他父親急忙轉過身來，因而就把那個被他身體遮住的人暴露了出來，他父親揮手要那人走開，和他一直在談話的那個人便退隱到黑影中去了。本尼提克特立住了腳，一聲不響。過一會，向前移了一步，又叫了一聲“爸爸”！他正要再向前走的時候，父親突然從黑影中走了出來；那人伸出手來——他們兩隻手在月光下緊握着——可是那人並沒有同父親一起向這野餐會的道路上走來，却消失在相背的方向中。

本尼提克特望見了那將要消失的背影，不由地全身戰栗了起來。

“來——來——”他父親粗野地說，一面抓着他的肩頭，強使他轉過身去。

他以詢問的眼光望着他父親的面孔；他父親皺着眉頭，回瞟他一眼；一會兒，好像仍懷恨在心地說：“為什麼你不待在野餐會上？”

本尼提克特聳聳肩，但說不出什麼理由。他想馬上拉着他父親的手，但沒有這樣作，僅在他旁邊跟着，走回到路上來。他們從沒有走出尋歡作樂的人們的圈子以外，但這次却像開亮了的燈光把他們也照進到里边去了。彩燈點着了，漲紅的面孔和明亮的眼睛閃出了光芒，本尼提克特的心又激動起來。因此，當他又遇到東尼的時候，他就跑到他跟前，用胳膊攀着他的肩頭。

“瞻禮期我們去斗檳鳥，不要忘記，”东尼提醒他說，他的褐色热情的眼睛掉轉來望着他。

本尼提克特笑起來。“我沒忘記，”他說。

“我們要打敗他們黑……”东尼說，他那蛾形的眼皮微微地閃動着。不要这样講，本尼提克特漲紅着臉，心里想。他臉上的微笑——包括了东尼和他自己——仿佛突然泄露出他們的心情。他的眼光閃開了。

“你知道，东尼——”他開始說，但咬着嘴唇。那個孩子的黑眼睛極端坦白和信任地轉過來望着他。

“本尼，要是你來的話，我們一定能打敗他們！”东尼驕傲地說。

他對那雙可愛的眼睛略為眨了一會後；一句話也沒講，突然轉身走開了。他覺着他的面孔蒙上一層驕傲的罪惡。

舞會仍在進行。大家拍着掌，歡笑着。當他從那歡笑着的、拍着掌的人群中擠進去的時候，他吃驚得倒退回來。在搖擺着的人群中間，正在跳着普爾卡舞的就是他父親和母親。他的母親面色蒼白，滿頭大汗，很難為情地笑得喘不過氣來；但他父親的面上却是一種放縱、毫不在乎的表情……本尼提克特急忙轉過身去，把頭藏在擁擠的人群中間。一陣歡笑像玫瑰似的展開在他的後邊。他轉過頭去，被吸引進愉快中來。

本尼提克特看到佐依的茫然的面孔上帶着一種半信半疑的微笑。當他望見他父親和母親跳舞的怪樣子的時候，他似乎把這微笑忘記在他的小臉上了！父親一定是吃醉了，本尼提克特這樣想，他不敢看他父親。他覺得母親一定很難過，雖然他一再看到她臉上浮現出一種奇異的、放縱的、刻骨的愉快神氣，心中非常不安。突然，他想起他父親母親年輕時一定像這樣的愉快過。他驚奇地張着嘴。

普爾卡舞繼續進行：他父親滿臉漲紅，站了起來，突然從拉手

風琴人的手中奪過來一架手風琴，自己開始拉起來。大家怎樣地喝采呀！現在場中沒有別人了，只有他父親一個人，一面拉琴，一面跳舞。這時，他的小弟弟因受到了音樂和歡樂的吸引，不由地從人群中沖了進去；他也蹲下來，嚴肅地隨着父親繞起圈子，摹仿着他的動作，腳向外踢着，兩只瘦瘦的小臂緊抱着。本尼提克特對他微笑起來，這時他覺得他可愛。當佐依摔倒在地上，臉上表現出痛苦和驚愕的樣子的時候，每個人都笑起來。他站起來，慢慢地向本尼提克特走去。本尼提克特把胳膊圍着他的肩頭。

但是他的父親仍在繼續跳着——用腳跟旋轉，跳着，踢着，又旋轉着；由後邊的另一架手風琴伴奏着，始終符合着他的腳步。

當他停下來的时候，又激起一陣歡笑和喝采聲。突然达尔神甫拍着手從人群中走了出來，他那濃密的頭髮像一個不吉利的叢林，亂蓬蓬的立着。本尼提克特生怕他也会參加進去，當老神甫真的蹲下來，由他父親伴奏着，開始嗒嗒地跳起來的時候，本尼提克特心中感到很沮喪。达尔神甫的臉紅得像火燒一樣；雪白的脖髓骨突出，正和深紅色的皮膚成了顯明的對照。他父親臉上露出惡意的表情，故意把手風琴的調子越拉越快；老神甫就愈跳愈快，大家的掌聲也越拍越快。

樂聲像一棵倒落的樹，軋的一聲停住了。當喝采聲和歡笑聲把上面搖擺着的彩燈都震動了的時候，达尔神甫勝利地舉起兩臂，攀着本尼提克特父親的脖子，在他耳邊咕嚕了幾句；他父親大笑起來，然後舉起手風琴，他倆笑作一團，相互拍着後背，點著頭。有人給他們每人送上一杯濃酒，他們一口就喝了下去；他們的面孔似乎涌出更多的汗珠，愈加紅光煥發，光潤得像蘋果。現在，兩架手風琴合奏出另一個曲子，他父親和老神甫揮起胳膊，又進入場中，他們就在觀眾圍繞的圈子中間跳起來。老神甫的領子鬆開了，掛在他的黑色衣服上。他們面對面地跳着，兩手都緊背在身後，先是腳

跟着地，小心地繞着圈子。突然他父親來了几下驚險的步伐，老神甫也跟着模仿。這反把父親激怒了，他索性跳起更驚險的步伐，老神甫也不示弱；他們倆不知不覺地在瘋狂的競賽中轉彎打旋，這時，喝采声响徹天空，把紙灯都震得搖擺起來。老神甫的領子現在全鬆開了，落在地上，但沒有人注意到；領子被踩在土里。老神甫的头髮也在興奮的熱情中旋轉着。

本尼提克特突然看到了他的面孔，這面孔在各種燈光、歡笑聲和氣息迷惑的光輪中心出現了。這面孔白得像個傷疤。這面孔直瞪着父親和老神甫，隨着又望望周圍的人，一種像是恐怖的表情閃過他的眼睛。他仿佛畏縮了，消沒在人群里。

那面孔上的精神錯亂的痛苦是這樣強烈，以致本尼提克特也感到了，臉上不由地露出了同情。當本尼提克特驕傲地引他參觀山谷，告訴他這就是他的未來的教區，和他未來教區的葡萄園的時候，那位年輕神甫向本尼提克特所表現出的，就是這付面孔。本尼提克特想要使拉手風琴的人停下來，想到布倫包神甫身邊，設法勸他一番……

他立在那裡聯想着神甫的痛苦，直到樂聲停止的時候。

达尔神甫爬上本尼提克特的父親坐着的一條凳子，大聲叫着說：“大家肅靜！”他不得不高聲連叫數次“捷克”！接着就是一種溫和的斯洛伐克的咒語，引起了婦女們一陣哄場大笑，然後是他所需要的肅靜；他舉起兩手。嚷道：“每個人都花錢嗎？”小孩回答說：“沒有！”“這些錢都要送給教會，有多少花多少吧！主供應一切！又有吃，又有喝——”大家了解地哄聲大笑了，他站在那裡，緋紅的臉上出現一種天真的表情。“只有薄酒，”當他又能說話的時候，又說：“我要謝謝修造桌子和攤子的人。”他說：“我要謝謝那些作食品的母親們，我要謝謝小孩子們——”他停下來，嚴厲地向下望了一望，“因為他們行為很好，能聽母親的話——”有幾個粗野的

孩子还在叫罵，但达尔神甫也不管这些。他又提高喉嚨，叫着說：“我非常高兴，我們在……事件的前面，虽然我們的思想或許蒙昧不清，我們仍能有这种愉快和享受；但是光明就要來到！要有信心，不要失掉信仰。光明就要來到！主比財神更有力量：我們的朋友，主和你們同在。”他停下來，拭一拭他那發燒的前額頭。一會兒，他用一種比較鎮靜的聲調又說：“这个野餐會——这个野餐會——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們有一位新來的副神甫呀！上个瞻禮日你們看見過他，今天你們要接見他；他一会要同你們講話，你們要把真心獻給他呀！他是你們的牧人；教育他，保護他，撫愛他。記着，他年輕；記着，他將需要你們的帮助！”他的拳头向另一伸開的手掌一捶。“帮助他！”他那样怒号着，以致回声自山邊傳來。“教他知道主是在这里存在的——是的，在这个被遺棄的山谷里——在你們的中間，主是存在的，只要每个人去尋求。主在你們那因勤勞而發硬的手中，主在你們的面孔上；當你們到那些燃燒的鍋爐工作的时候，主還和你們同在——你們的灵魂掌握在主的手中。”

他突然住了口，垂下頭，叫着說：“神甫！你在哪里，神甫？你要來和你的教民講几句話嗎？”

他緊張地探首在人群的頭上巡視着。

“神甫！”他叫着。

大家都轉過臉來，同他一齐尋找。本尼提克特爬上桌子，在人們的頭上巡視着。他又用力向黑暗中望去，黑暗像一只嚴密的手遮蓋了他們；他仿佛在一道光中看到一個人已匆匆忙忙地走上半山腰了——他的黑長袍在他后邊揚起一層塵土。

他不再聽到达尔神甫的叫喊了。他跳下桌子，彎腰撿起那條

的道路向前走去。深的礦坑在他脚旁張着危險的大口。矮叢林里有些小徑。彎得像西瓜皮似的新月挂在天空的一端。樂聲在他背後慢慢地模糊了。當他向前走着的時候，他內心的痛苦像樂聲一樣逐漸淡薄了。布倫包神甫的蒼白面孔像祭壇上蠟燭的最后一閃，也消滅了。一只貓頭鷹笨拙地從他臉前飛過，喳喳地穿過樹枝。他從口袋里摸出那條領子，吹掉上邊的塵土，把它撫平……

厨房里點着燈。當他推門的時候，發現門已上鎖。他的父親先拉開窗簾望望他，然後才把門打開。

“上樓睡覺——快點！”他命令他。

本尼提克特急忙穿過廚房，向坐在桌子旁的四個人瞟了一眼。他們已把油燈扭低，坐在暗淡的黑影里。他突然停下腳步，盯着他們，然後突然離開，跑上樓去。

佐依已經睡覺了，正在夢鄉的荒野游逛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軀轉動了一下，用嘎嘎的聲音說着夢話。本尼提克特鑽入了他身旁的熱被窩里。

他翻來復去睡不着，突然直跳起來，立在床上。佐依吓得透不過氣來，像一個從深水中出來的驚恐的游泳者，瘋狂地醒了過來。父親走進了室內。

“你叫什麼？”他問。

本尼提克特眼睛瞪着他。

“爸爸，”他說，“我認識那個人！”

“哪個人？”父親不耐煩地說。

“監獄里來的那個人呀！”

他父親的眼睛瞪着他。

“睡覺。”他向佐依說，輕輕地拍他睡下去。他若有所思地呼吸着，靜靜地站在房里。過了一會，當他又開口說話的時候，雖然他的聲音是溫和的，甚至悅耳的，但其中充滿有一種本尼提克特可

以感覺到的東西，它幾乎像是他父親的石硬似的手。

“本尼提克特，”他說。“聽我的話，睡覺吧，不要說出那個你在厨房里看見的人。睡覺吧。懂嗎？”

本尼提克特又縮進被窩里去。

“本尼提克特？”他父親要求他說。

“是，爸爸，”他答應了，低下頭。“我將記着你的話。”

他兩眼睜得大大。他的父親在厨房間里徘徊了一會，好像還要說什麼似的；最後終於說了一句“睡覺吧”，就離開了屋子。他走后，本尼提克特輕輕地自言自語地說：“道布里克，我看見了你！”黑暗似乎把他的話緊緊包圍住，好像在說“不要聲張”。

九

白晝使得夜晚的一切都難以置信。

當他走進厨房的時候，他母親正低聲哼着，寬大的面孔正忍住一種戲謔的微笑。路多爾夫坐在她懷里，向上翻着的肥胖小手放在她的手中。他母親的食指正撥弄着他手掌中的米粥，他甜蜜地露齒笑着，聳起兩肩，難耐的期待着。佐依呆呆地望着他們。

“煮，煮稀粥，稀粥爛……”

孩子們都向后站……”

路多爾夫開始咯咯地笑起來。她繼續認真地用手指撥弄他的小手。

“給那一個，給那一個……”

可是沒有小孩的，

哦，哦，跑向森林去吧……”

她突然叫了一聲，把手指很快地伸進他的腋窩里，他不禁尖聲笑了起來。佐依也笑了，一面扶着搖擺着的弟弟，直到母親停止

了呵痒。

本尼提克特眼向下盯着小弟弟的濺滿了眼淚的面孔，听着他那迫不得已的強笑。本尼提克特又望望也在發笑的母親。他遲疑了一下，不願打斷他們的這種愉快的時刻。

他父親正彎着腰俯視着一個銅壺；壺底下火燃燒着，純酒從那長長的銅卷管中滴出來。廚房里充滿了玉蜀黍糖晶和麥芽汁的氣味。

“爸爸，”他含糊地說道。“我需要些錢。”

“關上門，”他父親說着英語，命令他。

他把身後的門关上，向父親望了一會，又想起他昨夜拉開窗簾的神氣；於是他聳聳肩，擺脫了這種回憶。

“教會又催繳學費了，”他固執地繼續說。“去年的學費我們還沒有繳呢。我說的是佐依的學費。”

“要佐依下次去公立學校。”

他沒有說話，沉默了一會，他希望父親說他們自己的語言。

“必需品繳，爸爸。”他說，一面抑制着怒氣的迅速爆發。“他現在已經跟不上。我需要給他買幾本書。”

在他看來，他父親一夜沒有睡覺，雙手緊緊握着環管。

“公立學校發書不要錢。”他父親回答說。他忙於照料那些銅卷管，彎着腰檢查它們。“我繳納過教育稅的呀！去吧，向公立學校要書去！”

“我不能讓佐依上公立學校！”本尼提克特激動地說。“达尔神甫說——”

他父親從卷管那里站起來，望着他。

“誰告訴了达尔神甫？”他摹仿着达尔神甫的聲調，諷刺地問道。昨天晚上他曾用舞步戲弄過他。本尼提克特一時不能緩和局勢。他覺着自己有點氣不過。他兩拳緊握着，手指甲掐進手掌里。

“不要这样！爸爸，”他轉过臉去，向着他的肩头說。他立起脚，向前探着身子。“你要把我們都送進地獄！”他大声嚷起來，臉漲紅着。“入地獄的是你——是你，是你！”

他的父親笑了，不耐煩地聳聳肩。他父親又對着火蹲下去，但是掉过头來。

“我入地獄嗎？”他鎮靜地說。他把头点了几下，拿起一个瓶，眼斜視着它。过了一会，他把一个空瓶放在那銅卷管下边。“工厂老板把所有的工人都辞退了——把我辞退了。我在工厂里干了十五年。現在被辞退了。为什么要辞退？关于这一点，你沒想想嗎？工厂为啥要辞退，我問你？”他望着本尼提克特，举起一个指头指着他。“你告訴我为啥？你不懂呀！你沒有想想这个！我告訴你为啥！現在，他們說：布尔曼尼斯先生，你來把房子賣給我！”为啥？”他突然怒吼起來，因此，那只猫吓得跳下窗台，躲到火爐下边去了。

本尼提克特痛苦地閉着嘴。

“去！”父親激動地叫着，“去問問达尔神甫我現在該怎么办？去請他問問主，我应当怎么办？”他指着本尼提克特的額头說。“在那里——你在那里什么都沒有！”他搖搖頭，失望地聳聳肩。“你拿錢給神甫，他盖房子，他有东西吃——但是你，你的褲子后面破了。”他說罢就弯下腰去，凸起自己的屁股。他抬起头望望本尼提克特。厨房內的鬧鐘像蟋蟀似的吱吱地响着，甚至在这半陰沉的厨房中，本尼提克特仍能看到父親那双悲慘的灰眼睛，以及父親瞟他时那种沉痛醒悟的、几乎是輕蔑的表情。“你說，‘爸爸給我錢代佐依繳學費。’現在，我問你；‘你到哪里賺錢吃飯？’”他伸开兩只大手，鼻子哼着。“为什么？”他用立陶宛宛語問道，然后他的視線离开他，鎮靜地重复着說：“为什么？”

房間里沉默下來。他們能够听到那躺在爐下已經入睡的猫發

出的咕咕声。他变得不自然了，低着头說：“我們決不失掉房子！”

他的父親瞟他一眼。“你說的！”于是他轉向桌子，把剛才从卷管下卸來的那個瓶子拿起來，用報紙包好。

“把这送給德拉格勞包斯先生。”他說，“買書去吧。”

用報紙包起來的酒瓶在他們中間。本尼提克特眼望着別處，終于伸出手來接過瓶。他離開了家。

他真想把這只瓶子帶到曠野去，把它摔碎在石頭上。

他穿過卡克卡克巷，走上蔭影路。山谷的上空飄浮着一片雲烟，像藍灰色的陰影：四周靜寂，在溝渠邊玩墨球的孩子的叫喊聲从下邊傳來。他想去參加他們的遊戲，恋恋不舍地傾听着他們在那寂靜的空間飄蕩的聲音。一切都沉寂無聲，一種干燥而極端刺鼻的臭氣，隨着一陣神秘的風从焚化爐吹來。這是焚化爐一天到晚燃燒的破紙、碎皮、浸透的破布、骨頭和死動物、毛髮和錫等東西的氣味。他轉回到卡克卡克巷，走過一排一排的牛棚。許多面帶怒容的孩子刺打着一群肥大的奶牛，拍着它們那沾染糞土的獸皮，正把他們趕進牛棚去。紫丁香花叢的巨胸伏在后邊的棚欄上。夜空里已經挂上了一輪皎潔的明月。

他停在一座屋前。這座屋像其他的房屋一樣，稍稍地離開了骯髒的街道，有一道破圍柵，一個圓形拱木的大門通向前院。走道兩旁和圍柵的邊上都排着比影子還黑一些的鳶尾花。

“嘿，本尼，”一種鹵莽無禮的訊問聲音說。本尼提克特轉過身來，看見一個長腿的瘦姑娘跟着他走進巷子來，她的細長的黃髮辮子下垂着。“你在这里作什麼？”

他把包着的瓶藏在背后。

“不作什麼，”他說。“抄近路。”

“啊，為什麼？”

“因為！”他沒精打采地說。

“你來給我的老人家送私酒嗎？”她看透了他的心思，逼他說。

“不是，”他說。

“你背后藏的什麼？”

“干你鬼事！”他罵她。

“啊，你罵人！”她神采奕奕地說。

他閉起眼睛，牙咬得吱吱作響。

“我爸爸說，不管怎樣，再也不買私酒了。他們把他从工厂里辭退了。”

本尼提克特眼睛盯着她。

“什麼？”他抱怨地問。

“拿回家去，再不然，你自己喝了吧，”她說。“要不然，警察就要來逮捕你的老头子，說他私造酒呢。我确切知道！”

“傻瓜，”他說。

她走進門去，把門关上。

“我确切知道，”她撮着嘴唱歌似的說道。“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她像凶惡的符咒，他擺脫不了她。他的手背在身后，面對她站着。她口中的泡沫閃閃發亮，她惡意的笑着擋在門口上。仿佛她占有了整个世界，可以为所欲为。

終於她把話說出來了。

“你是一個窪地佬，”她說，“他們不會讓窪地佬作神甫。”

他憤怒地大叫起來。“但是我就要作一個神甫！我已經在學作一個傳教師了！”

“你將來會知道的，”她不動声色地說。“你要先被毒死！”

他恐懼地瞪着她。

“他們要把毒藥放在酒里。”

他从巷子里捡起一块石头，照着地向那屋子里跑去的黄色光腿投去。接着他转身就跑了回去。

他一跑到蜜蜂山后，除掉通向城里的一条路外，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因此，他只好沿着山脚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眼睛没精打采地注视着脚尖。

地上是一片银白光，来自月亮的银光。在北边，那种通夜不散的曙光，那种永久升起的阳光，笼罩着沟渠，笼罩着那些板棚，喷射出漫长的铁渣流光，铁渣落到酸味的水里，噼噼作响。男女黑人，抱着孩子，从他们那油纸的板棚的窗子里向外望着，熔化的铁渣的黄光刺射在他们的眼中。这条熔化的铁渣河流会冲到他们跟前吗？铁渣越过绿草，一步一步地向前燃烧着；使一切生物变成了灰燼，同时也就把他们掩埋起来；把惊恐的野鼠的形态永久封在中空的软土堆里，野鼠的骨、肉、皮在一缕白烟中消失了，只留下这样一股烟气。

本尼提克特的视线越过屋顶望着铁渣，他的心首次领悟到，铁渣仿佛已经由一座意想不到的悬崖上跌落下来；铁渣将堆到什么地方才停止呢？他想，他已经看到了另外有一个人在半明半暗的厨房里，比影子还黑一些……

圣约瑟教堂的钟声响了：他停住脚，垂下头，默默祈禱。他把瓶子放在地上，脱去墨球帽子，然后跪在牛脚印斑斑的道路上，在胸上划了十字。他热情地祈求勇气，仿佛他觉着灾难就在面前；他甚至似乎还需要勇气来对抗那些永久不会停止的过去的灾难；过去仿佛仍然极力地背叛他。他努力用他的慧眼，从他父亲毛茸茸的面孔，向能够负起一座屋子的宽阔肩头，以及他的嘴唇所吐露的讽刺意味的英語；投出一股具有熔解力的虔诚光辉；但是他所看到的，是他父亲半轻蔑半悲痛的表情，所听到的是声色俱厉的谴责。

“主，帮助我呀！”他叫着，嘴咬着他愤慨地紧捏起来的手指头。

他站起來，嘩嘩的風把他吹得茫然地搖擺起來，眼睛上下打量着街道。他看見酒瓶仍躺在土中，他拿起酒瓶，把它摔碎在石頭上。酒花立刻飄飛在黑暗的上空，散落在牛棚子上。他憤憤地注視着酒在消失的地点，这样作好像還沒有解憤似的。可是，当他想到佐依未付的學費，以及應買的書的時候，突然又後悔起來。

他決定去和布倫包神甫談談，向他推心置腹地談談，求他指導。或許，他想，現在——既然他的心充滿了要說的話，既然他心里洋溢着……

木門軋軋的聲音很高，他很欣喜地傾听着這種聲音。他走上那通過院子的紅磚小徑，院中的土都已經掘翻起來。他不覺的咧嘴微笑，他的脈搏已經自動地平靜下來了，他的心恢復了寧靜。

廚房里有燈光，他聽見里边傳出一種模糊不清的聲音。他拉開紗門，又舉起手來。但是那要敲門的手在月光里停住不動了。

“我不干！”他聽見达尔神父沉重而暴躁的、近似大叫的聲音。他這種聲音，他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是我的教會，這是我的教區，我在這裡服務了三十年，像他們一樣的窮，我不願意——我不願意——”

“不要大叫，”他聽見布倫包神甫冷冷地回答。

“我要叫，我要叫破屋頂，我要作什麼，就作什麼！”达尔神甫怒吼起來。他的怒氣直穿牆外。“你不要在我的教堂里命令我。你還沒有生下來前，我就修建了這座教堂，而且我一直在这个教堂服務。這些人是我的教民，我要為他們服務，一直到死為止。但是，並不要你來——”

“不要再作昨天那種事情，”年輕的神甫用聲色俱厲的口吻說道。“我羞得難以露面！不，你不能再作這種事情，否則我自己要報告主教！”

“羞得難以露面！”达尔神甫粗野地叫着。“看不起我，你看不

起教民——他們配不上你呀！快去，現在就去報告我！不管怎樣，你的任務就是——來監視我！告訴主教，就說你看見我在街上赤裸裸地跑着，像——”

“够了！”布倫包神甫陰沉地說。达尔神甫的聲音突然停止了。不知什麼緣故，本尼提克特知道布倫包神甫已經離開那屋子。他仍聽見門里边老人的沉重的呼吸聲。他的手還是舉着。他現在需要靠着牆，閉上眼睛。他的頭轟轟叫，好像心臟停止了跳動。

過了一會，他跟踉蹌蹌地出了院子，忘記把門关上。

—○

他沒有回家。他在那些巷子內和空場上走來走去，沒法擺脫他從教堂院子帶來的情緒。但這和一般的情緒不同，更緊密地抓着他；他覺得為這個情緒所沾污了。這裡牛氣侵人，巷子里堆滿了垃圾，陰溝的水滿滿地流着；不知哪裡刮來一陣敵意的風，把廢紙吹下山谷。皎潔的月光在天空中照耀着。只有天空，因為是那樣高，這種風力達不到，似乎還未受到影響。月色朦朧的天幕，遮蓋了這些房屋和周圍的山。他相信這天幕一定伸展到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在河流的那邊，在鐵道的那邊，一直到布倫包神甫的家鄉。

他不能回家去。他想起了那只打碎了的威士忌酒瓶，又感到一陣後悔的痛苦。他必須弄點錢！他不信任他父親。他想起佐依準備要上學的那天，他父親說，從佐依起，以後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公立學校。這件事使他跟父親掀起了從未有過的激烈爭吵。他寧死也不願意讓佐依走進那宣傳異教的公立學校！在學校開學那天，他和他母親不得不偷偷地把佐依送到教會學校去註冊；以後他們一直用自己能夠節省下來的錢，代佐依付學費。本尼提克特另

外放开一筆錢，备弟弟付學費之用；這筆錢有的是賣破爛積下來的，有的是當哥哥紋斯賭博贏錢的時候，從他口袋里偷來的。後來父親發現了，並沒有硬要阻止佐依去念教會學校，只聳聳肩，晃晃頭，就完事了。後來，他也就同意代佐依付一部分學費。但是，現在他已經失業了，怎樣好呢？

一種絕望的、不着邊際的幻想飄浮到他的心頭：他想進城去偷盜，但是，他聳聳肩，把這念頭擺掉了。

整個夜晚，焚化爐的氣味老刺着他的鼻孔；他知道他現在所走的是什麼地方，雖然不是有意識地往那裏去。這是那條鋪着石灰石的白色路。他走過時，路上揚起一片刺人的塵土。這倒適合於他；他需要痛苦的刺激，使得他的苦惱更真切一些。

從來沒有人在夜間走得這樣遠。照耀在他右肩上的月光，把左邊的山坡籠罩在黑影里，他在那裏走着。他還沒有打定主意，但是他已經在提防着不讓焚化爐那個叫做“瞎眼犁刀”的看守看見他。一塊上面寫着“行人止步，否則罰金五十元”的牌子像個十字架似的立在他面前。

垃圾堆里有很多好東西。卡車整天在石灰石路上軋軋地奔馳着，還有老馬也拖着車在塵煙中慢踱着，滿載着城內的出口貨，堆在這裡，回去再運。最初，任何人都可以跑到垃圾堆上來撿東西。城內市場里低估價值的情況真是驚人，因為在這些被拋棄的東西里，有很多家具只要稍加修理就可以用；甚至還可以拿來布置好些房間。過去，垃圾堆上像圓麵包上的葡萄干似的，擠滿了孩子和大人。後來，這個一只眼睛全是白眼珠的，好像這只眼睛永遠在默想他內心的生活似的，“瞎眼犁刀”就釘起那塊牌子，自己去清除那個垃圾堆，把那上面所撿到的東西堆在焚化爐旁邊的那個小房子里，向外出售。

他喝着酒，他有一支來福槍，夜間他就坐在鍋爐的暗影那邊的

院里，开槍射击那些在堆上踱來踱去的耗子。孩子們也來撿一些破銅爛鐵，絲綢，或是銀制的坏东西，但是他們全都知道，要是不幸給“瞎眼犁刀”捉住了，他就会把他們关到鍋爐房那里，而且……

本尼提克特战栗了。这个大垃圾堆高低不平地、黑漆漆地橫在那里，不自然地閃动着，一陣猛風从那上面吹來。他听到达尔神甫的聒耳的声音，他的喉嚨痛起來了。

皎潔的月光一路緊隨着他。月光看到他來。垃圾堆浸浴在月光里，但北面却有一片漆黑的陰影，玻璃片在陰影中像神秘的眼睛似的閃耀。本尼提克特向下望望焚化爐。焚化爐像一根高柱似的矗立在那里，冒出一縷縷的黑烟，飄向空中，小河就在焚化爐的背后，那里一点动静也沒有。垃圾堆上也沒有动静，只有一陣悄悄刮來的風，把廢紙吹得沙沙作响，在馬鈴薯地里發出嗡嗡的声音；馬鈴薯的長卷鬚在皎潔的月光下反射出赤裸裸的銀白色。永久不熄的細火燃燒着。垃圾堆永远遭受着火的洗禮，在这种洗禮里，垃圾堆有时輕輕地一动，那些落脚未定的垃圾还來不及沉睡，就向一边滾落下去。一种臭气，像湿热的蒸气一样，从腐爛的垃圾堆上發出來。本尼提克特又發抖了，牙齒咯咯發响。他小心地越过边沿的时候，屏着气，匍匐着，以免身子的側影照在地平綫上。他發現了一个口袋，又發現了一支扫帚柄。他拿起那支扫帚柄，用它來探索这个山堆向前走去。他像一个游泳者，先屏着气，一下子呼出去，然后再急忙吸進一些污濁的空气。

他找到了一把銅壺，把它放進袋里。突然一陣狂喜浮現在他的心头。他站起來，貪得無厭地注視着垃圾堆。垃圾堆是財富！他只消在這兒繞一轉，就可隨便撿得不少貴重东西。耗子看見他來了，恋恋不舍地离开，他向耗子揮晃着他的扫帚柄。耗子溜开了，卑賤的灰影子在月光中回头向他張望。他發現了一座破七星灯台，在他專心一意的眼光看來，像是真的銀子。他跑上前，把它撿了起

來。山谷里突然爆出一陣可怕的隆隆聲，把他吓得面朝下地倒在一個油膩膩的水潭里。在他頭頂的罐子開始往下滾了。他驚恐地兩手抓進亂七八糟的泥土里，躺在上面，全身打戰，仿佛躺在一個正在腐爛的胸膛上。他不能張口祈禱。他的思想凝結在他那硬化了的腦海里。

臭風並沒有被吓倒！它在他四周吹刮，撲着他的面頰。他悄悄地移動。從他躺的地方，他幾乎看不到焚化爐，靜穆的月光照耀着那個院子，一點動靜也沒有。于是他看見它了，一道月光照在來福槍的槍筒上，看去好像一只青黑色的詭詐的手指正在指着它。

他躺在那裡，臉緊貼在垃圾堆上，目不轉睛地望着對面的山，他等待着。他不能動——想也不能想。他覺得他好像粘貼在山坡上。山坡把他吸住，把他吸在那些城市的腐爛的財物上，而在他的身子上邊，又像有一塊大石重重地把他壓住。那顯得不實在的夜像一塊透明的水晶照耀在他的上邊。恐懼之神眯着一只眼睛注視着月光。

他上邊有動靜了，槍聲又響起來。一種黑影在月光中高跳了一下；落下來時，尖叫了一聲又抓着垃圾堆。它開始在罐子中間嘩啦嘩啦地向山下爬來，它吓得一直唧唧地叫着，他看見它的長影在罐頭桶中間向前拖曳着。槍聲又響了，耗子唧唧地叫了一聲，更快的向前爬來。

本尼提克特驚恐地望着它向前爬來，他想它要跑到他跟前，挨近他，把血濺在他身上。他心中聽到一種隱隱約約的尖叫声，由於這種聲音的吼叫，他的頭髮脹了；他覺得喉嚨干縮，兩唇緊繃。他的眼睛睜得好像用手指硬把它們分開一樣。他心中的吼聲好像响遍了黑夜。耗子又跳了一下，就滾下山邊，接着就是一陣嘩啦啦的罐子聲，聲音一直响到山底。來往反應的下沉的尾聲，像鼓聲一樣充滿了黑夜，慢慢地消失，繼而靜下來了。

此后很久，本尼提克特覺得他仿佛已經陷入在一場惡夢里，昏昏沉沉地被包圍在一個絲質的螺旋圈中；這個絲質的螺旋圈把他包得好像裹上一層騙人的符咒。寂靜好像那毛爪向前伸張的、安詳的眼睛從黑暗中向前注視着的貓兒，耐心地等着。現在他已喪失了他寶貴的本体。他們認不出他是誰，會把他當作其他的人；他處在可怕的危險中，他在這種符咒中，不能叫出聲音：“主知道我！問問他！”因為他聽見了那些应当代他講話的人從緊閉的門後所發出的聲音，他們的打招呼的眼睛會把他帶回到世界上來，會消滅那些等待在黑暗中的眼睛，會抑制着這種危險的跳躍，會使世界再按照它的合理規律轉動起來。但這些聲音只沉浸於一種爭論中，這種爭論壓倒了他的呼喊，甚至他把門敲得嘖嘖地響，手指節都敲出血來，他們都不聽他。因為他躺在那里，一點也不能動，一種精疲力竭的困倦，一種病魔使他無能為力了，他像一灘水似的躺着……丑惡像一隻窒息的爪伸了下來……

他先在心中動了一下，然後只是把手向上伸起一半，他祈求着：“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奉聖父……”他聽到了自己的聲音，看見了那舉在他眼前的自己的手，摸摸額頭，於是他蘇醒過來了。

這時月光悄悄地溜過去了。雲彩笨拙地橫過天空。破碎的陰影移過了他的身子，籠罩了整個的垃圾堆，又移向焚化爐，繼而把焚化爐也掩沒在黑影中了。

這時他才真正發覺，他仍在握着那隻七星燈台。

他先用手撐着地，爬起身子，然後才從垃圾堆上慢慢地直立起來。他搖搖晃晃，可是他仍把那裝着七星燈台的麻袋背在肩上，開始沿着堆邊爬去。疲倦橫穿了全身，好像他突然一下子變老了。身前的影子看來彎得像一個老头子。他機械地繼續在那破片中扒尋，他撿起一些銅絲和銅鍋；麻袋裝滿後，他繞過山向那石灰石的大路上走去。他在影子後邊走着，聳起兩肩無力地咳着嗽。

很多人正去上工。他們从家中的暗影里走出來，迅速地向前走去，仿佛他們沒有把握，當他們跑到的時候，是否還能找到工作。本尼提克特仿佛看見了道布里克，但無心去考慮這種幻影：那個或許就是道布里克的人影正和一個不知名的工人一起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着，他腋下挾着一個閃光的鋁筒。月光好像特別為了這個鋁筒，發射一種耀眼的光，照耀在它的上邊。

他把麻袋藏在廁所後邊，在後院里站了一會。仿佛現在他才認清了這個地點，他一顛一跛地从後門溜了進去，慢慢地爬上了樓。

“本尼提克塔斯①嗎？”他母親的身子半藏在黑影里，輕輕地叫了一聲。

“媽媽！”他痛苦地回答說。

“大家都睡了，”她說。

他在黑暗中摸到她跟前，他覺得她那驚恐的胸部緊貼在他的面頰上，他把額頭鑽在裡面。她撫摸着他的頭。“媽媽！”他的濕潤的嘴唇緊緊地貼着她的胸部，叫了一遍又一遍。“他睡了，不要作響，”她回答說。

室中兩個孩子的呼吸聲在美妙的痛苦中一起一落。他疲倦地脫下衣服，站在那裡細心地望望他弟弟路多爾夫的皺縮的面孔，然後又望望佐依夢中的純潔的臉。

於是，他爬上床去，心中緊緊地保持着那種美麗的幻影。

① 本尼提克特一字的立陶宛文的發音。

瞻禮二的大清早，他們來了，開始沿着溝渠修築一道巨大的混凝土陰溝。下午，本尼提克特把七星燈台和其他破爛賣了之後，就跑來看他們修陰溝。窪地大部分人似乎都在那裏。一架細長的起重機從那軋軋作響的卡車上把混凝土塊吊在空中，然後一塊一塊地沿着溝緣，排成一條彎彎曲曲的毒蟒蛇。其他的工人就把這些混凝土塊砌上去，把它們凝合起來。

一個人從幼年時代起，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不變化的景象，單純地把它移到他的心靈裏，然後以日積月累的記憶使它巩固起來，一直到內心的形象和外界的事物完全相合，只有一層皮膚把現實和形象隔開——因此，他常常認為，而且他相信自己就像草木一樣從本土裏生長出來，外邊有什麼變化一定會使內心受到創傷。

於是有一天不知從哪裏來了一些陌生人。什麼力量把他們吸引到這裏來，誰也不知道。他們帶着卡車，起重機，洋灰車，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見，也不管你內心怎樣，更不顧那些生根在這土中的東西，便開始改變一切；你只能站在旁邊望着，內心開始難過起來，彷彿那心內的形象被刀軋了一樣。這時你會感覺有什麼東西在撕裂着，內衣濕粘粘的，你以為是流了血，其實是出了一陣大汗，你卻不覺得。你站在那群人中間，手握着念珠，摸着你的胸膛一起一落的聖牌，主的形象在胸內像一片樹葉一樣緊貼着你的心上，這時，你突然覺得你好像帶來了一束鮮花，但向下一看，卻是一束枯草。

本尼提克特望着他們，口中喘不過氣來。他腰間刺刺地發痛，好像一直在跑路，雖然他是一步一步地走到溝渠的。他一個一個地望着人群中的面孔，看看是否有人流了淚。他要追問……

一個顴骨凸出的高個子，吐出一道黃口水，從嘴角發出聲音

說：“好啦，我想，我們就要把那些黑小子赶走了……”他那神情不安的眼睛轉過來望望那些木板棚，又回頭看看那些作工的人。他撇着嘴唇，撐着腰，仿佛像本尼提克特一樣，他也覺着腰痛。

沿路最少有一百個人。有幾個黑人站在他們的木板棚外邊，面色發呆地望着這裡。他們感覺到溝渠對面的熱度這樣逼近，而且能看到冷卻的鐵渣的外皮的凝固，甚至那鐵渣外皮上的氣泡，那條散滿了冷卻的破裂鐵渣球的長斜坡，沿着山坡伸出的一條燃燒過的火舌，發出黃而陰沉的火光。什麼事情將要發生，現在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陰溝就要修妥，鐵渣仍要往下堆來，掩蓋着陰溝，剷除溝渠，繼續向那柏油紙的板棚前滾來，然後碾過板棚，把它們從地面上消滅；越過板棚後，再向棚後的山谷滾去，一直爬上對面的山。

因此，他們好像精神恍惚地望着起重機擺動地吊起大塊的水門汀水管，對着鐵渣山坡停了一會，然後慢慢落下，把它們沿着那條綫放下來。這架起重機仿佛預料到这个特別日子似的，油漆成嶄新的黃色；卡車也是新的，甚至在工人中也有些戴着嶄新的鐵路工人帽子，穿着新工作服。六月的太陽像玻璃一樣地明亮。孩子們很奇怪為什麼有這樣愉快的天氣，叫喊着，贊美着。本尼提克特也立刻興奮起來，但馬上覺着受騙了，心中很難過。

他面向溝渠嚴肅地立在那裡，仿佛他向着板棚的右身發硬了，不能向那方向轉動。

塔布里斯太太是一個立陶宛人。她來拜訪他的母親，有一次把烘過的大蔥貼在他那發炎的腳趾上，用立陶宛話給他說：“怎麼一回事？”她陰沉沉地望着溝渠，吐了一口唾液。“倒霉！”她詛咒說。

本尼提克特微笑了。（只有英語中的咒詛有點難聽。）

“你媽媽好嗎？”她一本正經地問本尼提克特，但親熱的向他

微笑着。

“很好，”他善于辞令地点着头說，虽然他知道她或許一个鐘头前剛剛見過他母親。

“你父親呢？”

他聳聳肩：“沒有工作。”

“啊！”她一面提高悲痛的声調，一面点着头說，仿佛工人悽涼的命运又一次在这里被肯定了似的。她胸部用力一脹，然后發出一声深深的嘆息，突然落下去了。“工厂停工了，是不是？”她恐懼地問他，她用英語把这种不愉快的思想說出來，眯縫着兩眼望着他，看他有什么重要表示，她舌头微微地向外伸着。

他又聳聳肩。“不知道，”他說。

“你父親怎樣說？”她問。

他們常常到最后問他父親意見怎么样；他聳聳肩，皺起眉头，粗率地用英語說道：“他什么也沒說。”

“啊，我的丈夫……”她又开始說，但沒有說完就嘆了一口气。“我的丈夫从禮拜二就沒有工作了。”

本尼提克特兩唇几乎緊閉着，陰沉地說：“有信來嗎？”

“从銀行來的嗎？”

他点点头。

她也点点头，沒有講話。一种强烈的沮丧神气，混和着迷信的宿命思想，浮現在她面孔上；她兩眼發呆，垂下臉，沉思地瞪着眼。一会她搖擺一下身子，用粗硬的手撫摸着本尼提克特的头，梳理着他那蓬蓬的头髮，面帶微笑，親切地望着他，嗚嗚地說：“漂亮，漂亮①……漂亮，漂亮……”他好像了解她的需要，耐心地站在那里，讓她撫摸下去，一直到她自己把手放下，惋惜地長嘆了一声。

① 上面兩個“漂亮”，原文用的是立陶宛文。

陰溝修建时的速度真驚人，在工人六點鐘下班之前，他們已經安裝了好幾百碼的管子。溝渠向下流半里就進入了嶺脊下的一個穴道，在這裡溝渠從一座鐵道橋梁下流過，一直流入河中，這道嶺脊正封閉着窪地的東端，不過在南邊有一個僅僅讓一條道路通過的缺口。

太陽西沉了，於是觀看的人戀戀不捨地分散了，其他的人，好像怕留到最後被抓住似的，突然離開了，只有本尼提克特和幾個閑散的人還沒有走。

他知道，如不趕快走，去教會就要遲了，然而他還是留戀不前，他的眼睛緊緊地注視着那已經停止冒氣的黃色起重機，這架被工人留下的機器已呈現出孤零零的神氣。

他終於向左邊轉過身來，開始慢慢地向街上走去；一面朦朧地看了一會，以便把那些編織的帽子和起重機杆子忘掉，一面自己微笑着。

布倫包神甫在聖器室里，他似乎已經熟悉了聖器室；他有把握地從這件東西走向那件東西，和他一起的還有一個新來的孩子——一個紅頭髮、臉上有黑污斑點的孩子。布倫包神甫正以低低的、堅持的聲音教他作彌撒的基本道理，那孩子的面孔發呆。神甫一住嘴，他就緊張地舐着嘴唇回答着。

本尼提克特走過的時候，布倫包神甫向他點點頭，但仍問着：“以後怎麼樣？”

那孩子吃吃地說。“以後我走過——走——到聖徒書旁邊——。

“僅僅走過去嗎？”

那孩子茫然地望着布倫包神甫。

“你僅僅走過去嗎？這是我剛才說的。”

本尼提克特在布倫包神甫後邊挺起身子，向那孩子苦笑着。

“我——我走到聖徒書旁邊——”孩子戰栗地說。

“你已經走过三次了。”布倫包神甫冷淡地指出道。

“我走——走过，”那孩子吃吃地說。

“你已經說过三次‘走过’了。”布倫包神甫說。

孩子的臉漲紅了，本尼提克特由于同情他，为他跪在地上來提醒他；他跪下去，又起來；起來，又跪下去，一面跟他点头打招呼，而那孩子只是瞪着兩眼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布倫包神甫突然轉过身子。

本尼提克特伏在他的脚上了。“我很抱歉，神甫，”他說，一面低下他的头。

“我了解，”布倫包神甫回答說。他那年輕的面孔不知怎的变为嚴肅而蒼白了。臉上潜伏着一种濃重的陰影，兩眼厭倦。“但是他必須自己学。”

“是的，神甫。”

“我准备馬上和你談談，”他又說，“你可以等一会嗎？”

“好的，神甫。”

他又轉向那紅頭髮的孩子，孩子的前額头上堆滿了汗珠。

“那个你懂嗎？”

“跪下嗎？”

“是的，从福音書走过到祭壇的聖徒書那边，再从那边过到这边时，要跪拜。一直要这样，除非——”

孩子用力地点点头。

“除非什么？”布倫包神甫嚴厉地問。孩子馬上翻起驚奇的眼睛。“不要这样快就点头，”年輕的神甫指責他說。

本尼提克特走开了，他穿过院子，去敲神甫們的住宅的后門。

盧姆耶太太讓他進去；当他走進去的时候，盧姆耶太太用一种不高兴的銳利的眼光仔細打量着他，又拉松了他袖上的一个下垂的鈕扣。她的頭髮从她的眼睛那边向后梳起，整齐地梳結在腦后，

一条新鲜的玫瑰印花围裙整整齐齐围在衣服外边。原来她并没有那么老！本尼提克特惊奇地想。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坐在桌边，等着会见达尔神甫。那个女人一只眼睛黑青，男的阴沉地坐在她的旁边，放在腿上的两只粗糙的大手相互握着，好像不让它们乱动似的。他们是来向达尔神甫请教的。

“神甫在哪里？”他问。

“哪个神甫？”她不高兴地反问他。

“达尔……神甫？”

“在里面，”她猛然把肩头向后边一耸。“不要随便闯进去，”她又说。“他有客人。把那件上衣给我。”当他穿过厨房和那漆黑的小过道的时候，她把衣服从他身上顺手拉下来。一座耶稣受难像头上只是戴着荆冠，立在黑影里，统治着这个通道。镀着光彩的金色荆冠在黑暗中閃出金光。

他坐在一把摇椅上，面对着掩遮着的窗子，旁边放着一瓶药和一个茶匙。有一个人和他一起在屋里。本尼提克特认识那个人是希腊工人，叫乔治·巴比斯，他站在离达尔神甫相当远的地方。

达尔神甫怒冲冲地说：“什么，你是一个小孩子吗？”

巴比斯耸耸他那结实的肩膀，脸上的肌肉阴沉地浮现出深思的表情。他的手紧握在背后。屋内充满着一种刚喝完威士忌酒的和甘草香气混合起来的刺人的气味。本尼提克特能够感觉到，巴比斯是喝醉了，不是一种单纯的醉，而是另一种醉，他那沉思的面孔上仿佛充满了意志和争斗的痛苦的醉。本尼提克特既不好开口说自己来了，又不便退出来。

“有他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他！”那个人粗野地说。

“但这是幼稚的想法！”达尔神甫粗野地回答，微微咳了一声嗽，声音好像有点嘶哑。

巴比斯转身对他大叫起来，他那深沉的声音隆隆作响：“我宁

死不放过他们！”他伸出抖动着的两个拳头，两只弯拱的胳膊的肌肉鼓出强有力的青筋。“用这两只手，我要把他们撕成碎片！”

“啊，你这个傻子！”达尔神甫忍不住了，声音突然激烈起来。他禁不住又咳嗽了一阵，然后说：“揍你的老婆——是的，这两只手是够了！但是谈到这件事——你所能作的只是空口说：‘杀人’罢了！你杀谁？杀警察长吗？你认为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吗？”

“但是我怎么办？”巴比斯怒吼起来，瞪着有血丝的眼睛。“我就这样服服贴贴地等着他们来宰割吗？”

巴比斯用拳头打自己的头，连打三次（本尼提克特觉得仿佛他在捶击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叫，是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他的拳头击得脑袋往后仰。

“我们怎么办？”他叫着，两肩突然斜垂下来。

“为什么问我？”达尔神甫尖刻地说。

“你也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呀！”巴比斯谴责地说。

达尔神甫耸耸肩头，陷入了沉默；沉默像黑暗一样仿佛在他心里等待着他。他自言自语地低声咕嚕着，本尼提克特听不出他说的什么。巴比斯眼睛开始发呆了。一种沉重的悲哀，像强烈的气息一样，由他身上散发出来。他们在屋中站站坐坐，像等待什么似的。最后，达尔神甫从椅子的影里站了起来，没精打采地说：

“你认为我半死不活地坐在这把椅子上，还有什么权力吗？你要我作什么？到他们面前去恫吓他们？凭什么呢？他们会讥笑我的。声势煊赫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沉默下来，眼瞪着帘子，巴比斯也不讲话。过了一会，达尔神甫站起来，又说：“你要我作什么？”

“天主知道，”巴比斯说。

达尔神甫的头好像受了重大的压力慢慢地倒在一边。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嘆声中带着一种奇怪的剧烈战栗。

“我已經警告過你多少次了？”他說，眼瞪着巴比斯低下的頭。

巴比斯突然轉過身來對着他叫着說。“警告！”他用沉悶的聲音說。“你警告我的肚子嗎？”

“警告你的靈魂，”达尔神甫鎮靜地說。

巴比斯眼瞪着他，他身上的凶惡氣焰控制了整個屋子；接着他發出一陣侮蔑的粗暴笑聲。他發着抖跪倒在地上，交叉着雙臂，垂下沉重的頭。“主保佑，主保佑！”

达尔神甫面孔蒼白，兩眼微微憂傷，瞪了他好久，又慢慢地伸起手指，指划着黑影中的古老十字架，然後低聲地說：“去吧，現在可以走了……”

巴比斯一句也沒講，就蹣跚地從本尼提克特身邊走過去；本尼提克特很久沒有動。室內仍然弥漫着濃厚的威士忌酒氣味。

他清一清他的喉嚨。

“神甫？”他低聲說。一會又叫一聲“神甫”！

老人額前聳起的頭髮微微地閃動了一下，於是用一種彷彿半生鏽似的嘶啞的聲音咳着嗽說：“進來吧，我知道是你。”

“是我，神甫，”本尼提克特向他肯定地說，懷疑神甫是否知道是他。他走到椅子旁邊停下來，很關心地又說：“你病了嗎？”

“病？”老人抗議說，“不，不，完全不。你說的是這個嗎？”他拿起酒瓶。“這可以清清我的喉嚨。老年人離不開這個。”他笑了，黃色的眼睛轉向本尼提克特。“你以為怎樣？”

“我嗎，神甫？”

“噢，”神甫俏皮地說，“一個像你那樣有經驗的人……”

本尼提克特臉色紅了。“謝謝你為我奔走，神甫，”他說。

“本尼提克特，不用客氣；可是我怕監獄。”

“我也怕，”本尼提克特帶着一種微微的戰栗同意了他的意見。

老神甫沉默下來，好像這種話使他困倦了。他望着那輕輕飄動着的窗簾，窗簾不時分開，透露出高原路的一小部分。

“波蘭克和他的太太正在厨房里等着你呢。”本尼提克特說。

达尔神甫隨便揮着一只手。

“正好，正好，”他說。“我有兩個懺悔人了。”他自己微微地笑了笑。“他們是來——我們应当怎樣說呢？——為世俗的忠告而來嗎？”他點點頭。“十三年來，我一直告訴他，他是在走向地獄的道路。”他又說。“但他對我說：‘要是不能打老婆，要她什麼用呢？’‘但是主不高興這樣——’我告訴他。而他譴責地向我望着，甚至有點——我們應當說什麼呢？——因為他來這裡不是尋求主的忠告，而是尋求人的忠告。”他一面說着，一面眼瞪着本尼提克特；當本尼提克特什麼也不說的時候，他又繼續說：“你今天來的目的是尋求哪一種忠告呢？”

他眼中所閃出的輕微的諷刺神氣突然受到一陣咳嗽的襲擊。當他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上的時候，接着就是一陣沉寂。室內黑暗而陰沉，像家具一樣，像幾幅裝着鍍金鏡框的畫一樣，除掉一幅畫中有光輪和另一幅畫里有金環，其他的人像都是用濃黑的色彩畫的。靠近窗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個大缸，藍色的小魚在缸內從密交纏的水草中間游來游去；光綫照在上面，水草發出神秘的光彩。在壁爐的護板上，除了一些宗教物品外，還放着一些來自非洲的紀念物——一支矛，一件頭飾，還有一隻獅子鐲：這些是早年從事傳道生活的紀念品。

“神甫，”本尼提克特說，“今天下午我到溝渠去了。”

达尔神甫咳嗽起來。本尼提克特一直等他那種聒耳的咳嗽聲停止。

“我看見他們工作。”他說。

“工作？”

“修一条陰溝。”

达尔神甫点点头，但他的眼睛表示出，他沒有听见他的話；他閉起兩眼，一会又說：“你和布倫包神甫相处得好嗎？”

“好的，神甫。”他温和地承認說。

“他是个好青年。”他沉思了一会，又好奇地問：“本尼提克特，你願意作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嗎？”

本尼提克特全身战栗起來。

“我不能够，神甫！”他抗辯地說，滿面漲紅。

“因为——”达尔神甫說，“因为，对于你，他就是——”他突然微笑起來，閉口不說了。他沉思地向本尼提克特望着說：“那末，你还决心要受聖职嗎？”

“是的，神甫。”本尼提克特不安地回答。

“为什么？”

对于这个問題的回答，过去是常挂在嘴边的，但是在达尔神甫的陰沉虛弱的眼睛突如其來的压力下，他說不出來了。

“神甫，我希望服务教会。”他回答說，扭轉身子。

达尔神甫喃喃地咕嚕着，点着头。他那青一塊藍一塊滿是斑点的面頰靜靜地扭动着。他咳嗽起來，坐在椅子上弯着腰，拉出一塊大手帕蒙在嘴上，向手帕上吐了一口痰。“一口死痰，”他悲伤地眼望着手帕說。本尼提克特移开了他那感到难受的眼睛。

“是的，”达尔神甫又說。“我也服务教会一生了——已五十年了。”他抬起头，靜靜地問道：“你仔細看看我。”

本尼提克特瞪着眼望他。“你的意思是？”他不安地問。

“你看見的是什么？”神甫問道。

“我不懂，”本尼提克特的声音战栗了。“你老了，当然——”

“老了？”他喘气了，不耐煩地揮动着他的手。“我当然是老了！但是你看見什么，本尼提克特，瞧，仔細瞧瞧！”

“神甫，我什么也看不见呀！”本尼提克特痛苦地叫着说。“我不了解你是什么意思。”他胆怯地紧靠着椅子。“我——”他内心挣扎着，心中很难过，接着又说：“神甫，你为什么问我这种问题呀！”

老人直瞪着本尼提克特的眼睛很久，手指紧握着本尼提克特的胳膊。过了一会，他松开了手，要求他说，“本尼提克特，把那羹匙递给我。”

本尼提克特松了一口气；把羹匙递给他，然后又把瓶子打开；眼望着老人战栗的手倒出油质的药水，迷迷糊糊地啜着。他并没有把羹匙从口中拿出来，却贪婪地用舌舐着，两只老眼闭着，无力地欣赏着药的滋味。

“神甫，”本尼提克特开始有点激怒了。

老神甫拿开了羹匙，放在面颊上，揉摸着。

“我的父亲——”本尼提克特开始说了。

“啊，本尼提克特？”达尔神甫说，“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接到了银行的一封信，”他说，脸羞得通红。“银行要我父亲把房子卖回给他们。他们能这样作吗？”

达尔神甫用那粘腻的羹匙轻轻地敲着耳朵。“你也，”他沉思着说，讥讽的眼光瞟向本尼提克特。“你也来寻求世俗的——”他的脸严肃起来。“我也接到了一封，”他冷淡的说。

本尼提克特惊奇得张着嘴。“你？”

“是的，”达尔神甫静静地说。“我。”

“噢，但是神甫——”

达尔神甫放下羹匙。一点油质在面颊上闪烁着。

“他们要买这里的产业。你知道，要买这片地。他们要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重新建教堂。”他说。“他们不敢得罪神灵，他们根本不出价钱，只是以‘现世君王之物还诸现世君王’。他们要的是地，

本尼提克特；他們喜歡物質，不是喜歡精神。他們不要教會。當然他們不提到他們已經買到了手的抵押品。”

本尼提克特圓睜着眼睛。

“抵押品，”老人帶着一種牽強的幽默神氣說，“是在城里幾個頂有錢的天主教徒的手中，我們想，是受到跟性命一樣的保護的。但是抵押品現在似乎全到了銀行家的手里：銀行就是工廠呀。”

他帶着他的牽強的表情望着本尼提克特，又說：“工廠打算填平窪地。把山與山之間的這片窪地填平起來，本尼提克特。他們要在這裡建工廠，再建一個工廠。這件事你覺得怎樣？”

“神甫，我不知道。”

“從這座山到那座山，”他重復地說。“從鐵渣山到飢餓山。把教會也復蓋起來，埋在下面。”

本尼提克特慢慢地說：“知道他們願意——？”

达尔神甫開始咳嗽起來，臉上涌出了汗珠。咳嗽停後，他茫然地、呆板地望着本尼提克特。本尼提克特拉着他的胳膊，熱誠地問道：“神父，他們願意出賣嗎？”

老人憤憤地搖搖頭，叫着說：“他們會到哪裡去呢？像牛一樣住在野地里？難道錢等於房子嗎？”

本尼提克特搖搖頭。他的嘴唇戰栗着，他嘴中像有氣泡似的，鼓了幾鼓，要發問題。“神甫，——”他含糊地說。“神甫——”他的嘴唇蒼白，嘴發干。“還有教會？”他最後低聲說。

达尔神甫生氣地瞪着他。

“什麼？”他問。

本尼提克特眨眨眼睛。“教會也？”他粗戾地說。

神甫繼續皺着眉頭，他的臉突然清朗起來，他又說：“那末，你要？”

“不！”本尼提克特恐懼地退縮了。

达尔神甫聳聳肩，攤開兩手。

“是的，神甫，”本尼提克特說，如釋重負地嘆一口氣。“我現在了解了。”他愉快地環視着室內，手扶着椅子，輕輕地撫摸着扶手。“但是在溝渠那邊，”他開始說，“他們——”

老人的頭已經垂到胸口，他這時又抬起頭來，兩眼似乎蒙上了一層薄雲，在找本尼提克特。

“什麼？”他問。

“沒有什麼，神甫，”本尼提克特回答說。他起身要走了。“我一會再來看你，”他說。

“你要走嗎？”老人在椅上稍為動了一下。“本尼提克特，你要來看我呀。”

“神甫，我會來的。”本尼提克特回答說。

“明天嗎？”

他遲疑了一下才回答着。老人要求他給一個肯定的回答，他很奇怪。

“明天來，”他說。

“明天一定來呀。”老人說。

“神甫，一定來。”

“走之前，把窗子关上，”他說。他眼望着本尼提克特到窗前，把窗子关上，窗簾停止了擺動。

本尼提克特經過廚房的時候，把一個小包放在桌子上。小包里是一條領子，漿的很硬，洗的很乾淨。

一一一

他們順着高原路向西走去。他的手輕輕地搭在本尼提克特的肩頭上。

“他傷風了，”布倫包神甫說着，“所以我勸他在屋里休息幾天。我現在更需要你的幫助了，”他淡淡的微笑一下，說。他的臉露出疲憊的神氣。

“我將盡我的力量幫助你，”本尼提克特非常誠懇地回答。

布倫包神父停住腳，望望他，熱誠地說：“本尼提克特，你能够！”

本尼提克特向上望着他的小臉，白領子上邊的臉几乎全沒有血色。

“我來到這里后，感覺非常寂寞。”神甫快快不快地說。“他們告訴我，我要去到一個德國籍天主教徒占大多數的地區。但是他們一定是和這地方失掉了聯系，因為所有德國籍的人早已離開了這里。

“他們大部分都搬進城里去了，”本尼提克特據實地解釋說。

“我從來沒有遇見過許多國籍的人。”神甫說，臉上微顯困苦的表情。“怎么能希望我——”他聳起兩肩，又讓它們落下來。他轉向本尼提克特，細看着他。“例如，本尼提克特，你原來是哪里人？”

本尼提克特忸怩起來。“立陶宛人，”他很不安地說。

神甫的面孔上毫無表情。

“立陶宛人，”本尼提克特加重了語氣，重說了一遍。

“立陶宛人……？”神甫回說了一聲，眼中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他們沉默地向前走了幾步。他又說：“不管怎樣，”他說。“這里有保加利亞人，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他們來到我面前，說那些亂七八糟的英語，當我面揮着手……本尼提克特，這里的人為什麼都吃大蒜？”他問道，臉上籠罩着一層痛苦的暗影。可是他聳聳肩，皺起眉頭，繼續向本尼提克特說，但是突然改變了聲調。“是的，你能幫我很多的忙，本尼提克特。我想你了解這對於我真是一

件艰苦的工作。我不惯于……这样生活，”他迷惑地摇摇头。繼續說，“我不了解这些人。这些光秃秃烟蒙蒙的山真使我丧气。当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往窗外一看——在那边，”他手指着鉄渣堆。“空气污濁。窮，窮得可憐！噢，我常想，我能够適應这种环境——”他自己笑起來。“但是，我從來不曾經歷过，也從來不曾聞到过这种气味。工人们穿着工作服到教堂來，把凳子弄得都是臭气，把地板搞得乱七八糟……本尼提克特，这种事情我從來沒有經歷过！我一生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

一种消沉的、昏迷的痛苦的情調浸透了本尼提克特的全身，他心中涌現出無限的同情。

“那些上等人都到哪里去了？”神甫叫着說。“他們为什么不來看我？是不是他們都到聖瑪利亞教堂去了？沒有人要我去拜訪他們，到他們家里去喝茶。啊，那种气味！他們把我送到这里來，真是搞錯了！我不是在这个地方傳教的人，我又不敢要求他們派我到——”

他的手从本尼提克特肩上落下來，本尼提克特覺得很輕快，好像擺脫了爭論的重担。

“或許——”他开始說，他勉强地安慰他。

“噢，”神甫凄慘地抗議說。“不要为我这样难过，本尼提克特。你至少是与众不同的。你比……所有这些人都敏感。”他揮着手划了一个圈，把那可怕的焚化爐的烟囪以及那远方的礦砂厂的陰沉鉄棚都圍在里边。这个圈也包括了那教堂，教堂的尖塔在他們后面聳立着。本尼提克特对于这种失檢發笑了。“我甚至從來沒有想到过有这样的地方存在着。”他帶着一种明顯的沮喪神气繼續說下去。“也沒有想到过，这里的人这样窮，没有什么消遣，也沒有什么娱乐，更沒有什么文化。我一向認為应有的东西，”他兩眼圓睜說，“……这里都沒有。沒人念書，全窪地連一架鋼琴都

沒有；沒有音樂，除掉醉狂的歌聲；除掉一片紅沙和可怕的黑烟外，什麼也沒有。這裡的人，嘴裡总是不干不淨的，瞻禮期喝得醺醺大醉，在我們窗下大叫。”他望望本尼提克特，眼中仍充滿着可怕的回憶的反應。“你知道我上个瞻禮期不得不叫警察嗎？”

“不知道，”本尼提克特低聲說。

“我怎能作這些我非得要叫警察來干涉的人的神甫呢？”他幾乎擔心地問道。

本尼提克特一味傾听着年輕神甫的談話，不由地毛骨悚然了。布倫包神甫臉上表現出自憐的緊張情緒。本尼提克特很替他難過，突然叫着說：“將來有一天我要作個神甫！”

布倫包神甫驚奇地望着他。

“在這裡作神甫嗎？”他領悟地最後說。

本尼提克特點點頭，抿緊着嘴。

“向這些工人們，向這些人傳教嗎？”布倫包神甫摸着本尼提克特的頸背。“本尼提克特，你是從他們中間來的。那末，你對了。你應當在這裡，我不應當在這裡。”他沮喪地轉過身去。眼中浮出陰沉的痛苦。一會又說：“這裡的人需要的是另一種精神指導。”他說。“倘若有的話，最好是從他們自己中間來的神甫，一位強有力的神甫。”他過於精細地說。“或者像你這樣的人。倘若有一天，他們起來反對政府，”他繼續說，“萬一會有這一天！”他恐懼地向下望望本尼提克特。“噢，不要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叫了起來，好像本尼提克特否定了他的話似的。“例如，波斯頓發生的事件！警察的罷工！警察呀，本尼提克特，”他放低聲音說。“我代替古萊吉州長感謝主，”他又說，“雖然他是一個新教徒！”

他們向前走着，一直走到因將臨的暮色而使得他們腳下的六月的青草變成了黑色。

“這裡只有過一次罷工，”本尼提克特要他放心似地說。“那

是在一九一九年。他們不允許这里有罢工。”他說。“‘哥薩克’要殺他們。”

“哪些人？”布倫包神甫驚奇地說。

“那些‘哥薩克’，那些煤鐵厂警察，”本尼提克特解釋說。“他們要殺罢工的人。他們要槍斃罢工的人。”

“噢，不会的！”布倫包神甫反駁說。

“他們当然会！”本尼提克特自信地堅持着說。

“但是他們为什么要罢工呢？”布倫包神甫不由地問道，眼望着周圍的景色，景色好像充滿了莫測的危險，突然變得比原來更有敌意了。

“因為我們都窮，”本尼提克特隨便地說。

布倫包神甫停住了脚，責難地望着他。“噢，本尼提克特，”他說，“聽到你口中說這話，我很驚奇！窮并不能把信主的人變為共產黨。”他微笑着說。

本尼提克特也不由地激憤起來。

“但是，他們就是这么！”他叫着說。他轉向布倫包神甫，悲痛地又說：“我認識一個人，他們說……但是，神甫，因為他不說出工會里有些什麼人，他們揍他呀！”

布倫包神甫眼瞪着他。

“但是他要成立工會！”本尼提克特堅持着，好像布倫包神甫反對他了。

“一個共產黨！”布倫包神甫終於半疑半懼地低聲說。“你認識了一個共產黨？”

本尼提克特猶豫了。那件事情，他過去一直沒有告訴過布倫包神甫。他臉漲紅起來，垂下頭，搓扭着手指喃喃地說。“不，神甫。”布倫包神甫安慰地望望他，輕輕地拍拍他的肩頭。他們默默地順着路向前走，本尼提克特心中湧起了一種痛苦，仍垂着頭說：

“我的父親被工厂解雇了，他們現在要買我們的房子。”

布倫包神甫的眼睛眨了一下。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沉思中。

“什么？”他說。

“我父親被工厂解雇了！”本尼提克特悲伤地高声說。

“噢，”布倫包神甫同情地說，“但是他会很快再找到工作的——”

“当然，倘若工厂再雇他回去的时候。”本尼提克特簡捷地說。一会他不安心地又說：“就很快了，因為他們要我父親在七月付房价。他們也要达尔神甫賣教堂的房子。”

布倫包神甫突然停下來。

“达尔神甫也要賣嗎？”他重复着說。

“付教堂的房价——或者賣掉，”本尼提克特回答說。

“我不懂，”年輕的神甫皺着眉头說。

“抵押品——他們要收買整个的教堂，”本尼提克特解釋着，臉上帶着一種嘲弄的微笑。“他們要把教堂拆掉，以使用鉄渣把窪地填平呀！”他用一種堅定的嘲笑眼光望着布倫包神甫。

“你怎么知道这个？”

“每家都收到信了，”本尼提克特回答說。“达尔神甫告訴过我关于教堂的事情。”

“告訴过你？”

“我今天見到他的时候。”

“噢，”布倫包神甫說。

“但是，”本尼提克特勝利地說，“他不打算賣教堂！想一想，賣掉教堂！神聖的教堂呀！除非他們先殺死我，”他驕傲地說。

“当然啦，”布倫包神甫說，但是本尼提克特不知道他的驕傲神气是否起了作用。他們向前走去，走到了更深的陰影里，一直來到那焚化爐旁边的溝渠。布倫包神甫突然停住了脚，抬起頭。他

的細長鼻孔嗽嗽地悸動了，他把本尼提克特拉轉過來。

“我們最好回去吧，”他說。

他們走回去的時候，都不說話，走的也比較快。在門口，布倫包神甫摸着本尼提克特的肩頭說：“我們要再散幾次步。你使我感覺到工作仿佛不是像……我當初感到的那樣困難了。”

“過一些時你就會喜歡它了，”本尼提克特熱心地說。“达尔神甫說他不再喝酒了，而且——”

“达尔神甫，”年輕的神甫尖銳地說，“不喝酒！”

—三—

他們好像聽見警鐘響了似的，開始向山下跑去。男男女女，小孩子，狗，甚至牛也沿着蔭影路，順着小溪，涌向溝渠去。本尼提克特也跑起來了。“打起來了！”他看見德拉格勞包斯先生的背帶背在毛內衣的外邊，一搖一擺地隨着向前跑，跟着跑的還有他的長腿女兒麗娜，還有塔布里斯太太抓着胸部，一面跑，一面喘氣——從大街小巷各方面跑出來的黑人，男男女女和孩子涌入這種人群的急流後，很快就趕過了他們。

溝渠現在已經沒有了。溝渠上邊現在是一道圓黃土的凸峰，像一座長形的新墓，彎彎曲曲地伸向嶺脊。工人們用他們的黃色起重機和新卡車，幾天以前已把陰溝修過了嶺脊。溝渠沒有了，原來的溝渠不存在了！但在这條石灰石的白土和從鉄渣山刮來的黃土的大路上，現在放滿了一堆一堆的家具，每個板棚前都放着一堆。警察長帶領着許多人，還有“哥薩克”，煤鉄廠警，像藍螞蟻一樣跑進板棚（因為這些板棚都是工廠的財產），搬出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十分小心地把它們堆在大路上。

在这排板棚的一端，一群警察用二十四號①的棍子敲打着一

扇倒鎖的門。門被击碎了，屋內發出尖銳的叫聲。警察從里面拖出一個掙扎着的女人，又拉出一個滿頭血跡的男子到路上來，接着就把他們的家具拋在黃澄澄的陽光下。

一個黑人從集合起來的人群中沖出來，突然拉住警察長的胳膊。一條運用自如而幾乎有圓滑力的棍子舉了起來，又落了下去，軋的一聲把當場的人都吓得后退，縮緊了頭。那個黑人面朝下倒在那條白色路上，滾了一下，仰躺着，兩眼吓得圓瞪着。板棚里發出尖叫声，一個女人蹣跚地跑了出來，但沒跑幾步，就被她的裙子絆倒了，兩臂伸着，像鷹一樣橫臥在路上。一個警察把她扶起來，她吓得迷迷糊糊地，道了一聲謝，好像忘記了似的，又向板棚跑去，茫然地拍着她裙上的塵土。

在這排板棚的下端，有一個人在一座板棚里自己把門堵塞起來，從破碎的窗口伸出一支獵槍。看熱鬧的人被警察用繩子攔起來，緊緊地倚靠在那結實的繩子上受到逼害和限制。當他們正望着的時候，一個警察從那堵塞了的板棚窗口投進一顆大炸彈。他們聽見玻璃的破碎聲。接着就冒出一股烟。“催淚彈，”有人機靈地說。

門一開，一個高個子的黑人就蹣跚地走了出來，手指揉着眼睛。一個警察伸出一隻腳去，那人就面朝下倒在地上。

本尼提克特突然坐到路上，頭垂在兩膝中間，胃中作嘔。他覺得天地都旋轉起來，令人目眩的太陽也正旋轉。

有人在大叫着：“安德遜，你也要這樣對待我嗎？你也要把我和我的太太拋到大路上嗎？來試試看！”

警察長安德遜向群眾搖搖手，笑起來。大家也笑了。

“我要把你和你帶來的人都打到地獄去，要是你來的話——而

① 美國警察用的一種棍子。

且我不用獵槍！”

警察長安德遜假裝着害怕的樣子；他懼怕地把兩手舉向空中揮動着，搖搖頭。不，當然他不來作這種訪問！大家欣賞着這種表演，發出輕視的嗤嗤的笑聲。

“把他們的家具都數一數，杰克！”有人大聲叫着，“要他們離開前把口袋都翻轉過來。”

“你要把他們搬到哪里去，警察長？搬到你家去嗎？”

他假裝恐懼地搖搖頭。

“警察長，我打賭，他們不是去選舉你的！”

警察長安德遜裝出一種悲哀的姿態，聳聳肩頭，仿佛說，他有什么辦法呢？職責就是職責。此外，大家都知道，窪地的投票箱常常是“失蹤”的。

“告訴工廠的人都滾蛋！”有人大聲叫喊着。

“先趕黑人，後趕窪地佬！”另外有人說。

“黑雲就要過去了！”一聲叫喊，接着就是一陣笑聲。

一塊石頭從空中飛來，落在警察長腳旁的白土中，但石塊所激起的灰塵還未揚起，警察長就拉出了槍，向空中放了一下。大家都吓跑了，又在遠處集攏起來。現在警察長不再笑了。

本尼提克特手先按着地，跪在地上，然後一次立起一隻腳，慢慢地站起來。他在路上穩一穩身子。這時他才注意到大家已退後了。藍衣警察順序地走進板棚去，把家具搬出來，堆在大路上。開來了幾輛卡車，那些人家把家具裝上車後，車就開走了。本尼提克特從板棚後面穿過去，順着那排長長的房子，幾乎走到了盡頭，聞到了一股令人作嘔的瓦斯的气味。他在一座板棚前停下來，好像受了寒冷的襲擊，不由地打起顫來。但他鼓起勇氣，繼續向前走去，打開那座板棚的門，叫着說：“白恩斯老大娘在家嗎？白恩斯老大娘，是我呀，本尼提克特！”

那布滿蜘蛛網的室內沒有發出回答。他一面把門又推開一些，一面提高聲音說：“就是我呀，白恩斯老大娘，你聽見了嗎？我是本尼提克特！我來告訴你——”

他走進里边，迎着他的只是那些清涼的香草和有點像是跟明礬混合起來的氣味，還帶着那永遠刺人的柏油氣息。鈎針結的小手帕和椅套，以及那些花邊像框使得這黑暗屋子顯出一種清涼、古老的面貌。這個充滿着白恩斯老大娘所呼吸的氣息的房間，彷彿在另外什麼地方所存在的年月，比那立在原來地基上的板棚更要長久似的。

甚至貓也不在那里了。他從起坐間走到廚房，向外望望，看看廁所的門是否關閉着。“白恩斯老大娘，”他以提防的口吻叫了一聲。廚房里空洞洞的，只有一些破碎的碟子，和仍在燃燒着的爐子，樣子看來似乎縮小了。他感到一點驚慌。正當門打開的時候，他向門口跑去，一個騎兵唱着說：“嘿，你們看我在这里發現了什麼呀！”

本尼提克特往后撐着身子。

那個騎兵走進了房間，房間在他的腳步下震動了。

“孩子，誰住在這裡？”他問。“不要告訴我，他與某些白種人有什麼密切關係——”

“白恩斯老大娘。她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孩子，她是你的媽媽嗎？”他用一種高音的悲傷口吻說。“你是一個白種人和黑人的混血兒嗎？”

“不是，”本尼提克特抽了一口氣說。

“你在這裡作什麼？你叫什麼名字？”

本尼提克特好像背述他的護照似的：“本尼提克特·布爾曼尼斯。我是聖約瑟教堂的輔祭。”

“說的確實嗎？”騎兵說，一隻手放在桌上。“那末，很好，孩子，

但是在我們走以前，你赶快离开这里。”

本尼提克特眼瞪着他。“不要——”他說。

“馬上走开，孩子，”騎兵不耐煩地說。他口中塞着咀烟。“不管怎样，你不应当和黑人时常來往。难道这一点你还不了解嗎？”他諷刺地斜着眼望望本尼提克特后，向門外吐了一口黃水。“他們喝得酒醉糊塗的時候，你躲到哪里去呢？”

本尼提克特鼓一下勇气，很有理智地說：“白恩斯老大娘不在家。我想她是为找些晚餐的生菜出去采蒲公英了。等她回來再說。不要把她的家具抛在大路上。当她回到家來的时候，發現家具都擲在大路上，她会非常吃驚的。她是一个老太太。”

“她迟早总要吃驚的，孩子。”警察長說着走進了室內。“孩子，我們不發布命令，我們只是执行命令。而且，”他神气有点汹汹地又說。“只有这样才好，不吵，不打，不鬧！”

“但是你不能等到——”

“唉，我們按時間表行事，孩子。”

“但是，你不能够——”

“現在，閃开路，孩子。”

他覺着有必要証实一下自己的合法身份。

“問問聖約瑟教堂的达尔神甫我是誰？”

“孩子，要是你不离开，我要把你同家具一起擲出去！”

“每个瞻礼日我都在那里望弥撒。他們知道我。問問他們！达尔神甫也認識白恩斯老大娘。她正在學習教义，准备作一个天主教徒：她是个老太太。我正在教她教义問答。她没有地方好去，她是一个老太太！”

警察長一手抓着本尼提克特的肩膀。

“孩子，你應該作一个女人，你說話太罗嗦了！听着，作个乖孩子，自己走出去。这与宗教毫無关系。每家都有信通知了，要他們

在某日某时搬家,这个日期就是今天。法律就是法律——孩子,你应该早点学习学习这个。这是工厂的财产,只要工厂需要,可以随便处理。在两秒钟内,你要是不走开,我要以违法罪逮捕你。你懂英语吗?那末,马上走吧!”他用力把本尼提克特一推,本尼提克特像子弹一样向门口飞去,撞倒在门框上。

“问问达尔神甫!”他叫着说。“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在那里望弥撒的!”

“即使你是罗马教皇本人,我也不在乎!”警察长抓着本尼提克特的衣服背后,把他提起来,比较和缓地把他送到门外。他倒在灰里面,慢慢地站了起来,看到他的衣服是那样脏,非常惊慌,他擦掉衣服上的灰。这时,他听见圣约瑟教堂的钟声。钟声听来很微弱,好像是来自另一世界。他立在小巷里,愁眉苦脸地倾听着;接着,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一首歌,这是他在小学七年級时所作的,后来发表在天主教的一个报纸上:

無神論者可以違犯天主的法則,
可以毀滅他們的思想,靈魂,心靈;
但是我的信仰堅定,
因為我是羅馬天主教的一個兒童!

他全身打战。他滿嘴苦味,舌头也破了;他記起他曾經怎樣地倒在路上,那深不可測的情感又轉回來了。他伸出手來,抓着那个騎兵的手,开始喃喃地向他說:“你应当相信我,因為我從來不說謊:你不要这样殘忍——”他又被击倒在土里爬,打得他面朝着地,像一只陀螺似地旋轉起來,牙齒啃進酸味的泥土里。他滿嘴是冰冷的泥土,麻木地躺在那里。他兩手緊抱着他的头后,兩腿蜷縮在一起。突然他跳了起來,开始發狂地順着小巷跑去,盲目地在电綫杆子、樹木和牆壁中間乱冲。他一臉的髒泥,兩眼因有泥土而刺刺

地發痛，恐懼地圓睜着。他聽見他自己的聲音在耳朵里哭泣着。他的頭下垂，沉重得抬不起來，兩眼凸出，像葡萄似的，松松地掛在眼窩里。他張着嘴，唾液不由地流過下巴，舌頭也平伸着。

不久，他看到她來了。她推着一個大手車，她那黑而狂怒的面孔集中在吃力的苦痛中。她呼呼地喘着氣，從他身邊走過去，但他不能張口叫她。他眼望着她走過去，平安無事地走進門口，她行走着的瘦腿把舊裙子踢得飄動着。本尼提克特的胳膊開始戰栗了，嘴痛得上牙和下牙也咯咯地打戰。于是他坐下來，頭垂在兩臂里。

聖約瑟教堂傳出了最後的鐘聲，無情的沉寂又籠罩着整個山谷。

過了一會，他爬上山去，找了一個隱身的地方；從這裡，他能俯視着下邊。手推車，貨車，還有T型的福特卡車裝着最後的一部分家具開走了，載着一部分家具沿路通往森林；被驅逐的人在森林裡搭起了帳篷，僑居在那裡。黑夜降臨了。裝熱鐵渣的車輛遠遠地繞着嶺脊出現了，搖擺不穩地開進目的地，而且還在震動。在這樣遠的地方，在這個傍晚的時分，有一個幾乎看不見的黑小的工人的影子，在車輛中間進進出出。一個斗形物突然移動了，慢慢地開始翻轉過去。一時看來，這好像是一隻巨大的圓眼；不一會，這隻圓眼分裂了，呈現出一條黃色的裂痕。於是，熱鐵渣球懶洋洋地從車上滾了出來，開始慢慢地向山下滾去。滾到山半腰間，衝斷了一根巨大的黃色矮木塊，高高地在空中跳了一下。渣球的速度加快了，像一個火輪一樣向山下滾着，發射出巨大的火星，把黃昏都照明了。突然這個火球跳向空中，一面把火輪也帶起來離開了山坡；接着就跳過那溝渠上邊的長型的黃色墳墓，轟的一聲衝入了第一座黑暗的板棚。一片火焰衝向天空，包圍了整個小板棚。板棚最初似乎很奇怪地安然無恙地立在火焰裡，但不一會，就被火焰吞沒了，一股濃色黃煙突然從這犧牲品中冒出來，飄蕩在黑夜中。

这座板棚尚未烧完，第二輛車中又倒出了一个渣球，它急速地冲下来，但未到那排板棚前就崩碎了，飞散出的长火指伸过了那条填平了的沟渠，扑到板棚的根基。接着又是一个火球从山上滚下来，一触到板棚，立即崩裂为熔岩碎块，冒出火焰，像一个震人的炸弹似的在板棚中间爆炸。板棚开始凶猛地燃烧起来，烟火急速地升向天空。怒吼着的火球一个接一个地冲下山来。板棚倒塌在气势汹汹的火焰中，很快地被淹没在液体的铁渣里了。

火焰照亮了山谷。人们站在一个沿着山边的巨大的圆形剧场里，默默地望着。黑暗小心翼翼地紧布在火焰的周围。板棚一个接一个地融化在火焰里，直到整个的区域都狂怒地燃烧起来。原来停在山上的火车开走了，为的是马上让另一列车来接替。火球还是在滚着，跳下山坡，冲盖在板棚的灰渣上。说也奇怪，板棚不久就完全消失了：甚至连痕迹和灰渣都没有留下，因为板棚整个烧尽了。在那排板棚的原基地上现在全是冒着烟的熔岩了。火球已越过了这个地区，向前滚去。

不一会，像刚开始时一样突然，火车开走了，黑夜又很快地笼罩着山谷。人们仍停留在山边。于是他们一个个地都好像才从阴沉的梦中惊醒似的，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山下走去，在黑暗中像鬼一般地相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街道上到处传出母亲最后呼唤没有回家的孩子的阴沉的声音：“阿尔——伯特！貝——拉！杰——埃！”

一四

整整一周里本尼提克特心中一直很沉重。他不能摆脱掉这种情绪。他对于那种斗争的回忆并不包括肉体痛苦的回忆，而是更深的一种痛苦。因为他知道，在他心坎深处，他曾祈求过天主的

仲裁——他覺着天主或許应当送來這種仲裁。“極盛時代已經過去了，”达尔神甫曾說。

但是，比殉道的痛苦或悲哀更難過的，是一種……污辱。這是他從來所未曾想到的。

那些被驅逐的人在森林的深處搭起帳篷和木板房子，他想白恩斯老大娘一定也在那裡。他幫助他的媽媽照料卡洛尔太太的兩個雙生女孩。她們留在他們家裡住兩天，等她們母親找到房子後，再來帶她們。

那天夜間他回家的時候，父親坐在廚房裡，膝頭上一邊抱着一個兩歲的雙生女孩，一面解釋給本尼提克特的母親聽，在他未來美國之前，為找工作，他曾在非洲住過一年；在那裡他第一次看到了黑人。他受了那種黑色的吸引，當時很驚奇；但他發現那裡工作並不比別處多，而且工資也比任何地方低；因此，他就跑到美國來了。他以權威的口吻解釋說，炎熱的太陽晒黑了人的皮膚，這時那兩個女孩子在木碗中吃燕麥糊，把爸爸的背心和褲子都滴髒了。

“那裡的太陽是那樣熱，”他告訴她說。

這兩個雙生女的母親在城里照管着白種人的孩子；她是一個寡婦，她的丈夫死在工廠裡了。因為她有一種淡膚色，外貌稍為莊重，一家富人就雇她作保姆，照料他們的孩子。富人家都雇保姆這件事使本尼提克特相信，富人的孩子一定都是常常害病的。當她自己忙着照料別人的孩子的时候，她雇用了一個老太太照料她這兩個雙生女兒。但是這個老太太現在也被驅逐了，這兩個孩子只好暫送給本尼提克特的母親，等她們的母親在城里找妥房子。

對於這件事，本尼提克特並不奇怪。他的母親是喜愛孩子的，如可能的話，她會像養花一樣把整個家都養育着孩子。本尼提克特跑到樓上的臥室，發現佐依盤着腿坐在屋角裡，眼瞪着一條小蛇——這是錯跑進院裡的一條青色小花蛇。他想看看蛇把舌頭伸

出來——看看是不是叉形的。

“下樓去，佐依，” 本尼提克特說。

“我要睡覺了，” 佐依仍低着頭抗議說。

“下樓去！” 本尼提克特命令地說。

佐依嘴里不高兴地嘟嚕着，從地上站起來，把蛇放進一個大火柴盒里，仍然斜着眼憤憤地向本尼提克特瞟了一下，然後才向樓下走去。

“佐依！” 本尼提克特叫住他說。

“什麼？” 佐依懷疑地問。

“瞻禮日你又和那個鮑尼在教堂里吵鬧！神甫告訴我的。”

“我沒有吵鬧！” 佐依氣洶洶地否認說。本尼提克特目不轉睛地瞪着他，眼中帶着一種可怕的肯定神氣。佐依的眼皮閃動了几下，垂下眼睛，注視着手指節上的紅血疔子，他一面小心的撫摸着它。

“你認為主不知道你什麼時候作的嗎？” 本尼提克特問。

佐依微微地戰栗了。他還要否認，但張開嘴，並沒說出話來。

“我要替你禱告，” 本尼提克特警告他說，說罷就轉過身去。佐依在門口逗留了一會，於是鬆了一口氣。門被輕輕地關上了。

當他跪倒在他自己的祭壇前時，他祈禱不出來。室內有着鷄毛和阿摩尼亞的氣味。沮喪的心情浸透了他的思想。他倒在泥地上，臉上所跌的傷仍然發痛，泥土的氣味不知怎的仍舊留在他的口中。他過去曾謙恭地極力祈求保佑，也曾受到感動而去摧毀阻攔在理想和現實中間的障礙。天主自來也是加福於那些追求最崇高的恩惠、追求他的最深切的理想的人：窮困的人、悲哀的人、謙恭的人、公正的人、慈悲的人、心地純潔的人——這些他全是——和平製造者，以及那些被慘害的人。在他清醒的理想中，曾經甘願承擔鞭撻，為博愛，為天主的垂青而忍受着痛苦，這真不知有多少次了。

他從來沒有被邪惡弄得這樣混亂過。過去的邪惡是明顯的，雖然常常以誘惑的形態出現；但是這種由國家批准的邪惡却不易理解了。他看見他那熱情的、充滿信奉天主的知識和表情的面孔，仰望着警察長安德遜——他這種神聖，凡肉眼都可以看見——他看見那面孔，內心中就畏縮起來，泥土的生澀的氣味充滿了他的嘴，他的胃也開始要嘔吐了。“滾出去，孩子！”他又聽見那大個子的聲音。

甚至那種美味的痛苦的安慰，他也不曾有過。他們排斥他，彷彿他們像布里爾先生一樣地了解他，他們常常是這樣，常常是半煩惱半厭惡的那一種表情。

小祭壇上今天裝飾着几小把紫羅蘭花，花立在果醬瓶中，但花頭都折斷了，花瓣也枯了。祭壇一時呈現出這裏的——他向周圍望望——家庭的和這個房間的風味，房間內有着殺蟲的煤油的刺鼻氣味。他能聽到父親在樓下說話，外邊傳來了工廠的沉重機器聲，好像一顆緊張的心在跳動。在黑暗中的某個地區，許多的人家正躺在帳篷下等待着早晨的來到。他不曾跟白恩斯老大娘去，因為他突然了解到，他不能為她作什麼事情，根本什麼也不能作。如果跟她去的話，他想，她一定會要求他代她禱告；為了某種理由，他真不希望她有這種要求。

他從來沒有感覺到這樣失望過，從來也沒有這樣被剝奪了信心，甚至在監獄時也不曾這樣過，雖然那是同樣事情的一部分。他也不懂為什麼他們都不認識他——他的形象像教堂壁龕里的石聖像一樣，直接和天主通靈感，而且全身閃耀着神聖的光輝。他們不是也信奉天主和教會的嗎？不是嗎？那末，他們為什麼看不見表現在他額頭上的虔誠呢？他的手指曾無數次地浸沾過聖泉的水，難道他們全看不出嗎？還有他那神聖的思想？他的祈禱？難道他們把他看作、一定把他看作只是野人山的窪地的一個窮孩子嗎？脚

穿破鞋，身著爛衣，臉上表露出一種神色，叫人看出他的父親本來是在工廠作工，現在已經失業，母親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讀英語。

但是他驕傲地擺脫了這種想像。

“好像天主照顧他們！”他嘲笑地向自己說。“他們全都要打入地獄去，那些卑鄙的王八蛋——”恐懼這次像尖針一樣刺透了他的全身。他的頭垂在他那粗硬的手上，兩眼緊閉，從腦海的深處極力探索着祈禱辭。“噢，主啊，給我指示道路吧！”他叫着說。“現在，幫助我！把你的力量賜給我。幫助我，幫助我！”他覺得那伸手可觸的黑夜彷彿緊緊地包圍着他。他急把兩手伸向那有兩只手也許沒有兩只手在等待着他的黑暗里。

樓梯上傳來熟悉的腳步聲，突然使他蘇醒過來。他急忙在身上划了十字，站起來，裝着準備睡覺的樣子。但突然他覺得他的胆怯是可耻的，馬上又跪倒在地上，把閉起的眼睛，放在緊抱着的手上；但口中什麼也沒有說：他等待着門開，突然他聽見他哥哥的粗厲暴躁的聲音說：

“本尼，你老搞不完這些鬼祈禱嗎？”

他抑制着戰栗，堅定地划了十字，轉過身來。十七歲的紋斯，除掉睡覺，他已有好幾天沒有看見了。紋斯的長腿穿着褪色的粗棉布褲子，身上穿着一件汗衫，黃色脖子上長着一個大草莓痣，瘦削方大的臉上長着一對黃眼睛，他的頭髮帶着黃色。他坐在另一張床的邊緣上，掏出一支煙。

“不，我不吸煙，”本尼提克特陰沉地說。

紋斯笑了。他向室內吐出一個有點放蕩的、滾動着的濃煙圈後，伸一伸身子，隨便地把手順着大腿上拉起來，摸過褲襠，放肆地打個呵欠，嘆了一口氣。本尼提克特的臉漲紅了。紋斯用他那鱈魚似的眼睛望望他，遞過一支紙煙。本尼提克特輕視地轉過頭。紋斯又笑了。

“啊，狗屁，本尼，”他寬容地說，“你为什么不随便一点。天呀，我從來沒有看見过一个孩子这样迷信宗教！”

他从褲子后面緊綳綳的口袋里掏出一对骰子，然后在嘴边吹了吹。他撫摸着骰子，臉上露出一種熱愛的神色。“你瞧！”他神秘地說。他对着耳朵把骰子搖了搖，很用心地呻吟着：“孩子，找爸爸去！”他擲了一下，出了个七点。“你要玩嗎？”他坦白地問。

本尼提克特沒有回答。

紋斯又把骰子搖了搖，高声地吻了吻它們，又擲下去。还是七点。这种紅光閃閃的骰子在本尼提克特看來，簡直就是罪惡的化身。然而当他眼望着骰子的时候，他感覺到想要吃吃發笑的一種可怕的誘惑。

“它們每次都出七点，”紋斯意味深長地說。“即使你來擲，也是一样。你要試試嗎？不嗎？这是一对受过教育的骰子。它們上过大学呢。瞧，”他又擲了一下，这次他手腕一轉，随便一擲，讓它們自由地随便滾動，結果还是七点。“昨晚真危險。”他說，一面研究着骰子，一面把它們收起來。“有些家伙不信任我的骰子，一定要看一看。”

“瞻禮期你要去懺悔嗎？”本尼提克特嚴肅地問。

“好吧，”紋斯随便地說。

“你答应了媽媽。至少不要欺騙她呀！”

“好吧，好吧！”紋斯对于他母親有一種盲目信從的愛。“我沒有說我要去嗎？不要用干草叉子刺我。你還沒有把我送進地獄呢！”

“那正是你要去的地方！”本尼提克特叫着。

“呀，”紋斯不安地回答說。“我死了，就算完了。”

“你怎么知道？”本尼提克特激動地問。

紋斯抬起他那閃爍的小眼。“你要是知道我現在正在地獄里被

火燒着，你会很高兴的，是不是，本尼？”

“不，”本尼提克特回答說。

“那末，你为什么老是——”

“因为你生來是一个天主教徒！”本尼提克特热情地叫着說。“你也受过你的首次聖体和懺悔礼，你念的是教会学校呀！就是为这个理由！因为你正要变成一个流氓，你將要坐監獄，甚至更坏一点！”

“坐牢？”紋斯狡猾地說。“本尼，听說你坐过牢。但是我認為那是扯謊！”

本尼提克特臉上無光的漲紅起來，閉口不响了。

“万能的主！”本尼提克特畏縮起來了，紋斯發誓說。“当我听到这話的时候，我情願在我的道路上跌死！本尼，你几乎实现了你的願望——我呢，随时随地就几乎墮落到地獄里了！本尼，你坐牢——我們的本尼？不可能！天呀，駭得我几乎真的信仰宗教了。我曾向包格說：‘要是他們把像本尼这样的人关禁在獄里，讓我們这种坏蛋逍遙法外，那就是末日的开始了！’包格也想着很奇怪。”他那充滿幽默的表情松弛下來，認真地問。“他們为什么关禁你，本尼？”

本尼提克特的臉更漲紅了，勉强地解釋說：“有人誤認為我偷了一部車子。他們搞清楚后，就讓我出來了。”

“我該死，”紋斯顯然吃驚地說。“他們难道不知道你嗎！你偷車子？在暴風中連一点風也不会偷的人！他們这些家伙什么东西都分別不出來的。本尼，把你关在獄里！那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本尼，就像教会不是我該去的地方一样——監獄是我的正当場所。像我这样的人才与監獄有緣的，你不應該。”

“不要开玩笑，紋斯，”本尼提克特勉强地微笑一下說。

“我說正經的！”

本尼提克特沮喪地望着紋斯吸煙。不知怎地，他覺着他和紋斯的長久爭吵仿佛把他的力氣已經消耗盡了。“我不在乎，”他自言自語地說，但馬上接着高聲叫道：“你是傻子，紋斯，你真傻呀！你認為你已經發現了每個問題的答案，因為你不怕大吸、大賭或大——唉，但是的確有神存在，而且罪惡是要受到懲罰的。死后還有來生。要不然的話，就讓那些強盜和劊子手以及那些有惡勢力的人橫行世界嗎？假定他們什么都不怕的話？”

紋斯諷刺地望望他說：“什麼東西使你相信他們現在不橫行霸道呢？”

“他們不能，”本尼提克特相信地說。他想到了警察長安德遜，便更堅定地說：“他們不能！”

紋斯摸摸臉。“呀，我不知道，”他突然很真誠地說。“我什麼都不知道呀！我一件事情也不知道！”他轉向本尼提克特又說，“你也不知道什麼呀！”他撫摸着骰子，擲了一下說：“我就靠這個。我的確知道，它們每次都出七點，只要世界上有些傻瓜不知道這是骰子，我就要搞他們一下，他們當然也來搞我的。我們就可以在一起玩玩。而且，我，我永遠知道這些骰子每次都出七點；可是他們什麼也不會知道——只知道把他們的血汗賺來的工錢都輸給我。我就拿這些錢去弄得一切可以用錢買到的東西。”

“那末，总有一天有人會發現你的弄鬼，把你殺死！”

紋斯聳聳肩頭，很有涵養的樣子。“那末，”他說，“倘若真有這種時候，我倒希望來得爽快。”

“但是你要死的啦。”

紋斯又聳聳肩。“那時候你可以為我祈禱了，”他說。

可是，他苦惱地深思起來：他大笑了，一會又聳聳肩，轉向本尼提克特。那種开玩笑的狡猾的微笑又出現在他的眼里。“你應當看看今天下午我看見的那兩個在街上走的少女呀，”他兩眼出神地滾

动着，但同时还望着本尼提克特。他在空中划个圈，又说。“像这一样！奶就像这一样，我告诉你！”他假装着看出来本尼提克特不相信的样子。“向主发誓，本尼！”他叫着，眼望着天。“我追她一哩地，就是要看看她那东西怎样地搖擺！”

“不要胡說，紋斯，”他以粗暴的声音制止他。

紋斯繼續說。“天呀！我的孩子，我几乎走不动了，我当时是那樣的有勁，我是說有勁！一会她轉过身來，給我最愉快的暗号！我真要跟她去，再回來！但我必須帶着我的忠实可靠的骰子，赶到河边去賭錢。”

他掏出來一小把票子，开始得意地數着。

“是的，”他說。“随时随地都有傻子！”他打个呵欠。“我撈錢都撈累了。”他拿出一塊錢，輕視地望望它，把它擲在地上。“這錢怎樣來的？”他問。“這是賣淫的錢，你可聞出來！”他像專家似地望着本尼提克特。“本尼，你有能耐，把它拋出去。”

本尼提克特吃吃地笑了。“顯顯你的本領吧！”他說。

“呀，狗屁，尊貴的教士，”紋斯說。他伸出他那長而硬的腿，然后俯下身去脫鞋。“我不在乎通过‘珍珠門’，”他說。“我只要說，我是本尼的哥哥，他們就会大开他們的門！”

这种話里有一种奇异的热情，本尼提克特皺起了眉头。

紋斯低着头，又問：“爸爸工作了嗎？”

“沒有。”本尼提克特說。一会慢慢地补充說：“房子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媽媽告訴过我了。”

“那末？”

“那末什么？你要我怎么办？”他敌意地反問他。

“你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帮助爸爸解决困难？”

“为什么你老挑我的毛病——！”他說。

“你对誰都沒有好处！”本尼提克特高声叫着說。“你誰都不管，甚至你自己的家也不管！他們可能把我們趕出去，但是你什麼也不在乎？為什麼你不去工廠找個工作？”

“傻瓜，你不知道，我不是太年輕了嗎？”紋斯激動地回答說。“他們不要我。我要是十八歲就好了！”

“告訴他們說，你是十八歲！”

“關於找工作，你所知道的就是這些！”紋斯輕視地說。“不要發愁，不要發愁，”他尖刻地又說。“要是老頭子趕我出去，我就走！我就去過流氓的生活！許多人過這種生活——我真不願待在這個小地方，誰都認識你，在街上走路，還要吻一吻那個烏警察局長的那個東西！甚至在我們擲骰子的时候，還得給他撈一下！這個地方太小了！我要到紐約或芝加哥去，改名換姓——你試試看！一年兩年之後我就會帶回來大捆的鈔票，大得把馬都壓死！”

“沒有人要你離開家。”

“沒有？那末，你的建議是什麼鬼意思？”

“不是別的。我的意思只是要你幫幫家裡的忙——”

“我有什麼辦法？在克萊維爾我馬上就可找到工作，要是我願意的話！八塊錢一天！”

“什麼？”本尼提克特叫起來。

“真的，要是我願意做工賊！礦廠現在正在罷工。當我們在山上玩的時候，來了一個人；他說，我們一天可以賺八塊錢。你希望我作這種工作嗎？”

“爸爸要揍死你的。”

“那末，怎麼辦！”他痛苦地向下望着他那瘦弱的黃手。“所以我要繼續把我搞來的錢送給媽媽。她並不需要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是的，這些錢！不錯，你可以污辱它，但它仍是錢。你看你的褲子破得連那個東西都翹出來了，你就這樣要作一個聖徒嗎？甚

至神甫也不拒絕這種錢。”

本尼提克特開始脫衣服。沉寂又沸騰在他們中間了。對着紋斯那付堅定的面孔，緊縮的嘴唇，以及他那兩只洋溢着殘酷、可以消散眼前的一切的黃眼睛，他覺得有些話要說，即使紋斯再要笑他一番，他也要說。

“瞻禮七，我同你去懺悔，”他允諾了。“你滿意了吧。”

紋斯的眼向他瞟過來，他的眼睛眨了眨閉住了。

“是呀，”他說。“要是我不去呢？我不是可以把我的錢弄回來嗎？”

“你是要去的，是不是？”

“要是我高興的話。”

“紋斯，不要放棄你的宗教。”本尼提克特認真地說。“將來总有一天你需要它的，它會給你幫助的。”

“睡覺吧。”

紋斯把烟對着鐵床架弄滅了，躺在床上。佐依溜了進來。紋斯一看見他，就跳起來抓住他的肩膀。“你这个小混蛋！”他大叫着。“要是我再抓着你吸烟頭，我要揍死你，把你屁股揍爛，叫你一個禮拜都坐不下去！”

佐依戰栗了。紋斯轉向本尼提克特，極為憤慨地說：“有一天我看見他在吸烟！這個七歲的小混蛋！你已經學會吸烟了，睡覺去吧！”他叫着，他的手鬆開了佐依，在他那瘦屁股上拍了一下。“把你那些鬼禱告詞念念！叫他跟着全念，本尼，你念，”他恫吓地向佐依叱咤着。佐依這時已跪倒在地上。“不然，我要揍你个屁尿直流！”

“禱告，”本尼提克特命令他。

“全禱告嗎？”佐依胆怯地問。兩手合起來蒙着臉。

瞻禮期的晚飯后，本尼提克特緊張地向紋斯說。“現在是去教堂的時候了。你說你今天要去的。”他很快地又說。“他說他今天要去教堂。”他向他母親重復了一句。

她以懇求的神氣望着紋斯。

“好吧，好吧，”他面色困苦地嘟嚕着說。

他的母親嚼着一塊硬肉，把嚼的肉塊送到路多爾夫的嘴里。

“帶他去，”她催着本尼提克特。

“我自己會去。我不需要保鏢的，”紋斯憤憤地抗議說。

他的父親帶着一籃蒲公英走了進來，向着這兩個大孩子看了看，他倆沉默了。他眼瞪着一禮拜沒見面的紋斯。“流氓，”他終於叫起來，好像狗吠一樣。紋斯的黃眼睛斜瞟他一下，表示抗拒的樣子。“流氓知道哪里有飯吃，”他父親用英語說。“有飯吃，他知道回家來了！”

紋斯握起拳頭。

“但談到工作——就不知道家在哪里了。”

“不要威逼我，爸爸，”紋斯低聲警告他說。他的眼眯縫起來，臉上一條條長直的紋路都繃緊他的面孔。

父親望望他。“什麼？”他陰沉地說。“美國的流氓先生，你說什麼？你就這樣對我講話嗎？”他用立陶宛話又說。“你用這種暗殺人的眼光來對待我嗎？”他舉起手來揍他。“賭徒，流氓，廢物！當我沒有工作的时候，你回來吃我了，我自己還沒有東西吃，你來吃了——你，你——”他又舉起手。當紋斯舉起拳頭的时候，母親馬上急叫了一聲。她把那個小弟弟抱起來，使他的臉轉向她的肩頭。

“你不能舉手打你的爸爸呀！”她聲音粗啞地說。

老头子繼續揍紋斯，紋斯倒靠在牆上搖擺不定。他舉着拳頭，激動地站着；過了一會，他勉強地淒慘地向他母親笑了笑，放下手，

垂下头，而他的父親用雨一般的拳头向身上揍去，一面叫着說：“來，來——打你父親呀！打老人！我供給你吃穿，你長大了，美國孩子，現在學聰明了！”他更重地打起來。紋斯倚着牆，蹲伏在地上，头下垂着。他把手插進口袋里，毫不畏縮地、一个接一个地承受着他父親的拳头，一直等他打完；最后当他的父親累得精疲力竭，退了回去，坐在桌旁喘着气，头前后擺动着，好像头頸已經脫節。这时，他抬起头，痛苦地向母親瞟了一眼，就离开了家。本尼提克特随着追了上去。

他追过后院，又追过溝渠。他高声叫着：“紋斯呀！”

紋斯轉过他那滿布伤痕的蒼白的臉，痛苦地說：“回家去！不要跟我！滾远点，不要讓我看見你！”

“你的懺悔呢！”本尼提克特战栗着。

“回去！”紋斯叫喊着，“我不願伤害你！”說罢就又轉身跑了。本尼提克特在后边追他，追过一道后牆，穿过一个狗吠的院落，又追过一条巷子，他緊緊地望着前边紋斯的瘦長身影。他的哥哥狠狠地回头望望他，搖搖拳头。但本尼提克特仍凶猛地向前追去，一种只有他自己感覺到的恐懼驅使着他向前追去，嘴里頑固地叫着說：“你答应去懺悔的呀！”

当他翻过另一道牆时，他墮入了紋斯的圈套。紋斯藏在那里等着他。紋斯扼住了他的咽喉，把他按在牆上，嘯嘯地撞他的头說：“不要——追——我！你这王——八——蛋！回——家去！”

他眼睛凶凶地圓睁着，喘着气。本尼提克特咯咯地叫起來：“紋斯，松手呀。”

紋斯抓着他的头髮，把他按倒在地上，把他的臉揉在土中。“我不要你追我，”他凶凶地說：“我恨你，我恨傳教師，我恨这整个臭气熏天的地方！”

本尼提克特哽咽着，眼眶里涌滿了泪。他抓着了紋斯的脚踝，

兩只胳膊緊緊地抱着它們。

“留在家里，紋斯，”他要求他說。“不要逃跑！”

紋斯凶猛地踢他。

本尼提克特抬起他那付髒臉，叫着說：“紋斯，請你不要跑！我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不要離開我們！我要幫助你！”

“你！”紋斯嘲笑着說。“你向我傳道呀！回家去！不要你們幫什麼鬼忙。只要讓我去——讓我過我要過的生活！我不要再看見你們任何人！你們使我討厭！”他叫着，拔出一隻腳。本尼提克特仍抱着另一隻，紋斯把他拋了很遠。

“鬆手！”紋斯向下望着他說。紋斯抬起那隻腳。本尼提克特閉起眼睛，覺着他的腳向他的頭上踏下來；他緊咬着牙根軋軋作響。紋斯又用腳踢他。

“紋斯，同我回家，”本尼提克特咬着牙說。“去懺悔。达尔神甫會幫助你的。布倫包神甫也會幫助你。紋斯——請不要離開我們！留在家里，紋斯，爸爸不是這個意思！他失業了，他發愁，就是這個，沒有別的。留在家里，紋斯！”

他突然嗚咽起來，紋斯脫身跑了。他平躺在地上，最後他企圖爬在地上，沿着水溝爬去，腿好像折斷了一樣。終於抬起頭望望紋斯，只見一條灰牛，張開的大鼻上懸着一根銀色的長繩，沿着巷子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來。

第二部

噓，乔·瑪格列克！

乔·瑪格列克身高八呎，有时十呎，有时甚至十二呎。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末期，或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他从中欧，或者是从南欧的某一个國家——斯洛伐克、波希米亞或塞爾維亞，來到美國。那个美國企業家跑到他的村子里來，正如他到所有其他村子一樣，以最生动的言辞向他叙述着，美國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好，工作机会多么多，生活多么舒適，因为那里有金碧輝煌的街道和慷慨的工業家，他們最欢迎新工人，給新工人的報酬也最优厚。

乔笑声如雷，一哩外田里的麥子像遭到一陣大風似的，都弯倒了。在他出生的小村中，他感覺到局促，为着他的正在擴展的肌肉，他需要更大的地方，他需要高山、大河、巨樹。因此，他就和經理人簽了合同；他所划的“×”是那样大，需得占用整整一頁。合同簽后，他就帶着他的母親的和他自己的半生積蓄动身了。他五天走了五百哩，到了安特衛普。像那里的其他的人一样，他發現那个經理人欺騙了他，拿了他的錢逃走了。船票是無效的。

哎，乔·瑪格列克！

像大家所知道的，乔的性情非常善良，能勞能苦，很少發脾气。但这只是那时代中的一人。他不懂英語，也不懂德國話。他所知道的是他付了到黃金的美國去的川資，他現在差不多身無分文了；所以当他們想阻止他上船的时候，他就把那些个子矮小的人向一边一推，把兩三个与他同样受困的同鄉提起來挾在自己的巨臂下，

跳上船去。

乔·瑪格列克就这样來到美國了。

他來到了匹茲堡，这里住有他的一个親屬，实际上就是他的叔叔，是个身高四呎九吋的小个子。第二天早晨，他叔叔帶他到工厂的職業介紹所。当介紹所的職員看到乔的时候，他为工厂高兴得口涎都流出來了，他不費什么事，就把乔派到工厂的劳动組去工作。

在美國找工作是多么容易呀！

他們的第一件事情是为乔制造一輛特号手車。普通的手車太小了。这輛手車長十呎，寬五呎，乔像拿起兒童玩具一样，裝滿灰土、鉄礦、或石灰石，就在厂中推起來。当他們要开放平爐的时候，工头就吆喝着：“乔·瑪格列克在哪里？”于是乔搖搖擺擺地走到爐前，用手指一撥，就把龍头扭开，讓鋼水流出來。当他們把一列車箱裝滿了起泡的鋼水的时候，工头又叫着：“乔·瑪格列克在哪里？”乔又跑過來，把車推出院子，送到軋鋼厂去。

厂方很賞識乔·瑪格列克——乔·黑駝。他拚命地工作，从不抱怨。每一班他都來工作，厂方解雇了几十个工人，把他們的工作都交給他做。工厂是兩班制，每班十二小时。工作繁忙的时候，他們就使乔忘記了回家，他就再做一班。因为乔不懂什么英文，他們只付給他十二小时的报酬。乔除喝酒以外，錢有什么用处呢？当乔喝醉了的时候，他像旋風似的在山谷里來往吆喝着，敲倒电綫杆，把馬匹推到山溝里。

他和其他一些新工人一起，住在工厂旁边的宿舍里。他們得把房子的一边开个洞，好讓乔把脚伸出去。当吃飯的时候，一个人独占一張桌子。寡妇道得列西克每天早晨給他吃的有：酸面包十只，全烤猪一只，鷄蛋十四打，咖啡十八加侖，牛油六磅，啤酒三桶。即使这样，在起初，他的体重还是減輕了一些。

乔搞熟了工厂的工作后，工厂更加賞識他了。他們要他單獨鋪三十哩的路軌。他們叫他从軋鋼廠里拿出紅熱的鐵軌來，把冒着煙的鐵軌裝在乔的肩頭上。他肩着路軌跑去工作，擲下枕木，把紅熱的路軌鋪上去，口中吐出一把大釘，把路軌釘上。然後他提起一個火車頭，放在路軌上，把它推上山谷二十五哩。

噯，乔·瑪格列克！

後來，他們又要他把一個工廠搬過河去。他把工廠放在肩上，涉水過河；又回來搬運一部小火車頭。噯，乔·瑪格列克！大家都向他歡呼着。

乔為工廠工作了十年以後，他們給他一個獎章。

噯，乔·瑪格列克！

廠方派了成百個經理人到乔的家鄉去搜羅像乔這樣的人物。他們以乔為光榮。噯，乔·瑪格列克！贊揚聲傳遍了工廠；辦公室里傳揚得最厲害，也最親切。因為他從來不抱怨，在他的大臉上有一種斯洛伐克式的偉大的露齒大笑，他的黃土色的頭髮垂在他的臉上。他提起一輛貨車，哼哼地叫着：“噯，乔·瑪格列克！”——“噯，乔·瑪格列克！”的喊叫聲像回聲一樣響遍了全廠！他從來不抱怨，要是他們需要他的話，他就整天整夜地工作着。他們給他多少工資，他就拿多少。他從來不害病，也不會受傷。他從來不學英語，除了他應該知道的幾句話：“工頭，我做！”“是的，工頭，就去！”“工頭，謝謝你！”“好！工頭！”“工頭先生，好吧，我去做！”

噯，乔·瑪格列克……

後來，有一天，乔·瑪格列克困倦了。他那天早晨醒來，沒有起床。寡婦道得列西克推推他，逗弄他，用水洒他，但他不肯起來。他閉着眼睛只是躺在那里。廠方聽說乔·瑪格列克還躺在床上，半天已過去了，他們就派了一個工頭去叫醒他。工頭向乔吆喝着：“乔，起來！有工作要做呀！”——乔的臉上首次失去了露齒的笑

容，也沒有回答“工頭，我做”！他只是躺在那里。

因此，他們把監督派了去，監督允許再給乔一个獎章，甚至为紀念乔的母親而流了一滴泪水，但乔仍然动也不动。因此，他們請了一位医生給乔診斷他的神經。后來，他們調來了警察。本城的警察，鄰城的警察都調來了。他們帶來一輛大卡車，還帶着棍子、鎖鏈和槍支。他們把乔還睡在上面的床敲掉，強把半睡半醒的他拉到大街上，用鎖鏈把他縛在卡車上；他們拉他到工厂去。

当乔被拉到工厂的时候，他睜开了眼睛，才發現他已不在自己的床上了。他气得發狂。噯！他大叫起來。他扯断了胳膊上的鎖鏈，一脚把工頭踢过河去，掉在一个泥坑里。乔盤着腿坐在鼓風爐的頂上。

后來，他又睡覺了。

乔·瑪格列克在鼓風爐頂睡了一个月。在乔大睡的一个月中，整个山谷里的人都沒有任何工作好做。大家走路都只用脚尖着地，生怕驚醒了乔·瑪格列克。他鼾声如雷，把周圍几哩以內的房子都震动了。他的一只脚伸進河里，把河水都隔住了。工人們留在家裡，喝着啤酒；每天早晨醒來的时候，他們向窗外望望，看看乔·瑪格列克是否仍睡在鼓風爐頂，打着鼾，像一座山一樣地睡在那里。

工厂里这个月沒有伤亡，因而也沒有制造寡妇。

工厂的人急得要發瘋了，他們絞尽腦汁，設法叫醒乔·瑪格列克。但同时又怕叫醒他，因为怕会激起他的怒火。

山谷里从來沒有这样安靜过。工人們从來也沒有休息得这样久。他們这时才和他們的妻子真正地熟識起來，才知道了他們的孩子们的名字；甚至到他們在工厂工作时所常常看見的山上去野餐。每天早晨他們一醒來，就是关心着乔是不是还在那里休息；乔休息，他們也就休息；整个的山谷都安靜。噯，乔！

可是，在他的“睡大覺”的第三十天，乔·瑪格列克打了个呵欠，伸伸兩臂，山谷里刮起一陣大風，把樹都刮倒了；一会，他又伸伸兩腿，把兩手向云中一推，雨立即下起來了。因此，雨把他打醒了，他吆喝起來：“嗚，乔·瑪格列克！”——声音震得山谷里房屋的窗戶都格格作响；工人們轉身向他們的妻子、孩子們嚷叫起來：“乔·瑪格列克醒來了！”

他回去工作了。工厂的人員嘆息了一声，搖搖頭，惋惜着損失了的利潤。他們吆喝着工人們；乔像在地獄中似的，被他們驅使着。

他們睡覺的時候，老是作着惡夢，輾轉反側，深怕乔·瑪格列克这个馴服的黑馱會有一天再困倦起來，睡他的大覺。因此，他們在舒適的床上总是睡不好覺。

嗚，乔·瑪格列克！

二

当工人們接到一封油印信的時候，笑声哄遍了工人的住宅。這些信件是用英文、匈牙利文、斯洛伐克文、俄文、立陶宛文和波蘭文打印的，簽名的是乔·瑪格列克。

這封信簡單扼要地敘述了實際的情況。厂方为要在河流附近和鐵路中間廉價獲得几畝良好的平地，決定要用鐵渣將窪地填平起來，這封信証實了這種消息。同時還証實了銀行暗暗地一直在收購他們沒有拿到手的抵押品，而且多年來一直在這樣作着；銀行还把抵押品的期限一致化起來，因此，大部分是七月到期，有的是十二月，這封信還証實了，銀行要以票面金額買回所有的財產。這封信接着指出銀行買到房子后，几乎無償地獲得街道、小巷和田野。市參議會中恰巧都是厂方的人員，也就沒有人想到提出承認

工厂的这种建議的問題。信上又指出，工厂將从銀行手中接受的这些財產，已由政府通过讓產于法人的办法將款付清了。而且工厂已經要求把工厂代軍隊生產鋼鐵的条件作为財產的价格。事实上，仔細一想，所有这些土地等于是政府白送給工厂的礼物。信上又說，难以对付的工人都正在被辞退，以便說服他們尽可能地賣財產——或者賣掉財產付稅。乔·瑪格列克宣布說，工厂里有工会存在，工会要反攻。这封信上就簽上了“乔·瑪格列克”的名字。

現在已有十三份人家把房產賣給工厂，搬出了窪地。直到运家具的卡車开到包季奇的家的時候，大家才感到不安起來。当車子滿載着家具开走時，恐慌扫遍了街道。包季奇的房子的錢差不多全部付清了，他当然欣然接受了工厂提出的票面价格。他馬上在城里(从銀行手里)又買了一幢房子。其余的十二家很快地照样做了。剩下的人，有的是抵押很重，而又是很重的复利，有的是小付款^①；他們知道城里不多的几座空屋都被搶買去了。他們無處可去。

“那末，”本尼提克特的父親說，他取下眼鏡，茫然地向屋子周圍望望。“那末，我們到哪里去呢？我們沒有地方去。”

他从窗子里向園中望去，園里的春葱已長得可以做生菜吃了。本尼提克特正在教佐依教義問答。佐依吸着他的疣子，苦思着。

“第四誡是什么？”本尼提克特声音响亮地問道。

“尊敬父母，”佐依回答說。

“第四誡告訴我們要作什么？”

佐依把他的疣子咬了一塊，吐出來。

“第四誡告訴我們——？”本尼提克特提示着。

“——告訴我們——”佐依照說了一遍，兩眼善良地半閉着，望

^① 美國買房子時，以所買之房屋作抵押，可向銀行貸款，但利息很重，小付款者，即付一小部分房价，而大半的款是向銀行所借。

着天花板。

“——告訴我們——” 本尼提克特催問他。

“——相信？” 佐依問。

“不是，” 本尼提克特回答說，“是——服從父母。”

“對了，” 佐依鬆了一口氣說。

“我們必須對父母和藹嗎？” 本尼提克特問道。佐依望着本尼提克特的嚴肅的眼睛，尋找暗示。“對我們的父親和母親——那就是雙親，” 本尼提克特補充說。“我們應當常常對他們好嗎——你知道，不使他們煩惱嗎？”

佐依小心地點點頭，準備着退縮，倘若本尼提克特皺起眉頭。

“向父母回嘴，對不對？” 本尼提克特露齒笑着說。

“對，” 佐依立即說，當本尼提克特陰沉的眼睛轉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溫和地說，“你常回嘴。”

本尼提克特翻過書頁。

“第七誡是什麼？”他意味深長地問。

“第七？第七？” 佐依玩耍着。

“第七。”

“不應當——”

“偷竊！” 本尼提克特嘩啦一聲說了出來。

“噢，” 佐依的頭縮進肩里了。

“第七誡告訴我們什麼？” 本尼提克特問道。

佐依的眼睛望望正在削着橫檔木修理椅子的父親。路多爾夫在地上躺着，貓正把他的頭髮舐得很光滑。

“第七誡告訴我們永遠不拿別人的東西。記着這個！那末，偷東西的人應該怎麼辦？”

“偷東西的人，” 佐依咽住了，眼睛環視着室內。

“一定——？” 本尼提克特提示他。

他父親的灰黃色的臉從窗口的光亮處轉向他們。“教員先生，”他說。

本尼提克特的臉漲紅了。“我現在沒有工夫，爸爸，”他說。

“讓佐依休息一下，現在我問你一個小問題，教員先生。”

這種微弱的、謙遜的嘲笑聲調使本尼提克特緊咬起他的下唇。

“你說，佐依，你不要偷竊；偷竊不好，佐依，’不錯呀！不錯呀！”他搖着一個粗手指，指着佐依。“佐依，”他嚴肅地說，佐依突然低下了頭，“你沒有偷竊！你偷竊，要坐牢的呀！你明白嗎？”佐依默默地點點頭。“現在，”他的父親有禮貌地繼續說。“現在，請你告訴我，漂亮的教員先生，你告訴我這個：當工廠偷竊的時候，怎麼辦？誰能把工廠放進監獄里去？工廠偷人家的房子，現在怎麼辦？你，”他大叫着，胳膊向門口搖着，“你——去見萊特先生，帶着教義問答到監督的辦公室去。你打開書，讓他看看。你同他說：‘萊特先生，工頭，我告訴你些事情，’就像你告訴佐依那樣，你告訴他，你讓他看看書。‘這裡，’你說，‘這條第七誡，你知道嗎！是什麼，’你問問大工頭。‘說什麼？不偷竊，’這是第七誡說的，你告訴他，‘不要偷工人們的房屋呀！不偷竊，狗東西！天主說不偷房屋！把房屋交還給工人，恢復他們的工作，把生活交還給他們，萊特先生，大工頭，工廠的大工頭！’本尼提克塔斯，你去工廠給他講講，”他激動地大叫起來，胸部一起一伏。“然後回來告訴我，工廠說什麼！”

“這是另一回事，”本尼提克特回答說，眼睛並沒有看着他父親。

“你告訴我，漂亮的教員先生，”他有禮貌地問道。

本尼提克特轉向佐依。“怎樣回答？”他問。

佐依張開嘴，眼望着父親。

“啊，佐依，”父親大嚷着說，一面舉起他的兩隻大手，但容忍

地又放下來，“你休息一下！”

佐依順從地閉起嘴。路多爾夫開始爬到火爐下面，去拉貓的尾巴。

他的父親抓着了小孩子的肩頭，把他和貓隔開。“去，去，”他說，一面輕輕拍着他的臀部，一面把貓拿起來，照例地、一本正經地用英語說：“貓先生，”他說，“或許你可以告訴我，不能嗎？”他用手指撥弄了一下貓的耳朵，然後又把它放在地板上。“去散散步吧，”他命令着。本尼提克特的母親走了進來，正向後園走去。

他的父親急速地向本尼提克特點點頭。

“你有什么可說？”

“爸爸，”本尼提克特安靜地說，“不要這樣問我！你把紋斯趕跑了；不要把我趕跑！”

他父親的臉一時變得死一般的沉寂，眼瞪着他；臉上的肌肉抽動起來了。

“你說什麼？”他用一種低微的隆隆聲音詢問着。“你說我把紋斯趕走了！你說這句話嗎！”他向前探着身子。“不對，我並沒有說要他走呀！”他的拳頭在桌上重重地一擊。“我告訴紋斯留在家裡！但他自己要走的呀！他早就想走了！不是今天，也不是那一天——很早就想走了！”

他舉起一個手指，慢慢地搖動着。他的藍灰色的眼睛銳利地望着本尼提克特。

“他回家來！你想，他看見麵包在地上，走過去，拿起來？就這樣拿起來嗎？不，不！工作，工作，工作呀！工作才能賺麵包呀！”他揮動了一下胳膊，劃了一個大圈，把整個的世界都圍在里边。“到處一樣，工作才能賺麵包！他了解這一點，伶俐的美國孩子——他回家來，說，‘爸爸，給我東西吃，我餓了！’你瞧我說的！”

“我應當走了，媽媽，”本尼提克特說。“我應當到教堂里去。”

当他的母親拿着新割的大葱又走進來的時候，他又說。

“本尼提克特，” 父親嚷叫着，“神甫說什麼？”

“先吃点東西，” 母親催他說。他搖搖頭。

“說什麼？” 父親重復說。

“關於什麼事情呀，爸爸？” 本尼提克特忍耐地說。

“關於工廠買房子，把大家都踢出去的事情。”

本尼提克特驕傲地、有點輕蔑地回答說：“达尔神甫說，他決不出賣教堂，所以，” 他聳聳肩，“大家也不必出賣房子。”

“啊……嗚？” 他的父親提高了聲音嚷道。“可是那個年輕的神甫怎麼說？”

本尼提克特吃了一驚，“什麼？” 他問道。他慢慢地回答說：“我沒有問過他，爸爸。” 但他有信心地又說：“但是他跟达尔神甫的看法一樣。教堂是不能賣的。” 他簡單地說。

他父親聳聳肩。“啊？” 他說，輕輕地拍着額頭，頭向旁邊一歪。“你怎麼知道？” 他会意地微笑着搖搖頭，一會他的話頭轉回到了過去的回憶；他的母親傾听着，用裙子揩着手，聽到他這種聲調時，臉色也緩和下來。“本尼提克塔斯，” 他用他自己的語言說，“我告訴你一個故事，關於你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跟你一輩子都有關係的。你恐怕記不起它了。” 他兩手順着大腿放下，一會又舉起來，把眼鏡向鼻梁上推了推，陰沉而精明地微笑了一下。“我記得那一天，那時你才五歲。我正從工廠放工回來，天正在下雨。當我在路上走着的時候，望見一個小孩子在雨中站着，哭得很傷心。這個孩子哭什麼呢？我自己問自己。我走近了，一看，原來就是你。”

他停住了，望望本尼提克特的母親，而不望本尼提克特；她正眼淚盈盈地注視着爐灶。佐依驚恐地傾听着這個遙遠的、奇異的事件。他的眼睛露出一種恍惚的神情，嘴唇微微地張着。那只貓

已經藏在一把椅子下面了，路多尔夫伸出一只小胖手去抓它。

父親耐心地、溫和地微笑着。“‘你哭什麼?’我問你。你抬起你那兩只泪眼，指指前邊的泥坑，‘髒，’你說。‘是的，’我向你說，‘髒。’然後你指指你那雙漂亮的新白鞋，那是我們為工廠舉行野餐給你買的，你哭着說：‘要是我走過泥坑，會把鞋弄髒了呀!’噢，多麼聰明的一個小孩子呀!”他諷刺地說。本尼提克特馬上覺着血在沸騰了。“噢，多麼伶俐的一個美國小孩啊!”他的父親暫時又說起他那亂七八糟的英語了。“你對了!但是當你正站在那裏哭着，考慮着是否穿過泥坑，把鞋子弄髒的時候——雨却把你那漂亮的新草帽打軟了!”

他伸張開兩手和肩膀；一會又抬起頭，歪放在右肩上。“那是一個譬喻，”他安靜地說。母親帶着一種熱望而悲傷的神情微笑了。她把手放在他頭上撫摸着。佐依的嘴張着，目不轉睛地望着本尼提克特，好像發現了新的秘密似的。本尼提克特站在那裏，漲紅着臉。

“我不記得，”他喃喃地說。

“當然不記得!”他的父親立即同意地說，眼中蒙上了一層泪云，幾乎凄慘地轉過身去，背着本尼提克特，伏在木頭上，又去削木頭了。

這個故事使他很難過，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他迅速地聳聳肩。宗教世界好像在隔壁房間里向他招手，通過這個房間，他能立刻溜進這個世界，變成了另一個人；他彷彿從遠處的那些祝福的手和虔誠地下垂着的頭，已經能夠望見了這個房間、這個廚房、小窗子；正在瞧着自己的血紅疣子的佐依，爬着趕貓的路多尔夫，貓向他咪咪地叫着，以及臉上顯出深思的表情；正向火爐走去，打開湯鍋蓋子的母親，他都看見了。突然通過他母親的眼睛，他看見了他自己穿着黑色的會衣，身材細高，孤獨地、沉思地、純潔地站在那

里，完全擺脫了塵世的一切。他渴望着這種幻境，他的思想中的兩臂伸了出來，要去攫取這種幻境；他需要這種隱密的、孤獨的形象為他而抬起頭來，為他而微笑。自從近來的事件發生之後，他甚至更深切地渴望着這種幻境。“啊，主啊！”他乞求着，“讓時間快點過去吧！讓這一天快點來到吧！”

“不，”父親突然說，眼睛望着大家。“我們不搬家，因為我們不能搬。我們要住在这里！”

他的眼光這時轉過來，漠然地望着本尼提克特。

“漂亮的教員先生，我們怎麼辦？”他說。“問問神甫我們怎麼辦？”

“沒有人能使我們搬家，”本尼提克特低下頭回答說。

“誰告訴你這個？”他的父親陰沉地、諷刺地質問道。“廠長寫信給你了嗎？”

本尼提克特搖搖頭。

“媽媽，”他父親說，轉臉望着那從火爐那邊走來的她，臉帶着有點不好意思的、嚴肅的微笑。“媽媽，”他用英語重復着說，“你想住在这里嗎？”

“你說的什麼話呀？”她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回答說，忸忸不安地望着他，但是迴避着本尼提克特的眼光。她又轉回到湯鍋跟前，說道：“我過一天算一天。今天我在这里。”她的木杓子噹噹地敲着鍋。“你為什麼吓唬孩子們呀？”她生氣地說。

“佐依！”父親突然問道，吓得佐依的頭搖晃了一下，擺脫了幻想。“你要搬家嗎？”

佐依渴望地點點頭。

“瞧！”他父親譏笑地說。“佐依要搬家呀！”他四下里張望，找尋路多爾夫，但是沒有找到。他只好再轉向佐依說：“你去見廠長，告訴他‘佐依準備搬進漂亮的新房子’，廠長就會賞你個屁股！”

佐依吓得直瞪着眼。

他轉向本尼提克特，和藹地問道：“你呢，你要搬家嗎？”

本尼提克特親切地望望他，回答說：“不，爸爸。”

他的父親猛抬起頭。“你不要搬？你告訴我，那末，怎麼樣待下去？你怎麼樣叫工廠不把你踢出去？”

本尼提克特眼瞪着他父親，用非常奧妙的口吻說：“爸爸，倘若教會告訴工廠不讓我們搬——他們就不敢要我們搬！因為，爸爸，他們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教會不允許他們把人民趕得無家可歸——”

父親的眼光嚴厲地望着他，他的聲音戰栗了，他的臉色突然蒼白了，他轉過身去。屋子裡沉默下來。一會父親又說話了，他的聲音又恢復了原來的諷刺口吻。“太太，”他轉問母親說：“你告訴我，太太，我們在這裡住多久了？”

她望望他，比以前更生氣地叫着說：“去睡覺吧，你喝醉了嗎？”

他大笑了，轉過來向本尼提克特說：“不，開頭幾年倒並不壞，”他微笑着，好像本尼提克特要反駁他似的。在他的聲音中有一種溫和，甚至有一種諒解似的神氣，使本尼提克特不得不轉過來傾聽着他。他原是一直在想着那些燃燒着的板棚的！父親的聲音變得更柔和了，他的語言完全與他的英語相反，說得流利動聽；當他用自己的語言說話的時候，本尼提克特常常覺得，他似乎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隱藏在語言後邊的、充滿了情感和有一種奇異的外國智慧的人。

“那些日子還好，”他說。“我一天工作十小時到十二小時，而且積了些錢。我結了婚。”他伸手指着本尼提克特的母親，表示他娶的就是她。“我付了這座房子的第一批付款——”他把牆打了一下，聲音在本尼提克特的耳朵裡轟轟作響——“我很快就有了兩個兒子——”他停住了，望望本尼提克特，彷彿要從他身上回憶

到什么似的，“你生下來就悶住了，”他嚴肅地說。“我把我自己的氣息吹進你的嘴里。”他的眼睛蒙朧起來，本尼提克特望望母親，看看是否屬實。她点点头。佐依又目不轉睛地盯着他。“不，最初几年，生活并不太坏。那时我还年輕，我用牙齒可以举起一張桌子！”他用手比着一張想像的桌子。“当流行性感冒盛行的时候，很多人家的孩子死掉了，但我的孩子却一点事也沒有。感謝主的恩典，但我私地里更感謝我自己。”說到這里，他望望本尼提克特，但本尼提克特沒有反應。他扶扶眼鏡，隔着眼鏡，蒙朧地望着。“在那些日子，”他又說，“在那些日子，我對於我自己有一種神秘的想法——一種神秘的想法：就是，不管我所住的地区，或我周圍的人發生什麼事情，即使一座房子倒下來，一座房子失火燒掉了，或一個炸彈爆炸了，我紋生塔斯·布尔曼尼斯總會幸免的！這就是我的神秘的想法！”

他的眼睛閃爍着，他在空中揮了揮拳頭。母親慘痛地點點頭，几乎是自言自語地說：“啊，這樣，是這樣……”

“我這種想法是從哪裏來的呢？”他驚奇地繼續說，“我現在還不知道。在工廠里，我的周圍的意外事件像大災難似的不斷地發生着——一只腿燒斷了，一只胳膊切掉了——，只有我沒有遭受到什麼意外！”他的面孔上突然流露出使本尼提克特驚奇的天真的光彩。“戰爭，”他帶着幸運的口吻說，“正當輪到我入伍的時候，戰爭結束了；所以我就沒有去。”他又伸開兩臂。“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不管發生什麼事，不管我周圍的人怎麼樣，我總會幸免的！”

他望望本尼提克特的母親，他的臉純潔而鎮定。但是，她左右搖搖頭，举起一只手，頭倚在手上，仿佛痛苦的样子。她閉起了眼睛；當她再睜開眼睛的時候，睫毛上已閃爍着淚珠。

“我為什麼有這樣感覺，我不能給你解釋，”他的父親繼續說，

声調低微而更陰沉。“我年輕，我能一拳打倒一只牛！”佐依望望他的拳头；他的父親看見他在望他，便举起拳头，在空中搖了几下。甚至在本尼提克特看來，这个拳头似乎也是巨大的。“那时我怎样想呢？”他有点痛苦地抬起眼睛，屏着气，回想着。“我怎样想呢？”他用一种耳語的口吻重复說。“現在很难記起來了。那时我有一座房子，有妻子，孩子；我工作——要是我現在做那种工作，不到一个礼拜就会累死。在工厂里，对于工头來說，我是一个新手，但是对我自己來說，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的本錢，就是我的——气力。”他伸出一只胳膊，輕輕拍拍它。“我的工作。在我的胳膊上，在我的背上，在我的腿上——工作就在这里：工作。有工作，我就有了一切。沒有工作——”他沉默了一下，又抬起头，眼睛半睜半閉。突然他集中眼光，望望本尼提克特，叫着說：“你呀！你什么也不記得！那末，过去我怎样生活的呢？房子是怎样來的呢？它自己來的嗎？誰有这房子呢？不，房子就是这样來的，房子就是这样有起來的！”

他的母親在攪拌着湯；工厂的汽笛怒吼起來了。他們能够聽見載着热鐵渣的火車拐弯时汽笛所發出的尖銳叫声。他母親拿了一羹匙的湯給佐依；她举起眼睛等待着他來吃。过了一会，她点点头，表示湯已經可以喝了。

“最初的那几年，”父親几乎是自言自語地繼續着說，一面閉起眼睛。“最初的那几年，我賺了不少的錢。要是整年工作，一天賺四塊錢，一个礼拜做六天工——多少，”他問道，“賺多少？”本尼提克特尙未來得及回答，他又繼續說下去：“一年我賺一千二百四十八塊。”他向本尼提克特点点头。“是的，是的，”他有力地說：“不錯，我学会了計算，起初是用手指头——佐依，你瞧！”他說着，一面輕輕地推了推走近來的佐依，他伸起他那粗笨的手指，指尖是黑的。“多少？”他問道，佐依低声說：“五个”“好！”父親輕拍着他的手掌稱贊着。“你是从学校里學來的，我是自己學的！後來我學

寫字。怎樣學呢？”他聰明地詢問道，佐依聳聳肩，他指指日曆，本尼提克特的眼睛順着他的手指望去；于是他指着挂在上邊的耶穌受難像。“從那里學來的！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鉛筆和粗紙，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就像佐依——”他推推佐依。“我把那些字樣划下來，到工廠里去問人家。我就這樣說，‘先生，’——”說到這里，他不僅應用他現在說得更亂七八糟的英語，而且還裝着一種新工人的表情，帶着求人幫忙的神氣，有點听不懂又有点謙恭的氣色，還帶着討好于人的樣子。“‘先生，’”他用一種巧妙的諷刺意味的哀求聲調說，“‘先生，你幫助幫助我，工頭先生！’”他聳起肩膀，臉孔上充滿了新工人的愉快微笑，彎下腰去。“‘先生，我忘記戴眼鏡了，看不清楚，你告訴你這個新同事，這是什麼意思呢？’”他默默地自己發笑，佐依也笑了，母親也笑了。只有本尼提克特沒有笑。“于是我把我的紙拿給他看。”他用英語繼續說，“他們告訴我那是什麼意思，我用心听着，記下來！”他轉向他們倆。“我就是這樣學的！”

他停了一會，想一想，說：“那時候，這個山谷多美麗啊！附近的藝術家常常到這里來画画。不像現在這樣。我積了一些錢，置了這座房子；掘了地窖，把房子也油漆了，又鋪下三和土，我修了一個園子。我付錢；每年我按時付錢；付利息，付房價。付錢，付錢，老是付錢，”他用英語說。“‘謝謝你，謝謝你，’銀行說。‘謝謝你，謝謝你。’”

他把手放在腿上，好像厭倦了這故事似的，又說：“可是現在，銀行說，‘搬出去！’”

廚房中沉默下來了。本尼提克特轉向他母親說：

“我要走了，時候不早了。”

他父親點點頭。“是的，不早了。”他說：“再見，”他有禮貌地說，“也謝謝你。”他側着頭。

當本尼提克特走到門口的时候，父親說：“問問神甫我現在怎

么办？”

“媽媽，我回來吃晚飯。”本尼提克特声明着說。

三

本尼提克特並沒有馬上去教堂。自從紋斯失蹤后，他一直在尋找他，心里從來沒有完全忘掉他。他覺得只要能將紋斯找回來，他就能說服他，使他安安靜靜地住在家里，想办法使他跟父親和好起來——即使不能如此，也可以照他的做法，設法在教堂里獲得協調。他總覺得他可以指示給紋斯看看他所找到的東西；在某一夜晚他可以帶他上教堂去，那里空寂無人，只有他們兩個，在寂靜的牛油燈光中，跪在基督受難像下面，布倫包神甫會用鎮靜的、清悅的聲音向他講到聖父和聖子；聖子自己降生在一個木匠家里，他曾生活在人間。

布倫包神甫會給紋斯說明，他們都是天主的兒子，他們都是基督，有今生，也有來世，命中注定要活在世上一段時間，然后再回到極樂的神聖的天堂。天主的事業，聖子的事業，就是大地上教會的事業；也就是他們的事業，他的事業，和本尼提克特的事業。他渴望着把自己最秘密的夢想和熱望解釋給紋斯听，以便使他了解他對他嘲笑是何等的荒謬。他要給紋斯指引一條生活之道，使他們兩人回到家里去，改造父親，轉變全家的命運，喚醒他們重回到天主跟前，而得到平安，彼此相親相愛。紋斯定然會受到感应的！一旦天主事業的光榮顯示出來，他就會痛悔他過去的生活，回到教會，每周參加懺悔和聖餐禮，與那些勾引他過腐敗生活方式的人斷絕關係。一切都會改變。本尼提克特深信不疑；因此，他深切地渴望着、禱告着這件事。

在老庫房的後面——本尼提克特曾在那里把七星燈和其他破

爛賣給兩個收買舊貨的老人，他們是弟兄——他找到了那第一個擲骰子戲的場所。一大群年長的和年幼的男孩子，有的蹲着，有的站着，像膏藥似的貼在庫房后牆根。他們有一種小心的戒備氣氛，非法的戒備氣氛；因為內中也有衣冠整潔、金表閃爍的人們參加着。他們嘎嘎地叫着，一會又鴉雀無聲。看來，這些人只要一聽到什麼響動，就會像影子一樣立刻消失掉的。

本尼提克特胆怯地走近他們。到紋斯常去的地方尋找紋斯，他很久才下了這個決心。當他走近他們的時候，他的心急速地跳動着。粗野的咒罵隨着紙烟的濃密的烟霧，從大孩子們的張着的嘴里噴出來。他們開口閉口都是說着淫穢的辭句，因此，他全身緊張起來，好像踏進了一個布電的地帶。他們滿面緊張，眼神貫注。冰冷的地面上玲巧的小白骰子跳動着。

倘若本尼提克特這時看見了紋斯，他會很難過的。他走到圈子外緣，默默地站在那裡，他認出了紋斯的一個名叫包格的朋友。這是一個塌鼻子的孩子，年紀比紋斯大一些，眼睛眯斜，小嘴巴滿張着。他正在沙聲沙氣地叫：“來吧，娃娃，唉，來個好的！”他吹吹骰子，往下一滾；“八點！”他叫。“他媽的！”他把骰子放在手掌里搓了搓。“庄家說他會贏的。”一個大孩子，嘴唇銜着香烟，叫了一聲。另一個孩子回答說：“全賠了。”

包格看見了本尼提克特。

“過來吧，小家伙，”他命令地說，一面用骰子碰碰耳朵。

本尼提克特勉強地走進些，感覺着這個歹徒的眼睛在望着他。他開始說：“紋斯在——”但包格把骰子突然緊按在本尼提克特的嘴唇上，然後叫着說：“他媽的！這一回統吃啦！”他擲了骰子，跳出兩個四點來。孩子們喃喃地抱怨起來，瞪眼看了一下本尼提克特——一半是敵意，一半是迷信。包格把所有的賭注都扒了過去，向本尼提克特齜牙笑笑。“現在不會輸了，”他喜氣洋洋地說。“你

把它上面的倒霉东西去掉了，”他私自对本尼提克特說。“再吻吻它們吧，”然后本尼提克特向后閃开了。

包格又滾骰子，出了一对么点。他呼呼地叫着，咒罵着，步着鴨步穿过人圈子，抓着本尼提克特的胳膊。“看你搞了什么鬼？”他說，他的歪斜的眼睛充滿了憤怒。“你給我搞倒霉了！”

“我是紋斯的弟弟呀，”本尼提克特坦白地說。

“我知道，”包格回答說。“所以我才叫你吻骰子！”

“我想尋找紋斯，”本尼提克特說，眼却瞧着地。“你知道他在哪兒嗎？”

“不知道，”包格回答說。

“你是他的最好的朋友，”本尼提克特譴責地說。“你准知道他在哪里。”

“我連紋斯逃走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哪里去了？”

“我正問你呀！”

包格急急地搔了一会肚子，然后說：“紋斯說，你准备要做一个神甫，是嗎？”他的声調謹慎而尊敬。本尼提克特紅了臉。

“也許是，”本尼提克特不客气地說。

包格取出一袋“郵包牌”馬鈴薯糖，塞在嘴里，在一边臉上隆起一塊硬疙瘩。

“你以为我是个什么人，”他問道，“是个拐子嗎？”

“紋斯並沒有做什么坏事呀，”本尼提克特說，“我是他的親弟弟，我要告訴他，現在他可以回家了，我們要他回去。”

包格的黃眼睛沉思了一会后，又轉回到骰子上面去；他吐了一口唾沫，然后肯定地說：“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什么也沒有告訴过我！輪到我擲骰子了，”他又鑽進人群去賭了。本尼提克特跟着他。

賭注都放到賭圈里了。包格兩掌搓了搓骰子，对着骰子禱告了一陣，然后擲下去。出了一个五点，賭注又下了一些。他又滾骰

子，來了个七点。他咒罵起來。“買骰子，”他气凶凶地說，擲下五塊錢。旁边的一個孩子点点头，把錢收了起來。

他擲了一個三點。場中的錢亂飛起來。他又擲了一個五點，又滾了一個九點，最後來了个七點。他恨恨地咒罵起來。他那緊張的手指抓起骰子，轉過身來，把骰子送到本尼提克特的嘴邊。“趕快，吻一下！”他說。“王八兒子！紋斯住在果耳地·培爾赫支那里，到鐵路那邊找他去，把他從那兒搞出來，他一點也不喜歡待在那地方。”

本尼提克特眼瞪着唇邊的白骰子，又望望包格急躁的眼睛。他屏着氣，全身發抖，閉起眼睛，吻了吻骰子。

當他擠出人群的時候，他聽見背後包格快活的声音。他的血液直奔到他的頭頂，嘴唇覺得發冷，好像是壓着冰塊一樣。他聽到“七點！他媽的，贏了！”

他跑開了，一直跑了很遠才停住腳。他有點發抖，低聲低氣地叫喊了一次：“我不在乎！”正當他走上進城去的道路時，一輛卡車哄哄地開了過去，車上滿載着家具；他躲在路旁讓車子開過去。達塞克一家還沒有搬出窪地的前一天，拆房子的人就在拆卸他們的房子了。本尼提克特曾看到那些旧梁殘壁，又看見高大的暗烟囪被一尺一尺地拆掉，心中感到一種冰冷的沮喪。不久，他們就把烟囪全拆毀了。他希望卡車快點開出視線以外，把這種遷移事件隱蓋起來，以便在紋斯回來的時候，再看看窪地的原樣——窪地應當存在下來。

但是卡車慢慢地向前移動，他陰沉地跟在後邊。車輪揚起了塵土，當車子開到山坡的時候，表現出很吃力的樣子。一把壺從車子上掉了下來，滾下馬路，落在被延命菊遮蓋起來的水溝中。但車上的人並沒有發覺。

他終於停住了腳，憤恨地等待着卡車跑出了他的視線。車子

好像把他要对紋斯講的理由帶走了；在某些方面，又好像在背弃的气氛中开走了。他知道，久想离开窪地的人們，也就趁着这种机会迁走了。他們把正常的人所不買的房屋賣給了銀行。可是这些房子就在几年前是他們在压力之下从銀行買來的——但在一生中，人們能有几次机会以合理的条件把房屋再賣回給銀行呢？已經快要付清房价的人們，高兴地出賣了房屋而在城里另買了新房。他們每天都有人离开窪地。离开后的几周內，那些曾住过的房屋就只留下殘軀余骸了。他們生活中的老朽霉爛的陈迹，干炙的牆泥，褪色的壁紙，陰沉的油漆，敞开的地窖，碎裂的水泥，以及变色的石灰的气氛，有好几天弥漫于那泥土中的宝穴里。黯然魂消的气氛，一点一点地，好像衰亡症那样，已經开始蔓延到整个的窪地。在那些仍然屹立的房屋中間，殘破的屋基越來越多了，屋基上的房屋儼如被巨齒咬去了似的。鄰人早晨起來，已看不見白庄尼先生在院中弯着腰賞玩園里肥土中茁生出來的一排綠枝嫩叶了，却只見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夢魔的凶耗；一片黃土泥水，一天比一天地廣大起來。

卡車离开了窪地就向右边开去，本尼提克特一直轉向左边，直向工厂和鐵路走去。天空中升起一塊鮮菌似的紅云，巨人似的漂过地平綫，那是从鼓風爐內“溜”出來的礦砂烟。当濃烟从烟囱升起而又落下來，动也不动地順着地平綫挂在一哩長的空际的时候，工厂的上空就出現了一道崢嶸的長山脊，憲法大路通过工厂的兩部分中間，直通河边，但是在工厂和河流之間，在鐵道和河流之間，就是烟底。

本尼提克特希望現在不要在这里遇見他所認識的城里的任何人！他在大街小巷竄來竄去，跳过水溝，迴避着那些从酒館出來的醉漢，設法不要踩住躺在巷內巷外的人。粗厉的声音从各家各戶傳出來——常常是一些妇女絕望的悲哀叫喊声，和男人們沉重的

暴躁的吆喝声。本尼提克特向前蹣跚地走着，好像遭受着每家的鞭打，他所走过的房屋，似乎沒有一座房屋的窗戶是完整的，不是用旧布或紙蒙着，就是根本敞开着破洞，窗棂破爛。有些人家的門半开着。他看見一家門口，有兩只脚露在外面，好像这个人僅能走到門口就倒下了，半截身体則躺倒在門里面。

一条狗好像知道他不是烟底的人，从巷子里向他扑过来，在他的膝上咬了一口，然后，它神經錯乱地狂叫着，急速向馬路跑去。本尼提克特面色蒼白，坐在馬路的边石上，双腿緊靠在一起，兩膝互相碰住。伤口刺刺地發痛。有好一会儿，他痛得透不过气，默默地在馬路边石上扭动着，張着嘴，吸着气，眼睛微微閃动。他突然从肺中呼出一口气，弯下身子，伏在兩膝中間。

他靜靜地坐了好几分钟，当他终于举起头来的时候，他觉得兩眼晕眩。他卷起褲脚，看着伤痕。膝盖变紅了。他从边石上站起来，搖搖晃晃地向馬路上走去。

他攔住一个前去作工的黑人，哀声問他說：“果耳地·培尔赫支住在哪儿？”

那人嚴肅地望望他。“孩子，你不要到那兒去呀！”他一面說着，一面把手放在本尼提克特的肩上，注視他的眼睛。

“我必須去呀！”本尼提克特回答說，閃避开他的視綫。

“你太年輕了，孩子，”那个人不客气地說，一面推他向城里去。

本尼提克特聳脫了他肩头上的那隻手。“先生，我必須去呀！”他叫着說，一面抬起頭來，臉色仍舊蒼白，还挂着一条一条的泪痕。

那人指了指。本尼提克特一脫身，就向拐角的那座房屋蹣跚地走去。屋前有一个走廊，朝顏藤沿着繩子爬上房頂。每扇百叶窗都关闭着，看来像是被舍弃的空房。他用指關節骨叩了叩門，等候着。过了一会，門里突然發出一种粗厉的声音：“走后門進！”

本尼提克特囔囔地走出了走廊，兩腿僵硬，好像膝盖骨窩被什

么鎖住了似的。他从房子旁边繞过去，沿着一条小道走去，房子兩边長着黃的白的鳶尾花的、并裝飾着荷蘭少女式的細木嵌花。屋后的庭院，被一排山茶樹和水蠟樹遮蔽着，看不出來。一道白門微掩着，上边的裂紋的乳色油漆像老人的皮膚一样，他把門推开，同时小声地喊着：“是我呀，是我呀。”

他走進了一間厨房：一口鍋在灶上蒸气騰騰；冰櫃的門开着，里面架子上，放着几瓶啤酒和火腿肉塊。牆壁上懸着金框的基督受难像，框后交插着一对复活節的褪了色的棕樹叶。在一条横过厨房的衣繩上挂着一双皺縮的長統絲袜，旁边挂着女式的粉紅色的襯衫和襯褲。厨房里充滿了一股令人作嘔的香味，混雜着一种熏人的藥味，他也聞到了橘子香紅茶的气息。他坐在一把漆着紅白色的椅子上，等候着。

对面的那一边，乃是一道緊閉的門，通向其他房間。他一本正經地、挺直地坐在椅子上，双膝并攏，兩只脚在地板上靠在一起，好像在公事房中等待着公事似的。合併起來的双掌放在怀里。他閉起眼睛，不由地默禱起來，但是心中既沒有禱辭，也沒有祈禱的影像。他緊閉着嘴，用鼻孔呼吸着：他坐在椅子上的神气，看來像是跑了很長的路似的。

房屋的前边的一道門关上了，他听见一个女子的高嗓音，一会又听见輕輕的脚步声在向他走來。他向后靠在椅背上坐着，双手僵硬地按在怀里。門打开了，走進來一位裸体的紅头髮的女子，像是來厨房取早点用的咖啡的。

她几乎还没有瞟他一眼，就乖戾地說，“你怎么跑到厨房里來了？”她滿臉睡意，兩眼也有点兒浮腫。她走向衣繩，拉下一双長統袜，轉过身來，憤憤地尖声叫着說：“你在这兒干什么？”

本尼提克特急忙举起兩手，蒙着自己的眼睛和嘴巴，臂肘叩着兩側。

那女子的面孔怒冲冲地变得通红。她走到他跟前，掴了他一个耳光，然后一面叫着，一面跑进门去。她在门后呜咽着说：“给我滚出去，你这肮脏的娃儿！我要叫巡警来！果耳地呀！”她叫喊起来：“果耳地！”

本尼提克特的脸，已经泪湿不堪了，湿透了的手掌从潮湿的脸上滑下来。在门后边的那个女人变得神经错乱似的，她对他咒骂起来：“你要赔偿这种损失呀！你这满身臭气的窟地佬，你要赔偿呀！”一会她又喊叫着：“果耳地呀！”

本尼提克特听见另外有人跑来的声音。门又突然大开，一种几乎完全像一个男子的沉重的嘎嘎声音，向他咆哮着：“你是谁？你怎样进来的？谁没有关门呀？”

她一把抓着了本尼提克特的头髮，把他从椅子上提起来。她把本尼提克特的双手从脸上扯下来，但他仍紧闭着双眼。

“啊，啊！”果耳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张着血盆似的嘴巴，屏着气，她又把本尼提克特的头向上提了提，直提到他痛得不由地两唇裂开，露着牙齿。

“你想要使我遭受逮捕吗！”她怒冲冲地叫着，呼呼地喘着气。

本尼提克特闭着眼，嘎嘎地问道，“纹斯呢？”

她猛拉起他的头，使他的嘴张得更开了。“什么纹斯？”她大叫着。“你的老家伙吗？告诉你的老家伙以后要好好地留在自己的家里！”

“不是，我说的是我的哥哥呀！”本尼提克特嘎嘎地低声说。

“我不知道你的什么鬼哥哥！”她叫着，一面扭着握在她手里的头髮。“请你转告他吧，我要是再看见他，决不让他进我的院子！我要我的姑娘们吐他一脸唾沫！现在你滚开吧！要是我再捉到你在这里捣蛋，或是从窗户向里面偷看的话，你这小猪鼻孔的东西，我要用木棍一下子把你的脑袋打得缩进去！天呀！哪来的这种小

雜種！”

她拖着他的頭髮，把他拉出門口，擲到院子里，他跌倒在鳶尾花叢中。門砰的一聲關上了，清楚地聽到嘩啦一聲的門門扣上了。

本尼提克特始終沒有睜開過眼睛。

四

本尼提克特全身戰栗了。他不知道他怎樣從烟底走了出來，也不知道那回到窪地的路是什麼樣子。太陽光仍然照耀着，但却像是午夜。他作夢似地走着，兩眼圓睜，望着自己的腳。

單調的、哀怨似的門聲軋的一下把他驚醒過來。在院子中間他又回頭望望那搖擺着的門慢慢地停止下來，於是他又發抖了。一只貓兒溜進廊下的破格子窗里去。他走上那三級木階梯，敲了敲門。他拉開新近油漆過的紗門之後，把裏面的門向後推去。廚房裏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桌子上鋪着一張白桌布，廚櫃的門緊關着，帷帘拉開着，在窗台上有一棵紅天竺葵花在灰白色的陽光中發出血紅的光輝。

“神甫，”本尼提克特的薄片嘴唇中發出低微的聲音。

他穿過微光閃爍的過廳，輕輕地敲敲門。裏邊沒有人答應，他又把門推開。這就是他從前找到达尔神甫的那一間屋子，但是現在正靠窗戶坐着的却是布倫包神甫，他側面坐着，膝上攤着一本書，陽光划出了他那精美的側像。

“神甫，”本尼提克特又低聲叫着說。

布倫包神甫抬起頭，吓了一跳，強作鎮定地叫了一聲。

本尼提克特彎着膝蓋，半身已進入了室內。“是本尼提克特，神甫，”他用一種低得幾乎難以聽見的聲音報告了自己的名字。他更向前移動一些，眼向上望着，嘴微微地張着。

布倫包神甫把書本放到窗台上，轉身向着他，皺起眉头問道：“怎么一回事，本尼提克特？”于是，他發出了一種短促的窘迫的笑聲：“你吓了我一跳！”

突然，本尼提克特嗚咽起來；嗚咽仿佛早就根生在他的心中，現在突然爆發了出來。他冲向布倫包神甫，搖擺了一下，跪了下去。布倫包神甫吃驚地叫了一聲。本尼提克特伏在這位年輕的神甫的膝上。

“帶我走，神甫，”他用一種模糊不清的聲音說。“送我去神學院——馬上送我去！我如果在這兒再住下去，我就會死的！我不能再住下去了！”

“啊，發生了什么事呀？”布倫包神甫把本尼提克特的泪臉從懷中舉起來，向下望着他那無神的眼睛，緊張地問他說。“告訴我，出了什么事？你做了什麼？”他追問他，一面審視着本尼提克特的臉和眼睛。他舉起他的頭，臉上帶着一種煩惱的、更加混亂的表情，向屋裡四面望望，然後唉聲嘆氣地又說：“告訴我，你做了什麼事，本尼提克特，我可以幫助你！”

“我要死，神甫，”本尼提克特嗚咽着說。

“你說什麼話呀！”布倫包神甫吓得喘不過氣來，一面是驚恐，一面是生氣。他的蒼白的面孔現在變得和本尼提克特的一樣苦惱。“看你多麼傷心呀！”他用一種溫和的悲嘆口吻低聲說。他讓本尼提克特的頭又伏在他的膝上，心不在焉地撫弄着他垂下的頭，痛苦的眼睛張望着房間。然後他俯視着本尼提克特顫動的雙肩。當他的手觸到他的手時，他感覺到本尼提克特的手在發燒。“啊！聖母呀！”他祈求的聲音不很高。“你應當告訴我，你做了什麼事呀！”

悲痛聲繼續着，他毫無辦法地呆坐在那兒。他感覺到，泪水濕透了他的會衣，浸到他的大腿上。他抓着本尼提克特濕透了的頭髮，輕輕地扶起他的頭，仔細考察他那半睜半閉的眼睛，好像秘密

就在这里面似的。“是什么事情呀！”他又問道。“为什么要死呢？”

本尼提克特摇摇头，眼睛仍旧閉着；他又聞到了茶的气味，还有其他的東西——一种强烈的甜蜜的东西气味。他把头从神甫手里脫出來，用自己的手去緊緊地蒙盖着自己的兩眼。

“遇到了意外的事故嗎？”

于是本尼提克特慢慢地把自己的手从臉上移开。兩掌满是泪水，手掌像印烙一样地發燒，而且燒得很厉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未哭出的泪水用力咽進肚里去，然后又把头靠回到布倫包神甫的膝上，面孔轉向窗戶。他这样默默地靠着神甫，一句話也不講，只感覺到布倫包神甫的手放在他的手上，以及他那急促的呼吸。

“神甫，”他終於用一种隱約的、無力的声音說。“我現在也恨窪地了。我知道你是恨它的。这是一个骯髒而丑惡的地方，我憎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望着窗外，一輛空卡車开了过去，使他想起了那一輛那么艰难地从窪地开走的卡車，像烏龜一样慢。他又看到了布倫包神甫站在木梯上，兩眼含泪，望着窪地。他又記起了当达尔神甫徒然地喊他去会晤本区教友們时，他那走开了的身子。

“神甫，恕我冒昧地來到这兒，”他的嘴压在神甫的黑衣上說。“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到这里來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來。”

在年輕神甫回答之前，他們沉默了很久。这时，达尔神甫的嘲笑的声音突然闖進來，几乎好像他已走進屋子來參加他們的談話：“你也來尋求世俗的忠告嗎？”他掉过头去，仿佛不要听見的样子。“我很欢迎，”布倫包神甫慢慢地說，“你有困难时來找我談，本尼提克特。”本尼提克特閉起眼睛，在無所不知的黑暗中微笑起來。

“我要离开这里，”本尼提克特說。“达尔神甫对我說过很多次了，当我选定時間的时候，我就可以上神学院去。我想現在就去，現在！請你轉求主教！”

“你仍然太年輕了，”布倫包神甫說，語氣柔和，一面用手緊按着他，來使他安心。“對我說來，這真是一個奇異的時刻，本尼提克特。”神甫突然又說。

“你願意幫助我嗎，神甫？”

布倫包神甫又按了按他的頭。“當然，”他說。他閉着嘴，等了一会，然後溫和地說：“你願意馬上告訴我，為什麼你現在決意要到神學院去？”他把指頭插到本尼提克特的額下，抬起他的頭。“馬上告訴我，”他重復說，一面把本尼提克特拉起來，站在那裡。

本尼提克特轉過身，背朝着布倫包神甫，他說：“神甫，我到烟底去了。”

布倫包神甫從椅子上起來，往下看，馬上掏出一條手帕，揩去他褲子上的眼淚。本尼提克特並未看他。

“什麼？”布倫包神甫說；他用舌頭舐濕了手帕去擦着身上的一塊污點。

“我是去找尋我的哥哥的，”本尼提克特以坦白而和順的聲調說：“有人告訴我他在那裡。”他停一下，舌頭舐了舐他的干嘴唇。“我……因打听他的下落，犯了一種罪。我去到那兒，而且進到里邊。”他轉向布倫包神甫，臉孔緊張，很難過地說：“我知道你會怎樣感覺，神甫！”

布倫包神甫把手帕塞起來。

“唉，”他說，面孔上掛起高興而放心的笑容。“你真把我吓壞了。”

“我想我犯罪了，神甫，”本尼提克特沉悶地說，眼睛注視他處。布倫包神甫尖銳地望着他。

“犯了罪？”他重復了一句。

本尼提克特的面孔仍然轉向他處，說：“神甫，我想去那兒，並不只是為找紋斯的緣故。我要看！我希望能看見！”

“什么？”布倫包神甫問道。

“她們！”本尼提克特叫着，呆呆地低下头，緊閉起眼睛。他的下頰發抖。他已經看見了她們——甚至掩蓋在眼睛上的手也沒有使他不看她們。“那些姑娘們，神甫！”他激動地說。“那些裸體姑娘們，住在烟底的那些婊子！”

他靜靜地站着，他要說的話全部倒了出來。室內發出微微的令人欲睡的沙沙聲。窗外傳來了窪地那種不調和的轟轟聲，輕輕地震蕩着。

終於布倫包神甫說話了。本尼提克特轉過身來听着。神甫現在把臉轉向他處了，說話時，聲調躊躇：“我不懂你對我說的是什麼。但是，如果你做了任何有罪的事情，本尼提克特——”他的聲音戰栗了。眼睛轉過來望着本尼提克特。“你沒有做——？”

本尼提克特看看他。他紅了臉，低下眼睛，又說：“我的意思是，你自己沒有——，本尼提克特，我的意思是——”

本尼提克特了解了他的話，血立刻沖上了頭部。他羞慚得無地自容。他抬起頭來，冷靜地說：“沒有，神甫！”

布倫包神甫神經質地笑了起來。“我的意思只是，”他說着，臉色很白，“我不懂，而你——”他終於嚴肅地微笑了。他拉着本尼提克特臂肘說：“來，我們到廚房里去。我們在那里談。”

他領着本尼提克特出了房間，本尼提克特懊悔地在後邊跟着。當他們回來從過廳走過的時候，神甫又說，但聲音比較高而且愉快：“你知道盧姆耶太太終於離開了我們嗎？本尼提克特，你知道另外有什麼人可以來做事嗎？你有什么親戚嗎？”本尼提克特在他背後默默地搖搖頭。“反正也沒有多大關係！我們暫時自己可以想辦法。”他打開了冰櫃，取出一瓶牛奶放在桌子上。接着又從櫥里拿出一塊已吃了四分之一的糕餅，放到牛奶旁邊。“我喜歡來到這兒，自己吃點糕餅，”他說。“好啦，”他補充了一句，但眼睛

躲避着本尼提克特的視線。

他撿起一塊糕餅，咬了一口。“現在，”他突然說，眼睛望着本尼提克特，“說吧，把心里的話全部說出來吧……”

但是本尼提克特不能再說什麼了。“我已經說完了，”他喃喃地說。

“你不要把我只當作你的神甫，”布倫包神甫說，“而要把我當作你的朋友。”

本尼提克特漲紅了臉。他凝視着桌上的糕餅，最后用一種冷淡的聲調說：“他們正要把窪地毀掉，神甫。或許我們必需迁移了。”他把手指一個壓一個地重疊成一排。他感到布倫包神甫的影子遮掩了半个窗戶。紅天竺葵花在陽光下發出紅光。“我覺得我太軟弱，神甫，”他說，他的思想慢慢地自己集中起來。他感覺到這年輕的神甫很有興趣來听取他的意見，因而突然對他發生了極端的信任，于是就說：“我覺得越來越軟弱了，神甫。剛剛我還這樣想，我年齡愈大，意志應愈堅強。但是我只是越長越軟弱了，神甫。我常常想，一切人——一切善良的人們——一定憎恨邪惡，神甫——”他舉眼望着布倫包神甫的眼睛。“——而現在，神甫啊，邪惡的事情引誘我！我的思想就是邪惡的。我不知道怎樣去抵抗它，我一再求主，但我一天軟弱一天。我的內心有了毛病，神甫，我已迷失路途。有時候我想，我已不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壞。我的爸爸憎恨教堂，他算壞嗎？城里的天主教徒把教堂賣給銀行——他們算好嗎？我的哥哥紋斯是壞嗎？——但他是那樣地孝順着媽媽！我遇見了一個人，他們在監獄里揍他，神甫，他們叫他共產黨。但他要拯救我們的家庭，他要組織工會——神甫，他算是壞嗎？而那些揍他的人們，強迫我們賣房子的人們，算是好人嗎，神甫？什么是好，什么是壞，神甫？我已費盡了氣力，但是什麼壞事情我也阻止不了！”他手緊接着桌子。“我的信仰，”他從心的深處叫着，

“我的信仰日益軟弱了，神甫，我想离开这里一个时期，我想去受訓練。我要單獨一個人住在——一個地方，過一段長的時間，以便學習，加強我的信仰，重振我的靈魂！”

布倫包神甫傾听着他的話，臉上帶着一種專注而慘白的笑容。他仰起痛苦的臉，望望他，乞求着說：“幫助我！神甫！”

布倫包神甫迅速地向他笑了笑，潤一下嘴唇說：“不要再這樣說，本尼提克特——不要再說你的信仰日益軟弱！我們是多麼看重你呀！”他望望本尼提克特。“我不要你再這樣說了！”他帶着一種認真的請求聲調說，甚至是命令的口吻。“你一定不要再這樣說！”他的前額上冒着許多汗珠，本尼提克特眼望着這些汗珠。汗珠也出現在他那唇邊上金黃色的鬍鬚上。他的目光盯着本尼提克特身後邊的某一塊地方。“這種思想間或苦惱着我們大家，”他用一種激動的聲音開始說，可是後來聲音變得有點粗厲了，“但是總會過去的！會得到解決的。壞的天性就是：它常常無形中變為‘好’，‘壞’裝出‘好’的面貌，特別是信仰的力量可以滲透表面，深入到邪惡的陰險的核心！信仰，本尼提克特，絕對信仰那戰勝一切的教會！這種艱巨的精神鬥爭的深長時期是黑暗的山谷，教會的許多最偉大的聖者，都光榮地跨過了這個山谷呀！本尼提克特，在這種時刻你要倚靠主呀！把你的心靈交給主——主決不會使你失望的！”

他停了一會，他的聲音沒有氣力了。他憑着桌子身體向本尼提克特倚過來，他全身像拳頭一樣緊縮在一起。

“永遠不要，永遠不要優柔寡斷！”他突然又叫着，兩手推着桌子。“當你感覺到引誘的時候，到我這裡來！我們要一同禱告抵抗它，我們要一道把它干掉——邪惡、丑惡的思想，即使在夢里也來苦惱我們，使我們醒來的時候吓得滿身大汗，恐怖萬分，同時還感覺到最黑暗的引誘的氣息，”——他自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以致

他的胸部的起伏，都顯然可見——“吹在我們身上。”

“我會來的，神甫，”本尼提克特放低聲音說，他垂下眼睛，避開神甫的面孔。

他們陷入了一種暫時的悸動的沉默中。本尼提克特覺得神甫在極力掙扎着控制自己的呼吸；他依然低着頭。

一會，布倫包神甫摸着他的手。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他看見神甫在微笑，眼睛高抬，從本尼提克特身上望過去。他的臉上浮着一層薄薄的濕氣，嘴上沾着一些極小泡沫的斑點。他的眼光逐漸地聚到本尼提克特身上，向他微笑着說：“一會，我們要進教堂去，你同我，我們要一道禱告。”

“神甫，”本尼提克特低聲說。“神甫，當我同你在一起的時候，在這兒——在這教堂里，我感覺到好極啦，我感覺到舒服、正常和安靜。”他病態地微笑着，又說：“但是我一離開教堂，當我一走出那裏的時候——”他的手指輕輕地向門口指了指，“那就大不相同了。”

布倫包神甫並沒有听他說話。臉上的汗珠慢慢地散發着，兩眼仍凝視着本尼提克特。

“我知道，我了解，”他說。

“那一天，”本尼提克特說，現在他想談一談，他向布倫包神甫瞟了一眼，然後又垂下眼睛看看自己的手。“那一天，你記得他們怎樣把黑人們趕出去嗎？”

布倫包神甫搖搖頭。

“騎兵隊來把他們趕出去了，”本尼提克特說，眼睛斜視着他的手。“他們來到白恩斯老大娘的家里，我勸他們不要把她的家具擲到馬路上。我告訴他們——”他哀求似的向神甫抬起頭來。“我告訴他們，”他不由地一口氣說了出來。“我在这里的教会服务，要他們問問达尔神甫。我懇求他們等到白恩斯老大娘回來。但

是——”

現在布倫包神甫的微笑是溫暖而明朗。他的臉已經變為鎮靜而單純了。

“本尼提克特，”他溫和地說，“你想把全世界的重擔都擔在你的肩上！你不該違抗那些軍官們。你却應該到這裡來。”

“我知道，神甫，”本尼提克特謙恭地說，“我也這樣想。但是那時我記不起教會了，連禱告也忘了。他們是邪惡，那時我要殺死他們！”

“但是那些黑人或許願意離開那些板棚，”布倫包神甫溫和地斥責他。“他們現在住進更好的房屋了，”他說。“或許這種處理會發生更好的結果。”

“他們住到森林里去了，神甫，”本尼提克特說。

“森林？”對方重復着。

“白恩斯老大娘也在那里。”

“什麼森林？”

“礦砂后面的森林。他們在那里搭一些小板棚子，就住在那里。你知道，神甫，”他親切地說，“他們有些人失了業，也不能到別處去。”

布倫包神甫嘆息了一聲。那明亮的臉上，微微露出了為難的神氣。“我從來沒有和這種問題打過交道，”他半抱怨地自言自語地說。“我真不適宜來管這些問題。”

本尼提克特滿懷希望地舉起頭。

“如果你願意同我一道到森林去——”他說。

布倫包神甫閉上眼睛，搖搖頭。

“不，”他說，“他們應該到教堂里來。”

“或許你可以寫封信給工廠？”本尼提克特說。

神甫的眼睛依然閉着，把頭左右不停地搖着。“不，不，不，本

尼提克特，”他耐心地說，“即使是好事，我也不能插手管這些事情。況且是不是好事，我也很懷疑。關於工廠的事情，我一點也不了解；但是，本尼提克特，窮的富的，在我們教堂里同樣是教友。我們不能支持這一方面，或反對另一方面。我們所关心的，”他指指自己的胸膛說，“是在這裡。”

本尼提克特注視着神甫的手所指的胸膛。不安靜的工廠又在咯咯地响了。“你要寫信給主教嗎？”本尼提克特仍望着他的手指問他說。

布倫包神甫眼睛閃動了一下，表示同意。

“即使你不要求我，我也是要寫信的。”他說，眼光掃過本尼提克特全身。“本尼提克特，你知道，教堂是愛護像你這樣的人的。”他向本尼提克特微笑了一下。接着就聽見一種响声，他猛抬起頭，身子也僵硬起來。本尼提克特也轉身過來。這時，达尔神甫出現在門口，身子倚着門框，亂蓬蓬的頭無力地垂在胳膊上，赤着腳，背帶背在冬內衣的外面，褲鈕一半沒有扣。他面帶諷刺的微笑，凝視着他們兩個。他那受傷的面孔使得他那變色的臉皮皺縮成許多苦痛的斑點。他望望糕餅和牛奶，用一種濃厚的打趣的口吻說：“啊，小茶會呀！”

达尔神甫走進了房間，他那大而方的腳趾甲是青色的，破裂的。他把他那多節的手，放到本尼提克特的肩膀上，再肯定地搖搖他。然後蹣跚地向冰櫃走去。

他困苦地彎下身，向櫃里窺視着。他打開頂蓋，望望冰塊。“都完了？”他說，一面轉過他那氣昏了的腦袋，一面懷疑地凝視着布倫包神甫。但布倫包神甫的臉卻已轉向窗戶，嘴緊緊地繃着，坐在那里。

达尔神甫聳聳肩，手伸進口袋，掏出了一塊錢。

“本尼，孩子，”他用討好的口氣說，“你跑到拐角上，去給你的

老神甫打一升啤酒來。”

本尼提克特勉強地開始站起來。

“坐在那里，別動！”布倫包神甫突然轉過身來，命令說，聲音像鞭子一樣的干脆。

达尔神甫的毛蓬蓬的头慢慢地轉動過來，打量着布倫包神甫。

“你竟然不讓我吃一升啤酒嗎？”他奇怪地質問他，開始喘氣起來。布倫包神甫并不看他，只是在怀里緊捏着手指。达尔神甫轉過身來，面向本尼提克特，“本尼提克特，我的孩子，”他用一種低低的而是甜蜜的聲調說：“你就為我從椅子上挺起來，代一個老人家做件小小的事情。就不過在街角邊，并不遠。錢在這兒。”他伸手交錢。票子像一張軟葉，懸在緊張的氣氛中。达尔神甫的喘氣聲，好像躺在叢林間的、力氣耗盡了的一只野獸的呼吸。他看看這個，又望望那個，然後向布倫包神甫說，聲音低微得像片斷的耳語：“你要想干什么？你慫恿這孩子來反對我嗎？我的衣服在哪里呢？”他追問道。

“你完全知道，衣服在哪里，”年輕神甫說，略略地瞟了本尼提克特一眼。

达尔神甫轉向本尼提克特。“他把我的衣服隱藏起來了，”他抱怨起來，呆笨地大笑著，說：“我只有這個了！”

本尼提克特看看他，一會又轉眼望望布倫包神甫。达尔神甫看到了這種表情，就急切地用甘言誘惑的口吻說：“告訴他，本尼提克特——告訴他，我的孩子；告訴他，工人們做完工回家之後，做些什麼。他們在平爐的燃燒着的地獄之門里工作了八個小時或十個小時的苦工以後，他能不讓他們來一升啤酒嗎？我豈不也同樣在燃燒着的活地獄里，多年以來，每日工作八小時，十小時，甚至十二個小時？我不應該經常享受一小升兒啤酒，來麻痹一下我的頭腦嗎？告訴他，本尼提克特。”

本尼提克特沒有講話。

达尔神甫望望布倫包神甫。这位年輕神甫出乎意料地說：“你是要把这个孩子造成一个罪犯嗎？”

达尔神甫吃了一驚。沉重的头慢慢地搖了一个不定的弧形。“一个罪犯？”他重复地說。

“你派他到販私酒的酒店去嗎？”布倫包神甫說，一面神經質地念着每一个字，一面降低声調，“你——是本堂神甫①呀！”

接着就是一陣曳長的沉寂。达尔神甫不眨眼地瞪着他，像預演話劇似的，把“罪犯”这个字眼重复了好几遍。他望望本尼提克特，回头來又看看那位副本堂②，然后搖搖自己的头。

“我是本堂神甫嗎？”他突然問本尼提克特。“我是嗎？”本尼提克特把眼睛轉向他处。这老头兒緊握着他的胳膊，把他的臉面扭轉過來。“我是嗎？”他嚷叫着說。本尼提克特默默地搖搖頭。

达尔神甫勝利了，向后退了几步，打量着布倫包神甫。“你还年輕呀，神甫，”他極為寬大地說，“这兒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學習學習。第一你不應該違背風俗習慣。第二是，”他冷酷地說，“你不應該脫離教民。”他的沉思的眼睛打量着这位年輕神甫。“告訴他，本尼提克特，”他推推本尼提克特說。“你支持我。唉，这里的人民，只要一开酒桶，总是把他們自己的啤酒送給我，因為他們知道我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來說，在厂里，在礦上，我是同他們在一起的，我的老鼻子和他們一道伸進爐子，我的褲子和他們一樣給爐火烤着呀！告訴他，本尼提克特，”他命令他了，“孩子，告訴他，看这是否是主的真理！你了解，你生長在这里，你可以告訴他！”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兩眼向下望着。

①② 在一个天主教的教堂里，負主要責任的神甫，称本堂神甫；帮助本堂神甫处理教务的神甫，称副本堂。

达尔神甫走到桌前，身子探过桌子，手指对着布倫包神甫搖动，对方鎮定的面孔上，除諷刺的忍耐外，毫無表情。“他們要知道我的習慣和他們的是一样！”他叫着。“他們欽佩那喜欢他們的啤酒的、受过同样苦的、犯同样罪的人，而且，說句老实话，他們喜欢那些同他們在懺悔室消磨一样多時間的人！告訴他吧，”他几乎大叫地向本尼提克特恳求起來。“你知道这个真理！我給你施洗时所用的那些聖水，孩子，就是由工厂的烟染黑的水呀！真理就在你的骨髓里面。”

达尔神甫輕輕拍着他的肩膀，他的龐大的面孔依向本尼提克特的臉，因此，本尼提克特能直接凝視着他那似乎是充滿着血的眼睛。“你需要好好地教導这位副本堂，本尼提克特，”他鄭重地說。“每一件事情并不完全是能够从神学院里或書本里学來的！”他撩起褲子，弯下身，又去檢查那冰櫃。“可是我的确至少留有兩瓶在这里呀，”他抱怨起來。当他又站起來的时候，滿臉通紅，吼叫着說：“啊，盧姆耶太太！这老家伙給年輕神甫开革的时候，随身把它們帶走了！”

“我把她开革了，”布倫包神甫冷酷地說，几乎是官方的口气，“是因为我当面捉着她在厨房里喝酒。而且她喝得醉醺醺的！”他望着本尼提克特，好像这种解釋原是为了本尼提克特。

“怎么，”达尔神甫吼叫起來，“她拿这一点点兒工資，你还舍不得讓她喝一兩次酒解解悶嗎？”他望着那年輕的神甫，然后聳聳肩。“你自己要是喝了一点，”他說，“你就不会挑剔別人了。”于是他閉起了一只眼睛，对准布倫包神甫，又以極自信的語气說：“不到几年，你也会在每次弥撒的时候，酒量开始一滴滴地增加了！”

布倫包神甫猛然抬起头。“本尼提克特，”他粗厉地喘着气說。“你听到了这种話？你听見这种話嗎？”

本尼提克特的臉通紅了，“神甫，”他皺起眉头說，“讓我扶你

上楼去！”

“他把我的衣服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达尔神甫又埋怨起来。“他给我耍手腕。一个耶稣会会员^①——他过去一定是个耶稣会会员。你知道么，本尼提克特，”他用一种低的机密的声调说，但仍可使低着苍白面孔的布倫包神甫听见。“我们有了——一位诡辩的耶稣会分子吗？一个政客，一个外交家，一个伪君子。他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味从波士頓下来，到了这里，就是这里，本尼提克特，”他歪着头，意味深长地加强语气说。“在美国的这一个窟洞里，大部人士的心灵上都浸染着烟霏和灰塵，将来到天国的时候神都不会认识他们了！他为什么来的呢？”他追问着，眯缝起眼睛，几乎失掉了平衡要倒下来；他放低了声音，好像布倫包神甫拼命地在听他。“自从那次矿工罢工以来，当时，达尔神甫也曾贡献出他的一小份力量，同矿工一起反对工厂；达尔神甫已经放逐到这里二十年了。在这些年代里，达尔神甫一直被埋没在一个像沉陷在泥土中的坟墓一样的枯朽的教堂里。现在谁突然记起这位达尔神甫呢？他身上带着主教的气味呀！”他挺直身子，手高举在毛蓬蓬的头上，叫着说。“他带来了阴谋的气味！他在制造阴谋呀！他来到这里，看他像是个教区的神甫吗？你瞧瞧他，本尼提克特，告诉我，你心里是怎样想的！”他把本尼提克特的脸扭转过去，两只黄污的手指捧着他的面颊，使本尼提克特不得不像一条鱼一样，张着嘴，面向着布倫包神甫。布倫包神甫僵直了，向别处张望着。“你瞧瞧他的脸！”老神甫命令他，两手发抖，用手指把本尼提克特的两颊夹得发痛。“这里受虐待的穷苦矿工和其他工人们，满身带着工厂的坑井的熏天的臭味，一天到晚累得要死，东摔西倒地走进了教堂，

^① 这里原文是 Jésuit，意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这种耶稣会是天主教之一派，假宗教为名而扩张其势力于各国政界的组织。因此，Jésuit 一字有转为阴谋家或阴谋家的意义。

在弥撒的進行中，一直在打着鼾声。你看他像是來和这些人共同生活的嗎？他像嗎？問問他，本尼提克特，他能不能耐心听听我們这兒的人講的乱七八糟的話，能不能听听他們的心中的痛苦；警告他，本尼提克特，因为你还能和他談得來，警告他，当他走到那些已經墮入窮苦和劳动的滌罪所中的人們中間的時候，他將怎样不得不捏住他那灰白的鼻子。讓他去——請他去，本尼提克特——請他到莫洛克神①那里去看看：讓他親自到工厂去體驗體驗，請求工厂賠償那些被吃掉了的許許多多的人的生命：机輪上的破碎的尸体，被燒成灰燼的尸体，以及那些骨头一根一根地伤損，直到他們变为一堆湿土躺在地上的尸体！告訴他，本尼提克特，”他請求他，眼泪突然順着臉淌下來，声音嘶啞地从口中發出來。“告訴他，本尼提克特，”他用一种一半已不成声的、几乎像呼嘯的声音叫嚷着，他的兩眼古怪地盯着本尼提克特，“告訴他，当被請去主持殯禮的時候——問問他，当有人用鏟子从熔爐里面把死人骨灰鏟給他的時候，問問他能不能辨別死的人是誰？問問他怎么能够有信心地來祝福骨灰匣子。問他對那些心中緊壓着成噸的生鐵的窮苦工人的肉体，他們的靈魂永远幽閉在这种連炸藥都炸不破的、只有地獄的火焰才可以焚毀的鋼鐵監牢中。怎样伸手去祝福！”他提高了声音，双手向本尼提克特搖着。“把这一切全告訴他，本尼提克特。”他粗厉地喘着气說，“再問問他，他是不是一个为这些人和这个地区服务的人！”

他把本尼提克特又推了好几次，沉重地哼咳着，嘴唇湿润，猛举起手，指着一直坐在那里不动的布倫包神甫。随后，他又去打开櫥櫃。当他搖擺着走回來時，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这里！”他說，当布倫包神甫不由地轉过眼睛來時，他輕輕地彈着信，滿意地

① 莫洛克是古腓尼基人所奉之火神，以兒童身体为祭品，此处借用，意指工厂的煉鋼爐。

注視着。“你要不要念这封信？”他問本尼提克特。“你知不知道里面寫的什么？不知道嗎？他可知道里面寫的是些什么，”他說着，神秘地向布倫包神甫点点头。“但是，我要告訴你，这一封短短的信件，本尼提克特，”他用食指輕輕地彈着信說，“可以使我們都發大財呢！可以使教堂致富呢！我要告訴你，本尼提克特，你要不要知道，为什么我們的这位耶穌会會員突然出現在我們青綠的山谷的呢？”他又彈彈信紙。“理由就在这里，”他意味深長地說。“一批財富，一座新教堂，本尼提克特——一座新的、漂亮的新教堂呀！他了解，”他狡猾地說，眼睛望着布倫包神甫，向本尼提克特信任地点点头。“他了解信里寫的是些什么！他了解得很清楚！”他說，一面把头坚决地点了三下。他眯起眼睛，望着年輕神甫，又放低了声音說。“他們把我禁閉在这个洞里，遺弃在这里——我曾为礦業工会奋斗过，本尼提克特，这就是他們把我派到这里，讓我老死下去的理由。可是現在——运气和工厂已經發現了我們，主教又想起我还在人世，所以就又派这个年青偵探下來——要查看查看我的老毛病，我对本区教友們的世俗的爱不能战胜他們对于——”他拍拍口袋，“——对于黄金的至上的爱呀，我的青年朋友。一批財富，本尼提克特，”他重复着說。“动搖了幻想的一筆錢！一座新教堂！而且，”他又点点头，最后又补充了一句，“他全知道。消息傳播的很远；他像一只秃鷹來找盛餐似的。”他重重地推推本尼提克特的肩膀，喉头隆隆地說：“本尼提克特，在我自己的教堂里，在我自己的房屋里，我是一个囚犯。但是，告訴他，本尼提克特，別人是和我團結在一起的——教堂是要存在下去的；而且他們会支持我的。我們告訴他們‘不’——”他把从口袋里拉出的信件高举在他的头上——“不，我們要对工厂說——不，不，还是不！”

他把信扯成兩半，又撕成四片，把碎紙片拋在空中，洋洋得意地看着那从椅子边就要起身的年輕神甫。他又轉向本尼提克特，

兩眼閃動着，拍拍他的肩膀說：“你瞧，本尼提克特！你瞧！財富呀！”他一顛一仆地又走到冰櫃前，再一次向里面望望。“你願不願意替一個老人幫這一點忙嗎？”他訴苦似的說，他又站起來，一句話也不講，也不看他們，就跑出門口，他們聽見他爬樓梯時發喘的聲音。

他們在廚房里的不平靜的寂靜中等待了好久，好像一陣狂風吹過，把屋內刮得亂七八糟。布倫包神甫呆呆地坐在椅上，像一尊塑像，臉上的細微青筋跳動着；本尼提克特轉過他那發燒的、受屈的眼睛望着他。

年輕的神甫終於轉過臉來說：“你聽見了他所說的話嗎？”他的面孔冷白得像石膏一樣，他用低沉而冰冷的聲調慢慢地說：“你剛才所聽到的一切，本尼提克特，都是褻瀆神的話呀！”

本尼提克特望着那付仍然挂着恐懼的痕迹和一種厭惡的面孔。在本尼提克特看來，並不是达尔神甫所說的褻瀆神聖的話這樣激動了他；他的面孔上所表現的也不是憤怒，而是一種極端的嫌惡，好像老神甫帶來了一種令人作嘔的氣味。

布倫包神甫坐在那里，仍抿着嘴，默想着。

“這個老傢伙！”他突然叫起來，於是他轉過來向着本尼提克特，滿面憤慨，仍極不相信的樣子，又繼續說：“我的教民！我的教民！”常常挂在嘴上！他真像他們一樣。我要知道知道，這些人們有什麼了不起？他們都是外國人——和黑人！嘿，他們大多數都是沒有受過教育，而且你也知道，他們連英語都不會講！他們不過是普通的工人。他們有什麼了不起？他們的職責就是工作，哼，像這種人，我的父親每天雇進來和攆出去的，真不知有多少呢！”

五

佐依从塵土的馬路上向他們跑來。他赤着的脚在背后拖起了一片灰塵。这时本尼提克特和他父親正在鋤他們的“農場”，佐依老远就开始大声叫着，报告消息。他的父親头上戴着一頂破草帽，破碎的草絲垂在耳朵的周圍；他抬起頭望着。当佐依跑到的时候，喘得兩眼翻着，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他必須靜靜地站一会，然后才說：“德拉格勞包斯先生！德拉格勞包斯先生！”

“喘喘气，喘喘气。”父親劝告他說，一面从背后褲袋里，取出一只扁小瓶子，举起來对着嘴倒傾。

兩個兒子默默地注視着他。他們的眼睛望着父親那跳得像蝦蟆一樣的喉結。他喝完后，佐依仍然站在那里望着那已經消失了的喉嚨。他父親用大拇指推他一下：“唉，說吧，你这朝上望着的人！”

佐依用英語說給本尼提克特听；本尼提克特所翻譯的也不过是他弟弟所說的那番英語。

“本尼，他們在干了！他們在干了！”佐依說，胳膊和肩膀都上下地搖动着。他开始用拳头击着空气。“打他們，打他們！”

“是誰？是什么？”本尼提克特笑了，猛然趁其不防地抓着了佐依揮击着的手。

“他們呀！他們！啊——啊——啊？”他悲痛地号叫着，把双手拉了回去，貼着兩個臉頰，兩眼吓得圓瞪着。

“有什么事呀？”他父親不耐煩的問道。

“警察長呀！”佐依喘着气說，“他干的！”

突然他面色慘白，轉身离开了他們，走進延命菊的地里，再也不回轉來。

本尼提克特和父親背起鋤頭，沿着那滿布塵土的石灰石路向家中走去。

离家还很远，他們就感覺到空氣中有緊張的爆裂聲。一種力量把他們吸引到窪地的中心。他們听得見貓似的嘲罵聲。後來，當他們走到那裏的時候，好像是走上了戰場。穿着藍制服的騎兵隊，懷中抱着來福槍，有的騎馬，有的站在地上，面對着那橫集在山谷中像一個半月形的人群。人人所熟悉的紅面警察長安德遜，帶着兩個工廠的警察站在那兒，在他鐵硬的肚皮周圍，挂有一根裝滿黃銅子彈的曲綫皮帶。一張廚房用的桌子，一個火爐，和几把椅子，已經拋在巷子的道上了。

德拉格勞包斯先生的妻子，是一位小個子褐色皮膚的女人，站在那裏，撩起圍裙，像農民一樣連頭帶臉都遮着了。另一位女人用手臂抱着她，不時從她的肩頭上瞧過去，看着那些騎兵。這個女人就是他的母親。本尼提克特走過去，來到她的跟前。

“媽媽？”他乞求了一聲，一半是詢問，一半是害怕。

她一見到他，就抽了一口氣，好像跟他在一起，這裏，現在危險就已到來了似的。她把他拉到懷裏，她懷中還站着唏噓着的德拉格勞包斯太太。本尼提克特以為她也要把德拉格勞包斯太太的圍裙蒙在他的頭上。

在她的腳旁，有一片血跡，好像一只蟹的樣子。

本尼提克特繞過去，凝視着這片東西。

他的父親走過來了。好像他一出現，她就失掉了勇氣。他母親的頭垂到那個女人的肩上，她自己的肩頭激烈地戰栗起來。

突然白石子，像硬雪球一樣落在騎兵身上。父親把他們推到後邊的人群中。德拉格勞包斯太太像孩子一樣一顛一蹶地也被推向後去。他們身後發出了槍聲。一匹馬舉起前蹄立了起來。警察長安德遜吼叫着的、直率得丑惡的聲音說道：“打他們的頭，打他們

的头……”

人群自动地倒退下来，本尼提克特想着，人们的面孔现在不知怎的都变了样啊！他记起了，“先赶黑人——再赶窪地佬！”

那是誰的血呀！

丽娜突然出现在人群里。她好像是一个人独自站在路上。他记起了有一次他去卖私酒给她的爸爸的时候，她对他說的那嘲笑的话，他的眉毛不由地急跳起来。“他们不会让窪地佬……”他心中又听见了这句话。他知道那阳光照耀的马路上的蟹形的血迹就是她父亲所流的血。

这群人的面孔就像地坑里的人的脸，眼望着自己的处决。有些人咆哮着，有些人屏气无声，有些人面现惭色，因为警察来访总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还有些人吓得要死。一种单调的声音绕来绕去，好像是一阵讨厌人的风正在刮起。但是没有人高声谈话。

射出的子弹，好像是已经飞遍全世界，警告了各处的工人，现在把回声送了回来，无力地落在他们的跟前。

这时他看她那付黑面孔在他旁边，面上带着一种愁苦的回憶的表情，他一点也不惊奇。可是当他喊出“白恩斯老大娘”的时候，那面容上浮现出一种煩惱的暗影。

她全身打量他，他的血液凝滞了。她的眼光，并不曾回答他的话。接着她就挤出了人群，他跟了上去，一种无名的恐懼打擾着他。他赶上她时，拉着她的臂肘。“白恩斯老大娘，”他用急躁的譴責口吻說：“我是本尼提克特，你不認識我了嗎？”

“走开，孩子！”她說，她的眼睛不耐煩地轉移他处。“你看不出我要走了嗎？”

她擺脫了他，穿过飛起的黃塵土向前走去，尖瘦的臂肘在她身后擺动着，好像帮她向前走似的。他生了根似的立在馬路上望着她的背影。

突然后边又是一陣槍聲。一匹馬尖銳地嘶叫起來。他回過頭來，看見那匹馬立起前蹄，馬背上的騎兵狂亂地緊抓着馬繮，但不一會兩手飛起，仰面跌了下來。這匹驚恐的馬沖過第二個騎兵的馬，奔向馬路上去了。人群就突破了半圓形的圈子向前推進。警察長安德遜代表官方的聲調在他們中間叫嚷着：“退后！退后！”

槍聲又響了起來。

突然人都散光了。一陣濃密的塵土飄懸在空中，懶洋洋地蕩來蕩去。在地面上有一個人向前爬着，身後留下蜿蜒的痕跡，像一條紅蛇，這是他的心臟的血。

六

本尼提克特細心地望着父親用羹匙吃完最後的一點白菜湯，用手背擦了擦他的濃密的鬍鬚，先使左手，後使右手；他不再吃了，他突然向上望望，仿佛剛剛想起來什麼似的，就從桌子旁站了起來。

他嘆了一口氣，伸伸腰，偶然地說：“我要去看看雅科比斯。”

外面，天已經黑了。一列車的热鐵渣已經推了下來，鐵渣山的斜坡在無星的黑夜中燃燒着，閃爍着。許多蹣跚的母牛的影子，從草場上橫過馬路，遲遲歸來；路燈的弱光，照射在它們的瘦背脊上。它們哞哞地叫着，沉重的乳房呆笨地搖擺着。狗像閃電似的從一條小巷里竄出來，但又像閃電似的在房屋中間很快不見了。永遠沒有安靜，工廠隆隆地怒吼着。

他父親走后不久，本尼提克特也起身了。

“我應當去看看神甫，”他也是偶然說了一聲。

媽媽轉過臉問道：“這樣晚你還要出去嗎？”

本尼提克特點點頭。佐依慌忙地收拾了他的菜湯，跳了起來。

“我也要去。”他說。

“你不能去！”本尼提克特凶凶地說。

佐依帶着一種受屈的臉色，退了回去，但是反抗地噘起嘴。

謠言整天在窪地傳開來。街上顯得特別冷落，一對對的騎兵騎着馬在街上巡邏。德拉格勞包斯先生平安地躺在一個醫院里，另外一個人，彼得·杰尼基已經死掉了，屍體停在家里。

在外邊他能夠感覺出許多人影在小巷里進進出出。許多門輕輕地打開了，工人的黃色的身影出現了一下，於是又關上了，好像一聲嘆息。街道上沒有小孩子，無家可歸的狗，被靜寂吓得亂跑，雖然並沒有人趕逐它們。比黑夜還黑的雲彩飛過天空。一陣寒風驟起，刮過山去。

在他背後，他瞧見他的弟弟，像一片樹葉一樣跟在他的後邊。他躲在一根電綫杆背後，等佐依走到跟前，他伸出胳膊攔着他的脖子，把他拉過來，對着他的耳朵粗暴地叫着：“回家去！”又用指節敲敲他的腦袋。“你不能去！”

佐依退了回去，可是當本尼提克特移動時，他也移動了。本尼提克特舉起拳頭向他搖搖，然後突然轉身跑開了。很快就走到了沒有街燈的地方，只有隱隱約約的灰色馬路引導他。這時他覺得他不再孤獨了，沿路都有散亂的輕弱步聲。他停住腳，聽了聽，覺得有些人影正從他身旁過去。有些人還擦着他的身子，但是一句話也不講，繼續向前走去。他聞到了焚化爐的氣味，也聞到了垃圾堆的悶人的氣息，他的肩頭急聳起來。

馬路突然轉入山地的叢林。他們聞到了從那些敞開的永遠燃燒着的廢礦所發出來的炭氣。野兔從他們面前跑過。突然有鳥翼從他腳邊飛起，一隻黑鳥瘋狂地飛過天空。他不由地感覺出來了他要去的處方。路已經消失了。現在樹枝突然纏住他了。一陣野蘋果樹的氣味傳來。當他撥開樹枝走過去的時候，游移不定的蘋

果花朵墮落在他的頭髮上。

在他的周圍，現在，他覺得人越來越多了。四周漆黑一团。他們現在肩摩踵接地向前走着。突然他們停住了。

他戰栗着。他聽見自己的牙齒淒涼的打戰聲。還有一些無聲的、不安的詛咒和壓抑住的笑聲；黑暗中隱藏着暴力的情緒。本尼提克特想起了杰尼基先生在黃土馬路上向前爬着，身後遺下了一灘彎彎曲曲的血迹。他戰栗得更厲害了。他又想起了麗娜在她媽媽後面搖擺不定地走着時的那張灰白面孔。他還記起了另一個突然變為陌生人的面孔；她向他所表示的那種掩蓋住的、而是敵視的神氣。他很想見他的父親。

一陣喃喃的聲音開始很快的傳遍了人群。還有一種深沉的口哨聲，有些人興奮得笑着，他又戰栗了，幾乎立不住腳，要跪倒下去。他僵硬地站着，全身發冷，好像立在懸崖邊上那樣。一只什麼東西——一只狗——號泣着，闖進了他的兩腿中間，又是一個口哨聲。“喂，他在哪裏？”這是本尼提克特聽到的第一個聲音。聲音是那樣清晰而正常，把他吓了一跳。

於是，從他們前邊的黑暗中，有一個聲音響起來。

“大家都來了嗎？”那聲音問道。

“全來了，全來了，”許多聲音從各方面應答着。突然本尼提克特感覺到這種響應的布置的組織性，他也能覺出來人群是多麼壯大。

“好吧，朋友們，”聲音充滿了信任，彷彿從黑暗中回到光亮的屋子里講話似的，“大家謹防那些沒有被邀請的客人！”

在黑暗中立時有好幾個地方發生了扭打和騷動：一陣被悶塞着的驚恐的叫喊聲；模糊的咒罵聲；身體摔倒聲；哼叫聲；拳頭擊打骨頭的聲音，哄成一片。過了一會，一切又平靜下來，接着就是一陣滿意的輕笑。本尼提克特身旁一個人跳過去，打翻了另一個人。

許多手伸去抓那个人，本尼提克特看見他的牙齒的白光一閃，一只白眼恐懼地向上翻着。又有人用脚踏着那个倒下的人，把他的胳膊扭在背上，对着他的耳朵嗤嗤地說：“你，德盧巴克——奸細！”用一塊東西塞着那個人的嘴，用繩捆着那個人的胳膊，又拿一張工人用的紅色手帕扎着那個人的雙眼。把他翻轉去朝着下面的煤渣地滾去。

“弟兄們，都好了嗎？”

“都好了！”有些人從右方答應。“都好了！”“都好了！”聲音從前後左右傳過來，好像各處都放了哨，又好像占有了黑暗而且把黑暗組織起來了一樣。本尼提克特雖然實際上一個人也沒看到，可是他感覺到有許多許多奇異的銳敏的眼睛。

他也沒有看見那個以鎮靜的、實事求是的聲音發布命令的人。聲音是從前面的黑暗中某個地方傳來的。本尼提克特好容易站了起來。被擒的奸細扭曲着身子馴順地躺在那里，本尼提克特很想去踢他一脚。他現在已經沒有恐懼了。他感到一種新奇的激動：黑暗爆發出來一種力量。他所聽到的聲音都有些熟悉，這是他自己的、人們的聲調，黑暗中發出來的那個人的聲音，講話幾乎很隨便，聲音聽起來也非常熟悉。

那個人的聲音又響了，“弟兄們，那些工賊，工廠的奸細，聯邦調查局的特務，狗腿子，耗子們，我想都已經從我們的會場中清除出去了。”一陣輕微的笑聲，“現在我們要開會了。”

一根火柴忽然亮了一下，本尼提克特吓了一跳，“道布里克！”他驚愕地叫了起來。很多人都笑了，他依然是那一付龐大而幽默的面孔，依然是那種露齒的微笑，好像當他發現人們聽他講話的時候，他老是驚奇似的，原來就是監獄里的那個道布里克！就是那個爬在石地上摸鉛筆頭的道布里克！道布里克告訴他，他們倆是相似的——因為他倆都不肯把名字告訴警察！滿面流血而還依然悔

恨地微笑着的、深怪自己不小心給人家捉着的道布里克！就是这个道布里克！

他努力向火柴照亮的人影看去，一会，火柴很快就熄掉了。

“乔·瑪格列克，”有人輕輕地笑着，故意地說。

本尼提克特战栗起來。那个痛苦的夜晚的回憶又浮現在他的心头，他在这兒干什么呢？“啊，你是搞工会的呀！”他曾驚奇地这样說。“孩子，那个人是共产党——”但是他还記得那只血淋淋的手从那使人狂乱的气氛中伸过来，放在他的头上。他發抖了。

“好吧！弟兄們，”道布里克的声音又响了，他好像是坐在大家对面桌后的椅子上对大家講話。“我曾經找过鋼鐵联合公司的工人，但他們不給我們任何滿意的答复。全無希望，他們不願援助我們。”

一陣哄哄声。

“不要他們，咱們自己干！”一个声音說。

“是的，我們能够自己干，”道布里克繼續說。“波依耳对我說，他們反对任何罢工。但是我們如果罢工，我們就要把联合公司的同業工友們弄來和我們一致行动！”

“告訴他們！道比①！”有人嚷叫着，但是他的声音是低啞的，隔他远一些的人不能听见。

道布里克繼續以他安詳而又隨便的态度說，但是声音却極端的認真。“应当嚴緊，应当秘密。不要名單，不要領袖。这次大家全是領袖，我們要在樹林里進行，你們知道了嗎？明白了嗎？”

“明白了，”大家笑了。

道布里克的声音又嚴肅起來了。“你們窪地的朋友——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亂子了嗎？”

① 道布里克的爱称。

“他們現在要把我們趕出來了，道比！”

“我知道这个，”道布里克急躁地說，“我不是問的这个。”他們感覺着道布里克在暗中向他們探過身來了。“你們眼看着他們把我們黑人弟兄趕出來，連動也不動！”他斥責了。

“因為他們是工賊，道比，”有些人不服氣地辯護着。

“他們是黑人，道比，”另外有人附和着，“他們不了解工會的事！”

肅靜代替了道布里克的聲音。然後，他又說：“你們看看周圍吧。”本尼提克特四面望望，全是漆黑一團。“現在，”道布里克問道，“告訴我，誰是白人，誰是黑人？”

接着就是一陣無聲的笑聲。

“不管你們身旁是什麼人，請你們隨便猜一下好嗎？”道布里克說。

“要猜猜看，道比。”大家說。

“告訴我吧！”他直截了當地問，“你們身旁是白人，還是黑人？”

又起了一陣哄笑，有些是不好意思的笑。

“猜不出，道比，”一會，冒出了一個聲音，“可是他們總還是工賊，道比，我們怎麼能知道，他們不又要代替我們呢？”

“工廠從南方弄來了一大批黑人，破壞了一九一九年的大罷工，”道布里克開始說。“他們原來並不知道自己是在來幹什麼的，他們是被裝在貨車里運來的。等他們知道了是來代替罷工工人做工，嘯的一聲已經把他們關進廠里了！這是他們的錯嗎？”他怒冲冲地問道。“你們也把工廠所要他們作的事讓他們自己負責嗎？”

他在黑暗中等了一會，於是又說：“擦一根火柴，”火柴又照亮了。這時道布里克的面孔不見了，却出現了一個黑人的面孔。工人們大家笑着說：“嘿，克利夫，你是怎麼到這裡來的？”本尼提克特

頓時跳起來——他的長手指曾經握過他的喉嚨！“他是一個工會的人”白恩斯老大娘會解釋說，好像是要說明克利夫的奇怪的甚至可怕的行動。克利福德向大家招招手，火柴就又熄滅了。

“你們大家都認識他，”道布里克在黑暗中說。“你們並不知道——你們也沒有看見——但是他已來到了我的身旁，”他停了一下。當他又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是在斥責大家：“你們讓他們把你們的黑人弟兄趕出去。昨天究竟出了什麼事呀？”

本尼提克特低聲自言自語地說：德拉格勞包斯，杰尼基。

“這次每一個人罷工！”道布里克尖銳地說道。

“我們支持你，道比，”有人回答說，“你說什麼都算數，道比！”

“幾個星期以前，”道布里克又恢復了微帶嘲笑的口吻說，“你們大家都收到一封信，”一陣苦笑聲，道布里克溫和地也笑了。“你們窪地的人，你們知道工廠要你們做什麼？出賣房屋或者餓死——工廠要接收全部窪地——幾百萬元財產——來修建一座新工廠！一座現代化的工廠——用新式斫斷機和電氣熔爐——雇用現有工人的半數來做兩倍的工作！”場中起了一陣不可抑制的憤怒的叫喊。“我們決不能讓他實現！”道布里克憤慨地說。“我們到哪裡去呢？不要照銀行的價錢出售房屋。堅持到底，我們要搞他一下！”對其他人們，他補充地說：“你們知道，他們解雇了我們住在窪地的弟兄。為什麼，你們想想？”

“工廠恐怕他們太辛苦了，請他們休息休息！”

一陣贊賞的笑聲。

“自然啦，”道布里克誇張地諷嘲說。“不給工資的長期休息！”

大家都很喜欢听到他的这种話：他們都喜欢听到他这样先說一二句，然后又是一种辛辣而尖銳的也是談諧的話。就在这种一來一往的說話中，本尼提克特覺得恐懼要在他的全身爆發了——這是一种新奇的狂熱的自由感；他從來不知道的剝奪了的自由

被恢复了。一种奔流着的自發力量从黑暗中燃燒起來了。

“工厂解雇他們，为的是要逼迫他們出賣房屋！”道布里克忿怒地嚷叫起來。

他的声音帶着忿怒，这是第一次。本尼提克特自己也覺得怒火上冲，好像道布里克的怒火燒着他一样。說來也奇怪，他覺得道布里克的每一句話都是他心里早就想要說的；道布里克的情感，也就是他自己表示出來了的情感，用一种喧囂声音向起伏的昏黑的山丘在說話的是他自己。

“現在，你們中間一些人，都藏到山里去，用不着我說的，你們都知道那个地方。”

“他們會跟着來的，道比！”

“我們來对付他們！”人群中有一个很肯定的声音回答道。

“我們在几天內要派一个代表团帶着你們的条件提出去。”道布里克繼續說。“从小工到鼓風工人，每人每小时的工資增加到一角，承認工会，不再雇狗腿和特务，成立听取工人意見的机构。”

“解雇奸細！”

“我們自己对付他們。”道布里克回答說。

“今天的这些人呢？”

“不，”道布里克藐視地說，“这些人現在对工厂已不能起什么作用了，工厂会解雇他們的！”

這句話引起大家愜意的大笑。本尼提克特也不禁發笑了。神秘的、可怕的黑暗消失了。黑暗現在已变成了安全，沒有人能看見他們在這兒，連天上的星星也看不到他們。在这样深沉的黑暗里，他們能够把藏在心里的真實話講出來。談話声是温暖的——这对于本尼提克特似乎是第一次——大家都起了这种神秘的变化，正如他父親在說着英語的時候，突然改說自己的語言的時候所發生的变化那样。仿佛他們躲在公民的耻辱、服从、愚昧甚至醉生夢死

的外衣后面，在等待着像这样的自由一样。他們是覺得多么滿足，多么自由——这与他們到教堂去的时候是多么不同呀！本尼提克特想到这里，吃了一驚。

他从黑暗中向道布里克偶然發出的坚定的声音挤去，不知不觉地露牙笑起來。他觉得，道布里克定然知道他也在这里。要是他看見了他，一定会說：“我記得你！”并且向他微笑。本尼提克特会高兴得全身發抖。

“所以他們解雇你們！”他听見了道布里克一本正經的說明。“在下次付款之前，就先解雇你們。你們拿什么去給銀行呢？拿你們在山上种的豆子去付嗎？等到你們的房屋賣給他們以后——他們就再把你們雇回去！”

“我們要叫他們滾到地獄里去，道比！”不知是誰說了這一句話。

“銀行和工厂是一家！”道布里克繼續說。一根火柴像魔術似的發亮了，大家看見兩只手高高地在黑暗中互相握得緊緊的。“工厂怎么說，銀行就怎么办！”他說。

接着就是一陣怨声和無声的詛咒。

“但是——！”說到这里他的声音中有一种使人悅服的命令口吻，哄哄的声音突然中止了，好像給刀斬断一般。“但是，工人們也是一家！”忽然火柴又擦亮了，在这种奇异的光亮中出現了兩只手，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兩只手緊握在一起，一下子把那个代表着工厂和銀行的那兩只手打倒了。拥挤的听众中發出了一陣屏住气的欢呼声，好像那出潘支和裘得傀儡剧^①演到了高潮那样。本尼提克特搖擺着身子，他的心也咚咚地跳動起來，白恩斯老大娘的影子又閃过了他的心头，她向她的空板棚里奔去，她的腿把裙子踢得

^① 潘支和裘得为流行美國民間的一个傀儡剧，剧中滑稽丑角潘支，装扮得鉤鼻駝背，和他妻子裘得以滑稽口吻互相爭論。

飄起。一陣劇痛穿過全身，他悔恨當時沒有跟她去。

“哼，”又是從那個黑暗里傳來了譏諷的、懷疑的叫聲。“他們還是要把黑……人弄進來代替我們的——你們瞧着吧。我們現在就得把他們趕出去！”

在會議的主席台那邊，又沉寂無聲了。人們在黑暗中等候着。

忽然又是亮光一閃，但這次是一支手電筒，一道圓光好像不可思議地出現着。大家可以看清楚道布里克的頭的影子，忽然他拉起了一隻白人的手，放在被大家所看見的亮光中；接着他又以驚人的速度拿出一把刀，嚓的一聲拉開了長長的鋼刀口。工人們不禁發出了一種控制不住的气息！但當他們好奇地擠上前去的時候，都發出了一陣短短的笑聲。本尼提克特抑着自己的戰栗，咯咯地傻笑着，緊張地靠攏着前面的人，而前面的人自己也緊張得要命。道布里克現在拿起刀，鋒利的刀口向着下面，放在那隻白人的手腕上。流動的血液仿佛在那手腕的突起的青筋里不停的跳躍。那人想把手腕猛抽回去，但是被道布里克的鐵箍似的手牢牢地緊握着。

“如果我割進去，”大家聽見道布里克生氣的聲音，“你的血是什麼顏色的？”

“紅的，道比！”那隻手的所有者立即說。“可是，天呀！你別割進去，道比！”

大家笑起來。本尼提克特雖也想笑，但身子在打顫。

忽然，從這有亮光照着的圓圈對面又伸出一隻手來——這次是一隻黑人的手，道布里克又牢牢地緊握着這隻黑手，把刀口放在上面。

“是什麼顏色的？”他嚴厲地質問說。

“紅的！”對方抽了一口氣，急忙地說，好像他沒有時間來開玩笑似的。

山谷里的每個人都哄哄地叫了起來，似乎是有節制的、紀律的

笑声，犹如一阵愉快的和风来往扫荡着。

道布里克抬起头，探望着原来说话的黑暗处。

“有人想试试吗？”他叫着说，“请到这里来！”

一阵沉寂。

他等待着，好像是要给怀疑者充分的机会。当他肯定没有人会上来对他所要证实的东西挑战的时候，他就用一种严肃的、有条理的声音向大家说：

“不错，这就是我的意思。他的血和你们的血只有一种颜色，是一样的颜色：红的。我不管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只要你血管里的血都是红的！如果你的心跟着血液在跳动，你就是工会会员，那末，我就在这兒保护你的权益，就像我自己的弟兄那样——”他在亮光中挥动着他那握紧的拳头——“直到我的血管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家笑着，大家欢呼着，可是很谨慎，并且低声的，本尼提克特的双颊因极端兴奋而发着烧。

一个人从人群中挤过去，像一阵风拂过麦田一样。道布里克讲话的地方全都肃静下来，电筒熄了，又是黑漆一团。于是，道布里克仍然用着他整个黄昏所用的镇静口吻说：“政府的骑兵队向山地开来了，我想我们谈到这里为止。宣布散会，下次再行通知。大家要 and 联络员保持联系。一切事情要干到底，弟兄们，晚安！”

立刻四周的黑暗似乎更紧地围拢来了。那个被捆住的在地上蜿蜒着的人，像一条临死的鱼在地上跳躍似的。本尼提克特厌恶地踏过他，匆匆忙忙地翻过山向家中走去。

当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他感觉到仍有許多影子在黑暗里从他身旁擦过，但他现在并不觉得可怕，而是觉得他所了解的这些人的行动是善意的了。让这种籠罩着他的黑暗，也籠罩着他们，他很高兴。燃烧着的矿坑的煤气隔山吹过来，他不久闻到牛粪的气味，接

着又聞到焚化爐的氣味。灰色的道路像大拇指和食指一樣圍繞着焚化爐。忽然一陣風吹來了溝渠的臭水味，這裡的一段是露天的，要到有房屋的地方才有三和土的臭水管。這陣風又吹過來一粒仍然發熱的鐵砂，刺打在他的面頰上。

猝然兩匹馬疾風似地繞過山，在路上飛奔而來。本尼提克特急忙躲向路邊的深草里，馬蹄轟然跑過他身邊時，他吓得全身發抖。

他彎着腰，穿過沿路強韌的茂草，突然被佐依絆倒了，佐依像雀兒栖在草窠里那樣蜷伏在草中。兩人都吓得大叫，佐依的牙關開始抖戰起來。本尼提克特把他推伏在下面，用手捏着他的嘴，不讓他發出聲音。在沉寂中這聲音似乎響徹了夜空，過了一會，他才拉着佐依的手，穿過後面的小巷，領他向家中走去。

家裡沒有燈光。他們進屋後也沒有點燈，他們倆坐在黑暗的厨房里只是發抖，當他們聽見走廊上有腳步聲的時候，都吓得發僵了。門輕輕地打開了，他們覺得他們的爸爸正走進來，接着他上了樓梯；一會他們聽到床上彈簧的響聲，再一會又聽到鞋脫在樓板上的聲音。

本尼提克特拍了拍佐依的頭。

佐依馬上明白了。

七

聖約瑟教堂從來沒有這樣擠滿過，也從來沒有這麼多人來參加過葬禮。從城里、從窪地來了幾百個工人參加杰尼基的葬禮，窪地以外幾個認識他的人，也都來了，工廠驚慌起來，各部門都互通着電話：“怎麼一回事？人都到哪里去了？”

人們都去參加葬禮了。他們站在这小教堂的外面；能擠進去

的人，就挤到板凳中間。教堂里只点着几支献给死者的灵魂滌罪用的、快要熄滅的蠟燭。暗淡的太陽光，透过聖彼得神像的硃紅色的長袍，用一种紅酒色的光輝照射在教堂的坐凳上。

本尼提克特身穿着会衣。他同另一个孩子在聖器室里等候着。天气冷，他們沒有开灯。那个孩子，安东尼，他那黑得發光的頭髮湿潮潮的，坐在那里嚼着手指甲。

人們正把棺材抬到座位中間的走道上。本尼提克特打發安东尼去請达尔神甫。他焦急地等候着。在外面，会众的呼吸声，好像大海那样輕輕地動蕩着。

几分鐘过去了，安东尼还没有轉來。教堂里起了一阵急躁的咳嗽声和嘈雜声。最后，本尼提克特溜出聖器室，穿过露水尚未干的花園，向神甫住宅的后門走去。他看見那个孩子正要走出大門。

“安东尼！”本尼提克特憤怒地叫了一声。安东尼半轉身子，帶着害怕的样子答应說：“布倫包神甫叫我回家去！”他嘯的一声把門帶上走了。

本尼提克特敲敲門。里面無人答应。他將門的把手一扭，走進了餐廳。他聽見前房里有模糊的發怒的聲音。他躊躇地叫着說：“神甫？神甫？”

他穿过黑暗的餐廳中的过道，但走到前房門口时，猶豫起來了。里面的声音已停止了，但他仍感覺到緊張的空氣。他又叫了一声：“神甫？”然后輕輕地敲敲門。

門打开了，布倫包神甫面色緊張而蒼白，說道：“進來！”

本尼提克特看見达尔神甫在布倫包神甫的后边，半蹲伏着，垂着头。他正扶着椅子背要站起來。

“本尼提克特，”达尔神甫用一种嘎嘎的、哽咽的聲音喊叫着，一面拚命地拉本尼提克特过去。

“达尔神甫？”本尼提克特懷疑地問他說，一面轉臉望着布倫

包神甫。

布倫包神甫讓他从他的胳膊旁边走过去。本尼提克特冲到达尔神甫跟前，扶他站起來。他那紫色的臉頰和黃蠟色的前額上涌滿了水泡似的汗珠。他那泪汪汪的藍眼睛望着本尼提克特的臉，点着头表示謝意。“好，好，”他喘着气說。

布倫包神甫依然硬直地站在門口。本尼提克特以恐懼的尋求的眼光望着他。

布倫包神甫皺着眉。噘着嘴。

“神甫？”本尼提克特問道。

布倫包神甫的眼皮动了一下。“你应当說服他，本尼提克特，”他說，声音虽然鎮靜，却微帶緊張。“他一定不能到那里去。他不能去作。”

“可是弥撒呢！”本尼提克特驚恐地說。

布倫包神甫抬起頭，“弥撒不做了！”他宣布說。

本尼提克特望着他，一言不發。达尔神甫向他伸出一只战栗的手，他覺得那只手終於落在他的肩上了。

布倫包神甫似乎聳起肩膀了。“警察，”他安靜而肯定地說，声音里帶着权威的坚定意味。“警察到这里來過了。他們要求我不要举行公开的弥撒，”他的头輕輕地对着教堂点了点。“外面那些人不是來參加葬禮的。他們是來逃避工作——故意借这个理由。这是一种真正的陰謀。如果我作了弥撒，我也就等于参加了这种陰謀。所以，我禁止任何人去作弥撒！在進行弥撒之前，除了死者的直系家屬，其他的人必須全体清除出去。你聽見了嗎？”他直接問达尔神甫。“你聽見了嗎？”他又問了一声。

本尼提克特聽見达尔神甫的呼味呼味的声音在他耳朵里隆隆地响着。“扶我一下，本尼提克特，我的孩子，”他温和地說。“讓我靠一靠你的強壯的肩头。”他甜言蜜語地說。

他那紫色的手更用力地按着本尼提克特的肩膀，本尼提克特被压得双膝都弯曲了。

“好，啊，好，”老头兒發出的声音嘎嘎作响，但也很微柔。他那堆滿汗珠的眉头緊皺着，但他的眼光却集中在他要進一步爭取的另一点上。他吃力地喘着气，不过，却还为自己慶祝，并勉勵着本尼提克特說：“啊，不錯呀！我們好了！一个强有力的好孩子！現在，再向前走吧！”他傾身向前。“你瞧，我們趕得及；路不太远。”

本尼提克特站在那里，只是打顫。他的肩头一起一落；靠在他肩上的老神甫也随着一起一伏。

“不难走，不难走，”老神甫勉誠他說，“現在我們就走吧。”

本尼提克特審察着布倫包神甫的面色。臉上有兩塊逐漸加深的紅色；眼睛几乎变成了黑色。

“不要管他，本尼提克特！”布倫包神甫的声音深深地發抖了。他的身子也战栗了，“你不能到那里去！”

“走，走，”达尔神甫直对他的耳朵低声地、坚持地催促他。他的嘴唇很湿，本尼提克特感到唾沫噴到了他的耳朵上。他向前移动了一步。他的眼睛依然望着布倫包神甫的面孔。他自己的臉也变蒼白了，他的嘴唇發干，口里發粘。他觉得汗水涌出了毛孔，淌过大腿，流到膝上。

“神甫！”本尼提克特又叫道，他抬起頭來向布倫包神甫請求着。声音可怕，像蛙叫一样。

达尔神甫的身子推他向前。

“我应当去，神甫！”本尼提克特奋不顧身地喊道。

布倫包神甫向前傾過來，兩眼發怒。“不要忘記你这种冒險的后果，本尼提克特！”他警告他。“你的整个前途！你的整个前途就决定于你現在是否到那里去！那些人都是共產黨領導的，他們是來褻瀆教堂的。你决不要讓他們利用你！不要为这些亡命之徒

拋掉你的前途——他們違犯法律。他們是罪犯——警察正在追捕他們！”

“但是警察打死了他呀！”本尼提克特嚷叫着。

“那是他們自己挑撥起來的，本尼提克特。”他嚴厲地回答說，目光閃動着。“這也是一種挑撥。我全部聽說了，我警告你！”

本尼提克特蹣跚地向前走着，兩膝搖擺不定。他被老人的體重的推動而向前移着。他好像是由于痛苦而叫着：“我應當去！神甫啊！他們在等候着彌撒！我們不能不給死者祈禱！”

“不要去！本尼提克特。”年輕神甫說。“我最后一次命令你，本尼提克特，不要去作褻瀆神聖的彌撒。”

本尼提克特高聲號泣起來，蹣跚地向前走去。“我一定要去！”老人推着他走過餐廳的過道。紗門豁地敞開，兩人都跌倒在院子裏。他把老神甫拉起來，扶着他，把他推推拉拉地領到聖器室的門口。老人緊緊地拚命抓着他的胳膊，兩頰像風箱一樣地鼓動着，用斷斷續續的、快活的、不很清楚的話語向他說着，“好孩子呀，”他說，頭急速地點着，濕潤的嘴唇中發出笑聲。“好孩子，教會富有戰鬥性而且拯救人類……現在我們來到了，主和我們同在，贊美主……現在我們更接近了，現在各各他^①是我們的了……”

他倒在聖器室的一把椅子上。眼睛閉了一會，但隨即又睜開了。眼睛銳利而有力。

“你是——？”本尼提克特恐懼地問他。

老頭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去，去，”他裝着強有力的聲音指着衣櫃，意思是要本尼提克特趕快把祭衣取來。

他幫助老神甫穿好祭衣，擦去眼淚。這時，可以聽見外邊教堂里那些人的聲音越發急躁和嘈雜了。並且警察也出現在教堂

① 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外面。

他們站起來，老人搖搖擺擺的。他又把那戰栗的手放在本尼提克特的肩上，兩人慢慢地走出門。鐘聲叮當地響了，教堂里發出了一陣戰栗的嘆息聲。他們慢慢走着，走到聖壇前。达尔神甫閉起明亮的眼睛，兩腳一步一步地向前拖動着，好像是在摸索一條路徑似的。他滿臉愁容，臉上并現出深長的白紋，閉着的眼睛的睫毛是灰色的。本尼提克特走得非常慢。當达尔神甫慢慢地跑下的時候，他在祭壇前興奮地等待着。然後也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一會他又把神甫的禮帽捧到聖壇右邊一個精制的帽案上。黑棺材停放在祈禱欄杆的外邊。

达尔神甫很吃力地走上梯級；現在他轉身望着教堂，好像暈眩了一樣。他的臉好像作夢似的發呆。他搖擺了片刻，然後走下去。他跪下去的時候只是打着戰。本尼提克特也隨着他跪下，忽然聞到了那老人身上殘存的烟和酒以及他衣服里的樟腦丸的氣味。老神甫開始用刺耳的低聲念着：“我來到主面前。”

“到主面前，使青年人幸福快樂，”本尼提克特應接着。

“求主裁判我，并分析我的行為——”

“神甫啊，”本尼提克特聽到這話時，低聲說。“這是為死人作彌撒呀！”

达尔神甫並不聽他，本尼提克特扯了扯他的祭衣。“神甫，”他更着急地又說一遍，“這不是——”

“祈望天主聖父，救我免除邪惡。”

教堂里發出一陣哄哄的抱怨聲，這不是為死人念的經。本尼提克特站起來，探身湊到达尔神甫的耳邊說：“神甫啊！”他說，“你忘記了，這念的不对，我們要念死人的彌撒經呀！”

达尔神甫轉過他那沉重的頭，嘎嘎地說：

“退回去！”他的嘴皮又繼續動着：“請你放出光明和真理；它

們能引導我，把我送到聖山，再到你的面前。”

“不要辱罵死者，神甫！”下边有人叫了一声。

达尔神甫停了一下，然后又繼續念下去，但声音發着抖。他轉身過來，眼睛向剛才說話的地方望去。本尼提克特扯了扯他的祭衣，于是兩只合抱着的手握着他的咽喉。

“什么！什么？”达尔神甫吃吃地沙声叫着。

两个騎兵从前門走進了教堂。教堂里馬上現出了死一般的沉寂。騎兵們向通道走來，在人群中搜尋着。

“你忘記了，”本尼提克特低声說。

騎兵們穿过板凳，用棍子敲着人們的肩头，用大拇指急向門口指着。工人們抬起頭來，胆怯地瞅着周圍，他們一个一个地站了起來，挤过人群，向門口走去。一个女人唱贊美詩似地嚎啕大哭起來，哭声中夾有恐懼和悲哀的慟号。这是一种抗議死亡和迫害的挽歌，这样古老而有傳統的歌声充滿了教堂，使人回憶着受压迫的过去。

达尔神甫搖擺不定地站了起來，双手蒙着眼睛。忽然教堂前面有一个人从跪倒的奉信者中跳起來，对着聖器室的門口，向他們扑來，又冲進了教堂的祈禱欄杆的柵門。一个騎兵在他后边高声叫喊着。当那人由他身旁冲过的时候，本尼提克特瞥見了他的白面孔，緊張地露齒微笑着。現在各处都發出了叫嚷的声音，甚至压倒了老婦人的嚎哭声，男人們都从板凳上站起來，开始急向門口涌去。

他們听到外面响起了槍声。尖銳的驚叫声接应着教堂里的嚎哭声，这个声音虽从外面傳進來，但仍然很刺耳，忽然秩序大乱，人們跳越凳子，跌倒在凳子中間，挤压到牆边。玻璃嘩啦啦的响，奇形怪狀的形象出現在清白的窗戶上，明朗的天色奇异地透露進來。人們冲过教堂的通道，通过了欄杆，穿过聖器室，向花園跑去。

达尔神甫站在那里，双手插腰望着，面孔非常鎮靜。本尼提克特兩只手掌对掌地互相合拼着，手腕發痛。

教堂里成了一片鼓噪聲。婦女們尖聲大叫，吓得不知所措，孩子們也亂哭亂叫。男人們四面亂跑——有的穿過側門，有的穿過通向地窖的小門，有的跳窗子。這時除那兩個騎兵外，又增加了些騎兵。他們在尖聲亂叫的人群中，在教堂的通道中蕩來蕩去，他們的木棍此起彼落。外面的人群在亂跑，有的向家中跑去，有的向山中跑去。

不久，像未開始之前一樣，一切都平靜了，教堂又是冷清清了。所看到的只是板凳翻倒在地上，經本散落在過道上，此外男女的帽子、鞋子、烟盒……棺材則仍安然無恙地停放在聖壇腳邊。

這時布倫包神甫出現在門口，臉上帶着殘酷而譏笑的神氣瞧着他們兩人後，又走開了。

老神甫坐在聖壇的梯級上。

本尼提克特能夠聽見輕微的跑步聲，和摩托車的聲音。橫過紅的地毯，是一隻腳的輪廓，清晰得像是用黑墨水很精細地描在上面那樣……

街上像午夜一樣；其實正是中午，可是街道上連人影都沒有。好像夜幕突然扯破了，窪地現出了一個沉睡着的市鎮的樣子……工廠隆隆的機器聲，好像一顆跳動的心臟，現在也聽不到了，工廠也肅靜了。本尼提克特現在聽見了這種寂靜的氣息。一種可怕的、悲傷的沉寂接着來到了。

本尼提克特沿着山腳下的馬路，一直走到華盛頓路，又順着華盛頓路向蔭影路走去。

他剛才把达尔神甫送回到他的住所，扶他上樓，把他安放在床上。他還替他請了一位醫生，但沒有等醫生看完病，他就離開了。布倫包神甫早就不見了。本尼提克特頭痛起來。耳朵嗡嗡響着。

他兩手抱着耳朵，前后搖晃着。

死人的棺材孤零零地停在教堂里。

他抬頭向天空望望，他看見了騎兵隊奔過紅砂堆，向山上進發，空氣中充滿了殺氣。

家里的百葉窗全拉了下來，他們都在黑暗中坐在厨房里桌子的周圍。

本尼提克特走進去的時候，媽媽就哭起來。

“我沒有什麼事，媽媽，”他很疲倦的說。

他的父親取下眼鏡，開始用手擦清鏡片。新的汗水掩蓋了原來的汗迹：恐懼加上恐懼。他又用那塊手帕，揩揩面孔。

“我剛才在那里，”父親說，聲音幾乎還沒有耳語高。本尼提克特望望他，發現自從亂子發生後，他的父親一直在挂念着他。

“我把达尔神甫送回屋里去了。”他對他父親解釋說，父親點點頭。“我又替他請了醫生。”

母親對這些話本應有所反應，可是只望着他，看看他的手，看看他的頭，好像是要看看他的頭和手是否還在他身上似的。

“可是，我沒有什麼呀，媽媽！”他又說了一遍。

她雙手放在他的頭上，好像給他祝福，接着她又把臉靠在他的頭上。他覺得自己的頭髮變濕了。父親茫然地望着他們。這種事給佐依的刺激好像比任何事情都大，他的臉色變得蒼白，帶着一種發呆的笑容瞪着他們。本尼提克特拍拍他媽媽的肩頭，低聲地湊着她的耳邊說：“媽媽，你瞧，我沒有什麼。”她最後轉過身去，走到爐子跟前，給他盛了一碗甜菜湯。他順從地接着吃了。

他們似乎是被埋沒在那種黑暗里了。他們聽見那些好像是从几哩以外的高地傳來的聲音——丑惡的、凶險的聲音；還聽見一聲槍響，本尼提克特好像沒有聽到這聲槍響，他只抬了抬頭，仍吃着他的湯。

“但是爸爸——”他最后說，他的父親抬起頭，審視着他的眼睛。

“我不知道，”本尼提克特憂郁的聳聳肩，眼光下垂，回答着只有父親已經懂了的他所沒有說完的那句指昨晚在山中集會上人們的諾言。他的母親似乎什麼也沒有聽見——她只坐在那里，盯着兒子的面孔，瞧着他的嘴唇和他的頭的每一動作。

本尼提克特望望他的父親。兩人的視線接觸了，在那半明不暗中，視線纏繞在一起了：它們突然清楚地相互理解，並且有了共同的信心。

“但是他們來干什么呢？”本尼提克特問道。他現在只是在對他的父親說話了，他用的是一種低沉而心照不宣的語調。

父親在椅子上動了一下；於是，為着某種理由用英語說：“把人們趕回工廠去呀！”

本尼提克特望着父親，眼光充滿了憎恨。

“爸爸，”他用立陶宛話說：“給我談談——”

他的父親看着他，仍固執地把剛才那句話重說了一遍：“把人們趕回工廠去！你懂嗎，你懂嗎！”

本尼提克特垂下了他的眼睛。

“把人們趕回工廠去？”他回應了一聲。

父親點點頭。本尼提克特又望望他，而父親的眼睛却轉向別處，又準備用“英語”說話了，那種窪地佬的神氣，又出現在他的面孔上，他轉過來對本尼提克特說：“他們來問‘你叫什麼名字？今天怎麼沒有工作？你要工作嗎？你跟我走。’”

“爸爸，但是他們却在教堂里！”

他的父親譏諷地又聳聳肩膀，同時望望兒子。“頂好的地點——到教堂來！工人們都在教堂——他們曉得的！到教堂來找，就用不着費勁去搜索！”

他苦笑着摇摇头。本尼提克特感觉到笑声里的諷刺。

“不要再到街上去啦！”母親敲敲佐依的腦袋，突然說，她好像才从符咒里醒過來似的。

佐依閃避開了，他从椅子上滑到桌子下面，揉揉自己的腦袋。

她拉起帷裙，蒙着眼睛哭起來。

“瞧？”佐依在桌子下面說，“你哭起來了！”

他們这天整个下午一直停留在家里，只有本尼提克特在晚上又到教堂，去看望达尔神甫。医生已第二次來看达尔神甫，他說达尔神甫睡着了，只是有点感冒，就会痊癒的。本尼提克特問起布倫包神甫，知道他自从早上出門后，就一直沒有回來。

这天下午，窪地依然緊張。騎兵隊來到每个工人家中。如果找到任何人在家，就强迫他去工作。但并未發生暴力事件。本尼提克特一家也不点灯，晚餐只吃点面包和湯，就上床睡覺了。

本尼提克特还正蜷伏在佐依溫暖的瘦骨身边睡着的时候，突然沉重的打門声把他驚醒了。黎明把窗戶照白了。他依然靜靜的躺着，以免驚动熟睡在他身旁的佐依。他的窗戶下面的門打开了。他听见他的父親早晨的嘎嘎的声音，接着就是那熟悉的警察的声音問道：

“你是紋生塔斯·布尔曼尼斯嗎？”

“是的，官長，”他父親謙恭地回答說。

“你知道道布里克在哪里？”

“不知道，官長，”

“你撒謊，你这婊子养的！你今天为什么不上工，笨蛋？你病了嗎？”

“沒有，官長，”他父親回答說，“工厂解雇我了。”

“啊！是这样嗎？”另一个騎兵說，“好吧，从現在起，工厂又雇用你了！”

八

这是本尼提克特的第一次乘坐火車。他虽然从來沒有乘过火車，可是并不感觉驚奇。当布倫包神甫告訴他說：“本尼提克特，你和我要去看主教了！”他只是点点头，一句話也沒講。

他們是中午出發的，這是一個兩小時的旅程。他的父親前晚上沒有回家；他被扣留在廠里了。好些工人都被誘去留在廠里，吃飯睡覺都在那裏。大批的黑人工人，被關在密封的貨車廂里，開進了工廠。這些黑人是從城里城外逮攏來的，到工廠前，他們全不知道他們是向什麼地方去的。到工廠後，他們也就被扣留在裏邊了。有些人冒着槍林彈雨，爬過工廠和河流中間有倒刺鐵絲的圍牆，泅過河水，逃到遠處的樹林裏。山谷裏和城內工人住宅區裏的成年男人一個也不剩了。這裏好像是有一種怪症，把所有的男人都卷走了——也好像戰爭已經爆發了。

現在他坐在一把綠絲絨的椅子上，默默地沉思着。布倫包神甫坐在他的身旁，嘴唇上挂着激動而抑制着的微笑，驚奇的叫着說：“本尼提克特，你瞧那塊奇特的草坪！那是倫巴底白楊——它們一定都是一百年的老樹了。它們使你聯想起一位老畫師的作品，是不是？那是英國的古風——我們正走過了的那房屋——在波士頓城外，我們有很多這樣的房屋……”

他並不像布倫包神甫那樣感覺激動。他動身之前沒有看到達爾神甫，但是他知道這位老神甫的健康已復原了。為了某種原因，他不願意去看這位老人。他也不想立即去見布倫包神甫；但布倫包神甫却派人把他找了來。不知怎的，他總是想要擺脫這兩個人。這種被拖來拖去的生活，他厭倦了。

聖壇前地毯上的那個黑腳印，很清晰明顯地縈繞在他的腦海

里。当天晚上作夢时还夢到它，还增加了無數其他的脚印，在聖壇的階梯上，跑上跑下，跑过聖壇去。这是淫穢和褻瀆：布倫包神甫当时的激怒的面孔从門口望着他們；他当时不顧那黑脚印，只帶着那种勝利的狂怒的表情，盯着达尔神甫。本尼提克特在作夢时，还被这种狂怒的表情驚醒过来。

他自动地擺脫了这种回憶，轉想到他們父子間所經過的那种暢叙心怀的一刻，父親的表情……那是一个夢嗎？或者是幻想呢？他感覺到一种恐懼和怀疑的痛苦——他心中極力想尋找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找不到。

現在他的父親被工厂拉走了！工厂对罢工者是决不会讓步的——从來也不会讓步；工人們从來不能維持着一个工会；每次工会一开始組織，工厂总就利用工賊和特务，設法把它破坏；工厂要派遣騎兵到山地和森林里去，把工人們一个一个的拉回來，他們要像折断一个人的骨头那样，來拆散这个希望很小的罢工。

本尼提克特想：这位坐在他身旁的年輕神甫一点也不了解这种事情。他現在一面注視着窗外，一面叫着說：“那可是一株紅楓樹呀！”好像他离开窪地愈远，就愈覺得快活——他甚至像欢迎失掉的世界那样來欢迎樹木。

“神甫？”他說。

布倫包神甫轉过他那閃爍着热情的眼睛望着他。本尼提克特不安地紅了臉。他过去对这位年輕神甫的热爱又閃进了他的心幕——对于他的純潔，对于他和窪地一切丑惡的區別，他有一种奇异的感激——他举动文雅，声音悅耳，以及他对待美丽事物的态度——这一切好像使他与宗教的高尚和純潔更接近了。这也使他更柔和而文雅了。本尼提克特感覺到保护这位神甫的情緒又在心中發生了。

“神甫，”他深有所感地說，“等这次不幸的事件过去之后，我

要到教堂里來同你一道，永不再離開。”

布倫包神甫正注視着遠方的一座莊園，這座莊園好似聖誕卡上的風景片，立在大樅樹和楓樹的後邊。他轉過他迷戀的眼睛，帶着一種驚奇的贊許神氣微笑着。

“可是，本尼提克特，”他說，“這是我們的秘密——這是我們出門的原因。”

本尼提克特的心跳起來了。

“你是說……？”他幾乎不敢說出來。

布倫包神甫愉快地點點頭，掏出一封信說：“他叫我帶你去，他要考問你。”

“那末，我就可以——？”

“進神學院嗎？”布倫包神甫點點頭，臉上帶着一種天生的笑容。“等你到了年齡就可以了。”

本尼提克特頹喪地靠到椅背上，全身熱一陣，冷一陣。一時只覺得火車的隆隆聲像血液的奔騰那樣，在他耳鼓里狂呼怒吼着。淚珠不禁涌滿眼眶，一陣寒顫，把淚抖下來。他覺得他要全身發抖，而且不能制止。火車里似乎發出強烈的光輝，好似太陽鑽進了車頂板。他咬着嘴唇，把淚濕的面孔緊靠在椅背上，這時他覺得布倫包神甫的手放在他的肩上，安慰他。

在本尼提克特看來，仿佛這件事已經發生了，他現在正在脫離家庭。這就是把他從家中帶走的火車。家庭不能再見了^①。媽媽、佐依、紋斯、路多爾夫、达尔神甫，老教堂，窪地的氣味，騎兵們，槍彈，白恩斯老大娘，——都不能見了，他和他們都拆散了。等他再回來的時候，就帶有能力來矯正他們了。他用那緊緊壓在滿布灰塵的椅背上的濕嘴唇祈禱起來。他在祈禱的人群中走動着，兩

^① 天主教的修道作傳教師的，一般規定五年內不能接近家人。

手举在工人们和工厂职员们的头上，工人和职员都要跪在他的面前，他们会像弟兄一般再和睦起来，教堂会挤满人；他现在可以听到乐声，眼睛看到了辉煌的灯光，哄哄的祈祷声：“乞主矜怜”的声音在他的心中跳动，“吾主矜怜！”

“我受圣职之后，我要回到窪地去，”他两眼盈盈地说。

布倫包神甫脸上带点微微不欢的神气，回答他说：“你出身在低级社会里，本尼提克特，低级社会里需要从他们里面出来的、了解他们的问题的神甫。主教听你这样说时，一定会喜欢的！”他的眼光暗淡了，叫了一声，“这是末日！”

“我可不至于遭到达尔神甫的失败！”本尼提克特沉痛地说。

他嘴唇周围的小青纹皱起来了。布倫包神甫用抑制的口吻说：“达尔神甫应该负大部责任！”

“神甫，我可以学习——”本尼提克特认真地问道，眼望着对方的脸色。“我能学习怎样在我的——我的人民当中去传道吗？神甫，神学院会——”

“特别是这点！”布倫包神甫愉快说，肯定地点点头。

本尼提克特沉默下来。他把那展开在窗外的风景望了一会，于是轻轻地问道，“你准备要求主教——”他说到这里犹豫了。

布倫包神甫审视着他。

本尼提克特继续问道：“你准备要求主教——调你到——别的地方去——”

“不，”布倫包神甫坚定地回答说，嘴皮紧绷着，“我从前这样打算过，——但是现在不。”

本尼提克特眼睛里的顾虑的暗影消失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神甫，”他羞怯地说，眼望着自己的手指，“你到窪地来的时候，我非常高兴。”

神甫惊奇地向下看着他。

“是嗎？本尼提克特？”他感動地說。

本尼提克特點點頭，“我原想你要離開的，”他好容易才繼續說下去，“當你看見了我們——”他咽住了，潤一潤嘴唇，“——看見我們怎樣地生活着。我的意思是城里的人都憎恨我們。”他說。

“他們不過是害怕罷了，本尼提克特，”布倫包神甫親切地說。

本尼提克特眼向上望着。“為什麼呢？”他帶着迷惑不解的神氣問道。

布倫包神甫驚奇起來了。為什麼！這很明顯！“啊！”他笑了，有點兒無可奈何似的。“我也不很清楚是為什麼。不知什麼緣故，我們總是害怕窮人——我的意思是指我的家，我們的家屬和朋友們。至於為什麼，我不知道。我們並不是真正的害怕，自然啦——有警察還有其他等等力量可以保護我們，但是我們還是害怕……怕得有點奇怪。”他沉思地咬着下嘴唇，皺着眉頭。“啊——就看看近幾天這裡發生的事件吧！”他叫着說。“叛亂！強暴！罷工！比較高貴的人民，就不那樣行動啊，本尼提克特；他們吓壞了；他們抱怨起來了；他們曾要求增加警察。”他激烈地聳聳肩膀，“唉，簡直是神經錯亂了。”他說。

“可是，神甫——”本尼提克特喘氣了。

“抵抗警察，”布倫包神甫繼續說，“像波士頓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你聽說過薩可和樊塞蒂^①的事件嗎？”

本尼提克特搖搖頭。

“唉，那也是同樣的事情。外國人呀！倘若你到過波士頓——而現在這兒也發生了……”

“但是，神甫，”本尼提克特很苦痛地說，“工人們不得不罷工呀！”

① 兩個意大利籍的美國人，於一九二二年被美國反動當局所迫害。美國名作家法斯特的薩可和樊塞蒂的苦難一書，詳記此事。

“不得不，本尼提克特？”布倫包神甫斥責地反問着，“他們全是不得不嗎？”

本尼提克特猶豫了，“他們全是？”他這樣想着，但他又說。“可是——他們不得不如此，否則工廠就要——”

“是誰灌輸他們這種思想呢？本尼提克特？”布倫包神甫溫和地說。“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嗎？你知道不是這樣的。有個煽動家——有個共產黨的煽動家——在那兒。我知道他們還在山上開會呢！”

本尼提克特臉色變白了。他於是自覺有罪似地又面紅耳赤，兩眼下垂了。他一時感覺到他已被無情地揭發出來了。他的心完全敞開，一切都暴露了。他把兩眼垂下，注視着自己的指頭，兩手緊握在一起。火車繼續向前開動着，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

“神甫，”經過一段長久的沉默後，他並沒有舉起眼睛，說道。“神甫，如果你知道一些事情——例如知道罷工領袖藏躲的地方，而不去報告警察，是不是要算一種罪過？”

布倫包神甫馬上轉過臉來望着他。“你知道嗎？”他激動地追問道，同時低下頭直望着本尼提克特的眼睛。

本尼提克特的頭更向下垂了。“不知道，”他說，“假使知道的話，算不算罪過？”

“當然算罪過！”神甫叫着說，“你知道道布里克是什麼人嗎？是個共產黨！是個罪犯，是教堂的敵人！保護犯人，豈不是對社會和宗教都有罪嗎？”

本尼提克特點了點頭，心中非常苦惱。

“但是，我的父親——”他又想說，突然又停住了。

布倫包神甫懷着新的詫異，轉過臉來望着他。

“你的父親也是一個罷工的工人嗎？”他帶着不能相信的笑容問道。

本尼提克特不能回答。“我想不是吧！”他喃喃地說。

“啊，”布倫包神甫說，他很高兴他記起了本尼提克特家的实际情况，于是，向本尼提克特表示他对他的家屬并不缺乏信任。“对了！你的父親早已被工厂开除了；当然他不能再参加罢工了。”

布倫包神甫用手臂摟着本尼提克特，低声說；“我知道你們怎样过着苦日子。本尼提克特，我不是瞎子，你好多次都挨着餓，是不是？所以我要你尽可能常同我在一起吃飯。”

本尼提克特記起有一次厨房里那塊糕餅以及达尔神甫气凶凶地站在敞开的門口的事件。他想，他畢竟沒有吃過那塊糕餅呀。

“我們有吃的！”他粗暴地說。

布倫包神甫使他安心地按了按他的肩膀，接着把手臂拿下來，热誠地說：“我了解。”

过了一会，当布倫包神甫的眼睛又朝窗外望去的时候，本尼提克特开始發抖了。他胡思乱想：假使騎兵知道了呢？这是罪过嗎？他兩手緊蒙着眼睛，道布里克的寬闊的褐色面孔又出現了。他又听見他那鎮定的声音：“你的血是什么顏色的？”“紅的。”有人立即回答說。“只要你的心随着血液而跳动，你就是工会會員。我就在这兒保护你的权益，就像我自己的弟兄那样！”

本尼提克特激烈地战栗了，好像現在他才真正認識到，他已經是怎样地接近了大危險。在某种奸詐的魔力下，他仿佛几乎脫口而說出了道布里克的名字。汗珠滲透出來，他小心地注意着，不讓汗珠滾下身边去。

他轉向窗口去，叫着說，“富人居住在那些房子里，是不是，神甫？”

布倫包審視一下外面正在飛過的大厦，帶着微笑，嘴唇微微地噉起，估量着說，“不是很富的人，我想。無論哪幢房子，我們都能住！”

本尼提克特驚叫着說，“你的家嗎？”

布倫包神甫寬容地點點頭說，“啊！是的，”他無意地解釋說，“我們的住宅——”他的眼睛充滿了一種想家的意味，“——比這些還要漂亮些……”

“比這些還要漂亮？”本尼提克特懷疑地叫道，眼望着那些類似城堡的大廈。

“可是，啊，不錯，”布倫包神甫溫和地回答說。

本尼提克特聽見佐依激憤的聲音：“哦哦，多大的謊呀！”

“但是——，”本尼提克特想要反駁，但又停止了，他不知道他要反駁的究竟是什麼。

“我的父親，”布倫包神甫說，兩眼微合，追憶着往事而微微有所感觸的神氣，“當年是一個要人。當你想到波士頓的時候，”他有點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繼續說，“你或許會聯想到豆子，或者班克山，但是當波士頓人想到波士頓的時候，他們就馬上聯想到布倫包，想到精緻的家具。實際上，”他帶着輕視的笑聲說，“這是我父親做生意的宣傳口號。他把這個口號油漆在他的工廠上面的十呎高的地方，‘當波士頓想到布倫包，也就想到了精緻的家具。’”他把廣告引述一番。“我母親自然是不贊成的，”他又說，手指巧妙地撥弄着嘴唇，好像是要追尋嘴邊所掛的微笑。“我父親不要我修道作傳教師，”他說了這句心腹話。“可是母親這樣主張。”他又轉眼向外看。“啊，是的，”他懶洋洋地說，“我們的住宅，比這還要漂亮呢！”

“那麼，”本尼提克特帶着一種恍然大悟的神氣說，“那麼，我們的地方一定像是——”他沒有說完。

布倫包神甫只對他淡淡的笑了一下。

“本尼提克特，你知道，”他用簡單而穩定的口氣說，“必要的時候，我是準備住在一個帳篷里，過艱苦的生活的。”

本尼提克特眼盯着他，記起了森林里的帳篷……

他們的目的地，是摩根城。這是本尼提克特從來所看到的最大的城市。那里有最高的房屋。出租汽車在街上擁來擁去。一種模糊而熟悉的恐懼縈繞在他的心中，不知怎的，這些人好像也有一種神秘的方法，一眼就看出他是一個窪地佬。這個城市看來都是新教徒。他覺得他最好不講話，以免受到別人的冷眼，他一切都讓布倫包神甫代辦。

布倫包神甫叫來了一輛出租汽車。這是本尼提克特第一次乘坐出租汽車。

他們的汽車穿進城市，又開到了碧綠的郊区，車窗放下了，本尼提克特眼盯着那些老在退後的立在草坪和奇異的樹林中的房屋。這裡冷靜可怕，孩子們一個也看不見，真奇怪，一排一排的幽靜的樹是那樣的沉靜，幾乎像是在睡覺的樣子。這真使他吃驚。

車開到一個地點，本尼提克特皺皺鼻子聞了聞，轉身對神甫說，“這是什麼氣味呀？”

布倫包神甫莫名其妙地望望他。

“我什麼也沒有聞到，”他說，但想了想後又說，“我只聞到空氣，新鮮的空氣。”

但本尼提克特不能相信他現在所聞到的只是空氣……。

主教的府邸，坐落在一個榆樹的叢林中間。府邸前大草坪上有一個大池塘，池里長着綠葉的荷花，金魚在里面游來游去。這真使他驚奇。池旁邊立有青銅制的日晷儀。再向前邊一些，他看見一排養狗房，旁邊有一個人牽着一隻獵狗。這條穿過庭園通往府邸的車路上滿墊了砂礫，兩側種植着茂密的小叢樹林。

汽車馳到石頭拱門的地方停住了。拱門的拱心石上雕刻着紋章，一個大十字架，還有拉丁文的“靠十字架得勝”的題字。常春藤由頂至底遮蓋着這座大廈，晃眼的窗戶，從蓬勃的綠葉中間透露出

來。從窗上、從門上、飛檐上都閃出黃銅、青銅、紫銅的光芒。一種和平的、閃耀的、如夢似的安靜籠罩着一切。

他們站在那懸在門兩側的兩盞銅掛燈中間，按了按銅鈴。這時他們所乘來的那輛出租汽車已沿着砂礫的車路嘎扎嘎扎地開走了。本尼提克特覺得汽車仿佛很神秘地把他送到這裡，把他丟在一個太虛幻境裡，使他進退兩難。

一會兒，門開了，一點聲息也沒有，仿佛是一隻眼睛、或一張嘴張開似的。一位青年把他們引進了書房。

布倫包神甫很少說話，每當本尼提克特一接觸到他的眼光時，他就向本尼提克特微笑着，似乎是說，“瞧——我不是對你講過嗎？”但並未解釋是什麼。書房裡陳設着暗色的皮椅，一張大桃木書桌，還有些玫瑰色燈罩的、讀書用的暗光燈。周圍牆壁全被皮面精裝的書遮蓋了起來，燙金的書名在暗淡的光輝中閃爍發亮。當本尼提克特一進到房裡，就覺得好像進入了蚤繭中那樣，仿佛他的腳步聲，甚至他的呼吸聲，都突然被地毯吸收去了。在這種突如其來的柔軟中，他幾乎跌倒了。他的膝頭搖擺不定，他覺得他好像根本不是走路，倒是像在飄動。放滿圖書的四壁卻以它們的皮裝的莊嚴氣氛把他包圍起來了。他所呼吸的空氣，好像是棉花包圍着他的鼻孔和喉嚨，使他有點透不出氣來。

布倫包神甫指着一把椅子，叫他坐下。布倫包神甫眼皮微微閃動了一下，自己就坐在一把暗色的皮椅上，椅子在他坐下的時候，吱吱地發響，好像很引以為榮似的。但本尼提克特的椅子只稍微響了一下，他不敢把全身的重量都放下去。布倫包神甫在對面給他來了一個怪相，但本尼提克特笑不出來。他想，在這種沉悶的空氣裡，他連推動一個人的氣力都沒有了。

不久，那位冷靜的、具有濃黑而潤濕的睫毛的青年人轉回來了。向布倫包神甫咕嚕了幾句。他的聲音是那樣柔和悅耳，語調

是那样动听，本尼提克特也从來未听見过的；因此，虽然声音也送到了他的耳朵，可是他沒有听懂，究竟他对布倫包神甫說了些什么？

“謝謝你，”布倫包神甫嚴肅地說。說后就起身跟着那位青年人一同出去了。

現在，本尼提克特覺得，他和过去生活的最后一点連系已完全切断了，只好听任这种情况的支配了。窪地像他的出身一样的遙远；他記不起來了，好像这座堂皇大屋不許可这种回憶似的。他瞧着那些挂在壁上的天主教会的紋章和圖画——他研究着这东西，但和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宗教一点也連系不起來，它們好像是商店窗櫺里擺的东西。因为他認為“天主教”、窮人和工人是同一的东西，这是天經地义的。所謂“富貴”，总是屬於工厂的事情。

因此，他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微微地提防着，手脚也不敢动。当他腰酸的时候，偷偷的移动一下，只讓皮椅的嘎扎声一点一点地發出來。有一長排裝在框架中的教皇們的像片从牆壁上向他俯視着。最后是教皇庇护第十一世①的大照片，裝在金框里，教皇本尼提克特第十五世②守在他的旁边。当本尼提克特局促不安扭动的时候，庇护第十一世鎮靜地監視着他。本尼提克特好像应当對他們表示一种敬意，想要点点头，并且自己剖白一下——这些教皇在这沉寂的屋中，只呆望着他，他很覺不安。他希望布倫包神甫轉回來。

時間慢慢过去，他覺得他自己越來越微小了。這間屋子的勢力太大了。兩幅長布幔上面画着正被火燒和殘殺的殉道人，黑紅的濃血滴从屋頂流向地板。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吸引住了他的視線，十字架是磨得很光的黑桃木制的，穿透救世主的手脚的釘子是金

① 庇护第十一世(1857—1939)是1922—39年的教皇。

② 本尼提克特第十五世(1854—1922)是1914—22年的教皇。

賞的。当他注視着救世主的时候，他觉得救世主在动了。

他發抖了，小心地把眼睛轉开。很玄妙地，他給帶入了一个不能置信的境界。这里的声音是如此的柔和幽靜，声調是如此的悅耳。和家鄉是那样迥然不同，他簡直不能相信它們是人的声音。布倫包神甫說話也是这样；他記起，在第一次見面时，他的声音是怎样动人啊！

他在这兒是一个不速之客，他希望發生一些重要事件，这样，这房間里就不只有他一个人欣賞了。他觉得，他所期望的是他能在这里边随便跑來跑去，抓一些鋼筆和鉛筆放進口袋里，再抓些他所看見的、放在桃木書桌上的錢，汗水滲透了他的腰干。当他想到汗水会浸湿身后的漂亮皮椅时，他不禁打个寒战。他自己極力制止着流汗。

那位几乎像馴順的猫似的青年人，又出現在門口了。本尼提克特像有罪似地瞧着他，不由地把双手藏到身后。聚精会神地等着那个青年人；免得他說話时，他听不懂。

但是那个青年人僅僅把头猛然一揚，这是一道命令，本尼提克特从椅子上溜下來。他觉得他的腰干緊貼在椅子上，剝不下來。他的高統皮靴，他的長黑袜和長及膝盖的短褲，虽然有补疤，补得很巧妙，并不顯著，但現在他觉得像木头一样的硬，使他在柔軟的地毯上移过时，腿打不过弯來。那个青年人默默地等着他，等他走近时，就轉身走去，本尼提克特跟着他走出了屋子。

这个大廳，不知是什么緣故，好像是淹沒在水里那样：它現出朦朧的綠色。于是，一道門开了，本尼提克特看見布倫包神甫恭恭敬敬地站在屋的一角，臉上挂着一种受寵的微笑。本尼提克特的面孔白得像一条粉筆綫。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布倫包神甫，直到他聽見一种声音說：

“啊，你就是本尼提克特！”

本尼提克特眩暈起來了，他以為這是布倫包神甫在說話，因為這就是布倫包神甫第一天看見他時所說的那句話。但是布倫包神甫並沒有開口。然而，在一張暗淡的書桌後邊，在綠影中却坐着主教。這張書桌是綠苔色的，有點兒類似這個大廳的顏色。主教眼望着本尼提克特，但無笑容。他的一對晶瑩的藍眼睛，突然不望本尼提克特的油光的圓面孔。他滿頭白髮，可是面如童顏。白髮長得像銀絲。白髮中透出一种淡黃的影子。本尼提克特心里想他一定是出生在這間屋里，而且像鮮菌一樣在這屋里成長起來的。

“啊，你就是本尼提克特，”主教又說了一遍。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低下眼睛。

“你到這兒來干什么？”他又問。

本尼提克特驚奇地抬起頭來，望望主教，又望望布倫包神甫，布倫包神甫慢慢閉上眼睛，一會兒又慢慢地睜開來。

“你——”本尼提克特突然說。“你——是要考問我嗎？”他說。

“啊，是的！”主教漫不經心地說，“我們等一下再談那個。可是，本尼提克特，告訴我，”他慢慢地說，他把頭從本尼提克特原認為是綠影的地方伸了出來，因而他的眼睛看來顯得更蒼白，几乎是透明的。“告訴我，本尼提克特，你知道达尔神甫的事情嗎？”

“达尔神甫？”本尼提克特用他枯干的唇舌同樣說了一遍。

“我曾收到他們兩個人的來信，”主教說。

本尼提克特望望布倫包神甫，但布倫包神甫的眼睛只盯着主教。

“收到正副教區長的信，”主教又說，“他們兩個都很稱道你，兩位都極端地推崇你。”他停了一下，“告訴我，”他說，身子微微向前探着，聲音中帶着細弱的、几乎是譏刺的好奇情調。“你怎么會博得了這兩位對你的好評呢？”

本尼提克特回答不上來。

“用你自己的話告訴我，”主教仔細地瞧了本尼提克特一会后，繼續說，但是沒有強要他回答。“告訴我，如果你是聖約瑟教堂的傳教師，你要怎樣作呢？”

本尼提克特舐舐他的嘴唇。“我不知道，神——主教大人——”他滿臉漲紅了。

主教并不理会他的狼狽相。

“你曾經做過這種夢嗎？”

本尼提克特啞巴似的點點頭。

“把你的夢告訴我！”

“我要——”他一沖出口，又停住了。他望望布倫包神甫，神甫點頭鼓勵着他。他忽然笑了，急忙用手掩着嘴。

“繼續說下去吧，”主教命令他，“那你還是把教堂維持老樣子嗎？”

“不！”本尼提克特說。

“繼續說下去吧，”主教說，“你要怎麼辦？你首先要作什麼？”

“啊，主教，”本尼提克特抽了一口氣，眼睛閃爍着，“我要住在教堂里！教堂將是我真正的家！我要把它打掃潔淨，一無塵垢。我要油漆它，裝飾它。我要請工人們來替我修理——如果我請他們，他們會來的，就是我的父親，也會來的！我知道他們都會來的！”

“那末，教堂需要大修理嗎？”

“要的，主教。”本尼提克特回答。

“為什麼不早修理呢？”

“我不知道，主教。”本尼提克特慢吞吞地說。

“那兒的錢夠用嗎？”

“不，那兒的錢不夠用。”

“這就是沒有早加修理的原因嗎？對嗎？”

本尼提克特遲疑了一下，慢慢地回答說，“不。”

“不？”主教重問道，“那么又为什么呢？”

“教堂原能够保持美丽的，”本尼提克特热忱地說。“我要把它保持美丽。”

“因为你这样重視它嗎？”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

“你什么时候起床做弥撒？”主教問道。

“早晨四点钟，”本尼提克特回答。

“早晨四点钟嗎？”

“是的，主教——我——到教堂以前，还需要作一些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是的，——我——”本尼提克特的臉漲紅了。一种模糊的观念浮現在心中，怕向主教暴露了白恩斯老大娘的秘密。“我——我——禱告，”他嘎嘎地結束了这个問題。

“你什么時間到教堂去呢？”

“五点钟，”

“弥撒是在——？”

“六点钟做的。”

“那末，为什么要起得这样早呢？”

“我——喜欢早些去，”他說。

“你到的时候，达尔神甫在等着你嗎？”

“不，”本尼提克特回答。

“他平常在哪兒呢？”

本尼提克特的嘴唇抽动了，他的喉嚨也哽塞住了。他低声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主教微笑了。“他是在樓下面，在教堂里边等着你嗎？”

“不，”本尼提克特低声回答，轉眼望着地。

“那末，你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呢？”

“有时，”本尼提克特慢吞吞地說，並沒有抬起眼睛，“他病了，有时他睡着，——我上楼去，把他叫醒，”他說。

“因为需要你叫醒他而弥撒举行的过迟嗎？”

“有一次，但不算太迟。”本尼提克特难过地說。

“就是因为你必须上楼去叫醒他嗎？”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輕輕地說，“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主教說，当本尼提克特点头的时候，主教的眼睛望着他。“那么他害的是什麼病，你知道嗎？”

主教隔着書桌望着他。这个房間似乎很荒涼，他現在很想离开这里，他的心原來咚咚地直跳，現在突然停止了；他的头也似乎覺得和心房一样發沉。

“在你們那个教区里，出了什么事嗎？”主教問道。

本尼提克特不願回答，他厭倦了。主教不得不重复的再問一遍。

“我不知道，主教，”本尼提克特冷淡地回答說。

“但是教堂遭受到侵犯了，”主教說。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他又看見了紅地毯上的脚印，只有現在才看清是一只黑黑的赤脚印，脚趾和后跟都很明顯。

“在你們那个教区里出了什么事呢？”主教問道。

本尼提克特聳聳肩膀。他終於抬起眼睛望着主教；眼睛被涌出的泪水蒙遮着了；他茫然望了一会，突然什麼也看不見，他驚慌起來。

“我看不見了，”他簡單地說，于是他把眼泪揩去，說，“他們反对工厂，正在進行罢工。”

“还有葬仪的事件呢？”主教問。

本尼提克特吓得气也透不过来了，他们当时却把棺材给忘记在教堂里了；深夜里有人偷偷地进入教堂，把棺材抬去埋了。

“但那是错误的。”他忽然说。

“你说什么是错误的？”主教问。

“杀人，”本尼提克特温和地说。

“但是达尔神甫呢？”主教问。

“他忘了！”本尼提克特叫着说，抬起他那难过的面孔望着主教，“他忘了！”

“忘了什么？”主教问，眼盯着本尼提克特。

本尼提克特两手捧着脸颊，他的嘴巴张成了一个不动的圆圈。

“不是警告过达尔神甫，不要主持弥撒吗？”主教问。

但是本尼提克特没有听见他的话。

“我警告了他的，”布伦包神甫恭敬地说，可是他的声音似乎没有钻进他们两人的耳朵。

“他们闯进了教堂，”本尼提克特说，一面闭起眼睛，脸色变苍白了。“他们闯进教堂，大声叫喊：‘出来！出来！’”

“谁呀？本尼提克特，”主教问道。

“骑兵们，”本尼提克特回答说，全身打抖。他向周围望望，放低了声音。“他们是来找罢工的人的。”他解释着。

“达尔神甫是不是知道他们来呢？”

本尼提克特的头摆动得他两颊都模糊不清了，可是这并不是回答主教的问话，他的记忆在脑海中摇摆不停，直到他忘记了这些往事。

主教沉默了。他在细看着本尼提克特，他的嘴唇在蠕动。他伸出他的手，本尼提克特眼瞪着他手上的戒指。“吻它，”主教催促他。本尼提克特慢慢地走上前去，跪在地上；主教隔着书桌，身子向前探过来，把手放低给他。本尼提克特听见了包格的模糊的

声音。当那手触到他的嘴唇的时候，他感觉到甜蜜的味道，可也像骰子那样的冰冷。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呢？”主教问。

“什么时候？”本尼提克特抬起惊奇的面孔，重复了一句。

“到聖托瑪斯的神学院，是不是？”

“啊！”本尼提克特说。接着就是一阵沉寂，他让沉寂继续下去，也不知道这是他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你等候通知吧！”主教说着就举起他的手，伸出两个指头。

本尼提克特低下头。

“奉聖父聖子……之名……”他听见主教的祈禱。

九

本尼提克特帶着一只兩格的鋁制飯盒，底格裝的是熱咖啡，行走的時候微微地溫着他的大腿。工廠靜悄悄的。高煙囪上不時冒出一縷縷的細煙，好像里边是在做工，但是靜悄悄的。窪地滿目淒涼。老太太們戴着头巾，手帕夾在嘴上，急急慌慌地走過窄狹的小巷。狗在牆角里不安地抽抽噎噎地响鼻子；貓卷着尾巴躺在陽台下面；當本尼提克特走過時，它們望着他。大約是正午的時分。

頭上戴着世界大戰時所用的淺鋼盔的騎兵隊，站在工廠的鐵門旁邊。工廠四圍的磚砌的高牆頂上，布滿了刺鐵絲。在某些戰略似的地段上，身穿卡其制服的士兵，悻悻地坐在太陽光下，懷中抱着來福槍。牆頭上露着一座木堡壘，俯視着城市和窪地，堡壘里裝置着機關槍，槍后坐着衛兵。此外一個人影也看不到了。本尼提克特必須橫跨過鐵路棧才能走到大門口。

高個子的騎兵，俯視着他說，“你干什么？”

本尼提克特呆呆地望着他，一時答不上口來，士兵用槍托懶洋

洋地戳了他一下。本尼提克特吃了一驚：士兵的嘴唇微微張了一下，本尼提克特默默地對士兵舉起飯盒。

士兵瞟了飯盒一眼。

“我的母親，”本尼提克特難過地說，“叫我送中飯給爸爸。”

“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紋生塔斯·布爾曼尼斯，”本尼提克特回答。

“啊，是個窪地佬！”衛兵咕噥地，眼睛盯着，上下打量他。“他在这里嗎？”他的頭向身後擺動了一下。

本尼提克特從他身邊望過去：鐵門關得緊緊的，好像監牢的大門，關得結結實實，大門上開了一個小門，小得只够一個人走過去。本尼提克特點點頭。

“他叫什麼名字？”衛兵又問道，同時聚精會神地听着。本尼提克特眨着眼睛，拚命想說得正常，他又把他父親的名字重說了一遍。士兵乖戾地瞧着他，於是從他手里把飯盒接過去。他打開飯盒，取出一塊夾肉酸面包，又把兩片面包揭開，放在鼻子上聞了一下，里面夾着的不過是一小塊油肉。又查看盛着咖啡的那一格，把整個指頭浸進去。“還熱着呢，”他疑神疑鬼地說。

“我就住在附近。”本尼提克特解釋說。

衛兵把飯格子又疊起來，說道，“如果你的老頭兒在里面，他會喂得很飽的。你滾回去吧。”

本尼提克特躊躇起來了。

“滾蛋！”衛兵下了命令，威吓地向前走了一步。本尼提克特急忙轉過身子跑開了。衛兵大笑起來。

“嘿，小娃兒！”衛兵高聲叫着，“轉回來！”

本尼提克特停住了腳，小心地回頭望着。突然中午的汽笛響了，聲音大得震耳；他全身的神經和肌肉也隨着發抖，他的頭髮也豎了起來。

“來呀！”衛兵命令他。

本尼提克特眼望着那人的嘴，小心地向前走去。他在衛兵伸手抓不住的地方，停了下來。衛兵彎着食指开玩笑似地招他走上前去。本尼提克特又向前跨了一步。衛兵探着身子把飯盒奪過去。他又把飯盒打開，拿出那塊夾肉酸面包，瞧了一下，咬了一口，裝出一副厭惡的樣子，把面包吐在地上，接着又用鼻子聞聞咖啡，喝了一大口，嗽一嗽嘴，就吐在地上，瀉成一條黑褐色的急流，然後，他又把剩下的咖啡全都倒在地上了。

他把飯盒遞給他說，“現在，你可以進去了。”

他用槍托把鐵門敲了敲。那扇小門開開了。本尼提克特走了進去。

一條黃磚鋪的路通向磚砌的計時室，那里有幾個穿藍衣的工廠警察，坐在凳子上下棋。他們身上發出威士忌酒的气味，來福槍靠在牆壁上。黑皮槍套里，露出手槍柄。一個人笑起來，那雙微帶殘酷的眼睛從棋盤上轉過來，看見了本尼提克特，好像看仇人似的。本尼提克特不禁打了個寒戰。不知什麼緣故，他露齒笑了一下，他的皮膚也在發抖。他把飯盒舉給他們看看。這個警察的表情並無改變；只把煙葉汁吐在地上，用鞋擦着。

本尼提克特經常給他父親送熱飯。他父親在第二號高爐間工作，那只爐看來像一個巨鍋，形如高塔，錯結着各種管子，筒子，橋路和綫路，高出于全廠的各車間。高爐邊附有滑動升降運輸機。小車從升降機上下滑動——下來裝取鐵砂、石灰石和焦煤，裝滿後又吊上爐頂，傾入爐中。於是這些東西就慢慢地沉到爐底，受到燃勢凶凶的煤氣的加熱，最後熔成了生鐵，打從爐底的出口中流出來，好像一個火海。只有到了現在，小車子雖然仍在上下滑動，却全是空空的：它們空空地從斜坡上滑到爐頂，空無所有地傾入空爐中，然後一點也沒有裝什麼的下來。本尼提克特在這嘈雜的聲音下，感

到一种可怕的沉寂。只有机器在运转。一部巨型切断机，隆隆地吼叫着，乱动着，但所切的不过是空气而已。浸过油的破布发出来的烟，从烟囱里萦绕地飘了出来。

他走进了那修建在第一号高炉的炉座附近的小屋，炉基建筑在一个砖地院子的中央，炉顶冲出了屋顶后就望不见了。人们正在掩盖炉内的火，他们围绕那些敞开着的气管站着。他们穿着深蓝色的襯衫，眼睛凸出，看来好似蝦蟆。他们用车子把粘土推到院里，将气管取下来，用粘土把眼孔堵上。这里只有少数几个人——有的是从办公室调过来的，有的是正式的高炉工人，有几个人坐在磨得光亮的长凳上，拿着一手油腻腻的纸牌；他们身旁放着许多瓶威士忌酒。当本尼提克特走过去时，他们一点也不注意到他，他们好像沉醉在牌中了。他后边发出了轻轻的、细微的咒骂声。

他穿过第一号高炉的院子，走向通往第二号高炉去的砖砌小路，一条铁栏把他和巨大的铁渣坑隔开了；铁渣倾入坑中后，给橡皮水管的水一冲，发出炒玉米花的响声。这里显得更沉寂，更肃静。并且，由于人行道的角度的巧妙形势，他也能够从这里望过那红色的髒东西的小丘，小丘像一座小山似的从他身边蔓延过去，掠过铁丝围墙望到城市。城市好像怕堡壘里的机关枪的扫射，蹲伏在小山坡上，静静地、不眨眼地俯视着围墙里的工厂。本尼提克特觉得不是空间隔远了，而是时间变久了，好像他的童年时代很遥远了。他突然感觉到他和他的童年时代隔断了。他在砖路上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觉得他仿佛已走进了一个陷阱，沉寂的铁门把他和他的童年时代永远禁闭起来。他不禁全身发冷，两肩做梦似地微微发抖了。他急忙跑过这条小路，冲进第二号高炉间。迷蒙蒙的、静悄悄的气氛又把这里的一切都笼罩住了。炉上的管子向下滴着水。炉身冰冷；当他从炉旁经过的时候，冷的气息吹到他身上，使他感

到已經接觸到了死亡。他以微微恐懼的眼光注視着爐子。這部龐大的火爐，這部烈火燃燒的爐灶。就在這裡，原來工人們辛辛苦苦地工作着，使它燃燒着；他們日日夜夜汗流浹背，回到家時，像被一只巨手絞過的布塊；就在這裡，他們經常犧牲了性命，鋼鐵仿佛就是用人的血肉和骨頭以及焦炭、石灰石煉成的。現在却成了冷冰冰的，院子也是孤寂的。

起初他沒有見到一個人，凳子像教堂里的凳子一樣，由於人們坐來坐去，磨得油光光的。只在爐肚的另一邊，在院子里有一個人，正在沙台上製造模型。在這裡，他發現他們圍着生鐵條，靜悄悄地在打紙牌。

他的父親並沒有在打紙牌，獨自走到一旁，坐在一塊木頭上。

本尼提克特走了過去。

“爸爸，”他含糊不清地叫了一聲。

他的父親正在削東西。本尼提克特心中很難過地看出來，父親像過去在家里一樣，正在拿着一條樗木枝，削制一根笛子。

“爸爸，”他又叫了一聲，他的父親抬頭一看。

當他抬起眼睛的時候，眼中有一種茫然的表情。本尼提克特向前移近，“爸爸，”他說，一面尋找溫雅的立陶宛話，“是我，本尼提克特呀！”

他父親的眼神一定，看明白了。本尼提克特微笑了，心似乎快要碎了。他把飯盒高舉到他充滿淚水的眼睛前面，叫着說，“爸爸，我給你送飯來了，但給衛兵奪去了！”

他來往搖擺着，父親把笛子放在一旁說，“本尼提克特，坐下吧。”

當本尼提克特在他身旁那塊大木頭上坐下去的時候，他問道：“你媽媽好吧？”好像她主要是屬於本尼提克特的，其次才是屬於他。

“还好，爸爸，”本尼提克特回答。

“你告诉她，我也还好，”他说。

“是，爸爸。”

“你会告诉她吗？”

“会的，爸爸。”

他沉默了，本尼提克特又说，“佐依也还好，路多尔夫也好。”

他第一次瞟了父亲这一眼之后，就不敢再瞧他了。他对于心中突然涌上来的难过感到惭愧。他说着话，一面望着立在那散满了像苹果皮一样的钢铁削片的地上的脚。“我到摩根城去了，”他说，“同神甫一道，我们去见了主教，主教说，我可以进神学院，爸爸，以后可以当——”他舐一下嘴唇，又说，声音几乎低得听不见了，“神甫，如果我愿意当的话。”他说这话的时候，内心中毫无兴奋的感觉。

但是他父亲说，“好，好……”

他很惊讶地抬头望望父亲，发现父亲几乎没有听见他说的话。

“爸爸，”他说，“你不能回家吗？”

父亲垂头望着他那抬起的苍白面孔，几乎连笑容也没有。他摇摇头，低声说，“很快了。”

本尼提克特把手放在怀里，撵扭着自己的手指，踢着脚跟前的铁削渣。打牌的人们一面玩牌，一面高声叫着——但他们讲的都是不同的语言。他父亲拿起笛子，用刀锋去剜一个风眼。

“你用不着放一颗干豆子在里面，”他父亲一面说，一面把笛子举到嘴边，吹起来。笛子发出了一种激昂的低音。“我还要再剜一个风眼，”他说，“笛子就可以再发出一种音调。”

本尼提克特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他剜风眼，他们的头上是一部停着不动的起重机。起重机吊着一根长铁缆，缆端捆吊着一只巨大的电器铁盘。他们的身旁，是一个二十磅重的铁锤，它的柄像

腿一樣向外伸着。

“你到我們的園子里去了沒有？”他父親問。

“什麼，爸爸？”

“你到我們的園子里去了沒有？”

“去了，爸爸，”本尼提克特回答說，“媽媽同我跟佐依都去過了。豌豆已經長起來了。玉米也長起來了。大蔥、萵苣我們都吃着了。警察——”他說，“踐踏了陀羅尼斯先生的園子，可是沒有踐踏我們的。”

父親點點頭，本尼提克特能把這些好消息報告給爸爸聽，自己也感到愉快。

他又回想起了飯盒，他說，“爸爸，門口的衛兵把我的飯盒奪過去，把夾肉麵包扔掉了，把熱咖啡也倒了。媽媽特地給你做的夾肉麵包呀！”

“我知道了，”父親說。

現在他又把笛子在嘴里吹起來，他那磨得粗硬的手指頭，在笛上笨拙地活動着。然而當本尼提克特看見父親來往地吹着那兩個一高一低的音調時，不由地發出一種微妙的驚奇心情。當他從嘴里取下笛子的时候，笛嘴都濕了。他把笛子遞給本尼提克特。本尼提克特把笛子放在自己的嘴里，他嘗到了他父親的烟口水的辣味。他吹起來，笛子發出抖抖戰戰的聲音。他轉臉向着父親，抬高笛音，微笑着，很得意地來回吹着那兩個音調。他父親點點頭，轉過一只耳朵來傾听着他。本尼提克特把笛子從嘴里取出來，哈哈大笑起來。

“你把它帶回去，”父親說。

“爸爸，”本尼提克特說，“現在沒有人要出賣房屋了！”

突然他的肩膀開始戰栗，恐懼的眼淚涌出來了。他兩臂叉在一起，面孔藏在胳膊中，禁不住嘎嘎地痛哭流涕起來。他覺得他父

親的粗糙大手伸了過來，把他拉在他怀里。父親的褲子浸透了汗水，發出酸的以及鋼和煤的氣味，非常難聞，本尼提克特的臉依在這汗氣的褲子上，嗚咽着。

“爸爸，”他說，聲音在他父親的大腿上嗚咽起來，“他們要把你怎麼樣呢？”

他父親按着他的頭，沒有說什麼。

“爸爸，”本尼提克特把臉掉過來，嚷道，“為什麼我們不都離開這個山谷另找別的地方去住呢？”

他父親垂下頭，望着他仰上的臉，他的臉起初似乎是頑強，接着是冷靜，最後變為淒慘了。他說，“你想，哪裏是沒有惡霸的地方呢？”

“天主會幫助你的，爸爸！”本尼提克特粗野地叫着。

“你抬起頭來！”他的父親命令他，他把本尼提克特的下巴捧在他的兩隻堅硬的手里，慢慢地把他又扶起來。“本尼提克特，告訴我，”他嚴肅地說，“你守得住口嗎？”

“守得住的，爸爸，”本尼提克特回答說。他一想起同布倫包神甫一道在火車上的那種尖銳的剎那，不由地發起抖來。

“如果我要你傳達一件機密的事呢？”

本尼提克特點點頭說，“可以，爸爸，我發誓。”

他父親鄭重地望望他，然後手按按他的頭，把他拉得更近一些。本尼提克特閉起兩眼，緊靠着他父親的粗布襯衫，聽着他父親心房咚咚地跳動聲；深深地呼吸着他父親身上的酸汗氣味。他的兩眼含着痛苦的、熱愛的眼淚，閉得更緊了。

“當你回家去的時候，”他父親一面說，一面溫情地撫摸着他，“告訴他們說，我們要找條路出去。”

本尼提克特抬起頭來，眼瞪着他。

“但是爸爸——”他向着工廠周圍望了望，說，“但是，爸爸，有

衛兵呀！”

他父親用手掩着本尼提克特的嘴說，“衛兵是要守衛的。”

“但是，爸爸——”本尼提克特開始說，嘴唇戰栗起來。

“有辦法，”父親說。“不要為我擔心——我不是時常想念你們嗎？就這樣，你去吧，”他把本尼提克特從腿上推起來，又說，“去告訴梯拔先生，在半夜的時候，開一只小划子到河邊的第二號高爐管的外面等候着。”

“爸爸，你想你們通得過嗎——？”

他父親溫和地推他走。

本尼提克特走了幾步，又回轉來，好像又要說話的樣子。

“去吧！去吧！”父親不耐煩地說。

“爸爸，”本尼提克特哭泣着說，“你餓嗎？”

他父親用手把他推走。本尼提克特轉過身去，心中非常悲痛；東歪西倒地穿過院子，從那一堆擠着在玩紙牌的人的身邊過去；紙牌好似一爐火，他們好像圍着它取暖一樣。當他走出大門的時候，衛兵不快地望着他，但沒有說什麼。本尼提克特橫過鐵道，走上那穿過市區的彎曲的崎嶇大路，向家中走去。他走到半路，才想起沒有把笛子帶來。

—○

因為工廠关了門，熱鐵渣車也不開來，鐵渣堆硬化為燧石般的石塊了，鐵渣塊里的那些暴露在外面的銀色碎鋼片在陽光里閃爍着。龐大的流動怪物把原先的房屋和溝渠都包容在它的堅硬的內臟里。鐵渣的火是已經沿着窪地底向前移動，接連着東端的嶺脊，慢慢地爬上西邊的山丘和森林。更多的房屋已消失在火焰中，熔化在地獄般的急火中了。晨光照出來的只是一片灰色大地，微微

地閃動着火焰的惡意的眼睛，而在这塊地下面銹鐵梁和白堊質的屋基却永遠給牢固地封鎖在鐵渣的下邊了。

西邊有一道面對礦砂堆的石牆，和一條流過砂堆的酸水浜，浜水在那道原先修來接收溝水的陰溝口上停下來後，又倒轉來流入一個緩流的池塘。浜水現在很淺，但是它還在那陰水溝的混凝土的管口形成了一個逐漸漲水的池塘。

本尼提克特連家都不回去。他一離開了工廠，便沿着城市的邊緣，向那烟砂堆的方向前進，烟砂堆過去，前邊就是森林了。他在森林中第二次看見道布里克的那天晚上，他走的就是這條路。當時是沒有月光的黑夜里，路很難看得清楚；現在看來，這條路崎嶇不平，布滿了石灰石，而且塵土飛揚，使得他喘不過氣來。但他的头像船首似的揚起，口中吞吸着刺人的塵土，半跑半走地向森林飛奔。

用不着人告訴他，他知道他所帶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夠的話，他真要飛起來。焚化爐的高烟囪引導着他；烟囪好像一個凶惡的指頭插入空中，但卻給他指示出了東西的方向。

上了山坡，他望到了遠處的重重疊疊的其他的山層，他害怕地停住了腳，倒在卷縮的草地上，免得給人看見。在遠處，有一個騎兵，後邊牽着兩個人。這兩個人被繩索系在一起，結縛在馬鞍上，他們是被騎兵從山里抄查出來的。他們用僵硬的腳東摔西倒地向前跑着，被捆結的雙手舉在胸前，作出不自主的祈求姿態。當他恐怖地觀望時，只見那一個人冲向另一人，兩人都跌倒了，等騎兵回過頭來望他們時，馬已把他們一起一伏地拖了五十呎遠。本尼提克特能夠隱約聽見騎兵咒罵他們的聲音。馬也回過頭來，它那浸濕的鼻孔閃爍着。本尼提克特看到了那匹馬的白歪眼，提起黑蹄，非常興奮地搔爬着地面的動作。那兩個人慢吞吞地站了起來，在塵土中留下一條紅色的路迹。馬又開始走了，他們又在馬後面

跑了起來。

這件事甚至也不能阻止本尼提克特。他恐懼地也急躁地望着他們。等到騎兵跑出了視線，他就翻過山頭，爬上第一個紅砂丘。烟砂廠好像被捉在蜘蛛網中一樣，熟睡在通紅的天空下面。本尼提克特攀着木賊草，向上爬去。在他周圍揚起的紅塵，像雲一般，直飛進他的嘴巴和鼻孔里，停在他的眼睫毛上，因此，他向外看時，必須通過一層深紅色的雲霧。當他走上一座山峰的時候，什麼也看不見了。甚至烟砂池也紅紅的，空空的，躺在那里，好像一潭停滯的血水。如果見到佐依的瘦削的白皮膚的身子這時在池中跳上跳下時，他是會歡喜得叫跳起來。

深綠色的、几乎是灰色的森林，密集在紅土地后邊的遠處。本尼提克特從頭到腳全身已變了紅色。這條路上沒有行人，他也沒有遇見其他的騎兵，騎兵們還在山間，想尋找人們躲藏的地方。他必須去到那里，再轉回去看达尔神甫。因為他曾應許老神甫，他要去看他，却不曾去看他；而且达尔神甫很想見他，曾經要求他去。

紅砂地的盡頭，出現了一片矮小的黃欖樹。本尼提克特必須小心地走過那些密茂的接骨木樹林。這種樹會開那種他父親用來造酒的扇形白花（酒造成以後，他媽媽還要將這些花制成果醬）；接着就是走過那片長有扳住他的粉紅色的刺蔓的黑莓樹叢。這兒的廢礦井已經塌陷了，樹林里的深洞星羅棋布；有時洞口給葛藤和小樹叢掩蓋着了，所以他得很小心地走着。本尼提克特正順着那條從前通向礦上的騾子踏過的小路走去，這條小徑現在長了荒草和矮樹，他還感覺得出走的是那條一度通往礦坑的腐鐵殘骸的窄軌路基。在蛇草和荊棘下面，流着一條小溪，好像輕浮地自己在笑着，因為溪水酸澀，內無生物，甚至蛇也不喝它的水。叢林過去，就是一片椴木樹、楓樹和桑葚樹，內中混雜着蘋果綠的黃樟樹。他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大坑，他不得不繞個彎過去，一面望着坑道的斜

坡，坑內冒出一股辛辣的臭氣——是死獸的氣味，可能是一隻死狐狸，或者甚至是那些走到這樣靠近城市的少數鹿子。他現在找路困難了。突然青叢樹里露出了一彎橙黃色的石片。他爬着過去，蹬落了一些石片，滾下了山，瘋狂地直落到礦坑底。就在這個石峰頂上，有人喝住了他。

“本尼提克特，你到底在這裡幹什麼？”有人怒沖沖地問他。本尼提克特一面喘氣，一面抬起流汗的頭。他一聽到“窪地佬”那種粗鹵的聲音，便心頭一松，開始笑起來。他想要緊抓住對方的胳膊，摸摸是不是真實的。這個守衛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是工廠里的一個青年工人，名叫彼得·格繞斯考斯。本尼提克特從來沒有看到他做過什麼事情，除了在弄堂里賭博。他的身體瘦高，眼睛上飄着一束黃頭髮，帶着厭惡的神氣，身子倚在他的雙筒獵槍上。

本尼提克特站在那裡直喘氣，想不顧疲倦地微笑一下，“我要找梯拔先生！”他終於喘着氣說。

這位守衛人並不動聲色，“為什麼？”他問。他雖是在森林里，他的襯衣仍是干干淨淨的，頭髮也梳得很整齊，頭頸上還結着一條紅手帕。

“我必須見他！”本尼提克特重復地說。

“是麼？”對方說，“為什麼？”

“我不能告訴你，”本尼提克特回答。

“不能告訴我？”青年人說。他很懷疑地眯細着他的眼睛，“誰叫你來的？”他催逼本尼提克特快講。

“我的父親，”本尼提克特怒沖沖地說。

“教堂的神甫嗎？”^①彼得·格繞斯考斯大叫着。“布倫包神甫嗎？”

① 神父和父親在英文中都叫 Father。

“不是！”本尼提克特恐懼地畏縮了。“他不知道我來這裡呀！我的父親，我自己的父親，他在工廠里。”

“他在工廠里干什么——作工賊嗎？”彼得藐視地說。

本尼提克特閉起嘴。他的臉漲紅了。

“帶我去見梯拔先生，”他要求他。

守衛人舉起槍，輕輕一拍。“瞧見這個麼？”他說完，又繼續說，“如果你想作怪，我就對你雙筒一齊放！”

本尼提克特嘲弄地說：“騎兵來的時候，可不要跑！”

對方陰沉地說：“我隨時都在等着他們，別操心！”

他轉過身去，開始從石堆的另一邊溜下去。本尼提克特跟着他，心中憤慨地想着，“如果我是另外一個人的話，瞧我會怎樣對付他呀！”

從這裡向前去，盡是凹坑和山丘。一條小路盤繞在它們中間——一條逐漸消失的小路。那個年輕守衛人一句話也不講，只是迅速地向前走去，因此本尼提克特需要加快腳步，才跟得上他。現在他們來到了一個地方，地面好像是火燒過了的，小疣子似的石頭和石片從土里突出來，地上的洞口冒着一種毒煙——本尼提克特平常總認為這就是地獄的所在，而且以為魔鬼就出現在這種煙火中——地面堅硬、發熱，因此，他們不得不像跳舞一樣，快步而巧妙地跨過去，他們的近處熾熱的土一堆一堆地燃燒着，土堆下面，離他們的腳下不太深的地方，就是一個成年成月地燃燒着的廢礦坑，一面向外噴着土壤；土壤噴出來後，時時化解成難看的堆堆。

但是他們現在又回到了森林中——更黑暗的、更茂密的森林。騎兵決不能到這裡找到他們，本尼提克特很高興地這樣想。沒有馬匹能夠通過這樣的叢林，能夠繞過這些危險的陷坑而還能保持性命！而且窪地也就在几哩路外。人們在夜里可以溜回家去看他們的妻子，儘量吃點東西，有時甚至可以待到拂曉，在太陽出來前

再逃回來。當然也有些人沒有逃回來。

當他們繞過了一個礦渣堆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片茅舍，一半隱藏在楓木林和樺木樹叢里。他馬上認出了這些男人女人，都是給工廠從溝渠那邊的板棚子（現在全光了）里逐出來的人——他們被趕到這裡後，便修了這些茅舍——本尼提克特的眼睛前後左右地在他們中間巡視着。

彼得領他走過這些簡陋的半披茅舍，穿進了另一部分的森林，又出現了新木蓋的小茅舍。這都是罷工以後新修成的。木料是新砍的幼樹，有許多還帶着干樹葉，風吹過時，沙沙作響，屋頂蓋着敲平的油桶洋鐵皮。森林里翻起來的新土，氣味很濃，而且充滿了蠕蟲和甲蟲。男人坐在自己做的粗木凳上，有兩個人正在作着投馬蹄鐵遊戲，其他的人在旁邊瞧着。有兩個意大利人，正在用腳踏踩一片地土，鋪出一個包塞球場^①。森林的寂靜的營營聲，如夢似地掩蓋了他們做活的聲息。本尼提克特走過時，聽見他們的聲音都是微弱而低沉的。

在一株枝頭上結滿了青而未熟的胡桃的黑胡桃樹下，他們造了一張野餐的長桌，幾條刨得平光的長凳釘在桌腳上。五個男人坐在桌頭——三個白人，兩個黑人。在他們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只棕色酒甕，裝着半甕有泡沫的飲料。報紙和一張有人用鉛筆畫的粗略的大地圖，排在空桌面上，他們正在研究着報紙和地圖。

領本尼提克特來的守衛人躊躇了一下，又對本尼提克特望了一望，看看他是否真正值得打斷一個會議的進行。他吐了一口唾液，又轉身望着那些人。本尼提克特聽見有人正在說話，他們兩人更向前走近一些。

“你仔細看一看。”有一位黑人說，他的枯瘦的指頭指着那粗紙

① 一種意大利球戲。

地圖上的某一點，“現在他們那里只不过是幾個人，而且多半是喝得醉醺醺的。隨便哪一個黑夜里我都能悄悄地溜過去，而且——”本尼提克特現在看清他的面貌了，同時說這話的人也抬起他的眼睛，直逼視着本尼提克特的面孔，眼睛向他眨了一下——本尼提克特吓了一跳！這個人的手曾經扼過他的喉嚨，這個人的眼睛曾怒視過他，還有那聲音——現在是緊張而又沉着——曾吆喝過他。

“可是，克利夫，”內中有一个人插嘴說，“你不能鑽入那鬼地方去，即使你去了，又怎麼樣呢？讓他們待在那里吧！讓國家去养活他們吧！”他諷刺地笑起來，退回身去，舉起了一杯啤酒送到嘴邊。

克利夫向地圖更靠近一些。

“我們接他們出來，我們要打破工廠的詭計！我們要給他們看看，我們能干些他們阻擋不了的事！我們把那些人弄出來——哼，以後就沒有人再回工廠了……”

“你為工廠里的人們擔心！我們在這裡的人又怎麼辦呢？”另一个人又插嘴說，“我們準備怎樣維持下去呢？假使他們都隨着我們出來了？”

“但是有些事情你不了解，”克利夫激烈地說，“我們應當把黑人工人弄出來，給他們看看我們做得到。哎呀，他們都希望出來呀！”

“你怎么知道呢？”

克利福德望着最後說話的人。“我知道，”他溫和地、嚴肅地說。“梯拔，”他說，“你認為怎樣？”

本尼提克特望望他被派來要見的人，他是一個小個子、黑皮膚的人，上唇留着一條細直綫形的鬍鬚。他搖搖頭，表示不滿意。

“你太一相情願了，”他簡直是尖銳地說。“你不是那里的他們，”他說，“我不相信他們要出來。他們在那里既舒適，又拿工錢。

工厂还应許他們永远有工做……”

“哎呀，”克利夫激动地插嘴說，“你在說些什么呀？他們是讓人家用閘子車拉進去的，你还說他們情願留在那里面？梯拔，不能就表面現象來看人！当那些王八蛋放火焚燒溝渠坎上的板房时，他們不是曾經揍过那些王八蛋么？他們保衛那些板棚就好像保衛宮殿一样！弄得警察長不得不唉声嘆气。梯拔，不要讓我們黑人的‘愉快’的面孔愚弄了你！我們面帶笑容，但是我們并不快乐！当大头子來到时，我們看來真像窪地啞巴一样——但是我們心中在想呀！現在我可以賭上我还未拿到手的最后一塊錢，我認為在工厂里的黑人，这几天來一直在想着許多出來的办法，他們正在等待正义的声音的來到！”

“不，你自己会陷進去的——”梯拔开始說。他聳聳肩。“即使你能設法進去，如果他們不把你絞死，你就算僥幸了！”

“我以我的黑皮膚打賭！”克利夫大声叫起來。

彼得这时走到桌边，探过身去，咕囁了一陣。他們都抬起頭來，望着本尼提克特，本尼提克特一时緊張起來，有点恐慌地重溫他帶來的話，于是他們中間有一位对他招手，要他走到桌边。他跨过修平的地面，緊張得像在圍柵上行走一样。

“你有什么話告訴我們？”梯拔先生尖銳地說。

本尼提克特倒抽了一口气回答說：“我的父親在厂里，他打發我來告訴你——”

“你怎么能够跑進厂里去呢？”

有几个人笑了。本尼提克特未开口回答这个敌意的問題，面孔已經微微漲紅了。“我——我給我父親送飯去的。”

“你父親叫什么名字？”梯拔問道，他的濃黑的眉头向他皺着。

“布尔曼尼斯，”本尼提克特回答。

这时，桌边有一个人抬起頭來。这个人本來一直埋头在讀報。

他凝視着本尼提克特，他的大臉露齒微笑着，簡括地說，“我認識這個孩子，梯拔！”

這個人的每一個動作，在本尼提克特看來，似乎都是一種奇蹟。喬·瑪格列克！現在每個人都轉來望着他，轉來望着本尼提克特。他們的臉色全變了，和緩了，他們都笑起來。

“我想，我也認識他！”本尼提克特轉向克利福德，克利福德狡猾地望着他，於是哈哈大笑起來。“他就是白恩斯老大娘的孩子，”他說。本尼提克特不好意思地微笑了，守衛人彼得也鬆了一口氣，笑起來，但顯得有點莫名其妙。本尼提克特的緊張心情也鬆弛下來。原來陷入沉寂的林間和村庄，又發出了人的喧嘩聲。夢境一般的清靜消失了。他的手脚好像又活絡起來，臉上的肌肉也不再感覺緊張了。那副窪地佬的棕色大面孔像陽光一樣的自然而真實——只要望望那些面孔，一切事情就會順利的。

“你們想想看，我是在什麼地方碰到他的？”道布里克問，帶着滿懷希望的露齒笑容望着他們大家。他給他們充分的時間，好像要讓他們來個三猜似的，然後雙臂像做戲一樣，大大張開來說，“在監獄里，在我們的監獄里！”他双肩高聳，兩臂更向外伸了伸，好像是說，誰能明了這瘋狂的世界呢？本尼提克特同時臉紅耳赤。道布里克站起來，繞着桌子走了過來，“坐下吧！”他命令本尼提克特，拉着他的肩膀要他坐在末尾的板凳上。“你喝啤酒么？”他問。

本尼提克特嘴蠕動了几下，擺擺頭。

然而，道布里克却自己斟了一滿杯，喝干了，好像啤酒順流而下，進了他的喉嚨，很高興地停在他的肚子裡一樣。有些啤酒流到他的下巴上，滴了下來。他揩淨了嘴上帶白沫的鬍鬚，眼瞪着本尼提克特，一直瞪得本尼提克特紅起臉來，於是他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吼叫着說，“我把老神甫吓得快要死了！”他高聲大叫着說，一面哈哈大笑，桌上每個人也禁不住笑了起來，雖然他們並不知道是怎

样一回事。只有梯拔仍然堆着一付不愉快的面容。“瞧，”道布里克叫着，一面从板凳那里向后退了一步，以便获得更宽大的地方来表演——“瞧，这儿是我，蹲在矮树丛里——他们刚刚把我从城里送了出來，可是我偷跑回去了，”——他以旁白解释着。他弯下腰。“我右边望望，左边看看——”他用手遮在眼上，左右瞧着——“四下无人，警察汽车已开回城里去了。他们以为我是正向达沃斯堡走去，那里他们还派了代表团在等着我呢。但是，不，我却藏在神甫的花园里——”他严厉地望望那些忍着笑的人。有些本来在老远地方看见他表演的人，都跑拢来了。于是他很快就有了一大群观众。“我跳出了矮树丛，敲敲门——uno duo tres——^①又跳回到矮树丛里——像一个在寒冷的瞻礼日早晨现形的女仙姑一样。不一会我就听见门上卡塔卡塔地响声，门终于开开了，那个老头子蹒跚地走下了踏级——”道布里克古怪有趣地摇晃了一会，站稳脚步，向周围望望，口中喃喃地念着类似咒语的东西。坐在桌旁的人面带迷惑的微笑看看他。周围的观众都笑得合不起嘴来。本尼提克特儼如看到了达尔神甫这样的怪样子，也笑起来，虽然心里有点难过。“这个老头儿弄不清楚是否有人敲过了门，他走回轉去，望望门。他只穿着裤子和棉毛内衣。我坐在矮树丛里，就闻到了他的一大股酒气。我从那矮树丛边说——”道布里克把他的声音放低为一种沙沙的耳语——“你是达尔神甫吗？”他用一个手指头指着本尼提克特，“这是他的名字吗？”本尼提克特点点头。“这老头儿好像给什么东西咬着了一样，急忙往后一跳——”道布里克疯狂地扭轉兩腿，向后一跳，兩臂向上举起——在身上划个大十字——搖搖擺擺地跌向踏级，扑倒在木板路上，而且就在他坐的地方，划起十字来。“我跳出了矮树丛去扶他——你们知道——他狂

^① 这是拉丁文，意为一，二，三。天主教的神甫念经全用拉丁文，这里用拉丁文的意思，表示詠讚。

叫了一声，用大拇指戳了我的眼睛！”

道布里克必須停下來，擦擦他眼中的泪水。每个人都禁不住捧腹大笑起來。道布里克坐在地上，用大拇指不停地在空中乱戳着暫作收場。离桌子較远的人們都爬上了桌子來看他。本尼提克特退縮回來，但是也不由自主地笑着。道布里克累得喘不过气來，但又大声叫着。“他說他只有六角三分錢，叫我拿了去，饒他的命！”听到这里，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布里克站了起來，解釋說，“我把那老头兒扶了起來，他却不停地捶我的腦袋。一只猫从走廊里鑽出來，我們踏着了猫，猫咪咪地叫起來。老头兒扭着我的耳朵說：‘聖母啊，这是什么鬼？’我說，‘老头兒，這是一只猫，’但他不相信，向我打量着，看生角沒有！”

“他找着了角沒有？”有人打趣地說。

“这样我扶着老头兒坐在踏級上，扶着他坐在那兒，后來我告訴他——”他向众人解釋——“我告訴他回去探望他那坐在監獄里的輔祭！”他把那粗笨的手伸進本尼提克特的头髮里，把他的头推向桌子，对他露齒笑着，众人也都笑了起來。他忽然說：“那末，紋生塔斯怎么样了？”

本尼提克特吃了一驚。

道布里克点点头說：“是的，是的，我認識你的父親——”

于是本尼提克特开始报告他父親的經過。他覺得他們对于他的叙述非常注意。

他講話时，道布里克那張寬闊褐色的面孔向他探過來，点着头。当他叙述完的时候，道布里克又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喝后就用手猛勁在嘴上一揩，把嘴上的浮沫揩去，“啊”了一声。

“現在，指給我們看，”他喃喃地說，把粗紙地圖拉到本尼提克特面前，他的粗指头指着鉛筆划的地方。“这里是第二号高爐，告訴我們，他怎样說？”

本尼提克特咬咬嘴唇。

“我父親說那里有一根通到外边河里的管子——”他開始說，大家都埋頭去看地圖，道布里克拿起他的鉛筆，划了一根通到“河”里的綫條。

“这里嗎？”他不是問本尼提克特，而是問其他的人。克利福德点点头。

“怎么不是呢？”他說。

道布里克玩弄着鉛筆，研究着圖形后，喃喃地說，“好的，好的。”他的眼睛巧妙地發着光。本尼提克特微微地高興起來，他認為他貢獻了具有重大价值的消息。

“你怎么找到了我們呢？”道布里克突然問他。

“我——”本尼提克特開口了，但又羞怯地停了一下。“我参加过山里的會議，”他說。“我看見你在那里——我認出了你就是我在監獄里見過的人。”

道布里克瞟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开会？”

“我知道，”本尼提克特意味深長地回答說，“我也是跟在我父親后边去的。”

道布里克望望大家。

“你現在又是怎样找到我們的呢？”

“啊，”本尼提克特断然地說，“我認得这些樹林！”

“啊，你認得这些樹林？”道布里克模仿他說，“这样你就知道怎样來找我們啦？”他望望其他的人，喃喃地說，“他是我們的一分子，这是一件好事！”

本尼提克特臉紅了。

“我走着，”他說，“我穿过樹林，直到我遇見——彼得。”

“就是这些嗎？”

“是，是。”

“你知道彼得是——”

“不知道，”本尼提克特說，“但是我本來就心里想，我要一直走去，直走到碰見什麼人為止。”

道布里克沉思着這句話。“你路上遇見騎兵嗎？在山上遇見工廠的走狗嗎？”

本尼提克特点点头。

众人都探身向前。“在什麼地方？”道布里克追問道。

本尼提克特想他必須說正確一點才好。

他慢慢地說，“在烟砂廠的兩頭，約一百碼的地方。”

道布里克笑了，“有幾個人？”

“一個騎兵，”本尼提克特明確地說，“他正拖着兩個人到監獄里去。”

“魯德尼和皮德兩個人，”梯拔說。

“魯德尼和皮德兩個人，”道布里克重復着梯拔的話。但過了一會，他又笑了。他忽然說：“他不是個很聰明伶俐的孩子嗎？”本尼提克特吃了一驚，臉色蒼白，接着，兩頰發熱起來。其他的人都望着他，有些人在笑，有些人還在想着魯德尼和皮德。

梯拔的黑眼睛閃爍着說。“你覺得达尔神甫以及那位年輕神甫、布倫包神甫怎麼樣？”

那些正在笑着的人，突然不笑了。道布里克瞟了梯拔一眼。梯拔的頭髮卷得像一把扇子。他的黑眉毛似乎在臉上跳動着。他說話時，或“傾聽”別人說話時，眉毛總是飛舞着的。

現在本尼提克特記起了他在火車上的旅行，年輕神甫坐在他身旁，以及當時他所問的問題。“知而不說，算罪惡嗎？”年輕神甫俯視着他的樣子，好像是說，不但要算是罪——而且是不可寬恕的罪惡——是犯罪——如果不把那個無神論的共產黨、主謀煽動者、

陰謀家道布里克隱藏的地方報告出來。神甫的面孔只表現着他急想知道這個秘密。當他提到薩可和樊塞蒂的時候，不但認為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是罪犯，而且認為是外國鬼子。當時年輕神甫面孔所表現出的就是這種表情。

他轉身望着梯拔的眼睛，低聲說：“我決定什麼也不告訴布倫包神甫！”他的聲音戰抖起來，又說：“就是在懺悔中我也不說！”他兩手發抖了，但高聲大叫着：“這不是一種罪惡！”

“你不打算受聖職作一個神甫嗎？”梯拔問。

“我太年輕了，”本尼提克特回答。

梯拔不耐煩地避開他的回答。“我的意思是說——以後的話。但是現在，你不是計劃着進神學院，去取得神甫的資格嗎？”

本尼提克特遲疑了一下；他點點頭，但是沒有抬起眼睛。

“那麼你曉得嗎？”梯拔粗暴地說，“你的布倫包神甫曾到城里去見警察和警察長，答應把我們的人的名單和我們隱藏的地点的各種消息供給他們。你曉得嗎？”他叫着說。

本尼提克特搖搖頭，抬起滿眶熱淚的眼睛。

“你曉得嗎？”梯拔把黑面孔更向他探過來，尖聲吆喝起來，兩眼閃爍着怒光。“你是站在哪一邊的？”

道布里克站起來說，“我們這一邊！”他那強有力的胳膊像擁抱一樣圍着本尼提克特的肩頭。本尼提克特的血液沸騰起來。全身發熱——好像一架開動的風扇，散發着陽光。道布里克的聲音又鎮靜又很肯定。“你現在——現在你要吃點東西啦！老媽媽！”他叫着說。從半披的草屋里走出一位黑人老太太，說：“飯都準備好了！”

本尼提克特坐下來，同他們一起在淨光的桌子上吃着飯，但沒有聽見他們說的什麼。食物在口里，和未流出的感激的熱淚混合起來。後來，當他們把盤子收走后，他才發覺到食物的味道很熟

悉，給他們端飯的那位老太太也是他所認識的一個人。



本尼提克特忘記帶口笛子，拿着空飯盒离开了他父親后，他父親坐在那里，沉思了很久。工厂曾經給工人們送來一些威士忌酒。他也不拒絕；酒不是出賣的——是定購的。他很久以來，就学会了怎样同“美國人”相处；所以他接受了酒，兩眼微微突出，用他的粗硬的手拍着大腿，一面叫着說：“好，工头，我早就想这个了！”而且來了个窪地佬的露齒笑。那个分酒的工头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拍了拍他的后背，說：“这些新工人为了点酒，什么都肯干的？”

但是他一点也不喝，在他看來，这种威士忌酒不僅像毒藥，而且像是告密。他的喉嚨虽然干燥，但并非由于口渴。他伤心地望着本尼提克特离去后，就坐在樹樁上，一直沉思到夜晚。他过去熟悉得像自己的厨房一样的高爐的院子，現在似乎变为生疏而含敌意了。他不去工作，只是悶坐在生鏽的鉄条中間，望着屋頂旁边的高处的黑暗的裂縫射下來的像橫梁一样的長長的影子——实在叫人毛髮悚然。他对于他的劳动的强迫性感觉得比当地土生的人还要厉害一些。他從來沒有存过幻想，也沒有选择的余地。几乎当他一下船，“美國人”已把一切清清楚楚地擺在他面前——他是來做工的，別的就沒有什麼了。忍受，設法逃脫工头和压迫者的眼睛，这就是謀生的技巧。但是，作工或者就像上帝的眼睛一样，想躲它，也躲不了：它已經發現了他，把他拖了出來，几乎是用实实在在的鎖練把他捆在作工的崗位上。

黑人們在深夜中被关在密封着的車廂里，像貨物一样給运進了空空洞洞的工厂后，才放出來——他們把黑人隔离开，关在装运部里。当他們最初發現他們如何受了欺騙的时候，發生过了一些

混亂的鬥爭，但很快就平息了。現在那里一切都平靜了，不過，威士忌酒，也像這裡一樣，都沒有人喝。

但是騎兵們並不像這樣的苦惱。他們早就大喝起酒來，現在還在喝着。工廠把卡車开到烟底把他們接回來，隨車還帶回來一些烟底的姑娘。這些姑娘曾經照她們自己的辦法招待過騎兵們。工廠曾經派過一個染睫毛的“美女”來慰問紋生塔斯，他回想起他當時看見那個姑娘的眼睛時的恐怖情形；他怒冲冲地舉手要揍她，可是看見她裝滿了一眶污黑的眼淚才住了手。

他一直認為，“美國人”都是心里毫無情感的野蠻人。工頭們，都是些盎格魯撒克遜人，高視闊步地在廠里走過去，給她們和他自己開着雙關的玩笑：“嘿，毛桃子，干她們，干她們——像干你的老婆一樣！”或者說：“嘿，窪地佬約翰，你怎么啦？不干她們？你对這老太婆太好了！”

他們過去會報之以露齒的微笑，工頭心情愉快，他們也更高興。但是一陣愁雲籠罩了他的心，這些年來一直把他的心浸透在屈辱和痛苦里。

他自己已擺脫了他的陰沉的回想，加入牌局，以便和那些玩牌的人談談，因為他也能說一點零碎的波蘭話和斯洛伐克話。非常尖銳的笑聲，聽來真像痛苦的喊叫，從外邊聚着騎兵隊的小屋里傳來。無論什麼時候聽到這種聲音時，玩牌的人總停止牌戲，抬頭望望。當笑聲消失在沸騰的嗚咽聲中的時候，他們就不玩牌了。從裝運部那邊傳來了手槍聲。他們的手縮了一下，接着就有一個黑人拚命地跑過院子，鑽到路軌下面躲起來。衛兵瞄準地下的鋼片和人們附近的任何地方，練習手槍射擊，作為消遣。

紋生塔斯搖搖頭。

“我不能待在這裡，”他說，摔下一張牌。“我們必須想想辦法！”

無人回答：打牌的聲音很微弱。

覺如斯·包瓦茨尼克是一個老头子，鉄灰色的頭髮，梳成軍人式，水汪汪的灰眼睛注視着他的牌說：“沒有辦法出去。待在這兒，別管其他的事情。事情自會有個終局的。打牌吧！”

他聽到這話，斜瞟了一眼，隨便丟出一張牌，嘈雜聲又從裝運部傳來。

“但是，或者，”他終於又提醒他們說，“有辦法，”他點點頭：“辦法總是有的。”

在座的另外三個人繼續打牌。

“那有什麼用呢？”安特納斯叫着說，他那堅韌的臉上長着兩天沒有刮的鬍鬚。“我們會再遭逮捕——又怎麼樣呢？黑名單！”

紋生塔斯慢吞吞地點點頭——並非是同意他的說法，而好像是他也感覺到這種反對的嚴重意義。外邊傳來一陣含糊的狂歡縱飲的聲音。

“騎兵們真開心！”他譏諷地說。

“就說我們能走掉，”第一個老头兒搓了一下水汪汪的眼睛說，“就說我們找到一條路逃出去，這裡仍然還有那些黑人工人們！”

紋生塔斯沒有立即答复；他要他們知道他曾考慮過這個問題。

“或者，”他慢慢地說，“他們也要求自由呢……”

對方立刻笑了，“你不懂嗎？”他說。

紋生塔斯憂郁地望着他的牌。“他們也在这里和我們一樣，”他頑強地說。

“不，你弄錯了，”那個比較年輕的人，抬起頭來，干脆地說，兩眼凶巴巴地。“他們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是自願來的！”

“他們事先知道嗎？”紋生塔斯問道。

對方聳聳肩頭，“那有什麼關係？”他問。

“但是總得讓人家知道呀！”紋生塔斯說。

“你給他們去說吧，”年輕人粗鹵地說，“他們會發笑的，是不

是？他們为什么要出去藏到樹林里，受冻挨餓，等着再被捉回來呢？”他停住了，悲痛地望着院子里將熄的高爐，望着他們生起來燒飯的炭火，望着工厂架起的帆布床——軍用帆布床，上面有卡其毯子和軍用的標記。他轉來向紋生塔斯說：“他們要笑你的！”

“但是如果我們能向他們說明那是可能的，”紋生塔斯開始說，“他們一定會相信我們——就有可能勝利——”他停了一下，皺起眉頭。“一定要永遠有成功的希望。”

最后的這句話，幾乎是對自己說的，並無信心。什麼成功的希望呢？他打發兒子送消息去了，但是他並不真正相信这个消息会有什么作用，也不相信本尼提克特会把消息傳到。當夜靜時，是的，他就要穿過那條通外邊大河的大管子逃出去；但这也無濟于事。

他沉默了。他一直心不在焉地玩着牌，現在當他發覺了他過去的一切行動都是正當的時候，他感覺到驚奇；這種驚奇含着輕微的嘲笑意味。他們为什么要這樣玩下去呢？工頭帶進院子來送給他們的威士忌酒，就堆在他的面前，他發笑了。

院子南頭起了騷動，兩個騎兵光著頭，藍襯衣撕開了，或者是沒有扣上扣子，褲子污穢而斜吊著，搖搖擺擺地走進了院子。他們互相摟著脖子，另一隻手拿著酒瓶。他們口裡唱著淫穢的歌曲，身子前後搖擺著，瘋狂地跳著向他們沖來，砰啪砰啪地踏過他們散在地上的牌，繼續向前走去，沖出了北門。

他們兩個都很年輕；紅紅的面孔幾乎一直還沒有使用過刮鬚刀。多可耻！紋生塔斯一邊極悲痛地望著他們，一邊心中這樣想。在他看來，這兩個騎兵好像是斯洛伐克或波蘭人的孩子。他們使用我們自己的孩子來對抗我們，他想來很難過。

他們已經變成美國人了——這些孩子從家裡流亡出來，這些來自他們的血統骨肉的孩子——變成了美國人；他想，變成了劊子

手，变成了野蛮人，他們既不記得，也不須要記得，他們的父母，他們的語言，以及他們的过去……。

他想到了本尼提克特，一种新的痛苦横穿过他全身，可是他不明确究竟为了什么。

装运部的院中的嘈雜声越來越高，越來越可怕了。他爬上停在那里的起重机的梯子，站在梯子半腰間，通过一塊空隙他就能望見旁边下面装运部的院子。院子寬廣而黑暗。院內排列着一行一行的、大小不同的、各种式样的、長長短短的鋼条。都是等候装运出去的。当他向院中探望时，他除了看到打槍所冒出的火光，和子彈从鋼条上边溜过，發出瘋狂似的尖銳叫声后，射到鋼壁上才停下來——此外，什么也沒有看見。

他又从梯子上爬下來，梯脚旁边站着一个人眼望着他从梯子上下來。黑人的面孔已經在微笑着，因为他預料到紋生塔斯的驚奇。

“克利夫，”他喊了一声。

克利福德点点头，微笑着，又伸出手來：“你的兒子叫我來的，”他說。

“啊！”紋生塔斯抽了一口气，把眼鏡往鼻梁上一推。

“还有道比，”克利福德又說。

“你怎么來的？”紋生塔斯問。

克利福德把鞋給他看。湿糞浸及踝骨。

“啊？”紋生塔斯会意地細声說。

克利福德拉他到一堆磚后面，問他說：“你的意見怎么样？”

紋生塔斯聳聳肩。

“从管子里鑽出去——如果一切都預备好了。”

“不能鑽管子！”克利福德說。

紋生塔斯倒抽了一口气。

“人太多了。”克利福德說，“我們只有一只小船，他們會游水嗎？”他笑着。

“或許沒有人要出去吧？”紋生塔斯問。

“他們要出去的，”克利福德低聲說。“告訴我他們在哪里。”紋生塔斯用大拇指一指，“在那里。”

“有騎兵嗎？”

紋生塔斯點點頭。

“好吧！”克利福德說。“我們必須另找路子出去。”

隔壁院子里的槍彈又在鋼條中跳躍着。

“這是什麼？”克利福德問。

“兵孩子！”紋生塔斯厭惡地說。

“他們會來吧！”克利福德說，雙目閃耀着。

“怎麼辦呢？”

“還不知道——但是我們就要找一條出路！來吧！”

紋生塔斯還沒有這樣把握。他害怕鹵莽輕率！“你要隨時留心！”他嚴厲地忠告他。

“不要擔心！”對方回答說，強壓抑着笑聲。“克利夫在執行任務！”

紋生塔斯聳聳肩。“你執行任務，但是，任務是什麼？”他問，又聳聳肩。

克利福德要去裝運部的院子，找一個人談話。紋生塔斯領他繞過一條迂迴的遠路，穿過院子走出去，翻過高爐和下邊的鐵路中間的牆頭，在鐵路下面就是裝車的院子。他們順着牆壁從黑暗中溜下去，直到克利福德忽然停住了腳，緊抓着他的胳膊，手指着說。

“那是什麼？”

紋生塔斯望了望。

“不知道！”

“瞧，”克利夫緊張地說。“那是什么？”

“貨車，”紋生塔斯回答說。

“那末，你也看見了！不是开玩笑！”紋生塔斯感到對方的熱烈情緒。克利福德猛然用力在他大腿上拍了一下，“開得進來，就開得出去，”他很神秘地說。他的聲音雖然很低，但音調中有一種很愉快的意味。他全身似乎被火燒似的發熱。紋生塔斯領他繞過裝運部院子的後面，望着他爬上十呎高的一邊堤，消失在黑暗中。黑暗中仍傳出槍聲，但几乎是懶洋洋的樣子。

克利福德要他等着。他在荒涼的鐵路上等待着，不知道克利福德心里有什么計劃，當然，管子是沒有用了——因為它只通到河裏去。一個人可以通過——但只能容一個人。

工廠從來沒有這樣清靜過。這種不斷為凶惡的槍聲所擊破的可怕的沉寂，激起了他的思想；可是，槍聲傳來時，却多少給廣大的、深沉的靜寂壓得有點模糊不清了。他常常感覺到，這些槍是架在工廠房屋的正面的後邊。當飢餓不能奏效時，就用監獄，如監獄還不能制止鬥爭——就用槍杆了。因為他對於正確的英文沒有研究，他對於“民主”兩字的響亮聲的意義中的高尚精神，也永沒有學習過；民主不過是每四年選舉一個人（候選人的名字他幾乎還念不出來），在選舉時，他們把他排在隊中，帶出工廠，送到選舉站，幫助他在他們要選的候選人名字旁邊畫個×。在這種滑稽劇中，工人們都聳聳肩，不了解他們究竟什麼意圖。每個人都知道——市長換來換去——工廠照常進行，工頭們操縱着一切。

把一張折起的選舉票投在選舉箱里，他就把用槍杆鎮壓工人的權力送給了工廠，他真不了解這就是民主的意義。

也許是他們把×字划錯了地方？這種想法使他覺得好笑，雖然他的笑容在黑暗中是悲慘的。

河邊吹來的風是多麼陰冷！河那邊的峭壁爬上了黑夜的地平

綫，壁上長滿了紅色和白色的野花以及小樹和密叢。再過去就是只有野兔和狐狸出沒的山；有時一只戰栗的鹿跑到峭壁邊，用它那褐色的恐懼眼睛俯視着下邊的工廠。自由只是屬於禽獸的。如果他能泅過河去，鑽過森林，他就可以按照鹿式的自由生活下去——直到他變為一個不自由的餓死鬼。在煙氣上邊飛翔的鳥兒不停地向他叫着，河邊的風不停地向他吹着。

克利福德已經去了很久。當他和他的伙伴在後邊院子里談話的時候，紋生塔斯就把他的疑慮隱藏起來。可是現在這種疑慮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常常被鎮壓下去的幾十年來的鬥爭教訓使他只信賴現實，只信賴權力，只信賴力量。樸實的人是不輕易犧牲的。成功的希望的步驟總得給他們指出來。克利福德能告訴他們些什麼呢？去干掉騎兵嗎？翻越牆頭嗎？一個個地鑽過管子，到了那一頭，再讓捉回來嗎？他覺得克利福德的熱情太高，有點鹵莽；黑人工人所遭受的侮辱和迫害，甚至比他們這些外國生長的人所遭受的更多。他曾看見一個黑人工人遭受到白人工頭的凌辱，忍無可忍，痛恨得發狂，拚命地向那工頭和一切帶着木棒的人撲去。他覺得，黑人更有理由採取極端的拚命的鬥爭來解放他們自己；最要緊的是冷靜、精密的計劃，——和成功。

裝運部院子裡的兩個騎兵，沒有看見什麼人。即使那裏有人，他們也看不見，因為他們一直在喝着酒，盲目地亂打槍；酒喝得太多了，他們只能在密集着的雲中亂打槍。但是紋生塔斯能聽出他們的槍聲是無的放矢，這就是說，他們什麼也沒有看見。

他突然覺得有個影子從堤上落下來，向路軌走來，但看見他時，突然大吃一驚，看來好像要跑掉一樣。

“對呀！對呀！”紋生塔斯說。

另一個黑影從堤上落下來，又一個，更多的來到了。他們集合在紋生塔斯的周圍，直到克利福德來到。他臉上帶着緊張的微笑，

体力均衡地向前走著。

“跟我來，”他細聲說，命令一個傳一個地傳到了全排。

於是，他蛇似地順著路軌向前拖去，身子隱在暗影里，他把他們帶到了那停放在那大院子另一端的路軌上的車廂邊。他打開了車門，人們一個一個地爬了進去。他把一根尖頭槓杆送在紋生塔斯手里後，就走到車後，把槓杆插入大鐵輪下面。紋生塔斯把他的槓杆插入另一輪下。於是他握起槓杆，胳膊用力的向前推。車輪那樣輕輕地移動了，發出輕微的軋軋聲；接着這種些微的良好開端，再推槓杆。他們重新把槓杆插進輪下，再推動杆子，大車子又動了一下。他們繼續把車這樣推下去。現在車子發出一種哀鳴的聲音，移出了它原來停留的地方。他們共同一槓一槓地繼續推下去，突然車子自動地滑動了，輪子靜悄悄地沿著路軌滾去，滾過那些高爐，滾過軋鐵廠，滾過鐵汁坑——又滾過警樓向前滾去，警樓上的衛兵們，爬在桌上和椅上，手里拿著酒瓶，懷中抱著姑娘。一個巨大的緘默的黑影，飛過了深長的工廠院落向外奔去。

當克利福德裝載第二車的時候，紋生塔斯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去了，他離開後的這段時間，他們一直在爭論著。紙牌仍散在騎兵踏踐過的地方。

“來，”他說，他的手勢和聲音是那樣的肯定，那樣的迫切，以致他們都默默地跟著他，走進黑影里，沿著深長路軌向車廂走去。

當他攀上最末一輛裝載著“人貨”的車廂，開向自由的空氣中的時候，天正開始破曉……

一一二

後來，本尼提克特自己在森林中游逛著。道布里克曾告訴他說，他可以留在野營里。說後就跟著其他的幾個人走開了。克利

福德曾經把他拉到一旁，甚至更親密地問他父親曾對他說些什麼，以及水管通到小河的位置。之後，他就走進森林，沿着一條小徑，向野營後邊的、更深的林中走去；深林中閃閃爍爍着海綠色的光綫，西落的太陽的晚橘色的光輝一條一條地照射下來。這裡沒有人打擾他。他看見白恩斯老大娘正在一個巨大的鍋灶旁邊作飯，這鍋灶是早已修在這山邊的。他還看見一個長形淺鍋，鍋內烘的豆子沸騰着；白恩斯老大娘從鍋中把豆子拉出來，彷彿從地里拔出來似的。鍋內還有一塊一塊的豬肉在豆子中間游浮着。這是他們的晚餐。他所看見的只有二十個人吃的飯，但他感覺到，在森林的其他地方也正在開飯。

回到窪地的路似乎比來路遠了些！當他想到窪地的時候，他覺得他再也不能夠穿過礦坑和荊林轉回到窪地。回到教堂時，他准是疲憊不堪，不可能很好地和達爾神甫談話了。他認為他必須有所準備，才不至於說錯話。另外還有些情節，他不能十分理解的情節：那就是，要把他對於這裡的事物的思想——本尼提克特望望周圍的青翠的樹林，想到道布里克的“我們這邊”這句話的聲音仍在空中繚繞着——轉變過來，去考慮那裏的事情，這也是一種痛苦。路似乎很遼遠，然而他知道，如果就在他站的地方，爬上任何一株高樹，他就能夠望到教堂的尖塔呀！

但是最難耐的是，布倫包神甫在去摩根城時對他的談話，還縈繞在他心中。他又看見了布倫包神甫的面孔。這正是，當他談到波士頓警察的罷工，以及薩可和樊塞蒂事件時，臉上所暴露的那種表情：這就是，僅因為他是窪地佬而把他逮捕起來的那種城里人布里爾先生的面孔！當布倫包神甫談到他幼年時代害怕窮人的時候，臉上表現出掙扎的痛苦；這就是他所不理解的事情。當他談到罷工時臉上所暴露的表情，正和他告訴本尼提克特不可寬恕的罪惡時臉上的表情是一樣的！

本尼提克特愁眉苦臉。他清楚地記起了布里尔先生！布里尔先生的面孔是一張熟悉的面孔：当他还是一个流鼻涕的小孩兒，像路多尔夫一样，拖着一身尿潮的衣服的时候，他就看見过！这种面孔看他时，总是視而不見的，好像他不在眼前一样，有时帶着厭惡或憎恨的神气。有时是一种取笑的恭維，有些女人們叫他“伶俐娃”！当他同媽媽到城里的時候，在老爺們的办公室里，甚至在医师的診所里，他們給他和他母親的也就是这种面孔——布里尔先生的面孔；在診所里本尼提克特必須把医师的談話全部翻譯一遍給他的媽媽听，他們那些人站在那里，漠不关心地微笑着，听他翻譯完畢。他感觉到他父親也遭受到同样待遇。当工头來到他家时，父親把頂好的台布鋪上，擺上酒，買些美味的点心，家中的人都要躲开，待工头走了再回來！僅有一次例外，他父親說：“这是我的兒子本尼提克特！”工头說：“是个漂亮的孩子。到他能干活的时候，把他帶到我那里去。……”当时本尼提克特的心冷透了。

工头走了，点心一塊也沒动。

可憐的布倫包神甫，他还同情地微笑过；虽然他是从老远的波士頓派來的，他在那里是和富人相处慣了的——把他一直派到这里，把他派到这些一点也不了解他的、而他也不能真正和好相处的外籍人这里來！本尼提克特对藏躲在樹林中的一些人指着說，这是一种錯誤；主教不應該派他來到这里。他在这兒是不愉快的，他太嬌嫩了：工人們对于看來嬌嫩的任何人就要譏笑的。他們不禁要对自己說：“这个家伙在平爐房中經不起兩小时！”布倫包神甫感到人地不宜，甚至恨憎本教区的工人們，这也不足怪。达尔神甫無权攻击他——他自己不能压制他的情感！有一次，他正在做弥撒，下面那些望晨弥撒的人中發出了鼾声，布倫包神父神經就緊張了起來，他不知道应否停做弥撒，抑或不顧鼾声繼續進行下去。在弥撒進行时，敲敲聖壇，击击周圍的牆壁以及梯級，來把老鼠吓跑，

这是本尼提克特已經習慣的老办法了。布倫包神甫的嘴唇决不挨一挨酒杯。本尼提克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只假装喝一下——因为酒杯是否沾有什么东西，或接触过任何人，他不清楚。

但是布倫包神甫应当學習——他仍然能够學習的，不是嗎？本尼提克特对那漠不关心的樹林問道，什么时候他会了解錯誤不在于罢工者，而在于工厂呢？誰都不願意放弃自己的房屋！布倫包神甫將會了解这一点的，本尼提克特很有确信：所需要的就是向他解釋明白。他一向住慣了波士頓的漂亮的房屋，或者是，窪地有些破旧的、有些腐朽的房屋，在他看來是不值得保存的，因而也就不去爭了。本尼提克特怕布倫包神甫會說，他們为什么不迁入別的房屋里去呢？但是这些房屋是工人們的全部財產，本尼提克特指出來；工人們很早就買下了那些房子，多年來辛辛苦苦地賺点錢來付房价——难道他不知道？——而且房价还未付清，而且在城里，甚至像这样坏的房子已找不到了，他們是無處可去的。所以，神甫啊！你要了解这一点。

他發覺自己正順着一條清水漣漪的小溪走去。这里有一股很濃的甘草气味。他可以在那里挖起一棵甘草根，吸着它的甜味，在清澄的水底，螃蟹揮动着它們的剪形的螯。当他走近河岸时，石头上的小青蛙吓得跳進河岸上的乱草叢里。他發見地上散落一些未成熟的黑胡桃，这是暴風刮下來的。他拾起一枚，把外層綠壳剝开，用那褐色液汁塗染他的手掌，气味辛辣而干燥。

溪水流入一个小池塘里，有一位老太太提着兩桶清水，从池塘那里向他走过來。本尼提克特靜靜地站着。他望着她吃力地走上小徑。她仍穿着那一种老式的高統黑靴，滿靴都是皺紋，正如她臉上的皺紋一样。她的黑裙还是那样厚。她所穿的紧身上衣，鈕扣緊緊地扣到下巴，她的鼻子寬大而結实，但是現在头上却戴着一頂朴素的黑網帽……本尼提克特楞住了；于是他想躲在路旁的矮樹

叢里，等她過去。他眼望着她痛苦地爬上小徑，他感覺到滿桶的水要折斷了她那脆弱的骨頭，他自己的胳膊不由地發酸起來。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叫了一聲：“老大娘！讓我給你提一桶！”他直對那個吓了一跳的女人跳過去，奪着一只桶，水溢了出來，打濕了她的裙子和靴子。

她立在那里，上氣不接下氣，那只空手按着心口。“我幾乎把心都吓掉了！”她叫着說，一面把另一只水桶放下來，帶着一種半驚慌的神氣和一張錯亂的面容望着他。她的小網帽也歪了。

本尼提克特心中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不由地大叫着說：“我和你比賽爬山！”但是她只舉起一只手來，抗議地說：“本尼提克特小先生！你不應當提兩只桶！”

但是他已開始提着兩桶水，搖搖擺擺地向山上爬去。水桶碰打着他的小腿，他也不表示畏縮，而且還以愉快的面容回顧着老大娘；她在後邊走得更慢了。

他心中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愉快，這使他不由地歇斯底里地笑着。他想到他已經突然跳了上去，出其不意地把兩只水桶提了過來！他愉快地慢慢地向前走去；要不是怕把老大娘丟得太遠，看不見他，他還會走得更快呢，因此他常常停下來，作一些不必要的休息。她追到一棵樹下，趕上了他，她說：“謝謝你！本尼提克特小先生！從這裡起，我自己提吧！”

“不，”他皺着眉頭說，“但是你為什麼老叫我本尼提克特小先生呢？”

她眼望着他，她還是像從前每個瞻禮期他去拜訪她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神色，不過，她現在的回答更尖銳了些：“你還不是一个先生呀！”

他紅了臉，隱隱地感到有些屈辱，一句話也不講，給她留下一只桶，提起另一只桶，重新向野營走去。她告訴他把水倒在一個已

在沸滾着的大銅壺里。不一會，他就離開了她，自己走到野營旁邊，感到空前的寂寞，坐在一根倒下來的樹上。夜晚已經到來，但天色還亮，仍可以遊戲，包塞球場已準備好了，男人們正把黑球對着用白紙遮蓋起來的小環滾去，玩紙牌的沒有換人；還是那樣地玩着。由修剪的幼樹造成的小草房幾乎消失在樹林和蔭影中了；這些幼樹好像仍是在生長着的樹木，它們干枯的葉子，嘎嘎地作響。

他背后的樹林已經黑了，但空地上仍有微光。許多紅螞蟻沿着他坐的那棵倒下來的樹匆忙地爬着。他用一片樹皮放在一個螞蟻的前邊，擋着這個忙碌的螞蟻的工作的去路，讓它爬上樹皮后，立即把樹皮舉到空中，螞蟻像一顆血珠，緊緊地抓着樹皮，吓得要死。樹皮在他手指中間慢慢轉動，他望着螞蟻，看看它的命運的結果如何。突然他戰栗了，把樹皮從肩上投入后邊的林中。

他覺得一陣昏眩穿過額頭。他用指尖按着前額，手掌掩着眼睛和鼻子。他覺得一片驟然而起的黑暗籠罩了他，比手掌蒙着眼睛還要黑。而且比手掩在鼻子上的那種悶氣窒息的感覺還更難受，好像他的心給緊擠住了。“主啊！幫助我！”他的嘴頂着手叫着說，牙齒嚙進了手掌里。他開始喃喃地念了一遍英文“聖母經”；之后，又用立陶宛文說了一遍：“Sveika marija, malones, pilnoji, veshpats su tavim……”^①

“主啊！幫助我。”他又用一種模糊不清的聲音喊叫着，雙手緊緊地蒙着臉，坐在樹干上前后搖晃起來。

過了一會，他開始大聲推論了：“但是我現在不能去見你啦，神甫啊！我必須在這裡等候我自己的父親來到，看他是否……”他覺得有些偽善，他陰沉地叫着，“我不能夠！我不能夠！”

然而，他繼續地看到达尔神甫坐在那個圈椅上，身上裹着毯

① 即：“万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汝偕焉。”

子，在等待着他。他那像獅鬃似的頭髮，現在好像柔了一些，也不那樣可怕了，他眼中布滿了一層橙黃色的薄膜，細紅血絲好像生物似的出現在眼球上。他還能夠看見达尔神甫的表情；那是一種有耐性的有信心的表情，知道他，本尼提克特會來的，他知道他已來到，因為廚房的門會這樣告訴他。本尼提克特覺得無須多費真實的氣力——只要發揮一下意志，他就可以在那里和老神甫談話了。本尼提克特仿佛很難擺脫這種想法。

突然，他愠怒起來，擺脫了這種幻想。“不，神甫，”他說，好像达尔神甫能聽到他的話一樣。接着這種話所引起的惋惜表情又使他驚愕了，他懊悔地啣着自己的嘴唇，他怎能這樣對达尔神甫說話呢？他責問自己。那天晚上跑到監獄里來救他的不是达尔神甫嗎？……达尔神甫接到那個從矮樹叢中神出鬼沒地跳出來、幾乎把他吓死的人的報信之後，在街上蹣跚地跑着，上氣不接下氣；當本尼提克特又想到這種情形的时候，不禁微笑了，一會，這種幻象馬上又消失了，他坐在樹干上再也不敢想下去，再也不敢這樣作夢了。在這種時分，如果很想做夢，他的夢便會自動地浮現出來：喉嚨頭一陣緊張的跳動，他的皙白的手就舉起來祝福了：白的，到處都是白的，從天空到聖壇，到一層一層的百合花叢上，全是白光；他很快地又想到自己，很高，而且不知什麼緣故，又很瘦（或許因為是齋戒吧）？身穿着黑會衣，在黎明前，在破房和茅棚的影子和氣味（現在他又聯想到那布倫包神甫的鼻子）中間匆匆地走動着，在那里，病倒了的孩子，在晨光中哭泣着，疲憊的母親們坐在窗口盼望着他還有希望轉來。一會，這又使他聯想到了自己，現在他穿着一般的工作服，只有領子翻轉着（平平貼貼，一塵不染，）表示出他的職業^①；他對抗工廠的處理，帶着一種受主的正義所啓示的聲調，宣

① 天主教傳教師的領子是扣在脖子后面的。

称工厂必須提高工人的工資，必須撥給伤亡工人的妻子兒女贍養費；他从公事房出來后，又到工厂門外黑鴉鴉的一群工人在等着的地方去，当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們都跪在雪花鋪滿了的地面上……我將做一个聖徒。

他突然看見工厂門口的衛兵，嘴里吐出的那塊面包。想到这里，他兩手不由地發抖起來。他看見面包仍躺在地上，他想再把它拾起來，吻它一下，因为这是面包，是面包呀！啊，那种表情——他面部的那种表情！那种藐視的表情！当他把夾肉面包撿起來，聞了聞，尝了尝，仿佛他是在尝着它們的真正生命一样，但他發現那不过是些酸面和脂肪——那个衛兵臉上的表情，他瞅着本尼提克特还來不及停止这种幻想的时候——它不由自主地進行着——那个衛兵的面孔帶着像他想像的那种同一的藐視的表情在原地消失了，現在布倫包神甫清晰而敏感的面孔慢慢地顯示出來！本尼提克特把牙咬得軋軋响，他悔恨自己不能制止这种幻想的發生。可是，在他未能抹掉这种幻想前，他又想起了年輕神甫正站在蜜蜂山上的木階上：当他聞到窪地的气味，轉身对着本尼提克特發出驚恐的問題：“什么气味？”的时候，他的鼻子皺着，眼中微露痛苦和驚惶的表情。本尼提克特用鼻子苏苏地吸了吸，什么也沒有聞到；他不曾聞到窪地的气味，的确，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就具有了这种气味……

本尼提克特手掌潮湿了，他在臉上擦了擦，把臉也弄湿了。他覺得迫切地需要禱告。他覺得，如果能在几分鐘內進入教堂，在那里跪一会，他就一切会正常了；他要再立起身來，把一切打擾着他的苦惱思想清除掉，擺脫掉。他願意自投到宗教的古井，神聖的深淵中，好像是投進了天主教的年代久远的时代、回到了中古时代、進入到第一批殉道者的时代去，直到他全身滲透染透，痛悔前非，每个細胞，每个血球，全部腦筋坚定地、确实地、永远地变为天主教的！

他渴望着他父親的來到，好像他一來，一切就可獲得解決。既

然他最需要他父親的出現，他急切要求天主給他時間望望遠處，現在，現在就看到他的父親！因為等待他而使其他的一切問題都凍結了，其他的一切活動也中止了：那麼达尔神甫准要坐在他的圈椅上等候到早晨了，布倫包神甫今晚也必須另請人幫他作彌撒了。他的手指真想撫按父親所做的、而為他忘記帶來的笛子。他一想到這裡，就又回味到他父親的口水的烟辣味道，他覺得他就在近旁，給包圍在緊密的黑暗里。

天已經很暗了。

最後他自言自語地說：我今晚不能到教堂去看布倫包神甫，也不能去和达尔神甫談話了，因為——他舉目向黑暗的樹林里边望望，除了不安靜的樹枝搖動外，什麼也沒有——我不能告訴他們我的父親在工廠里，今晚就要逃出來。和共產黨的領導者道布里克一道躲在森林里，我，本尼提克特，寧死也不對任何人洩漏這個消息……

他現在睡着了。只有一次，有一隻手推他一下，他驚醒了，不覺已是拂曉。他喊叫着說：“我父親來了嗎？”

一個聲音回答他說：“是的，你父親平安無恙，他在那兒。”

有人在他面頰上吻了吻，他模模糊糊地聞到了烟味，人身上的酸汗氣，以及人身上的鹹味。

一三

他們是多麼迫切地需要錢啊！本尼提克特一望那通向神奇的廢物堆的道路就想起了他在那里所找到的七星燈台，七星燈台結果倒值五塊錢。他們現在的生活的開支全靠菜園——他們自己的和鄰家的——所出產的東西。家庭中間的借貸甚至也比平常多了些。

本尼提克特手中提着一只死兔子。当他早晨离开野营的时候，白恩斯老大娘送给他这只兔子。她很熟悉森林，而且知道怎样用他永没有梦想到过的方法去猎取食物。她捕捉了这只兔子，他想，他自己虽是不吃兔肉，但为什么也不让佐依和路多尔夫吃呢。内心中挣扎了好一会，考虑着是否现在就迅速地去到垃圾堆，或许可以找些有价值的东西。他沉思地向那巨大的黑堆瞟了一眼，堆中冒出黑烟，微微的火焰在废物中燃烧着，他受着强烈的引诱，很想去那里：垃圾堆具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但是，不，他须要回家去看他的父亲，他父亲清早到了野营后，就转回家去了。他须要把野兔送回家去。他觉得提着很重，冰冷地碰着他的腿，但他不能看它。

沿着嶺脊没有車輛开动了。一周来没有铁渣向山下堆了。铁渣圆石就只滚了那末远，不能再向前滚动了，好像一只手画定了一条界线。面对铁渣堆的房屋已经被烤黑了，油漆也皴缩起泡了。靠渣堆最近的一排房屋已部分拆卸了：甚至现在还有人正在拆卸，旁边停着一輛卡車，裝运旧木料到城里去賣。夜間起了風，渣堆上盖了一層紅砂土。房頂，山坡，小巷里和行人們也都披上了紅砂衣。

当本尼提克特經過教堂，在自己胸前划十字的时候，他好奇地望望教堂，好像他已經和它別离了很久。教堂大門緊閉着，門环已經破落，有人用根粗鉄絲插進了門环，纏成了一个代替門环的圈。他看到了彩色的玻璃窗上的聖彼得的臉上有一个新裂痕。旧的黄磚由于風吹雨打也变了色。一种像稀薄的青苔一样的綠东西已从裂縫中生長出來，伸延到了磚上。尖塔頂上的十字架的邊緣已經破碎，变得非常白了。鴿子飛進飛出。蜜蜂山窺視着教堂的屋頂，像一頂綠色的流苏帽子奇奇怪怪地扣在尖塔頂上。

他在神甫住宅前停下脚來，心想不知道达尔神甫現在是否还坐在窗帘后的圈椅上，甚至当他現在站在外面的街上的这时候，还在等候他。他激烈地搖擺着死野兔，取道高原路向蔭影巷走去。橫

过馬路时，他看見了烏苏拉和瑪琍两个修女，从修道院走出來。

只有他的媽媽在厨房里，她一見他就哭起來。

“爸爸在哪里？”他叫着說。

“你为什么回來？”她滿眶热泪地問。

他把死兔放在桌上說：“爸回家了，我回來看他。”

“他走了，”她說。

本尼提克特坐下來，“媽媽，我累了，”

她拿起兔子，看了看。他望着她。她的黑髮編成兩条粗辮子，她的黃灰色的眼睛估量着兔子，她那差不多是黃色的皮膚發亮，仿佛她擦揉過似的。她注視着兔子，眼淚盈盈，要奪眶而出的樣子。他以一種他從未體會過的深切心情仔細地瞧着她。一種他所不能了解的一籌莫展的悲傷掠過他的全身。

“媽媽，”他說。

她望望他，眼里仍含着恐懼的痕迹。

“媽媽，”他又說，聲音沉痛，嘴唇撇着，“媽媽，媽媽，”他叫了一聲，把面孔轉向別處。她眼盯着他，神色混亂可怕，因此，他急忙把臉向她扭轉過來，顯得很爽朗而微笑着。“我從野營里搞來的！”他手指着那只瞪着眼的兔子說。

她現在坐下了，心不在焉地用手梳弄着頭髮，眼望着他，陰沉的眼中露出恐懼和迷信。她說：“佐依是怎麼一回事呀？”

“什麼，媽媽？”他笑着說。

“佐依是怎麼一回事呀，”她重複了一句，把手放在懷中坐在那裡，眼中的表情很焦急，幾乎像是喪失兒子一樣，因此，他探過身去，用手指推推她。

“媽媽！”他急叫了一聲說，但他又微笑了一下後，便問：“他在哪裡呀？”

她兩手合起來，輕輕地捶擊着胸口，她的臉上充滿了苦痛的神

色，仿佛这些捶击打痛了她。她低声輕輕地說：“在走廊下面。”于是她手在空中划了些圈圈。“他不肯出來。”她那驚恐而迷信的兩眼圓瞪着本尼提克特。

“为什么呢？”本尼提克特笑了。

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他說他始終要在那里睡覺……一直到沒有——”她的眼睛充滿了恐懼——“襲击，直到丘八們走开。”她望望他。“本尼提克特，”她用一种疑神疑鬼的声調低声問道，“你進入院子的时候，看見路多尔夫沒有？”

“看見了，媽媽，”他回答說。“他正在跟小鷄玩兒。”

她嘆了一口气。

他站起來，繞着房子向走廊走去。廊边圍上了一道牆，小板門关得緊緊的，里边放的是木柴和煤炭。他叫一声：“佐依！”

小棚內沒有应声。

“佐依！”他又叫了一声，“是我呀，本尼提克特。”不知道怎样还加上一句，“你的哥哥呀。”

里面仍無应声，只有細微的呼吸声傳出來。他敲敲門。

“你干什么呀？”

这是佐依低声帶着哭泣的声音。本尼提克特馬上松了一口气，身子緊靠着門，眼中不由地涌出了眼泪。帶着潤湿的睫毛，他微笑了。

“你在里边干什么？”他問道。

“什么也不干，”佐依回答說。

“你为什么不出來？”

好一会沒有回声。

“你打算永远不出來嗎？”

他又等了一会，才聽見佐依的哀叫的声音：“不，不，不出去……！”

“佐依，”本尼提克特說，“你不能老待在這邊，你要餓肚子的。你為什麼要待在這邊呢？”

“你走開吧，”佐依叫。

“但是，佐依，”本尼提克特說，“你究竟害怕什麼？”

“我不害怕什麼！”佐依尖聲叫着。

“但是，那末，你為什麼要躲在這邊呢？”本尼提克特說。

“我不害怕什麼！”佐依又尖聲叫着。

本尼提克特瞧了瞧門上的門。他恐懼地咬咬嘴唇。身子緊靠在門上，閉起眼睛，於是認真地說：“沒有人會傷害你呀，佐依。警察們找的都是大人，他們是不傷害小孩的，你出來吧。”他懇求着說。“我給媽媽帶回了一隻野兔。她就要燒兔肉了。是給你吃的呀。”

“你走開，”佐依叫，他的聲音嘶啞。“本尼，不要告訴他們我在这裡！”

本尼提克特一籌莫展地望望院子。突然他發抖了，全身冰冷。“佐依，”他低聲說，聲音中不由地充滿了恐懼，“你出來吧，你應當出來呀，佐依！”

他望望廁所，眼光盯着門上刻的月牙。他又想起來了：那兩個人，雙臂被繩索捆得高高舉起，蹣跚地跑着，跌倒在血迹斑斑的草中；馬兒轉過它的潮濕的鼻孔，翻着白眼睛，黑馬蹄瘋狂地在地上踢着……他猝然感到寒心的驚愕，畏縮得緊依在走廊的牆上。他媽媽那種迷信的眼色又轉回到他的腦中，他全身戰栗了。“佐依要永遠待在那裡！”他自言自語地低聲說，臉頰平貼在陽光晒熱的走廊的板上。“永遠在恐懼中！”恐懼似乎進入院子了；他發狂地周圍望望，又開始捶打門緊的門。

“佐依！”他尖聲叫着，他的聲音變為低弱，而且怪癖得連自己的耳朵都聽不到。接着他用較大的尖聲叫着：“佐依，要是你不出

來，我要把門打破，打你个头破血流！”

小棚里边突然發出來嗶嗶的嗚咽，本尼提克特开始扭門，向外拉，另一只拳头敲打着。他用双脚踢着，兩手捶着，拉着，直到脆薄的門板裂开了。門松脫了。佐依尖叫起來，开始向煤炭里鑽去。本尼提克特側身走進那黝黑的滿布蜘蛛網的小棚里，在木柴和煤炭中摸索起來，累得气喘吁吁，終于發現佐依挤在一个角落里，手中抓着一大塊煤，手抖得像一付鼓錘。他抓着了佐依的手，把他手里的煤掏出來，于是握着他的胳膊和头髮，把他拉到炎熱的陽光下，佐依手抓着木板行人道，尖声叫着。他的臉帶着一條一條的炭灰和泪痕，向行人道冲去，接着，脚趾也敲击起地來。他要爬回小棚去。但是本尼提克特粗野地叫着，他用兩只拳头打他，一面哀号着：“不要進去呀！不要呀！不要呀！不要呀！”直到他自己也倒在他身旁的路上。

他躺在那里，臉孔茫然地轉向院子，他的心無情地跳动着，陽光正射進到他的眼里。他的下巴打战，他的牙齒發痛，好像他把牙齒一齐緊閉在嘴里似的。佐依的嗚咽消沉下去了，兩只胳膊压在身下，兩腿交叉着，毫無抵抗力地躺在地上。他的眼睛發呆。

本尼提克特伏在他身上，輕輕地說：“佐依，是我呀，你的哥哥，警察不会來呀！我决不讓他們來呀！”但是沒有反应。

他挾起佐依，繞过房子，把他拖進厨房。他搖搖晃晃地把他拖到他媽媽面前。媽媽接过佐依，摟在圍裙里，眼望着他那煤灰的髒臉，和他鼻孔里流出的血滴。她轉过臉來望着本尼提克特，他站在門口，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本尼提克特？”她好像不認識他似的，叫他一声。

“如果你再要回到那里去，我要打死你！”本尼提克特嗶嗶的嘶啞的嗚咽声音。說罢就跑出去了。

他回到野营时，已经是六点钟了。他的怒气消了，但留下了一种辛酸的痛苦滋味。在罪恶的污点仍留存在身上的时候，在怒气和恐懼的滋味还未擺脫之前，他不願去見父親，因此，他在野营周圍閑逛着，兩手緊握，插在口袋里。他远远地望見父親正在和兩個人談話。他感覺到了那種奇異和驚駭的意味；無論什麼時候，当他碰到父親的舉動像國家的普通公民一樣，一點也露不出自己的身份時，他總感覺到這種意味。現在他站得远远的，不願意去見那現在他更迫切要看到的父親；他等候着，自己甘願忍受着痛苦，直到他覺得受够了這種苦刑，他才走近他的父親，但还是暗暗地走過去。他默默地站在近處，傾听着他的談話。過去每當父親和講本國語言的人談着亂七八糟的英語的時候，他總微微感覺到一些耻辱，現在他不這樣感覺了。当他父親的眼光落在他身上時，他的心突然跳起來，好像他真正相信父親不理會他似的。

“回家去！”他父親立即嚷叫起來。

“但是，爸爸，”本尼提克特說。“我剛——”

“去，去，”他父親急躁地說。他用手把本尼提克特急拉過去。“本尼提克特，”他用自己的立陶宛語鄭重地說，“好生聽我說，這兒不是你待的地方，回到媽媽和孩子們那邊去！”

他要哭了：“爸爸，跟佐依談一談！”

但是他父親說：“瞧！我們在這裡；我們安全地逃出來了。你現在就回家去吧！”

“爸爸，”本尼提克特說，“我把信息傳到了……”

他父親望望他，臉色溫和了，“我不相信你嗎？”他問，本尼提克特的臉漲紅了。

“爸爸，”他放低他的聲音說，“會有——”

他父親聳聳肩。“誰知道，”他說。“但是你回家去吧。”

“我明天得去看看达尔神甫，”本尼提克特高聲地說出來，雖

然这是一种心里的想法。

“可以，可以，”他父親急忙同意了。

本尼提克特轉身走了。

“本尼提克特！”

他急忙轉過身來。

“記着一件事，”父親說，“要是他們問起我來，你要——”

“爸爸！”本尼提克特悲痛地叫了一聲。

爸爸微笑了，手摸着他的頭，“我知道，我知道，”他喃喃地說，“我的意思不是——”他推开本尼提克特。“現在走吧！”他命令他。

本尼提克特抬起眼望着他。

“爸爸，”他說，“你把笛子丟掉了嗎？”

他父親茫然地望望他；接着不耐煩地說：“你是一個小孩子嗎？”

於是，本尼提克特一直不回頭地走了。

回家的旅程比較長的多了。他停留在山上，藏在草里，找尋雀蛋，但是沒有收穫。暮色猶豫地向前摸索着來了，好像它從前在這裡受過迫害似的。風很熱，焚化爐中吹來的气息像澡水似地浸洗着他。本尼提克特向前走着，心中對各種東西：石頭、暗陰和一些想法都有反感。他把手插入口袋里，指頭尖摸着大腿上粗而硬的肌肉。他走起路來，腿幾乎硬直，膝蓋僅微微彎曲。突然他停住了腳，手從口袋里拉出來，兩耳靜听着。這好像是模糊的馬蹄聲，他面向黑暗，嚴肅地穩站在那裡。他注意到突然來到的黑暗，好像這時已把他包圍起來，他戰栗了。這比平時更黑得厲害：工廠和鐵渣堆都沒有光亮。連天上也沒有星光。但是在平常，柏塞麥煉鐵的火光，或者高爐的鑄鋼火光都會把天空照在一個大弧形的光中，現在這種給漆黑吞沒的影子也就會突然暴露出，長而黑地顯示在他的後邊。

他蹣跚地踏上一堆草叢，这里無疑地藏有雀巢，因为有一种鳥翼急速扑动的声音，而且迎面刮來了一陣風。他繞着草叢旁边走，生怕踩着鳥的蛋。尋找紋斯的回憶，像不速之客一样，又浮現在他的腦海。他一直在思念着紋斯——一直在准备着看到他那瘦長的身軀，突然出現在大街上，突然出現在門口，或是突然在夜晚出現在他的床边，低声地問，“本尼，爸爸在家嗎？”他曾夢見紋斯，而且在夢境里，走遍全國到处找尋紋斯。現在他心中猝然急想要看到他，于是他又找起紋斯來了——在小巷里，在外边的山上，在其他的城市，在船上和碼頭上，在貨車廂里，在茅舍和倉庫里。他到烟底去尋他，穿过大街小巷，通过百叶窗戶，他突然發現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嘴里叨着紙烟，面前站着一位裸体姑娘对他笑着，她的兩片紅嘴唇形成兩個油滑的半圓形。紋斯也在笑，但不像那樣笑得厉害；紙烟在他的黃手指中燃燒着，一只手偶然在他的大腿間一擦，那姑娘哄声大笑起來。站在窗外的本尼提克特大叫一声，警告他：“紋斯！”但是窗戶緊关着，黑暗像是一只聾耳；紋斯伸出他的長手，扶起那姑娘隆起的胸部，轉眼來望着站在窗外的本尼提克特，看到了他的恐懼表情时，就对他大笑起來，向他眨眨眼，又繼續和那姑娘玩去。

这一連串的幻想过去之后，本尼提克特的心咚咚直跳。他站在黑暗的包圍中，側耳傾听着生命的声音。血液涌上臉來。他的大腿緊張得硬直了。緊握着的拳头仍放在口袋里，压在大腿上，手心里都是汗水。黑暗濃密，黑暗触摸着他，緊緊地包圍着他，撫愛着他，又伸延到他的胳膊和肚下，又把潮湿的冷唇緊压在他的發燒的額头上，用刺骨的尖牙刺着他那張开的嘴……“紋斯！不要那樣做！”他在蒙朧的黑暗里絕望地叫了一声，紋斯的影子就消失在黑暗中了，他自己热烘烘的身子充塞在黑夜里；他的身子似乎變得比从前大了一些，好像走下一个長階，搖搖晃晃地走向早晨……

当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佐依深深地呼吸着。他知道在紋斯的空床上，现在只有路多尔夫睡在那里，在黑暗中抽噎着。当他摸着佐依的骨瘦如柴的背脊躺下时，他又对紋斯想了很久，他究竟会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做坏事，为什么他不能感觉到他的坏，虽然他想知道。他想到了刚刚在黑暗的山上那种难过的片刻，他全身又發燒起來，在他的夢境里，惡魔躺在他的身边了。

一四

他順着巷子，从小道向神甫住宅走去。他所以走这条路，是因为他看見有六个騎兵从鎮上出來，向山上跑去。他所以从小巷里走，是因为这里人比較少，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这样隱秘。

小巷兩旁，差不多挤滿着風吹雨打的黑牛棚，牛糞气有时冲鼻，有时清淡。在有木柵欄的地方，他可望見后边陰沉的院落，以及院內的划分得齐齐整整的菜圃。風吹起的紙袋不停地在白繩子上飄擺着。有几塊菜圃的菜仍然盖在水果罐下，好几排的芹菜已經給紙袋包盖起來，使它变白。一架木制的小風車忙碌地旋轉着，虽然他并不覺得有風。棚頂上，仍然盖着一層礦灰。一棵被雷击伤的白楊樹的殘枝伸向空中，一長条紫黑的細枝从最低的樹枝上伸到地上，曝晒在陽光中。

他帶着沉重的心情打开神甫住宅的大門。院中綠油油的：到处特別顯著地充滿了花叢，他勉强走过院子，未敲門前，先弯下身子尋找走廊下的大猫和小猫。他從來沒有勇气把这些猫淹死。除掉蜘蛛網外，这里什么也沒有。屋內無人应声！他本來期望这样，所以在他又激烈地敲門之后，就直接扭开了門，走進厨房里去，天竺葵花的花鉢仍然放在窗台上，但是花不見了。他看見冰櫃下面有水，他就把下面的水鍋端出來，水已經滿了溢出來，他把水傾倒

在污水槽里。厨房里虽然發出食物的气味，但是那种神聖的气氛还未完全消失。那下面仍然有香式的蠟燭和皮面書，有鹽水和絲綢，以及骯髒的袍褂的气味，也有燃燒着的灯草气味。

他走过了經常黑暗的过廳，心不在焉地感覺到那放光的基督像。他迟疑了一下，才去敲那內房的門。屋內沉寂無声。他想，达尔神甫或許在樓上吧？他敲敲門：里边馬上有了回声；那是达尔神甫的声音，他走了進去。

达尔神甫并不像他預想那样，坐在窗前，相反的，他穿着羊毛內衣站在那張放在牆角的黯黑、神秘的寫字台边，正在撕着紙头和信件。

“神甫！”本尼提克特开始用悔过的音調說，接着又改用了低平的口气：“我很抱歉，昨天沒有來。”

他頗覺不安，因为达尔神甫竟穿起了冬天的內衣。他已經把上褂和襯衫都脫去了，簡直不像一个神甫：他看起來却像一个屠戶，頭髮乱蓬蓬的，顯得凹陷的面頰布滿了青紅的斑塊和干斑紋，小血管像蠕虫一样，相互糾纏在这些斑点和斑紋上。

达尔神甫轉過身來，手里拿着一封信，好像需要想一想才記得起似的。本尼提克特微微感到屈辱的痛苦，这是他以前在懺悔室里等候达尔神甫來認明他时所感受的痛苦。

“啊！”老人自己笑着突然說，他的頭髮飄動着，“本尼提克特！進來！進來！”

本尼提克特跨前一步，進了屋里。

“看見你身体好些了，我很高兴。”他勉強地說。

“啊！”达尔神甫笑了，把那封信撕成兩半，又撕成四片，“好些了，好些了，我的身体已經好到我就要去旅行了！”

有时候，本尼提克特对于达尔神甫是否經常了解他在說什么話，总摸不准。

“你要去旅行？”他怀疑地但耐心地重复着。

达尔神甫轉身過來，面對着他，把雙手舉起，突然嘯的一聲，拍了一下：“是呀！”

本尼提克特現在把房間打量了一下，注意到室內有點零亂，雖然東西似乎都沒有什麼移動。

“你要上哪里去呢？”他嘲笑地說，等候着达尔神甫來說明他的玩笑。

“但是我仍然是要走的，”达尔神甫凶暴地說。他轉回到寫字台去，打開了一個抽屜。他瞧瞧一封信件上的筆迹，然後把那信拉出來，讀了幾行，但未讀完，就把它撕成碎片了。

“但是，神甫——”本尼提克特笑了一聲，無可奈何地說，“你能到哪里去呢？”

达尔神甫並沒轉過身來，回答道，“到貧民院去。”他安詳地說。

本尼提克特吃了一驚。“什麼？”他說。

达尔神甫帶着盲干的情緒，連看也不看，撕着更多的信件。

“神甫，”本尼提克特說，“神甫，你說什麼？”

“我要上聖托瑪斯养老院去。”达尔神甫一邊打開了一封信，仔細地看着，一邊說道。“你要來看我嗎？”

在這一肅靜的片刻，他才首次聽到屋前外邊傳進來的人聲。有人忘記了自己是在教堂附近，口中咒罵着。他嘗着了灰塵的滋味。

达尔神甫好像知道本尼提克特是不會輕易相信這話似的，他現在轉過身來，尖聲地說：“的確，的確。”本尼提克特在屋內緊張地傾听着，达尔神甫望望他，用他那包裹起來的腳慢慢地走過房間，悄悄地拉着他的臂肘，把他拖到窗前。他把窗簾打開，讓他向外瞧去。

果真有人在那里咒罵，咒罵是從一群站在教堂前面向上仰望的人的口中傳出來的。本尼提克特也隨着他們向上望去，他看見

斜屋頂上面有兩個人。他們手中拿着鐵棒，正在撬起房頂上的石瓦，撬掉的石瓦，打旁邊滾下來，落在馬路上，摔成了無數的碎片。兩部大卡車，停在路邊，正在裝運這些石瓦片。

本尼提克特轉過他那驚恐的眼睛，望着达尔神甫，达尔神甫聳聳肩，點點頭。

“修補房頂嗎？”本尼提克特問道。

达尔神甫沒有回答，他回到寫字台邊，又打開了一個抽屜。

“神甫！”本尼提克特從窗口叫着，手里仍握着窗簾，“你應當制止他們呀！”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外邊的工人。“神甫，”他叫着，“神甫，你知道他們在干什么嗎？”

但是达尔神甫似乎不聽他，地板上已經有一大堆撕碎了的紙片（廢紙簍早已滿了），但他還在向里边擲。达尔神甫讀信件時，臉上帶着一種半為難的、半驚訝的微笑，間或搖搖頭。

本尼提克特放下窗簾，回頭望望他。他的臉色蒼白了。握着拳頭，大叫着說：“神甫啊！我沒有告發你呀！”

达尔神甫轉向窗戶，手里執着一封撕了一半的信。

“布倫包神甫叫我去的呀！”本尼提克特大叫着。

达尔神甫笑了，“什麼？什麼？”他輕輕地說，“你要說什麼話呀！”

本尼提克特放低聲音說，“他說主教要召見我。”他眼睛望着地板。

达尔神甫眼瞪着他，過了一回說：“當然，當然！”

本尼提克特眼睛瞪着地毯說：“教堂已出賣了，神甫。”他抬起頭來望望教堂。“是不是？”

“你還想教堂不會出賣嗎？”达尔神甫怒沖沖地叫着。“整個山谷都出賣了！”

“不，房子沒有出賣！我的父親並沒有賣房子！”本尼提克特

激动地、自豪地說。他的舌头說溜了，他还想要說，他知道，他知道——因为他曾看見他們都在外面樹林子里！

“將來总是要出賣的。”达尔神甫抿着嘴說。

羞愧的波浪冲击了本尼提克特。他战栗了，用舌头潤潤他的嘴唇。

“这是我的錯失呀！神甫！”他瘖啞地有点不平說。

达尔神甫驚訝地望望他，一会又笑了。

“你的錯失！”他說，說罢就轉向那些信件。当他把一封信撕扯成了兩半时，本尼提克特想起了他以前怎么撕扯工厂來的信——扯成碎片，像雪花一样，投在年輕神甫的身上。

街上傳來一陣倒塌的响声，本尼提克特瘋狂地又轉向窗口，他們正用繩子把一座石制的耶穌受难像吊下來，碰着了教堂的牆壁，把十字梁架碰脫了一根，咚的一声墮落在地上，跌破了。地上的人已跳开了，举头向上望着；当他拉开窗帘时，看見他們对着屋頂上的人揮动着拳头。这时，一輛警車开了过去，車門口坐着一个警察，腿擋着出口，車子挤得滿滿；他瞥見了他們的灰白的面孔。

他轉向达尔神甫，用一种充滿了抱怨的口吻說：“教堂賣掉了！”

达尔神甫弯着腰，伏在書桌抽屉上近視地向里边瞧着。他那乱蓬蓬的头髮，翻倒過來，像一个鷄冠。本尼提克特注視着他。一会他把眼光从老人身上又轉向房間，現在他用一种顯然的对質的态度望着房間，他好像有权这样做似的，很客觀地來看看它。他一件过一件地望着屋中的一切：那只被达尔神甫的头、手和背擦光了的圈椅，那几把雕有獅头椅脚的直背的椅子，那些非洲的紀念物品，那些十字戈矛，牙質的錫头，窗戶上的一棵非洲紫蘿蘭，青魚鉢子，鍍金框的像片一層一層地从后边的那种黝黑的像黑夜的暗光中俯視着这間屋子。有好几架書籍，多年無人动过，宗教史和法律

的書籍，都是用推光膠布面裝訂。麻栗樹木的寫字台，看來有点东方風味！室內的一切東西，上邊都帶着一種萎靡的塵土，可是並不顯著，只能摸得到而已。房間已經暴露出衰敗而荒涼的樣子。這是一個脆弱的屋子，是一間正要死亡的屋子。它的一切都要移空，房子要拆毀了，屋基要被無數噸的石头永远压在地下。外邊的花園也要在盛開的時候突然消逝；一股火焰不知將從何處來到，一下子要把紫蘿蘭和鳳尾花、雪球花叢、紫丁香，以及架子上的葡萄全都击毀。倘若無人把貓兒弄出去，它們也要遭殃。他要溺死這些小猫了……

他感覺到一種無窮的寂靜正把它們包裹在絨絨般的巨浪里，又慢慢地把它們沉沒在一個深淵里，這個深淵是這樣寂靜，這樣深沉，使他再也不能想像他的活動，甚至連思索一下也不可能。但是這種寂靜將是一種硬性的、堅實的寂靜，而不是柔和的、液體的寂靜：硬而堅，像熔化後而又冷卻了的、永久冷下去的鐵把一切都包圍起來。

突然，在這個被出賣的房間里，他看到一個老人，一個他以往永不會全然看清楚過的人；他現在正用一種奇異的、沒有把握的緊張情緒，望着那一批黃色紙頭，撕扯了一些，把另一些放在旁邊，讓別人去撕，有時停下來，搔搔他胳膊下衣褲的痒處，他知道他不宜太貿然去幫助這位老人——不管怎樣，總可以幫他掃除那些扯碎的廢紙，告訴他天已經不早了。（無論還有什麼要事，都太晚了。）一會，他要馬上哭起來，但是他知道，如果這個老人，帶着驚愕的神氣轉身來詢問他，“你哭些什麼呢？”他將無法回答。因為他真要為這位老人一哭呀！在他能夠回答前，他必須跑出這所房子，因為他感覺着他犯了一種無法補償的大罪，無法再來同情一個你自來無權同情的人！他覺得很難過，好像是他有點兒來得不合時，闖見了一種不願意給人發現的可怕的秘密，一種他無權過問的秘密。這

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把站在房里另一边的神甫变成了一位老人，在那里撕扯着旧信和文件，对于有些信件摇摇头，对于有些信件皱皱眉头，对于有些信件仍留恋不舍，最后仍然把它们全都撕了。仿佛他已经绝望了，不再要记起谁给他写的这些信，和写些什么，最后，他带着厌倦的惊奇神情，对自己微笑着，他所惊奇的是一生竟有这样多的事情，不能更改地滑溜过去了，而且这种问题的解答也从此永远消失了。本尼提克特同情这位神甫，这就是他的内心秘密……

达尔神甫叹了一口气。“瞧吧！”他说，手指着那堆破纸。“瞧瞧这些东西！”

本尼提克特自己战栗了。他轻轻地拉开窗帘，又向外望去。一辆卡车已装满了石瓦板，正在开动马达。石瓦场下的声音继续传来。

“神甫，”他说，“你是太老了嗎？”

“瞧，”达尔神甫重复说，用脚趾踢着那堆碎纸，“这些东西。”

“但是你能找到另外一个教区，”本尼提克特说。

达尔神甫抽了一口气，把一封信举到亮光处：“……瞻礼三再见，”他读这一句，抬起头说，“那个瞻礼三呀！”

“但是你总需要一个教区，你不要嗎？”本尼提克特追问着。

“什么？”达尔神甫并没有抬起眼睛，说道。

“一个教区呀，”本尼提克特喃喃的说，“你不要嗎？”

达尔神甫的嘴唇动了几动，他以一种逐渐凝聚的惊奇神气，开始微笑了。他继续读下去，自己也不相信地大笑起来。他用指节揉揉眼，眯斜着眼瞅着信纸。“一八八二年，”他喃喃地念着。

“我可以去见主教，”本尼提克特说。

“什么？”达尔神甫模糊地问着，头也不抬。

“我可以去见主教，”本尼提克特重说一遍。

达尔神甫又把那封信撿起來，“啊！”他說。

“但是，神甫，”本尼提克特說，“我們該怎麼辦呢？”

达尔神甫听到这一句灰心丧气的話时，把信放下，招手要本尼提克特过去。当本尼提克特走進他手所能伸到的地方的时候，他用手摟着他的肩膀，把他拉得更近些。本尼提克特聞到了內衣的羊毛和他胳膊的气味。

“本尼提克特，”他說，“你想給我說什么？”

本尼提克特把头轉向別处。

“你作不了什么事情的，”他說。“我也不能够作什么。不久，我們將有一个新教堂。你可以到那里去，同布倫包神甫一道，以你所了解的那样去服务。就是这样。”

“但是你呢？神甫。”

“我要做点老年人所做的事，”他不耐煩地說。

外边傳來一种更响的倒塌的声音。

“他們为什么拆毀——”

他握着本尼提克特的肩膀，帶他到椅子那边，他長嘆一声坐了下去。

“这里什么也不留了。”他疲倦地說，眼睛眯挤着。“这就是他們为什么要拆房子的理由。”他閉起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声說：“在这种生活中，本尼提克特，窮人总是注定要失败的。工人們总是陷于失敗里……”他睜开他那消沉的眼睛又說：“不要抱怨我們，本尼提克特……”

只听见倒塌的响声，以及远处的人声。

本尼提克特終於抬起头來，仔細瞧着老人的眼睛。但是当老人的眼光接触到他眼光的时候，他却閃开了，嘶啞地說，“我同布倫包神甫去看了主教。”

“啊，本尼提克特，”达尔神甫說，伸出手輕輕拍着他。“我要

布倫包神甫帶你去的呀！這是我對你的諾言，幫助你進神學院，是不是？”

“主教說——”

达尔神甫的手猛地一揮，打斷了他的話。“主教，主教！”他大叫起來。“我不要聽！我一生就盡聽到這些，‘主教說這個！主教說那個！’感謝主，現在這是過去的了！無論主教說什麼，就作為你的秘密，永遠地把它鎖在你心房里吧！什麼也不會使我覺得新鮮了！”

他輕輕地拍拍本尼提克特的心口，好像秘密就關閉在那里似的，然後譴責地又說：“你想要做一個多么漂亮的神甫呢？”

本尼提克特聽見這句話，發出極悲慘的苦笑。达尔神甫帶點怒氣說，“你為什麼這樣消沉？”

本尼提克特轉過來的臉色充滿了對他這樣赤裸裸的憐憫，使他驚訝得把頭後揚起來。接着，他的臉上滿含羞愧，繼而怒得通紅。他說：“你來看我，為的什麼？”

本尼提克特吃吃地說：“看看你！”

“是呀！是呀！你來找我有什么事？”达尔神甫叫着，手摸着他的頭。

本尼提克特想了想；他抬起頭來，面對着老人，慢慢地說：“假如，神甫，”他轉過他那可憐的面孔望着老人。“假使我給布倫包神甫談談，那末——”

他從來沒有看見過达尔神甫的眼睛這樣冷酷！他仿佛忘了年紀，兩眼仍閃出火光，他猛勁從椅子上跳起來，空椅子也怒冲冲地前後搖擺着。他跨着大步走到寫字台邊，氣凶凶地又開始胡亂撕扯信件。本尼提克特恐懼地望着他的後背。他繃着嘴，想找話說，但想不出來。他突然轉向窗戶，那里正傳來了震動的倒塌聲。他搖搖擺擺地又走到老人跟前，還想說些什麼。他的肩頭猛然地激動起

來，他的頭硬直地低下來了。

他突然跑到門口。他要趕快跑出門，跑過過廳，以免再有機會回想這些事。但他在門口躊躇了，回頭又望望那彎下去的肩膀。

“神甫，我要為你禱告！”他說，說罷就把門關上了。

一五

本尼提克特不能立刻就離開這屋子。他在廚房里坐了一會，向房裡周圍望望，好像要在他永久告別之前，把它好好地記憶一下。當貓兒抓屏紗門的時候，他就把紗門打開，把貓抱在手中，細細地望着貓的睡意的碧綠眼睛，撫摸着它那柔順的灰毛，於是，他走到園子里，眼瞪着它，好像是被園子的曖昧不明的外貌苦惱了。這是本教堂的花園，但很快就不屬於教堂了，他走到那個修在廢井上的葡萄架下，摘下一小束還沒有豆粒大的、青而硬的非洲種的葡萄，他親切地用指頭玩弄着。這棵葡萄樹是達爾神甫費了許多心血栽培起來的。這些葡萄很少長熟過，因為還在青的時候，孩子們就把它們偷摘了。但是這種葡萄應當長到快發白時，才算成熟。他注視着無辜的葡萄：它們從架子上挂垂下來，受陽光的照射，慢慢地長大，仿佛今年也是像去年和前年一樣長的一年。他想一切都是清白的，只覺着清白脫離了他——他轉頭來望望房子和貓兒；貓兒現在都從走廊下神秘地跑到這裡，在盧姆耶太太油漆過的柵欄前互相扭打翻筋斗……但是盧姆耶太太今年就不用油漆柵欄了！他望望小貓，身子不由地有點打戰，他想到溺死它們了。它們是這樣清白無辜的啊！

石瓦的破裂聲，和人們的喧嘩聲，在這露天的院中，聽得更清楚一些。他從這房子的背後能夠望見他們。他向通聖器室的門口走去，他發現——他覺得首次發現了：這裡的門，廚房的門和花園

的門全是一樣——門上的銅門闩扭彎成了蛇形環，成了一個把手。為什麼他以前沒有注意到這個呢？在他用手握這把手之前，他好奇地用手指頭擺弄一會——他記起他曾經有一次這樣做過；於是他把這道沉重的門拉開，走進裏面去。

冬天的陽光從一個結霜的窗戶裏透進來。他對於這個房間是那樣的熟悉，就是蒙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路！地是磚鋪的。門的對面放着很大的衣櫃，櫃上掛着一個耶穌受難像，靠耶穌細長的腿的地方，油漆已經脫落了。在衣櫃右邊，擺着一張祈禱台，靠左邊是一個磁質的污水槽，旁邊有一個盆，他曾在這盆裏洗過聖爵，把這放光的金爵在手里翻來翻去，眼望着變形金爵的浮面。啊，他真不知這樣作過多少次了！他記得，當有人告訴他說，那排水管是直接通到地下，而不是通到陰溝裏時，他吓得發呆了，這件事之所以使他驚愕，是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他過去的愚昧是一種罪過；他過去糊里糊塗地一直認為那洗聖爵的水也要流入一般的陰溝中，再流到河裏去，這種聖器中的酒是要變為基督的聖血呀。這一啓發，使他對於自己的一切知識的缺乏而感到戰栗。他犯着多少自己不知道的罪呀？

他走到高衣櫥前，打開櫥門。陳旧的樟腦丸和黃色肥皂的氣息，以及整潔的衣服的清淨氣味都從櫥中沖了出來。他的小白衣和會衣還掛在一個衣架上。他眼望着它們，看到它們突然驚奇起來，而且有點眩暈。經過這些時間（因為似乎已經經歷過了很久的時間），經過一切無窮的變化，經過人類的屠殺，經過飢餓，經過這樣多的痛苦，它們還一直掛在那裏！它們掛在那裏，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還完全是舊尺寸，完全適合於過去的本尼提克特的身材——這是時間與空間的一種靜止，一種均衡的虛無，人生的湮沒。他好像是戰戰兢兢地、心亂意煩地碰上了自己的一具屍體——如果這樣的事是可能的話——碰上了自己的那種無權闖入

到这个新的生活，新的本体的回忆——而且，只在现刻他才猛省到这个事实！他突然关上了门，闭起眼睛，轻轻地前后摇摆着头。一会儿，好像又要设法逃走一样，“我是在教堂里，”他绝望地对自己低声说。

他扭转密室门上的钥匙：一把铜钥匙经常是留在门锁里的；他扭开后就向前走去，但在圣斋室门口前停了下来，把手指浸入圣水泉中，慢慢地湿湿前额。“奉圣父圣子之名……”他低声说。如果他摇摇铃，教堂里的魔鬼就会战栗起来；外面一定有人听到铃声，以为鬼出现了，吓得跑了。他慢慢地穿过圣斋室的门，跪倒在圣坛前，抬起头来凝视着圣坛很久。圣坛是光光的，圣柜敞开着，里边空空的；但是看来已经做过了一次晨弥撒：熄了的燭心仍然闪着油光。基督从他受苦的高处俯视着他，基督的双手平伸，钉在架上，两脚叠在一起，一个大钉钉穿过去——但不是金制的钉！——基督的胸口流着血。荆冠戴在血迹斑斑的前额上。永生！啊，君王啊！多年来他都不敢正视他：那些血淋淋的创伤曾使他心中有点作呕。后来他就再没有真正看过他了，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的存在，感觉到他那剧烈的痛苦重重地压在空气中。但是现在他好像初次感觉到这种厉害的作呕情绪，而且这些创伤是真实的。他想到他父亲在工厂里的情形，便想到基督也曾受过苦难。使他密切地接近基督的正是这种苦难。基督也曾活在此世，也曾遭受过人间的苦痛！当他求圣职的幻想动摇的时候，正是由于痛苦的关系而去求主。他要多沉思一会，因为他觉得他已到了一种伟大真理的边缘。但是他却站了起来，转过身来察看教堂。

“乞主矜憐！基督，矜憐！”

这些声音是多么富有人性呀！他好像听见这些声音是从放着那架多年未曾演奏过的风琴的唱诗楼厢里的灰影中传出来的：因为风琴坏后从未修过。他听见了他自己的声音，好像是一种回

声，——“基督，矜憐！”——还听到了他内心的激动和聖体的激动相呼应。香气在他鼻孔里繚繞不散。当他轉身穿过举行聖餐式的欄杆，走到長凳跟前的时候，又嗅到那种鋸屑和煤油浸合在一起并与香气混和了的气味。而且正有一种悶人的气息，好像是成千的飛蛾聚在一起，用它們翅膀扑搗出來的窒人的灰塵。还有一股人身上的油脂味，像紋風不动的云彩般飄挂在教堂里。这种油脂味把牆壁、凳子、甚至地板都浸透了，自來沒有一种風能把它清除出去。布倫包神甫一來就馬上發覺了这种气味：他的鼻子当时苏苏地抽动着；他來到后的开头几天，他弄了几加侖的玫瑰香水，用唧筒打在教堂里，希望消除这种气味。通过牆壁，工厂的沙礫烟塵也透進來，好像牆壁有毛細孔似的。这种沙礫烟塵，都渗透在牆內，給教堂添上了一陣碾鉄厂的輕微的气味。当工人们跪下去时，他們帶着一种安逸的心情用鼻子吸收这种滋味。

本尼提克特轉到教堂的側边；在那里，在牆壁窩里的布滿灰塵的奉献的灯燭后面，有一段一段聖經故事的雕刻場面，上边刻着耶穌由客西馬尼園到各各他^①的雕像。这边牆上有七副画版，对面牆上也有七副，全刻着耶穌所遭受的一系列的連續事迹。本尼提克特走近第一副跪了下去，垂下头。不知他們節約了多久，也不知达尔神甫怎样用乞討、恫吓和斗争的手段，才从他的教民那里收集些錢，建造了这些模型呀！当最后一副画版裝上后而受到祝福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地充滿了神聖的驕傲，可是他已經——他是第一个这样作的人嗎？在他驕傲之中！——跟从耶穌受苦的人中間的一种驕傲——他一直作到自己的双膝都擦破流血！他自己低声咕囁着，想到中途，他举头望望灰塵下落的天花板。灰塵好像微粒似的霞霧緩慢地落下來，这时他听见房頂上沉重的砰砰响声，

① 客西馬尼園和各各他都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前者是耶穌門徒犹大出賣耶穌的地方，后者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

他想起了上边有人正在拆教堂。他心中不由得怒火上冲，紧握拳头，握得手都痛了。他想要跑到教堂外面，对着那些人高叫几声——对着天空，对着山谷，对着世界！——要叫喊几声，但叫喊什么呢？他又辛酸地回转到第一座十字架台前，两眼仰望着雕刻粗糙的基督和其他的雕像，基督立在两个罗马卫兵的中間，俯視着那些冷嘲热諷的群众；基督已戴上了荆冠，已被判了死罪。他这样站着仰望这些雕像，眼里帶着無窮尽的同情，不知有多少次了！他觉得这种回憶非常难过，他突然耸耸肩膀，走到第二座十字架台跟前去。

这里，耶穌双膝跪着，兩臂長伸，而那只大十字架却落在他那骨瘦如柴的肩膀上。他的獄卒拿着皮鞭，狂烈的第一陣鞭撻呼啦地击在他的背上。本尼提克特想，不知有多少次他感到十字架是落到他自己的肩上，也不知有多少次他感到他自己在走到难行的髑髏地①，背后流着血，他的膝头——因为在第三座十字架台上，耶穌已倒在十字架的压力和皮鞭之下了——已給磨穿了。在第四座十字架台上——啊，我的主啊（本尼提克特發抖了）——耶穌会見了他的母親。那是多大的酷刑啊！他們是怎样悲痛地彼此对哭啊！她徒然地去拉他的手，去抹他的血背，血好像从血河里流來的！在第五座十字架台上，劊子手認为他决不能走到刑場，因而强迫西門替他背十字架。（本尼提克特很願意伸手拿过十字架，背在自己的肩上。）在第六座十字架台里，斐洛尼加②遞給耶穌一条手巾，他擦去了臉上的血和汗。到第七座十字架台——本尼提克特停住了脚，两眼望着十字架，好像他从來沒有看見过一样——耶穌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手足伸着，躺在那里，因为这是“第二次的跌

① 髑髏地指釘耶穌于十字架的地方，也就是各各他的譯意。

② 据說斐洛尼加女子同耶穌赴刑場，途中以手巾給他抹臉，以后耶穌面貌就印在这一条手巾上。

倒。”一个兵丁举起那拿着皮鞭的强壮的胳膊。本尼提克特把手伸进雕塑中，去制止士兵的胳膊。一会，他皱起眉头，他领悟地把他的胳膊抽回来，因为他所看的那些僵硬的雕像并没有生命，根本就没有生命……

他带着微微烦恼的神气耸耸肩头，向教堂内对面的其他七副画版望去，这里已把耶稣钉上十字架，钉得他快要死了，又把他安葬在三天后又复活的坟墓里。那些圣画版转向圣斋室里，最后的几副，他看不见了。一只错飞进教堂内，静悄悄地高踞在拱门内的麻雀突然飞起来，开始在教堂里疯狂地辗转飞翔，像个风车一样，扬起了一些灰塵，和掠过一阵光。最后它从一个破碎的窗戶格中飞了出去，教堂内比以前更寂静了。

本尼提克特停在挂着帷帘的懺悔室旁边，用手指摸摸那黄色的帷帘。他感到里边的黑暗和奇异的冷气，这是从那带有潮湿的腐爛东西的骯髒的地窖下边，透过了地板冲上来的一种冷气。他掀开帷帘，走了进去。看见小板凳还在那里，他就跪在上边，在自己的头上和肩上划了个十字，等待着他们中间隔板的噼啪响声和老神父的喘气声，和他那有纪念意义的半面像，以及他呼出来的冲人的气息。本尼提克特感到眩晕了，把头前倾，抵着帷帘。“不，神甫，我没有罪，不需要懺悔。”“不，神甫，我没有犯什么罪。”“神甫，我的志愿是要作一个圣徒——但是，不，神甫，这不是志愿，而是献身。”“我愿意一生贫穷，我只希望为我的人民服务。”因为受不了老头儿所呼出气息的袭击，他不断扭转着头，内心深深地祷告着，求天主以平静的无罪的方法把这位老头儿带离开他们……

“啊！主啊……！”他扶依着长椅的后背，从懺悔室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摸着路走到门口。石瓦从他的头上的屋顶上落下来，打在石阶上，他朦朧地向外面望着閃爍的陽光，一只手蒙在头上，五指硬直地伸张着。

一輛卡車怒吼起來，當他的眼光又集中望去時，他看見有兩個人正盯着他。

“我還認為教堂里沒有人哩！”其中有一個人說。

本尼提克特步聲啪啪地走下石階，轉身走開了。他的胳膊非常疼痛，好像是被石瓦塊打着了似的。

一六

布倫包神甫回來時已五點鐘了。本尼提克特看見他走下車，跟車里的人打了招呼，然後胳膊下夾着一卷藍圖，輕快地走上那條通神甫住宅的路。

他現在走起路來和以前不同了——又快又沉着，臉上帶着一股權威的神氣。本尼提克特心灰意冷了。他不由地半身躲到一棵樹後，希望布倫包神甫看不見他就走過去。但布倫包神甫這時已看到了他，很高興地對他打招呼：“本尼提克特，你好，你好！”

他的聲音新奇，他看來又是年輕一些，又是蒼老一些。他兩眼閃耀着，他那平常是灰白色的面孔現在變為緋紅色了，幾乎變成了褐色——顯然他終日在陽光下晒着。本尼提克特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這般樣子。一條傷痕橫貫在他的下巴上，看來令人吃驚，他的關節上也擦破了皮。他那頂漂亮的黑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頭上，可是白領子上有一條黑痕。

“你在那裡做什麼？”神父笑着問道。“等我嗎？等得很久了嗎？”他抱歉地又說。

“我去看了达尔神甫，”本尼提克特喃喃地說。

“他怎麼樣？”布倫包神甫彬彬有禮地問，一面把手放在本尼提克特的肩上，熱情地按着，他眉頭微微提起，等着本尼提克特的回答，但是本尼提克特回答不出來。“我想，他把新教堂的消息告訴

了你吧？”他說。

本尼提克特的肩膀急聳了一下，布倫包神甫奇怪地望着他。

“他告訴了嗎？”他問，一面直望着本尼提克特的眼睛，面孔上帶着一種等待的微笑。

“那末，好吧！”布倫包神甫精神飽滿地說。“那末，你知道嗎！什麼消息，什麼消息，”他幾乎高興地唱起來，一面把藍圖舉在他面前。本尼提克特全身畏縮了。“你昨天在哪裡？”神甫帶着譴責的口气追問他。“你知道嗎？”

本尼提克特緊張地左右搖擺着頭，抿着嘴。

“你不知道嗎？”布倫包神甫有點驚奇地繼續問。“整個山谷的人都要遷移，整個山谷的人……”

“他們在拆教堂了！神甫！”本尼提克特用一種模糊不清的痛苦聲音說。

“什麼？”布倫包神甫看見他那種痛苦的样子，驚訝地叫着。

本尼提克特住了口，從神甫的胳膊中掙脫出來，用手指着。教堂前面放着一大堆石瓦。

“怎麼？”布倫包神甫莫名其妙地問。他望望瓦堆，又看看本尼提克特的愁眉苦臉，然後又說：“本尼提克特！”——他的聲音帶着很抱歉的神氣，教本尼提克特一時也受了感動，轉向着他，他的嘴在發抖。神甫又用胳膊圍着本尼提克特，低聲安慰他說：“這沒有什麼要緊，本尼提克特。教堂早應拆掉了——這是一座舊教堂。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建立一座新的。至少主是需要的，”他笑着給本尼提克特說趣話，“至少要一個潔淨的沒有耗子的地方！”他輕輕地拍拍本尼提克特的頭。“你為什麼這樣苦惱呢？關於教會的事情，你不了解的多着呢。本尼提克特，”他說，一面把本尼提克特的頭扶起來，“瞧着我！我們不能把教堂立在這裡——這裡的人太窮了。我們必須遷移——即使這件事不能發生，即使工廠不需這

塊地，我們仍然需要迁移。城里有更多的人。这兒这些人都將要到城里去——”

“但是他們可沒有放弃这里呀！”本尼提克特說。“他們不迁移——”

神甫俯視着他，他的兩眼有耐性地微微眯細着。他最后說：“他們能有什么办法？”他摸摸本尼提克特的臂肘。“一个教堂不是一幢房屋——你知道。房屋只不过是个軀壳。瞧——你看不見嗎？教堂現在是空空的了：它的灵魂已經离开了。讓我們把它埋葬了吧！”他把本尼提克特的头扭轉過來，向着破碎了的房子。本尼提克特又望望房子：房頂栋梁架子現在全都暴露出來了。房屋的一披好像被一只巨手拆松了。全披都是灰塵。他把眼睛轉移开了。

“达尔神甫要离开了，”他喃喃地說。

布倫包神甫把本尼提克特拉近些，又用胳膊圍着他的肩膀，强拉他一道走去。“不要为达尔神甫担心，”他鎮靜地說。“达尔神甫年紀太大，不能服务教会了。他自己知道。”

“不，他不知道！”本尼提克特回答說。

布倫包神甫臉孔漲紅地望着他。“他同你說了些什么？”他問。

“没有什么！”本尼提克特輕蔑地說。

布倫包神甫又察看他的眼神，然后說：“但是他的确知道。”他緊握着本尼提克特的肩头，又說：“我知道你愛他，可是，不要讓你对他的感情把你弄糊塗了。这老头兒。”他犹豫一下，“是不——純潔的。”

本尼提克特全身發僵了：馬路看不見了；他的身子輕輕地搖擺起來，什么也看不見了。

布倫包神甫并不曾注意他。他弯起双眉，嘴上挂着本尼提克特从前看見过的微笑，本尼提克特期望神甫举起他的手指撫摸一下。

他們走到了前院大門口。布倫包神甫費力地打开了大門，一面仍用胳膊圈着本尼提克特的肩頭，仿佛不讓他離開似的。他們爬上了三級踏級，走上走廊，布倫包神甫帶他走到搖床前，自己坐了下去。

“現在，”他很能干地說，他像是一直等待他們到這裡后才把他的最有說服力的論點說出來，“這就是新教堂的樣圖。”他展开了一張藍圖。“現在這只是一些綫條和方格，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教堂。瞧，擴大了多少？這是教堂的中部。”他的聲音很集中，他的眼睛很迷人，一會，他就迅速地、熱誠地向前指着說，也不顧本尼提克特是否在看著。他背着各種數字和號碼，時間和重量；教堂的供神使用的器具，都按尺寸、大小，從他口中滔滔不絕地說了出來，他的手指專家似的指畫著那些白綫。他眼睛發亮，他的聲音像念抒情詩似的。

本尼提克特的眼光離開走廊向教堂望去。一只狗沿着梯階蘇蘇地聞著。一只鴿子在天空跪拜了一下，然後就飛下來尋找飛檐，它肯定地、絕對不疑地認定飛檐在那裡。布倫包神甫的響亮的聲音繼續著，數字滾滾地吐了出來。他吮著他的在什麼地方因擦破皮而出血的指關節。他的金黃色的眉頭皺著，他的金黃色的眼睫毛看來是被陽光晒黑了。

“倘若教堂賣了，”本尼提克特以單調的聲音說，“那末，其他的房子也要賣了，工廠就勝利了。”

但是布倫包神甫正在打開第二張藍圖，嘩嘩作響地展開圖紙。

“他們要認為，”本尼提克特以同樣單調的口氣說，“倘若教堂都出賣了，那就不用著堅持鬥爭了。达尔神甫應許過決不賣——”

“啊，”布倫包神甫驚訝地嚷道，抬頭對他望了一會。“你說的是罷工吧！但那就快完了。”

本尼提克特望望他說，“但是工人們並不要完呀。”他好像把

他的話向远处投去。

“他們自会醒悟过來的，”年輕的神甫很自信地回答說。他抬起頭，望見了本尼提克特的表情，就笑起來：“啊，本尼提克特，他們自会醒悟过來的呀！不要为这件事担心！”他把本尼提克特的臉頰輕輕地拍了一下。“高兴一点吧。”他劝告他說。

“神甫，”本尼提克特說，“我觉得非常难过。”

布倫包神甫把藍圖放到一旁。“我知道，本尼提克特，”他誠懇地說，“抛弃旧的东西，抛弃你一生熟悉的——你心爱的东西，是困难的。但是你会克服这种困难的。等着瞧新教堂吧。那时你要来看看他們修建教堂呀，一天一天地高起來——每天都有新东西，一天一个样，終于有一天，教堂修成了，我們要搬進去——你和我，那时，那时，本尼提克特——想想那个日子，想想那一日！”他的面孔閃着幻影的光輝。本尼提克特面色蒼白地向他那閃光的眼睛微笑着。“做弥撒，”他說，“你要在那里，”他应許他說。“本尼提克特，”他說，“不要这样愁眉不展的！”

“达尔神甫已說过这个了！”

“那不是更好嗎！”神父松了一口气說。“起初你会感觉难过。但是你很快就会克服的！”他沉思地好奇地望着本尼提克特。“你知道，”他驚奇地問，“教堂太破旧了，里边充滿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下雨，屋頂就漏，这种事情，你不苦惱嗎？你不苦惱嗎？”

他停住了。“怎么啦，本尼提克特？”他問道。

本尼提克特想把他的面孔和他那恐怖而冰冷的眼睛轉开。年輕的神甫看見了，就把他的臉轉向亮处。“怎么啦？”他又說，他的声音親切动人。他把藍圖丟在走廊上，跳起身來。“躺下去！”他命令他，說着就把本尼提克特放在搖床上。“我去給你拿点水來！”

他面色蒼白地跳進門里。本尼提克特能够聽見他的脚步声跑过房子向厨房走去。他自己吃力地勉强在搖蕩的搖床上坐起來，

兩眼閉着想穩定眼睛的眩暈。于是他从搖床上自己站起來，站在走廊上。藍圖被他的腳踐踏得嘩嘩作響。他蹣跚地走下階梯，手扶着大門回頭望望。搖床后的正面房間的窗簾拉開了，接着好像有人出現在那里，一直望着他。

他走出去了。沒有关上大門。

第三部

天气又热又潮湿。热浪中的平坦的草原伸展到疼痛的眼睛望不到边际。空气闷热。山后雷声隆隆不停。鷄鴨都躲在牛棚下边納涼。外面田地里的母牛，圍着地上的一棵樹，懶洋洋的圍成一個圈子。

他們的人手似乎很多，但实际上大約只有一百个騎馬和步行的騎兵，警察和工厂警察，加上別处增援的若干地方警察和工厂警察。他們的馬都垂着头向前走，馬鬃拂扫着路上的深草。騎兵們讓繮繩松挂着，打开襯衣的領子。他們那無情的、晒黑的臉上淌流着汗水。他們坐在汗水湿透的馬鞍上，热得皺眉蹙額。

他們越过烟砂堆，越过遮盖着的鉄礦的平坦高原，騎着馬冲進了森林外圍的矮樹叢中。这里行進比較困难了，但他們仍騎在馬上。不过，叢樹愈來愈密，山坡上被荆藤和矮樹隱遮的深坑也比較不容易看出，而且越來越挤得攏。他們不得不下馬，牽着它們，仔細地步行穿过樹林。

炎热像一座火焰的屋頂似的，籠罩着他們。当他們从枝叶間穿过时，甚至樹叶都很沉重。礦水溝里的干燥鹼味使他們覺得更發渴了，他們必須强制止他們的馬，不讓它們喝那酸水。这时，馬也不能再前進了，它們很可能陷落到深坑里去。馬留下來，派人照看着。人們繼續步行前進，來福槍和手槍都是子彈上膛的。

森林里的人們，已得到了騎兵來到的消息。由道布里克任主席的一个會議正在野餐桌的周圍進行。本尼提克特远远就望見他們。他和白恩斯老大娘站在一起，張望着。

“你想會發生什麼事情嗎？”他問。

“難說，”她回答。

“他們為什麼這樣激動？”

“不知道。”她回答。

本尼提克特觀察那些人們。他們几乎是平均分開，白人黑人各半。他轉過身來向着白恩斯老大娘。

“騎兵來了，”他深信地說。他仰臉望着她，焦心地說：“你不想躲到別的地方去嗎？”

她的眼睛仍望着原來的方向。

“什麼地方？”

“離開這個地方，”本尼提克特回答。

她低頭望望他，“到哪裡去？”她追問道。她移開眼光，又說：“每個兔子都有它的窩。”

他凝視着她那白髮小頭下邊脆弱多骨的面孔；他望望她那瘦小的手和骨頭。“不過找個地方躲一下罷了，”他堅持地說。

“沒有地方可躲，”她尖銳地回答說。

他向野營四周望望，他看見了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正在把刨妥的木板釘成椅子，釘成一些粗糙的椅子，仿佛是準備夏天的野餐用的。

他轉身對着她，好奇地問道：“你為什麼到這裡來？”

但是她不回答。

在他們中間，一切事情都已經起了變化，或者他剛才注意到這種變化。他一直想問她的學習進行得怎樣了，但是有些事情阻住了他。她對他講話，也不如先前那樣恭敬了。她驟然間不僅變得蒼老了——實際她是老了——而且更隱秘、更聰明了，好像她看透了他；他感覺到很不安。怎麼一回事？他覺得有時她不過是尖刻，有時又不像：不是尖刻，也不是個人情感，而是比那更嚴厲的東西。

如果她过去曾經喜欢过他，对他容忍，現在她对他說話，好像把他当作一个妥协分子——一个敌方派來的、手拿白旗的使者。他覺得她不是恨他，不是直接恨他：而是長成年的他自己，他想，他想要說……

“一切白种人都像猫兒一般，”当他驚奇地轉过臉來的时候，她狠狠地說，“林中的猫兒，把歌唱的鳥兒都殺光了。”

“我？”他的悲伤的眼睛瞪着問她；但是她的面孔仍然綳着。

“道布里克呢？”他高声地嚷叫，头斜向他們坐的桌子那里。

她向他們坐的地方望过去，然后慢慢地几乎是違背了她的信心說：“道布里克先生像个黑人，”她答道。

他覺得好像她已把他划分在她的同情之外了。

她轉臉对他說：“这是你該藏躲的时候了！”

“我？”他說。

“是呀，”她回答。“是你該逃开的时候了。讓我們黑人自己來打这一場仗。”

他眼瞪着她。

“但是，我們也——”

她猝然走开了，回到她的半披茅屋里去。她走進去的神气，好像什么力量也不能够强迫她再出來。他也跟着她走了進去。她站起來，看着他在門口立着。

“你要什么，孩子？”她問。

“我——”本尼提克特开始說。

“現在，走开吧，”她尖銳地說。“讓我待在这里。”

“我要帮助你！”本尼提克特嚷叫着。

她对他用激烈的輕蔑眼光望着。“幫助你自己吧，孩子！”

“但是，大娘，”他叫着說，“我不像那样的人！”他抬起愁苦的面孔对着她。“我不是那样的人！”他拚命地重复着，他模模糊糊

地了解了她敵視他的原因。他想起，那一天她向那間已經空了的、很快就要燃燒起來的房子跑去的情形。他當時坐在旁邊，沒有理她！他把臉轉移開，心里充滿了苦痛，很難過地低聲說：“我不要作一個像那樣的人！”

她望着他，她的面孔和悅了一些。

“你現在不是了，”她說。

他的面孔突然向她閃着光。“你認為我——？”

她聳聳肩。

“但是大娘，”他說，“我當時能有什麼辦法呢？”

她發出短促的、不歡的笑聲。“你會找出辦法的。”

他用他的難過的面孔繼續望着她。“但是，為什麼，”他追問她，“為什麼道布里克不像呢？”

她把嘴唇吸吮進去；她沉思地眯縫着眼睛。於是她簡單地說：“道布里克，你想，他是一個共產黨；他們不容許他。”

他們的頭頂上雷聲隆隆，好像一支巨鞭響似的霹靂一聲震穿天空。

“要下雨了，”她終於溫和地說。

她的話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房頂上。“這屋頂會漏雨的，”他說。

“你高興就待在這裡。”她說。

“但是騎兵們！”

“我不在乎他們這些東西，”她回答說。

她靠一只小帆布床坐了下來，伸手往身後摸枕頭。他走過去，代她找了出來。

“謝謝你！”她說。“你總是有禮貌的。”

“我給你再找一個來。”他說。

“沒有了，只有一個，”她回答。

頭頂上又打了一個大雷，他不安地望着屋頂。屋頂是茸草、紙

板、鉛皮和木料搭成的。

“你不該留在这里，”他無可奈何地說。

“逃不開惡鬼的追逐，”她閉起眼睛，慘笑一下說。

雨開始下起來了。他站在這個地面骯髒的小屋里，傾听着滴嗒的雨聲，眼睛凝視着那個躺在堆滿粗布衣服和雜色被子的床上的老太太；這些東西是她被趕出山谷時從火里救出來的。他想起了他的父親和达尔神甫，又想到他的母親和紋斯。

門上的粗布帘子拉開了，一個黑人走了進來。他先望望本尼提克特，又看看白恩斯老大娘，眼里充滿了有趣的神色。

“還是在一起，”他說。這是克利福德·金；本尼提克特無法可想地畏縮起來。克利福德微笑着，但沒有說什麼。

“離開這兒，老大娘，”他直接地說。“老大娘，”白恩斯老大娘還來不及回答，他又說，“我們要每個人都離開。”他轉身望望本尼提克特。“這位老太太怎麼啦？”他問。

本尼提克特聳聳肩，“她累了，”他說。

克利福德走到帆布床跟前，摸摸她的肩頭。

“我奉了命令，老太太，要出清這些茅屋。你最好跟我走。”

白恩斯老大娘睜開眼睛。“克利夫，”她說，“你不了解我嗎？”

“是的，老媽媽，我了解你，”他回答說。

白恩斯老大娘眼瞪瞪地望了他好一會，然後轉身側睡着。“我逃過一次了，”她說。

“她是什麼意思？”克利福德問本尼提克特。

“她累了，”本尼提克特說。“我陪她一下吧。我來設法勸她離開。”

克利福德又望望這個老太太的微曲的頑強的身軀，躺在那里，像只鐵釘。他說：“我們就要把她抬走，倘若她不改變主意。你陪她一下吧。”

“出了什么事情呀？”本尼提克特高声問。

克利福德鄭重地望望他。“孩子，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我們把一切东西都控制了。”

他离开了茅舍。本尼提克特望着外面的雨。他把粗布門帘拉开，眼光掠过斜傾的雨絲，望着其他的茅舍，那里都没有什么动静。野营里已經荒涼無人了，大雨滂沱地下着。灰色的水花濺在他的臉上，他用袖子把臉擦干。

“我就回來，老大娘，”他向那个靜躺在床上的身子說。

他冒着雨走出去，橫过茅屋后面的空地。那里早已搭起了一个更大的帳篷，男男女女都挤在那里。他父親也在那里面。道布里克正站在桌子上講話：

“在那鉄渣堆上面，”他說，“抵抗他們一小时，或者尽可能支持久一点。这时你們就可以达到那老罗宾斯煤礦。我們的人会帶你們去，騎兵隊在樹林里被击退了，但是他們仍要前來的……”

大家全神貫注地瞧着他，又时时望着外面嘩嘩地下着的雨，一想到要到那采尽的老罗宾斯煤礦，大家还得冒着雨，在湿透的樹林中行走好几哩，他們不由地战栗起來；那兒已有十二个人被埋在無底的深坑里。他們要像野獸般，在那里隱藏起來躲避騎兵和猛雨。

男人們瘋狂地在捆打行李。本尼提克特拉拉他的父親。

“爸爸，”他說，“你冷嗎？”

他父親眼瞪瞪他。

“你沒有帽子嗎？”他問本尼提克特。

“沒有，”本尼提克特回答說。

本尼提克特拉拉父親的臂肘，然后就返回茅舍去了。

“老大娘，”他說，“騎兵隊來了，你必須离开。”

她安詳地呼吸着，他蹣跚地走到她身旁。他默默地俯視着她的睡着了的臉孔。他覺得自从認識以來，这样盯視着她的面孔，也

許还是第一次。她的臉色緩和了，但是那种嚴肅頑强的表情，仍然深深地浮現在她的臉面上，虽然臉上有一層雨水，几乎还可看出來。甚至睡眠也不能完全軟化这种表情。她的臉皮皺起許多小疤痕，好像泥干的池底一样。茅舍中因雨而閃爍不定的暗光照射在她的鼻子上，鼻孔激烈地收縮着，光綫随着鼻孔的起伏而閃耀着。他屏着气息，眼望着她，好像是他正在偷窺这种具有特权的警視一样。当他眼望着她那坚定的面孔的时候，他不由地敬佩起來而忽然紅了臉，一想到自己教導过她，更覺羞愧了。他現在体会到，她当时不过需要一个伴罢了：这位老太太放逐在溝渠附近的那塊小地方，夜間大都是坐在那里，注視着翻滾的火团向山下滾去，嘩啦啦地落到水里。本尼提克特那时为良心所驅使，很自傲地每逢星期日早晨，胸口抱着教义問答前來教她：他热誠地問她，天主是誰？誰創造了我們？他却忘了問她，誰是她，誰創造了她。本尼提克特驟然想起他具有天賜的一种特殊优越感：具有作一个白种人，即使作一个窪地佬的白种人所有的优越感——因此，这位老太太在他看來只不过是一个他可以奉主之名來訓導和扶助的黑人妇女；因为对于別人，他从來不敢教導。从他認識她以來，他初次覺得，在她面前他像一个小孩子了。

“白恩斯老太太，”他說，一面伸手想去摸她，但又縮了回來。他突然感到了羞愧。

雨水無情地打在屋頂上，水滲透过屋頂，落在地下。他自己的头髮也浸透了水，平貼在头上。雨水漸漸滲透了他的衣服，他臉上和眼睫毛上的雨滴弄得他像在哭泣。現在他覺得离不开她了。他坐在床側，双手合抱着，放在怀中，一面振作精神，等待着她醒來的第一眼就看到他。她会看他嗎？他沒有把握……

野营里毫無声息，只有嘩啦啦的風雨声。他知道現在他們都已离开了。一种比以前更空虛的沉寂籠罩着了野营。雨更大了，

像小炸彈似的，嗒嗒地打在地上，一接觸到地面，就爆炸了。房頂全濕透了。他在床上撐起一條毯子，雨水落在毯子上，在中央聚成了一個鼓起的塊塊。屋內除掉一把椅子和一口箱子外，什麼也沒有。

他想，他聽到了槍聲從雨中傳來，便站在門口聽了一陣。一陣密集的雨聲從閉塞的樹林里傳來。空地閃爍在蒙朧的灰光中。又是一陣討厭的槍聲。天氣很冷，他走回到屋子的中央，尋找木柴。他發現一個小木箱，就把它敲散，架在地中間。他在木柴下邊放些紙頭，划了一根火柴把紙點燃，又用嘴去吹吹它。煙霧刺着他的眼睛，真的流出了眼淚。煙霧繚繞升到屋頂，緊積在那里，柴已燃着了，他又盡力吹風，使它燃得更旺些。他的兩眼煙得發痛，他就走到門口吹涼一下。他站在那里，又向外望着那無情的雨。他覺得他看見有影子在移動，他向那影子呼叫起來。

兩個人來到了茅屋。一位是克利福德·金，就是剛才曾設法要使白恩斯老大娘離開的那個人：他現在流着血。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兩頰。另外一個是白人工人，站在他身旁，氣喘吁吁的，他臉上濺染了受傷人的血跡，他咒罵着雨，血是什麼顏色呀？紅的，紅的，紅的。

“請坐下，”他對克利福德說，克利福德的眼睛上蒙上了一層薄光，像池塘水面上的霜翳一樣。他好像首次看見本尼提克特，他的眼睛微微清楚了一些，里边微帶嘲笑的神氣，他說：“我們把他們的膽都吓破了。”可是他聳聳肩頭又說：“弄點水來？”

本尼提克特神經質似的笑起來，水幾乎是從房頂上傾倒下來！

“我去弄點來，”說着他就提起一只桶，跑出門去，順着那條滑溜溜的小路穿過樹林，向他先前遇見白恩斯老大娘提水的那個水泉跑去。他汲滿了一桶水，拚命地提着回來。白恩斯老大娘正從床上起來，那個人正在扶着受傷的人躺上床去，說，“不過是輕傷，

不过是輕傷……”

“你为什么不提兩桶水呢？”她罵他。

二

他的耳朵里通夜都响着那人的呻吟声，因此他没有睡得好，他縮成一团，坐在屋角里地上的一片麻袋上面，天气很冷。夜間有几个人進屋來看望那个受伤的人。道布里克也進來过一次。他說了几句話，但是那个受伤人已經發昏了。道布里克甚至連本尼提克特都沒有看見。本尼提克特像小孩一样，想要拉拉他的上衣，要他低头看看他。但是他太疲勞了：他只是夢想着这样做。白恩斯老大娘跑到他跟前，給了他一杯濃茶。他喝后就躺下睡了好一会，他自己这样想。在夢中他还听见克利福德的痛苦哼叫声，在夢中他还大叫了一声，他觉得有一只帶明礬气味^①的手摸了摸他的头。

冷气从地下升起來，好像地面尚未解冻似的。他看見达尔神甫呻吟着爬上荆棘山，背着大十字架，搖搖欲墜地向上爬着，一个羅馬士兵正在鞭打他。山上立有三个大十字架，他被釘在其中的一个十字架上。他感覺釘子釘在他的手心里，热血粘在手指上。他感覺釘子釘断了他的脚骨，穿过脚背，釘在木头上面。似乎是一种充滿了世界的更大痛苦中的痛苦，整个空間都是痛苦的。“你是一个盜賊。”有人宣布說。他正被釘在十字架上，不敢正視耶穌。“不，我不是一个盜賊，”他低声回答說。“我把那部玩車送回來了，你知道。”“你是‘黑人溝渠’的窪地佬，”那声音又說。他覺得非常欣喜。“你弄錯了，”他自己想。“你不認識我，我不是黑人。”他現在感覺安全了。很快他們就要來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來；眼泪、笑

① 明礬气味可以止痛，一般貧苦的人買不起止痛藥，就以明礬來代替。

声以及道歉就会來到。“你不是黑人！”他聽見他們激憤地說。“你为什么釘上了十字架呢？”那是布里尔先生的面孔嗎？“我認識你！”布里尔先生說。“但是我不是黑人呀，”他自己的声音驕傲地回答着。布里尔先生微笑了。他是波士頓人；他認識那里的布倫包神甫。“我認識你，”他重复說。“我只在瞻禮日去那里教白恩斯老大娘的教义問答，”他解釋着說。他正在跟布倫包神甫談話——不，那并不是布倫包神甫。他是在跟一个長着布倫包神甫的面孔的人談話。那就是布里尔先生本人。本尼提克特大笑了。他看穿了这种戲法！他知道布倫包神甫到屋里去取一杯水了。他很快就要轉來，布里尔先生將需要解釋一下。

“布里尔先生，你只有五分鐘時間！”布里尔先生流着汗：本尼提克特有信心地等待着。“三分鐘了，布里尔先生。”“我不認識你，”布倫包神甫會說，“你從來沒有在波士頓住過。”但是布里尔先生發急了：他不住地指着人群中的人：本尼提克特的父親、母親、佐依、紋斯、道布里克——警車來了，把他們拉出來帶走了。“你懂嗎，”布里尔先生說，“我一眼就看出你們是那里人，以及你們的思想是怎樣。你們都是共產黨。”可是他的口音已經變了。本尼提克特看到这些戲法就發怒了。为什么他不保持着他自己的口音呢？現在他又裝做布倫包神甫的口音——或者不如說是主教的口音。为什么布倫包神甫还不从屋里出來呢？他不再需要什么水了！他決意不答复布里尔先生。总之，甚至誰都沒有給他談過什么共產主義！布里尔先生是个傻瓜，僅僅因為他們是窪地人，他就要把他們都送進監獄呀！但是布里尔先生又從人群中指出一些人來，警察忙着去扣押他們。現在大釘釘得他很痛。“上等階級的人是不会釘在那里的。”本尼提克特慌亂了。這仍然像是布倫包神甫的口音，可是面孔却是布里尔的面孔。“但是，我不是黑人！”本尼提克特喊叫起來。變化又發生了。布里尔先生狼狽起來。但是他的面孔

清楚了。“好吧，”布倫包神甫的口音說。“那末，我們把她帶走，她是黑人！”他們開始向白恩斯老大娘走去。本尼提克特在大釘上掙扎着，嚷叫起來……

“這個孩子怎麼啦？”白恩斯老大娘說。

他望望她，舉起手摸摸她的臉。外面黎明已經來到，但雨仍然下着。那個受傷的人不再呻吟了。

三

他不顧危險地向前跑着。浸透雨水的樹林流下大滴的水點，打在他身上，雨仍下着。樹木沉重得彎垂下來，好似奶房飽脹的母牛微微感到疼痛。當他在軟綿多水的亂叢中掙着向前的時候，巨大的閃爍的綠青拱門懸挂在他頭上的空中。

“窪地水淹了！”那人圓睜着兩眼，尖聲叫着說。“他們遭大水淹了！”一個婦女叫喊起來，男人們都從小屋里沖了出來奔入森林。這一消息把他吓呆了，他坐在髒濕的地上，兩眼望着室外的灰色天空，不能動彈了。過了一會他跳出了茅舍，橫過空地又向林中跑去。林中沒有通往羅賓斯煤礦的路迹，他父親和其他的人，都已到那里去了。但是他覺得，好像他的需要是那樣迫切，而不得不克服一切的困難。他脚下是蔓延纏結的驢行蹄迹引導他穿過浸在水里的綠草地。這種驢行路迹已完全消失在土里，除了他的趕牲口的腳才能辨認出來輕微的痕迹。現在是否是早晨，他不再能分辨了：他向前跑着，滑倒時就拉着濕滑的草站起來，鼻中嗅着蝸牛和赤裸裸的蠕蟲的沉溺氣味，還混着腐爛的橡實和潮濕的野蘭的味道，這時他感覺着，好像早晨仍然包含在黑夜的意識里；即在他向前跑着時，累得發喘，他仍然回憶着他的夢。誰叫喊的呢？心口急痛起來……

他們已經忘記了騎兵隊，這些人拥挤在低小的帳篷和毯子下邊，咒罵着坏天气，吸着潮濕了的紙烟。留在后方的、在那滴着雨水的樹下的馬匹，鼻孔抽吸着，身子扭動着，向雨噴着气，又用頭擦着粗糙的樹皮，一面還嗅着那新鮮的塵土味。人們像綠影子一樣，在林間滑走着，回到窪地去。騎兵們發覺了他們穿過森林的道路，就派人在后面追蹤着。有時他們打一槍，槍聲馬上就消失在潮濕的空氣里。他們發牢騷，抱怨：屠殺是陰雨天的買賣。

本尼提克特發覺了礦口，停下來抬頭望望，礦口的出現好像表現在他那細嫩的臉皮上。他的臉全是水，發熱的鼻子吸着，他那稀薄的、上唇上未修的、柔嫩的髭毛上沾挂着許多雨水珠。頭髮膠貼在一起，倒垂下來，頭上形成了一個星形。他決定從樹林里的一個小空林中穿過去：這裡有一個礦井，凸凹不平的倒煤場躺在地面上，一半已隱陷在樹林里。這個礦口是隱蔽着的：井口那里長着一株大樹，樹是從井口下的一邊側生出來的；他們讓它長在那里，把入口全隱蔽起來。有一個人藏在里边，本尼提克特向他大叫着說：“窪地水淹了！我要見我爸爸！”

一架手搖升降機把他們放進充滿臭氣的黑暗的洞里，又把他們送進到滴着水的房間里。升降機停住了，鐵絲門砰的一聲打開了。男男女女擠在第一間房子中央的焦炭火的周圍。他們已經立起一些木柱，支着石板屋頂，冷氣像雨一樣從屋頂上落下來。當本尼提克特走進去的時候，他們轉過臉來望着他：他們無精打彩的面孔上抑制着恐懼。他的父親站在那里，手里在作什麼東西，在他未開口之前，一看見父親手中的東西，就給一種思家病抓住了。他走到父親身旁。“爸爸！”他慢慢地說，一面瞧他的手，“窪地被水淹了。我們最好回去，把媽媽、佐依和路多爾夫接出來。”

他的父親抬起頭，但沒有抬起眼睛。他舉起他的手。他正給一只小鳥的翅膀作夾板。一對亮晶晶的小眼睛注視着本尼提克特。

“爸爸，”本尼提克特說。

“道布里克怎樣說？”他的父親最後問道。

本尼提克特眼瞪着他，然後聳聳肩頭。他有罪似的扭轉着身子。

“但是媽媽——”他開始說。

“這裡的事情怎麼辦？”他的父親說，肩頭微微轉動一下。那隻小鳥現在閉起了眼睛，睡在他的手裡。這是一隻普通的麻雀。本尼提克特望望其他的人，他們現在都走開了，正在吃基爾巴塞餅。這裡大約有五十個年紀較大的男女。屋頂軋軋作響。灰塵的細星飄過那冰涼的梁柱的屋子，從頂棚上震蕩下來。焦炭火光偶爾照亮了牆壁的一角，焦炭碎片的火光閃爍一下，馬上又滅掉了。

突然有人大叫起來。本尼提克特吓得發抖，好像那膨脹在他心裡的恐怖不由自主地從口裡爆發出來：“窪地水淹了！”馬上發生了一陣尖銳的喊叫聲，大家涌向升降機，升降機里擠滿了人，好像監獄裡的囚犯從黑暗里升到泥黃色的雨里。升降機下來又上去，上去又下來。人們沖過潮濕的樹枝，穿過森林，向窪地跑去。

本尼提克特想要求他父親讓他拿着麻雀。他們一道向前跑着。現在他比先前更害怕起來，因為他看見他父親的臉變得消瘦而蒼白了。他的指頭緊握着，本尼提克特不能提高他的聲音把那窒息的雨聲壓倒。小雀張開了眼睛，又張了張黃嘴喙。一會眼嘴又全閉起來。

本尼提克特的肺好像擦過沙石一樣地發痛。他父親的面孔恐懼得劇烈地發燒，但嘴唇卻又蒼白又潮濕。他們面前出現了許多水坑，水沒到他們的腳踝骨。他們身旁神奇地出現了意外的溪流，嘩嘩地從草里暴流出來，以同樣猛烈的力量向着同一的方向和他們競賽着。本尼提克特覺得水速戰勝了他。

他們經過一個人的身旁時，那個人好像挨了打似的呻吟着：一

个人倒在地下不能动了，一对活动的冷眼向上空望着。当他们走过一个女人面前的时候，她向他们伸出手来，好像要他们帮助她，使她能以与他们同样的速度向前跑去，本尼提克特恐懼地望着她。杜白丽斯太太，他心里叫着；但他停不住脚。他的父親喘着气，雨水下边的面孔流着大汗。他的拳头緊握。本尼提克特叫他，但他不能使父親听见他。他嗚咽起来，伸出手要他父親停下来，一面極力赶上去。父親靠在一棵樹上，兩眼閉着。

“爸爸！”本尼提克特驚恐地喊着，一面拉着父親緊握的手指，把它們松开。小雀的羽毛閃动了一下。鳥头傾倒在一边，白皮眼睛緊閉起来。父親望望小雀，然后把它举起来，像听表一样放在耳边听听。他看看本尼提克特，又瞧瞧他的手。最后他把小雀放到地上。

他們不再跑了。

礦砂堆变成了一片大紅海了。血紅的水淹沒了他們的脚踝。溪流在礦砂山中刻划出無數的深紋。那酸水溪溝的水淹沒了岸边，看來像是一个急流的湖泊。它怒吼地穿过礦砂堆，流下到熔岩高原，奔向窪地；無數噸的水傾注進窪地里。陰溝早就停塞住了，淹在二十呎的深水底下。在原來溝渠的地方，一片汪洋的濁水泛濫着。一株根被拔出的樹樁，像軟木塞一样堵塞着陰溝的細小入口。小河也是一片汪洋。附近的房屋都淹到了屋頂，但是水已攀上了山谷。各处房頂都挤滿了鷄子和小家畜。一家屋脊上臥着一行白母鷄，一只公鷄在一座烟囪上，喔喔地叫着。

已經有些人在水淹着的房屋的上層窗戶中間，來往划着小船。高原路完全淹沒在水底下了。水已爬上蔭影路向華盛頓路漫去；水面已伸向西方，已經淹沒了教堂，一直泛濫到焚化爐的垃圾堆。垃圾洋洋地飄蕩在水面。焚化爐的烟囪高高突出在水面上，但是沒有烟冒出來了。蜜蜂山的山脚被灰水冲洗着；水的沫脚大有攀

登木梯之勢。

从山上面，本尼提克特首先尋找他們的房子，房子在那里——水已漫到臥室的窗口了！一窩小鷄栖在屋頂上。一條乳牛順着馬路被水冲下來，淒慘地哞哞地叫着。一只狗在吠。他們不能下去，蜜蜂山上擠滿了人。被褥鋪在灰色的山上，好像長出的延命菊一樣。母親們立在那里，把孩子系在她們的周圍。男人們溜溜滑滑地穿過骯髒的草地爬進小船向里边划去。山上燃起一堆大火，烟霧冲上天去，一会又落了下來。東方遠處，天空被火照亮了。看到黑暗里這種火光的人都知道，這是工廠煉出了一爐鐵的光，火也在那里燃燒着。

他們穿過人群，找尋着。太陽已升高了。山谷的人集在山上的更多了。城里的人也下來觀看這一悲劇。在昏暗的下午，騎兵隊轉來了，帶着他們從森林中捉來的人，他們騎着馬繞過山來，他們殘酷而紅腫的眼睛俯視着這個旋渦似的市鎮。他們的頭髮痛；他們殺氣騰騰。道布里克夾在他們的中間，上了手銬，血迹斑斑的面孔上露出微笑。他們刺打着馬，向城里奔去，把那些人送進監獄里。從監獄里再把他們弄回到工廠去工作，烟從工廠的烟囪里升了起來。

“媽媽！”本尼提克特尖聲叫着。

她像石頭一樣呆坐在濕地上，胸前抱着路多爾夫。她沒有回答他。他晃晃她，想把她的臉拉過來對着他。

“媽媽！”他叫她。一会站起來，從人頭上高叫過去：“爸爸！”

他的父親來到時，她的双肩忽然塌下來了。他父親坐在她的身旁，伸手摟着她，然后把她的頭拉下放在他的懷里。她躺在那里，好像是在哭泣，一会她抬起頭時，本尼提克特看見她還是那樣的面孔。她那黃瘦的面孔冷冰冰的，她低聲地給他的父親說了幾句話，好像不要他聽見似的。

“來！”他父親說，馬上從她身邊轉回來。

他們找到一只划子，在暗中向前出發了。他們划過教堂，本尼提克特望了望它。教堂的屋頂已經拆除了。水已爬上了梯階，沖進敞開着的門：它進了教堂，跪拜了一下，沖過通道，漫上聖壇的梯階，水浪已三次沖擊着聖壇的前胸；接着水就吞沒了聖壇，基督像和蠟燭；水又灌進了聖器室，涌進了花園。一會就進入神甫住宅的後門，貓兒也淹在水里了。另一股水頭沖到房屋的前面；它沒有發現一個人，沒有發現它所尋找的東西。达尔神甫還未打完行李，因此，水就把箱子從上層窗戶運出來，沖下馬路。一只死貓掛在煙囪上，四只小貓也死了，好像拚命地也要靠近煙囪。許多紙片從破窗口飄流出來，好像這間房里儲藏了無窮的紙片：紙、更多的紙飄流出來，順着灰色的水飄流着，有的向東，有的向西。一個木制的聖像，被禁閉在玻璃窗後面，在未破的窗戶格中碰來碰去，鍍金的眼睛向外凝視着。

他們把船搖進了高原路，在漂浮的桌椅、喔喔啼着的公雞和掙扎的山羊中間划過去。漲滿空氣的衣服，好像裹着淹死而發腫的屍體，飄浮在他們周圍。一棵樹突然漂在房子中間。一張報紙溶化在水里了，報紙的大黑標題是談論兩個殉難的意大利人。^①

最初他們找不到自己的房屋。只看見一些房屋的上層。當他們推開破窗鑽進到水淹的房間的時候，他們知道這就是他們的房子，因為在這裡他們發現了他。他臉朝下，在黑水中漂着，前額輕輕地沖擊着本尼提克特自造的小祭台。

“佐依！”本尼提克特大叫了一聲，好像是他能聽見似的。

① 指薩可和樊塞蒂。

四

喪事是由布倫包神甫協助，在那愛爾蘭教堂里辦理的，喪事過後的第二天，他找到本尼提克特說：“本尼提克特，我今天才知道他就是你的弟弟。”

他們通過街道向市區走去。本尼提克特背着一口袋橘子，這是他用那捐助喪事用的余款買來的。本尼提克特什麼也沒有說。

“你另外還有個兄弟，是不是？”布倫包神甫說。

本尼提克特點點頭。

“你背的什麼？”神甫問。

“橘子，”本尼提克特回答。

神甫望望他，但本尼提克特並沒有再說話。這一天很清朗。太陽平靜地照耀着，好像它已精疲力竭似的。空氣很涼爽。溫和的空中飄下了一些綠葉，一時似乎十月的天氣來到了。

布倫包神甫把手插進本尼提克特的胳膊里。

“來，”他說。“我要領你看些東西。”

他領本尼提克特離開大街，走進旁邊一個陰暗的街道。他們順着這條街走了幾段，越過那同樣的草坪，那同樣的紫丁香叢，但本尼提克特幾乎都沒有注意到。這裡，房子與房子間都隔有一定的地區。不同階級的孩子在這裡玩耍着。最後出現了一大塊空地。布倫包神甫催促本尼提克特快走。本尼提克特望望他，用鎮定的眼光注視着他；當這塊地出現在視線內的時候，神甫的眼睛興奮起來，腳步也加快了。測量員已經在這塊地面上工作着：他們已經工作好幾天了，什麼事情阻擋不了他們。他們正在打地標。布倫包神甫拉過本尼提克特去到他們跟前，向那測量員說：“你好？”

“好，”那個人回答說，一面用眼透過儀器窺視着。

布倫包神甫以自信的口吻对本尼提克特說：“一周之內他們就要破土了。”

一種礦砂片悠然地浮在城市的上空。工廠又瘋狂地开工了，靠近那河流下面的天空中弥漫着烟霧。本尼提克特望望那慢慢浮過天空的大塊的紅烟云。他心里想要問他：“达尔神甫在哪里呢？”這句話無力地浮現在他心中。他望望布倫包神甫，看看他那副殷切地探望着測量員工作的貴族面孔有什么表情。他的臉先要茫然，然後会有点伤感，或者，再過一会，就会裝出一種適合這句話的表情：“达尔神甫到神學院去了，他在那里非常愉快。”

本尼提克特始終沒有問出這句話。布倫包神甫轉身對着他。

“一年內完工，”他說。“只要一年！”

他的眼里顯露出那樣赤裸裸的狂喜，使本尼提克特什麼也說不出來。“是，神甫，”他喃喃地回答這位從雪白的領子上伸出頭來望着他的外路人。

“以後，”布倫包神甫繼續說，他面孔放低，聲氣和藹，好像他的話親切得不能再加強語勢似的。“以後，你同我，本尼提克特——第一次彌撒，你和我。”

“是，神甫，”他回答說。

他又向那塊黃土地巡視一次，測量員們正在那里來往拉着白綫。他頭上的天空飄浮着赤色烟云。他轉過身來，開始往回路走去。他聽見年輕的神甫在背後叫他，驚奇得聲音都變了，而且帶着微微譴責的口气。

“本尼提克特！”

但是他並沒有回頭的動機，他一直穿過城市，向蜜蜂山走去；他站在那通到下邊窪地的粘土地面上的階梯頂上，像他有一次同布倫包神甫一起在這裡向下望過的那樣，又望了一会。現在窪地的水還有几呎深，死牲畜還仍漂浮在黑水里。

窪地那一边，一列热铁渣車刚刚开到，他等着第一个火圆石滚下山去。教堂看来好像是被恶风揭破了屋顶。人物也背弃它了。钟楼已全不见了。他觉得，甚至从这里，他就能看到那湿透的底部，他的祈禱像释放了的灵魂一样曾经在那里消失过的黑暗底部：他那曾炸破天空的儿童时代的无限祈禱，曾经诚悬地浸透过这里的空气，现在都离开教堂，消失到水里和污穢的气息中了。只留下躯壳了，布倫包神甫曾给他这样解释过。在新旧教堂中間的地獄的边境上，誰被任命來作教堂灵魂的監护人呢？他不清楚。

第一个火球滚下山去，消失在深水里，發出响亮的噼噼声，冒起一股黑烟。第一个火球还未消失，第二个又随着來了：第二个火球滚下來时，崩裂为許多小球飛散在空中，打在水面上的时候，激起了几十片的爆炸，然后才溜進那灰水海里。铁渣山上蒸汽騰騰。

“我來了，本尼。”

本尼提克特并没有轉身。他早已看到他的哥哥——从什么地方回來的呢？——哭泣着藏在教堂背后的人群中，不敢露面去見他的父親。

“爸爸要你回家去，”他說。

紋斯把兩眼从水淹的窪地轉移他处，吐口唾沫。

“为什么？”他問。

本尼提克特說：“他想要見你。”

“不，”紋斯回答說。

本尼提克特轉身望望他，他上身穿着一件棕色破爛的圓領棉毛衫，綳緊地束在骨瘦如柴的身上，下身穿着一条褪了色、油漬斑斑的粗棉布褲子。他以輕蔑的、鬼鬼祟祟的眼光回看着本尼提克特。

“回家去吧，”本尼提克特說。

“你住在哪里？”

“在卡尔尼吉路，”本尼提克特回答說。“我們在那里弄了兩

間屋子。”

“我睡在哪里呢？”

本尼提克特停了一下，“跟我一起睡，”他說。

紋斯的黃眼睛里涌出了痛苦的泪水。

“佐依过去同你一起睡的，”他說。“我会常常使你想起他的。”

他急忙扯一扯褲子，又吐口唾沫。“不，”他說。“我不回家去，我要去过我的浪蕩生活。我过去一直恨这个小地方。爸爸不会想念我的。”他望望外边那铁渣燃燒着的山，又吐口唾沫。“管他媽的，”說罢就轉身走了。

本尼提克特眼望着他走了。紋斯这次并没有跑。

现在，他也轉过身來，繼續向市区走去，走向他和达尔神甫曾經有一次走过的道路。他在監獄門前停下來，望望它；然后一陣震顛，就走進那光亮的銅門，手中拿着一口袋橘子。

他認識那位坐在公事桌上的警官，就对他說：“我的名字是本尼提克特·巴尔曼尼斯。还記得我嗎？”

警官望望他。“是的，我記得你，但是你的罰款已經付清了，你不知道嗎？那个老神甫付过了。你是为这事來的嗎？”

本尼提克特眼望着他，低声說：“不，我要看一个人。我帶來些橘子。”

“你要看誰呀？”

“我要看道布里克。”

警官笑了。“你說的是那个共產党嗎？”

本尼提克特瞪眼望着他背后的走廊，那就是他曾經被拖進去的地方。

“是的，”他說，“那个共產党。”